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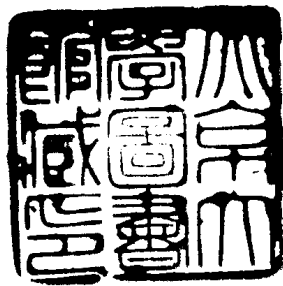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04/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一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一卷(二)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本

.....
—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

一卷(二)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

本

中庸或問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

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

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

謂在中之義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

在中矣非以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

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以由行見形甸諸行去事各得其中

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

中庸大全 或問

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法聲下事之中也故

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

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

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

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

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

所偏倚也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故程子又

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合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

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

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

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宋子曰未發之中是

體已發之中是用○格菴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

準則無太過不及處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

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

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

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

中庸大全 或問 二

驗於今之無所詭姑安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

也宋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子以不

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

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作一意看 况中庸之云

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

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

形音夫音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

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

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

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

汗音烏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

於堯舜之禪時戰反 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

平常矣宋子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一而不

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謂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

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 ○曰此篇

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新安陳氏曰未發之中乃古人所未言之精義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

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

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宋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

○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

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字

法著下為人同。○藍田呂氏曰：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曰：為人者，程子以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獵微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

中庸本全 或問

四

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鳥定反，潔也，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

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

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句，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

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

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

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

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裕菴趙氏曰：天於賦予處，周流而不已，斯之謂命。人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性。

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

中庸本全 或問

五

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

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黃氏曰：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

分耳。○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

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且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為元，於時

為春，物之發達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就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

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

生理之固。人性之大且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

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真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

蒙引氣以成形如木以爲肝火以爲心金以爲肺水以爲腎土以爲脾此五藏之出於五行者然也又以外體言之大爲目水爲口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通一身而論其得於五行者如吳文正公詩云氣火血脈木骨金毛髮木五行皆有土四物載於肉是也皆氣以成形者也有氣斯有理木之理爲仁火之理爲禮金之理爲義木之理爲智亦各有所屬也此所謂理亦賦焉者也 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

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

子之所云也 荀楊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註○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

中庸大全 或問

六

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

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

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

扶問 反 以至於敬長 上聲 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

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 彼列反下

有別 亦道也 存疑○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

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

弟之道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若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愚謂在性中只謂仁率其仁之性而行即爲父子兄弟之道矣在性中只謂義率其義之性而行則爲君臣朋友之道矣此說率性之道最 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

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 此言性與道之大用 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

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 此言性與道之大用 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

中庸大全 或問

七

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 仁 蜂蟻之君臣 義 豺

獾 他達反 之報本 禮七余反 鳩之有別 智 則其形氣之

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 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

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化書曰

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

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啞之一

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

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詩傳云雖鳩水鳥今江淮開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問

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

豈人之所得爲哉 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

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

中庸大全 或問

八

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錯雜以人欲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尺淡反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

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彼列反其貴賤之等而使之

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

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

別而不差則知去聲下無知同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

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

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

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

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

中庸大全 或問

九

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

為之也陳氏曰因人生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差故於性有昏蔽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亦乖戾而

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為之品節而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為天下後世法使

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教○辨其親疎之殺如為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總麻之類別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君臣

上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疎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為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教民以任卹

睦嫻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

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

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

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性而去上其所本無背音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易謂吾道之教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

中庸大全 或問 十

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器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棄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真妄是非不辨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朱子曰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及其固有而復其

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著這一箇物性○新安陳氏曰學問思辨致知之

事也持守推行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

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

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

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句反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

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

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

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

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

性牛則為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朱子

中庸大全 或問 十一

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中分派

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 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

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楷

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

中去聲下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

謂道者又在脩為之後而友由教以得之非復扶又反又

音者宜以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田

呂氏曰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性於最爾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平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則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朱子曰。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蓋不見天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通通此。朱子所以不取。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廣平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程子曰。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取以取禍。又曰。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獨其一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

或非論語本文之意。程子曰。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終。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陵陽李氏曰。此又自其性之本然者而推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為一循其本然。非私智所能與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復。而失本文之意耳。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意耳。藍田呂氏曰。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無小過。小不及。故品節之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切切而音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侃侃而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不及者。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藍田呂氏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可備。○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龜山楊氏曰。臨川王謂命。命之在我。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使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

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曰王氏之言

固為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

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

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

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反程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

友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

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佩情為非性廣平游氏曰惟皇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

則又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則龜山楊氏

中庸大全 或問

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

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

潛上止緝忍反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

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孰復其言究下覈華

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

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不可不睹恐懼乎其不可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

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

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不可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

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

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

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

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

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

中庸大全 或問

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

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

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天地貫徹古今

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法失之則

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聖言聖言

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天性之謂

矣聖人之所脩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

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三山陳氏曰

子必欲存養持守以保全之者正為其不可離而去之如
餓食渴飲之不可無也○新安陳氏曰持守指戒謹恐懼
附淺說天命之謂性云云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知此義
則知道不可須臾離當由教力學以體道全性而求合天
天矣何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此言之則見道原
於天具於心而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本無須臾之離也人其可以須臾離之乎靜而須臾離之
則其體不立而無以為應用之木動而須臾離之則其用
不行而有以累其本體之全吾心吾身吾所受也須臾離
道則身心不淑矣一事一物皆有則也須臾離道則事物
失所矣信乎其不可須臾離也○蒙引或問云循之則治
失之則亂此治亂非就天下國家言治也事得其道之
謂理亂則
不理也 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
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

中庸大全 或問

王

然一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
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
之所不及聞瞭音了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
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
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形句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
力也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
曰凡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宋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
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一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 夫音扶既已如此矣則
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 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
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
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
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
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
之久則其見形句反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
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

中庸大全 或問

王

宋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意於顯而倫於獨哉蓋獨
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
矣 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
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
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
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已顧麟士曰
為已二字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
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
必由此而入也宋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
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

道之功甚密。新安陳氏曰：體道者以身任此道，如文所言。謂體仁，存疑此兩節。從來人都說作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思獨不然。按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謹。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微處致察，都未說到見顯處也。槩以為動察可乎？章句只說存養省察，都無動靜字何等穩當？看來存養省察二者亦要並行。存養就不省察，則此心放逸而不自知，先儒謂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正是此意思。此以謹獨為省察，亦是只就隱微時而言耳。要之學者百十二時，皆須點簡身心，不得一時放過也。按存養字，本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後人因此便說箇存養，然孟子之言存心養性，本該動靜也。今用其言乃專主靜時可乎？以論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總註觀之，其曰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夫終食造次顛沛不違仁，皆謂之存養，則存養不可以靜言，更明白矣。愚此說在章句或問自明白。

中庸大全 或問

人都不察爾章句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夫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可見君子戒懼之功不特在於不睹不聞，或問曰：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夫曰當無須臾毫髮之不謹，則又何嘗偏主不睹不聞言哉？看來兩節人之所以分動靜者是緣致中和條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本之立益以固，句差來不知彼之言固有所因，豈可緣彼而遂錯認此也？何也？戒懼乎不睹不聞，則所睹所聞可知也。君子慎獨者，戒懼乎所睹所聞之初，而在所不睹不聞之內也。必特言者，揭其要以示人也。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兩段是戒懼懼乎不睹不聞以屬致中，戒懼慎乎所睹所聞以屬致和，既欲中截以分屬，則當自靜之終動之始處設，則曰自戒懼而約之，則曰自謹獨而精之，或者緣止遂以戒懼為靜。

天

時工夫謹獨為動時工夫，是不悟傳註立言之旨，遂將正經大義錯解也。甚矣讀書之難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乎？複福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

中庸大全 或問

无

相首尾。朱子曰：戒懼是未有事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而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意，不愧屋漏一節，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程子曰：要條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雖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氣象。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言其平。

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音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去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中庸大全 或問

則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也○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句君子必慎其獨對戒懼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句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所以戒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

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

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啞啞指彈而問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廣平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遠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說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來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檢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南事

中庸大全 或問

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間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

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

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

不誤之甚哉蓋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

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思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言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朱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

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

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

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

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

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上必列而下之別必列而墮於釋氏作

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

得吾既知之則雖猖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

害將有不可勝平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龜山楊氏

地之閒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適而非道則為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問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竊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朱子曰不然榮紉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道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飲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衣食動作只是物之理乃道將物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腳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饑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

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以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是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附錄黃氏洵饒曰。而實相為體用。即是已發之中。具於不偏不倚之體。未發之中。見於無過不及之用。其變無窮。即中庸而非平常矣。即經也。儻涉微幸。又下一等人。昏蔽錯雜。就本性說。乖戾舛逆。○曰就所行說。學問思辨。知工夫而益致其持守。行工夫。○曰

呂氏之書。今有一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

中庸大全 或問

五

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

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

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音臄今瘠音夕。而其部位神

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况改本厭前

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

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

之校音教。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從七容。容而自然精切

者。又不翅通作翬。砥音武。夫石音次。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

中庸大全 或問

五

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

始之所發端和中。和終之所至極位。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

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方其未發。渾

然在中渾上聲。後凡言渾然音同。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

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

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

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

由故曰天下之達道顧麟士曰孔疏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

時是性動時是情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

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

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

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朱子曰未發時是那靜有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昏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

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

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

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

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

謹其善惡之平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幼

友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

益廣矣潛室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

見其致中非謹獨又何以為致和血脉相承如此○格庵趙氏曰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

中庸大全 或問

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

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

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

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閒去聲

與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朱子曰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新安陳氏曰

中者心之德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

和之驗也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順則俱順矣

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惟大聖人

中庸大全 或問

能與於此乃聖人之能事降聖神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

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

也固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如射者志於中

於歸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

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

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

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陳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是體方有是方有是體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

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

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

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

殯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殯音

獨內敗也殯呼壁况狄二反裂也凡若此者豈非不中和之所致而又

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

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

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的為盡耳

中庸未全或問

天

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

致夫音扶下同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

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

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

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

害為安泰春秋戰國時之孔孟是也其不能者天下雖治去聲而吾身之

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唐虞之四凶有周之管蔡是也其間一家一國莫

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六八即吾身之天地也

即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達而在上固是堯舜事業窮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擾便是一鄉萬物育在一家不

擾便是一家萬物育曰一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

又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

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

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

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

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聲後凡言中節音同

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

中庸未全或問

天

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

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

者涵泳而別筆列反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朱子曰中

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

性上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

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

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

書乃自以為未當去聲下同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

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

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

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

藍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

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

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

中庸大全 或問

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

藍田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為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為性可乎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其中間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

也朱子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

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之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如喜而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怨哀樂亦然故謂之和

問程子曰中所以狀性之體段信天之圓地之方也故謂天圓地方則可謂方圓足以盡天地

則不可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

一物耳自天之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

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中是著實些箇其不同或

在此潛室陳氏曰四者未發當此境界即是人生而靜處

故晦翁指此為性蓋發則為情非以中為性也中只是狀

其未發之時體段如此若便以中為性則是稱圓為天稱方為地而可乎

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

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

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藍田呂氏曰日本人不失其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

中庸大全 或問

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

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

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

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

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

樂一般纒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程子

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朱子曰程子纒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

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

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

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

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

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為已

發則不可得而改也蘇子問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朱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

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藍田呂氏曰喜

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

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

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朱子曰赤

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

營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

窮索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

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

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蘇氏問

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

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

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

誤必矣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回見聞上去

門請問記錄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

中庸大全 或問



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

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蘇氏問道中之時耳無聞目

無見然見聞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

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

而未有知所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

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

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三三所謂無時不中

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

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

之他矣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中

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

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學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

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而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

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

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也

天地之心惟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

云曰固是然最難○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

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

中庸大全 或問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

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

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

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一問

某嘗思慮不交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日

不可此不誠之本原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

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

日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旌纒充耳凡物

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旒音流冕

之前後垂者對他口反黃色是兩旁纒也纒音纒也蓋

以纒為圍而其色黃名曰纒纒也。朱子曰靜中有物者

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纒有知覺便是動為問曰若

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若於事物但

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但其曰

中庸大全或問

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纒雖曰欲

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

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絢音勳以為行戒

之有禁以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新安陳氏

日端謂之絢以絛為之若易履之頭以為行

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為酒戒也

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纒所塞

先則反後並同

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法不如

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直而可

疑者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

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纒說弗字便不得

也。朱子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

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

之聲故前旒旌纒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

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無見聞也

大抵此

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

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

而猶幸其間紕篇夷漏顯然尚可尋繹音列其為

獨微言之湮音因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

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

中庸大全或問

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下同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

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幾平聲後凡言幾希庶幾音同蓋其病根

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

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

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

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賢遍反後凡言言發見音同喜怒哀

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

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

著反意推求而瞭然音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心則

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

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

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

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苦怪

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

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音亂援引乖

刺即葛而不勝平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

中庸大全 或問

不信哉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無不及之

吾心果何為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

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

乎其間乃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

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

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

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義理

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

錙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

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宋子

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欲執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楊氏所謂未發之

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

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

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其喜中固自若

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

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

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

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

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

中庸大全 或問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地者為然

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

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

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

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

論也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

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

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子何有哉其慟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

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

則為出於無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

之達道廢也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不必恥也故於是四

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

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

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神至反正作諡。○二句出禮記郊特牲篇。則子孫之於祖

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

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

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音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

中庸大全 或問

爵不應平聲後元言不應音同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

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

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

何以哉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朱子曰昔人未嘗諱其字程子云千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

伊川亦嘗稱明道字。○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

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中

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

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

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道體說夫人皆具乎是

中庸言之是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性道人所同具。是

不擇君子小人而皆有是中庸之理也。然惟君子為能中

庸而小人則反乎中庸。夫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何也。蓋其

靜有所存而心不逐物。其靜則至靜也。動有所擇而事必

當。可其動不妄動也。既君子而又時中如此。此其所以無

往而非中也。中則可庸矣。此君子之所以中庸也。使

其心君子而事或失時則亦不得以中庸歸之矣。小人之

所以反中庸者何也。蓋其靜則妄思而不靜動則肆欲而

妄動。心小人而作事又無忌憚如此。此其所以反中庸也。

以此觀之。君子之能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在乎敬肆之間。

而巳。靜而敬則心君子。動而敬則事時中。動靜不敬而俱

肆焉。如之何。心不偏而事不謬也。○君子時中。俱連帶用

功說。玩註內所以字。便見肆欲妄行。正貼無忌憚說。不以

對戒謹恐懼也。蓋著一行字。則屬在事上矣。難以言小人

中庸大全 或問

之心也。○存疑或問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

不常。無所忌憚。不與上戒謹恐懼對。亦不是。因無忌憚了

方不中不常不中不常。○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

只是無忌憚。故字輕看。○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

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

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

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

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漢書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常遜言。恭

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

京師諺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書呂

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

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讓。性險躁。謫詭好利。安

音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
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
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州柳州刺史

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
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

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君子小人

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

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

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

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

中庸大全 或問

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

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諸說皆

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

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

考他不能盡錄也藍田呂氏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

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中庸無所

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

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

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

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

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
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
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
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
誅而不以赦者也顧麟士曰君子之中庸也一條蔡氏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

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

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下同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

中庸大全 或問

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

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

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

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朱子曰民鮮能久緣下文

者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二章相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

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 曰此書非一時之言

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

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

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

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

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陳氏曰

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是相承接發明去然程子亦有

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與繆同音

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程子曰

為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中庸天下

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

德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

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

誦暮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足以有警矣藍田呂氏

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猶寒而衣餓而食渴而飲不可須

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

而亦不能久也唯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

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

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

者皆德之不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

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

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河東侯氏曰民

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

矣之意也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曰知去聲愚

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

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宋子曰此正曰測度

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

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褻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

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

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

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

卑音汚音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

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

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

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

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

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陳氏曰人莫不飲

食是人間日用不

可闕處在人鮮能知其味譬如道乃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下文之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

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三山陳氏曰上章既歎道

之不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者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過則道行矣

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洛音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

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

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藍田呂氏

中庸大全 或問



聖

曰兩端過與不及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龜山楊氏曰執其兩端程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

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

蓋當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

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

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扶音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

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

哉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程子曰是日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

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或以

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暮月守者而言如

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

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

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

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

中庸大全 或問



聖

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張子曰顏子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

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

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正忍

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

句文義亦未安耳藍田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守道

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

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能也

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

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

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

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

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

中庸大全 或問

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

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

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去聲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

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楊

氏亦謂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

而行其所無事焉夫音扶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

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

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

也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廣平游氏曰其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矣○新安陳氏曰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茲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

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

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

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

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上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

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

中庸大全 或問

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

強之中也三山陳氏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耳至於汝之所當強者此則義理之強得強之中矣

子路好去聲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聲其善而救其失者類

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

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

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

不傾側而偃仆音赴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

不倚之所以為強也問言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依朱子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

直立於此中間無所依者久之必倒去問若果直立得住須用強矯曰大故要強立○潘室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強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

惟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

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

呂氏曰矯之為言猶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為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才有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庸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河東侯氏曰南方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蒙引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

中庸大全 或問

栗

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眾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為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為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眾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往往刺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疑之數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終不為眾所謹而少輟其無君無皇之心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為儻音素謂也○呂氏曰

素讀如儻鄉之儻 固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

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

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

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虛今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

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

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

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

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廣平游氏曰遁世

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中庸大全 或問

栗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

謂費而隱也通考趙氏惠曰韻書費字在八末者芳味切

同韻及六至所收二費字悲位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因而

而費及費惠公之費若費隱之費則當讀如惠而不費之

費蓋費者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即其近

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廣之義又有用之義焉

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

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

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

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

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聲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中庸大全 或問

辛

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胡登詩反首關睢而戒淫泆書記釐陵之反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朱子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隱幽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

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曰諸說如何曰程

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

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

所不知夫婦之智滑音有混濁也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

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

婦之能知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

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

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

中庸大全 或問

辛

似矣若天地有憾為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

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

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

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潛室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

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為隱則小之為義非與妙之謂也謂之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

○曰然則程子所謂為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緊居忍反

為去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

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為之飛而

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居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去闕一息之

中庸大全 或問

至

閒斷然其在人而見賢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牛代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程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而巳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

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蛟峯方氏曰或問中書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為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有主處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為魚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謂無勉強期必非有心著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此朱子舊說之意就鳶魚上言今說却看鳶魚之人上言謂就費視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朱子謂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朱子兩說皆精但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改從後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去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

中庸大全 或問

至

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潛室陳氏曰今做工夫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音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

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

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音扶道之體用

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

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問引君臣父子為言

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朱子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亦言其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

儒須辨其理分君臣父子皆定也焉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

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

中庸大全 或問

蓋

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

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藍田呂氏曰此

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謝氏既曰

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

引此詩姑借一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

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去聲也又非以是一物

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

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

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

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

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

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

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

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

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皆韓愈

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于思之意

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

私意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猶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

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

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

聲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

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道荒唐

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

乘張若謂場涉及一音習朋前馬昆閻滑稽後重滑音骨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七聖者方明一昌寓

二張若三謂朋四昆閻五滑稽六及黃帝也此六各皆寓

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為至矣

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祈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

正意也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祈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

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猶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夫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

中庸大全 或問

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

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

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新安曰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間未有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為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

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家引此章言費而隱先用而後體後章言夫微之顯則先體而後用蓋此以君子之道言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先自其著者言之後章主鬼神言鬼神無形與聲者也故必先言其體之隱然後章之言亦以明此章之義合而觀之則是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雖隱而能費也一理也存疑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自

中庸大全 或問

閒得流貫徹無所滯礙真活潑潑地天地無心常活而不死人心有欲常死而不活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者聖人也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顏子是也其次莊敬以持養之及其成功則也其曾子之一貫與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謝氏曰勿忘勿助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皆是示人求之方也或問明白蒙引曰心存則道存而自有以同夫道體之妙非必仰而視夫鳶之飛俯而察夫魚之躍然後有以得之蓋雖有鳶飛魚躍之天機而無必有事焉之心則道體之妙雖勃勃於目前其如吾之憤憤不了何觀此似未甚解其意蓋只是認得此道在鳶魚不曾認得吾身亦有之必須心存然後可以會夫鳶魚之妙與或問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大用顯行無所滯礙似不同細玩之自見淺說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張子曰浮而上者陽

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動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皆寫飛魚躍意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中庸大全 或問

堯

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曰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

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哉朱子曰此處主

中庸大全 或問

堯

意立文與大學絮矩一章相似○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甲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遠道不遠之意一矛莫侯反兵器建於兵車長一丈一盾食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己乃忠恕之所以

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概放上聲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程子說詳見論語吾道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各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

中庸大全 或問

動以天耳所謂動以天耳者蓋於己上已而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己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學者忠恕是入道音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去聲為之說之過也夫音扶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

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通反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

中庸大全 或問

見矣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上蔡今析為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聲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去聲正為同音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朱子曰忠恕只是簡看○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心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事做成恕的事便是忠的心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

若未瑩

紫定反

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是實未能道

盡能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

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

然安得若是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

如此亦安得如此又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人俱生禮義

者仁之用

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

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

藍田呂氏曰妙道精

夫婦朋友之閒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

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

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

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執斧之柄而求柯

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視而視之始得

其則若夫治已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視視之勞而自

中庸大全

或問

奎

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所及

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

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

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

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

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

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

至瞽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

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

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

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

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若易

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

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

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

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

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

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

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

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

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

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

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

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

瞽瞍底豫者蓋為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音燭乎庸者常道之

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

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為得其文意也廣平游氏

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

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

謝氏侯氏所

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上蔡謝氏曰以天地之

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

東侯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

但

但

但

但

但

但

但

中庸大全

或問

奎

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怨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

機闔戶臘反 闔毗亦反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

草木蕃音煩 茂也則有似於怨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

有似於不怨耳其曰不怨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忤

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怨乃因

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

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

因人之不怨而有似於不怨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怨

中庸大全 或問

而實有不怨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忤心失怨而自絕

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已其於音穆之命也

豈不誤哉上蔡謝氏曰程子云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

何故亦有不怨曰天地因人者若不因人何故人游氏

能與天地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游氏

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聞去聲而忠恕將以至於

忘已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

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廣平游氏曰天道一以貫之無

矣然忠以盡心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

楊氏

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

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

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

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

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

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

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

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

中庸大全 或問

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臺

釐陵之反之差而已也龜山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矣道之所以遠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為道之譬也睨而

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取譬

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為遠况不能以近取譬乎則

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

也改而止不為己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

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

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求仁言之則唯忠恕莫

侯

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音洛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

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聖

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

河東侯氏

曰為道如言顏子樂道同又曰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己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此評橫浦張氏子韶之說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

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

中庸大全

或問

全

理故學至於不非入學之至也附

纂黃氏洵饒曰只說不尤人一句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

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克角反實而有餘味也

蓋曰呂氏曰達則兼

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

注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

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懼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

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

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

吾義吾何嫌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彼下不從則

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游氏說亦條暢而

存亡得喪去聲窮通好醜之說尤善

廣平游氏曰素其位而

其中心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

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

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袵衣其

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

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

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

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

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

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安

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微

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

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

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微

幸之謂也

龜山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

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居

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微幸不受命者也詭遇

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

言傳音義與 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即葛反 如此類者多矣

甚可笑也僧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河東侯氏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言之謹是 但侯氏所以自為自得也豈可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也

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

中庸大全

或問

矣

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藍田

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子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子者

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各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鬼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蒸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朱子曰天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于上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盡則烟只管騰上去。○新安陳氏曰又一條釋昭明蒸蒿悽愴已見本章。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

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問陽理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

中庸大全

或問

矣

神也如何。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噓吸以氣。言目之精明以血。言耳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

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前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去聲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叢胡反落者亦

以其升降為言耳

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采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陳氏曰鬼神之義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二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陰精陽氣聚而主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但魂之升上落是魄之

中庸大全

或問

主

降下○張氏存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若又以之易大傳即繫辭也或問所引已明此皆不重出若又以

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

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

言亦各得其義焉新安陳氏曰錯綜以言即朱子神之神神之鬼一條已載章句下學者

熟玩而精察之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如謝氏所謂做

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王蔡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

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

尤為詳備

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中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張子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者不亡所變歟○藍田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伸者無息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程子曰近取諸身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

中庸大全

或問

主

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吸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

書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格庵趙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

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去去其輪迴之說而非理

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本然也

累耳王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權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

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神聖人所以神明

之也。或問死生之說如何。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又問曰：沈瑰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道士將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說。卽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碎塞滿。觸目皆是。爲他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游楊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廣平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其道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又况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龜山楊氏曰：鬼神之神。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

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龜山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

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

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

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

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

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

類也。夫音扶。○河東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朱子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侯氏解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雙峯饒氏曰：鬼神之爲德。與中庸之爲德。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鬼神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幹猶木之有幹。必

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引鬼神二段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蟲草木之屬要皆是鬼神之神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斯言要是借此示人以默會鬼神之所在爾若謂此即是鬼神則為視而可見聽而可聞矣要之日月風雲之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以功用謂之鬼神兩故化也以妙用謂之神一故神也神字對鬼字而言則偏矣單言神則當得太極○為德猶言性情功效為德二字最難解蓋德者得也取得之義亦有二端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如明德達德之類則解之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

中庸大全 或問

書

味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有以學力所得者言如為政以德據於德知德者鮮之類則解之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也惟鬼神之德難以得義解其所謂德者乃其性情功效耳然難就以性情功效為德之義故為之說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故經傳中惟此一德字自為一例解○性情功效是一樣字不可分體用朱子小註謂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不可遺是功效蓋亦一時問答之言意在欲人之易曉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抑或者記之誤歟朱子又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信斯言也則張子所論鬼神僅得其體而程子所論鬼神僅得其用歟故學者於章句則當字字而精研之至於小註所集語類之言多出於門人之所記亦或其前後之異說其合於章句者則取之以為證佐發明其不合者又自為一例看可也○存疑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面蒙引說

只是一樣字如此則只消說性情便好了又加功效不亦贅耶竊意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較峯之說是矣但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功效猶云道德功業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

程子曰知天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倚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

中庸大全 或問

書

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藍田呂氏曰天命之所屬莫除於大德至於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意憲之令德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裁者培之之義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龜山楊氏曰之時猶木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食之則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豈足怪哉○河東侯氏曰

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為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至於顏跖音隻與孟子之徒之騷

通壽天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他談之言以為顏子雖天而不亡

者存則友為衍延面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

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

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

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

中庸太全 或問

子也龜山楊氏曰顏跖之天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

其孰能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

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

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

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

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

音之哉河東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焉者培

骨之於人爵哉附蒙引天道福善禍淫此理究竟如何蓋天地

之氣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人之所為亦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方以類聚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人之所為好則天地好氣自與他相奏聚若不好則那不好底氣亦自與他相奏聚存疑楊龜山之論顏子雖天而不亡者猶云死而不朽沒而有光爾未必如或問所駁侯氏天於孔子固已培之之論亦是充類之言朱子非之過於奇也以此見得解經須平實不可險怪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

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藍田呂氏曰期之

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

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諸侯莫降

中庸太全 或問

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

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

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

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為三年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

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

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

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

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孫凡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治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享賈之義也就可以為宗而詔相執可以為祝而祝相執可以裸贊獻執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貴貴尊尊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龜山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

中庸大全

或問

美

親疎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帛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帛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泄之裸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醕尸之獻下待羣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既終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莫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禱王之所祭者是也

證深有補於名教

廣平游氏曰武王為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

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行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遠遜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偽為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

中庸大全

或問

美

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歐陽氏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督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紂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格菴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蘇氏也當考附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纂蘇氏本三蘇文論管仲處說

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

觀之亦表裏之說也

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

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足以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充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

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詔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召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

中庸大全 或問

全

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

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

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余六反以為外為都宮太祖

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

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

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

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

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

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於其班之南廟

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

室而謂之祧音挑○宋子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凡廟主在本

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

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

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

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

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大合祭也則北為昭而

中庸大全 或問

全

南為穆也通考趙氏惠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於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

皆入列於牖下則小誤耳逸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用向各列

牖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密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

豆籩九俎八簋六俎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

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致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禮太

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

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

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

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

王亦居室之與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

祖廟三尸也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裸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後稷文武之尸皆南而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合祭時四代之樂其祭禮後稷文武王廟各一日釋祭則同一日愚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不然故杜預云逸禮禘於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台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禘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籩豆簠簋之殺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曰禘有十二獻禘九獻禘之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飯而言禮器云一獻質再獻文五獻祭七獻神七獻祭先公此語可招者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既醑尸畢然後長兄弟洗盥

中庸大全

或問

全

為加爵獻用爵加用觚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醢之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子好兄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附穆之南廟矣昭者附則穆者不遷穆者附則昭者不動朱子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附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附穆則羣穆皆不移而昭不動此所以附必以班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昭常為昭之數尸必

以孫朱子曰儀禮所謂以其班祧檀弓所謂祔于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禮記祭統篇云夫祭穆不可亂也而子孫之道孫為王父尸王父乃祖也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行音杭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以管蔡邲音邲霍為文之昭邲音邲晉應平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格菴趙氏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邲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邲音邲應音應韓音韓者武王之子也

中庸大全

或問

全

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立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朱子曰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儔亦不可易但其散居小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

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附纂黃氏洵能曰此四時之祫又曰三皆陳廟制不以則高祖有時而在穆二世而然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新安陳氏曰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公二年

中庸大全 或問



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

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新安陳氏曰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朱子曰章元成等書謂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已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

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鄭玄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音祖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

中庸大全 或問



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音語亞圍如前遍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

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

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

格菴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

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通考趙氏惠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魯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敖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鞶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

中庸大全

或問

全

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為世室誤矣曰然

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

意其或然也

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格菴

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先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

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

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

賢通反

於經典皆有明文而

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

政之惡

去聲

夫音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為過矣

曰商之太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太甲太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棟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通考按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餘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程子曰祖有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閻浙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也

中庸大全

或問

全

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

同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

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即下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

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

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音福廟重音聲櫓音與

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黜於九墜音斷斲音竹角

斲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斲音方斲音角士又

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格菴趙氏曰山節謂薄櫨刻為山形即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

儒柱畫為藻文梁上短柱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
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覆安板檐以辟風雨之洒蓋○
黝黑也望白也地謂之黝牆謂之望斷削也龔磨也○倉
楹者蒼其柱也斷楹者磨其椽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禮天
子宗廟山節藻梲複廟重檐穀梁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
楹傳曰天子諸侯黝望大夫倉士黝二十四年刻桓宮楹
傳天子之楹斷之龔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斷之龔之大夫斷士斷本

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

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

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

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曰由漢明帝始

中庸大全 或問

也夫扶音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

為一處雖行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

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

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即光武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

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

盡廢矣通考趙氏惠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

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

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

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

泰始二年春正月即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

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傅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

以日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
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
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
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蔡
復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
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
蓋生於原廟

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

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枯姑沃反於

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

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

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

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

虛文矣宋子曰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

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

使太祖之位下同孫祖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

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其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

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

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

宜亦有所不安哉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

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再立然亦至於我朝

音潮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

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

中庸大全 或問

全

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

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

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

非原責叔孫通之舞禮儀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

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惠帝

復廟羣臣莫習從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

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踰頃民

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

高袞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

懼曰急壞之通曰大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

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

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書明帝紀十八年秋八月壬子

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

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杆水脯糈而已過百日唯四時

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掃勿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

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

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中庸大全 或問

李

中庸大全 或問

李

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抑嘗觀

於陸佃字農師程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

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

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

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

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女一及其事而嗇音色

其傳耶嗚呼惜哉朱子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

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

之謬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

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爾然

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朱子曰佃謂昭穆者

父子之號昭以明下

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

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殊不知昭

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

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且

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

中庸大全 或問

李

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抑嘗觀

於陸佃字農師程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

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

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

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

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女一及其事而嗇音色

其傳耶嗚呼惜哉朱子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

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

之謬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

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爾然

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朱子曰佃謂昭穆者

父子之號昭以明下

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

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殊不知昭

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

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且

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

中庸大全 或問

李

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
為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
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
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
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為太廟
高曾祖禰為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
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時祫而無太祫時祫者遷二昭二
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太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
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為大夫者
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惟祖與禰無
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
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
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祖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
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又曰朱子所謂二至者此言繼禰
之宗子載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殿之
類也於祫及其高祖者所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

中庸大全

或問

奎

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
則祭於其太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
廟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
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理於葬所若欲追祭則
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况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
當循伊川所定之禮行之○蒙引周洪謨先生著朱子家
禮祠堂圖說曰古者廟皆南向而各有室神主在室則皆
東向先王之祭宗廟有室事焉有室事焉設始祖南向之
位於堂上昭東穆西左右相向以次而南此堂事也設始
祖東向之位於室中昭北穆南左右相向以次而東此室
事也堂事室事皆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則古之神道尚左
章章然矣自漢明帝乃有尚右之說唐宋以來皆為同堂
異室以西為上之制然古者室事始祖東向則左昭右穆
以次而東者不得以西為上後世南面之位既非東向
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
為上之制則廢昭穆之禮矣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

為果贏魯果反果贏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

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

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亥雉入於淮為蜃時

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下同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

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

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

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

蒲盧則不應三物而二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

為果贏矣况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

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曰達道達德

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

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

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弗音弗也此人之

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

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

中庸大全

或問

奎

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
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
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慮
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
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剝雜天理幾平亡久而後能
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
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
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

中庸本全或問



仁學知利行為知法聲下文則知為知非知明知語知並同困知勉行為勇其
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
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
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
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
卑矣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
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
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

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
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
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存疑蒙引曰知之而成功只是從上而評斷之詞說得是蓋知之行之便是成功了如此一句
恐人之自沮耳豈困知勉行方是半上落下及此方要其
成○三近于前只作困知勉行說今看夫子嘗云困而不
學民斯為下矣好學近乎智則是困而學者還有此四等
人况章句亦可據○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此收拾上
文脩身以道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蓋脩身以道而
天下之達道有五脩道以仁所以行道之達德有三好聖
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又入德之事也
故知斯三者則可以入德而脩道而身之脩不遠矣○
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此應為政在取人

中庸本全或問



以身句也語意云為政在人取人以○曰九經之說奈何
身故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
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
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
要也西山真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
容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
亦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
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
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
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脩乎
信讓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謂

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

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詔問捐之捐之對其畧曰至孝文皇帝開中國未安偃武修文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元帝不行故去讒遠

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三山陳氏曰有讒諂之人貨色之欲奪之則好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惟德之為貴然後賢者肯為我留也

蒙引色與貨人情之所欲者故令遠之賤之至於讒者有何利焉而人主每近之何邪蓋讒者必佞所謂讒諂面諛也佞者逢君之惡長君之非能先意承順以取適人主之意故人主多樂近之然後彼得以行其讒而人主不之

中庸大全 或問

卷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

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使

令平聲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庶官無曠則大

無仰視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

士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士者百官之總稱待之以不誠則

不給則士之不肯盡其力此勸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

又當重祿也○格庵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

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

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

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

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新安陳氏曰日省月試以程其

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

勉而能者勸矣為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

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上其所不欲以矜其

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朱子曰因能授

願留於其國者也存疑善者自有所能則因能而授之

任所謂尊賢使能也是嘉善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亦器

中庸大全 或問

卷

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西山

大小相恤指本國君臣及民言大小相

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

朝聘有節而不營其力

貢賜有度而不匱求位反其財貢謂下貢上則天下諸侯

皆竭其忠力以蕃方煩反亦作藩衛王室而無倍音畔之

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

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

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

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

之至然後有以各當聲去其理而無所恃耳凡此九經云云

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蓋敬大臣體羣臣固在尊賢之外

但於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其理即尊賢之等也故

能盡尊賢之等者必能推之以敬大臣而體羣臣也子庶

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固在親親之外但於庶民而子

之於百工而來之於遠人而柔之於諸侯而懷之其理即

親親之殺也故能盡親親之殺必能推之以于庶民云云

也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

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燭任之不

幸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

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

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

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

及其致辟毗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談反季相與夾輔王室

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善蔡仲

云乃致辟管叔於商○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三
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
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去聲

中庸大全 或問 卷

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

高朱异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史記趙高秦始皇時人
二世時官至丞相詩恩

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

南史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竊欺罔

視聽蔑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隋書虞世

基字茂世隋煬帝細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竊官

賣獄賄賂公行字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唐書李林

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

大臣蕩覆天下固窳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大都督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許想反所謂妒都故反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

成其私而不覺音者亦安得而不慮邪史記鄒陽傳鄒
陽者齊人也游

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畧曰百里奚乞食於路

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

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范雎傳范雎魏人也秦昭王號為應侯說秦

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

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如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曰不然也彼

中庸大全 或問 卷

卷

其必能為茲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

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勞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

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而

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

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者幸而主之

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

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

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

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

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

不止謂服四夷也况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音至長上聲遺

維季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周禮比長各掌

相受相和親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

之旌節而行之○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施去聲郊

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

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中庸大全 或問

首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

候館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

迎之達之以節治○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

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

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虛器正言以發之

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

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

反語以詰奧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

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

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

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讀如決亦多

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龜山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

心以行之皆虛器也○九經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然

而非格物致知為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

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

開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

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

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

中庸大全 或問

首

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廣平游氏曰惟至誠為能定惟前

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張子曰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

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存疑上言天下之達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

又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是說達道達

德九經皆要一誠也至此見得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

須平素有許多工夫始得故發事豫之旨意謂達道達德

九經固皆要誠然這箇誠必須預先做下工夫臨時始能

如此若平素不曾預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曰在下獲上

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

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音

說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

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

聲平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

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

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

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

襲取強上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

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下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去

中庸大全 或問



下如惡同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

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

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

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

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及諸身者將無一毫

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

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慶源輔氏曰始則大學之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

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

中庸大全 或問



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為未安耳蓋反身而誠

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

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

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

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

誠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

離去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龜山

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曰誠

及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

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
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
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
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
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
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
不_去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
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_去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

中庸大全 或問

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
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
妄此常物之大情也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夫音扶下同天之所以為天
也冲漠無朕直忍反兆也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
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
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
之謬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
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

而不妄者也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
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
了便冬收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
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
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條者常條短
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
似都是實理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
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_去得以蔽之而私

中庸大全 或問

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_{支義反}害雜之則所以為
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_去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
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
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
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清屬氣渾
純屬質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
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
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
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七容反容中
_{去聲}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
_{下同}欲而無以入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

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

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上聲則其為善去惡之

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

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

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明盡滅不得

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

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自

之何也曰若是者自是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

中庸大全 或問

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

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

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問誠於中形於

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

妄乎朱子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

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

虛了二分善○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

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惟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實

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為善者固可以言誠而小

人之實於為惡者亦可以言誠也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

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子周

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

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

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

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具通書解中

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

謂誠不欺其次矣○朱子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

對物而言故次之○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

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者聖

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 其他

說亦各有所發明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

之謂誠敬者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

則有意在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

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

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

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後言之以發其端而可

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

之明則斷都與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形句於

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

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陳氏曰學不止於博覽羣書

一一理會故曰博問不可粗畧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

紜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盡師

中庸大全 或問

夏

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放蕩須是
詳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有所得則可以
辨別眾理毫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自學問思辨至此見
得道理真實分曉然後篤力而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
為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
經四節目道理方實知所謂至善所在知得端的確然不
可易然後守

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意最

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

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

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魯水反後言積累音同而貫通焉然後有以

深造七到反平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

中庸大全 或問

夏

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藍田呂氏曰君子將以造

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

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用工夫

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

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

行將來便入異端去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

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

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

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藍田呂氏曰學者不欲進

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

於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

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執禦焉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

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

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各反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

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

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

貴於能謹非獨為及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

中庸大全 或問

夏

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及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

所以名義及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

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曰何以言誠為

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

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

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

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捨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

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

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實理所發見○陳氏曰自天地以至人物小者大者皆是真實道理如聖人於此因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

中庸太全 或問

章

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道諸章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

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之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

中庸太全 或問

章

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

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理。然其過於游揚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則明，明則誠，則遠矣。廣平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者，致曲，故能有誠。龜山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

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

中庸大全

或問

聖

錄也。

程子曰：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為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偽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

疑者。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蓋嘗竊論之：天下之

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扶問反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

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

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

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况

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

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聲

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

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

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

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

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中庸大全

或問

聖

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

悉井也。程子曰：自人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

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

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

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

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列反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

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序今言呂游揚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說皆善而呂尤確克角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

胥失之矣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性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性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溫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一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一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

中庸大全 或問

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曠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毳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也廣平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龜山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

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夫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通作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

中庸大全 或問

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朱子曰四端先後五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一而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等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問程子之言大意如此程子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程子之言大意如此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一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左傳十六年潘尪之黨黨乃潘尪之子尪音汪與養由基楚善射者蹲甲而射之躡聚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楚共王君

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發音酒弓衣也以一矢復命○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朱子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

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

自見而無與音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反至

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若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

中庸大全 或問

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從義變為

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

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

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進

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

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將

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滯

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廣平游氏曰誠者不思不

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蓋誠之

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汗以為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楊氏既以

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

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

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

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

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龜山楊氏曰能盡其

中庸大全 或問

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捨也

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若則光輝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

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

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化

疑致曲工夫是自一偏之善推之以貫通乎全體不是止推一偏之善以至其極也若止推一偏之善以至其極則

止於一偏不能貫通乎全體矣○或問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如稟得仁氣厚

則發出來多是仁而義意思全少如稟得義氣厚則發出來多是義而仁意思全少此其發見之偏也各因其發見

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如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義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仁使仁亦至其極若禮

若其莫不皆然此所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其極也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蓋方其曲之未致如偏於仁者則仁厚而義薄偏於義者則義厚而仁薄或薄於義或薄於仁此固不同矣自夫推仁之曲以極於義則仁固厚而義亦不為薄推義之曲以極於仁則義固厚而仁亦不為薄仁義不薄則薄者厚矣始有厚薄不免有異今無厚薄則異者同矣故曰薄者厚而異者同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

之則者尤為確實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

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善焉則善不可知况乎誠心之至求乎著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

中庸大全 或問

定命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

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

閒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程子用便近二

之論蓋因異端之說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

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

知者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

造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問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

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

明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

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直忍兆

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

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

哉淺說天理渾然私欲淨盡此至誠者也至誠之道可

以前事而知其幾然其所以前知者豈假於術數推驗

之煩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與

也必有禎祥如風凰麒麟之類出焉國家將亡也必有妖

孽如山崩川竭之類見焉不特此耳或見乎蓍龜卜筮之

間而有吉有凶或動乎四體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

皆禎福之將至而其理之先見者也如禎祥之出與著龜

所見之吉四體所動之得此福之將至也妖孽之出與著

中庸大全 或問

龜所見之凶四體所動之失此禍之將至也特人心為私欲所蔽故不能知耳惟至誠無欲之聖人而有以全其內境虛明之本體故於禍之將至而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既至而知也於福之將至而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之不俟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將與之禎祥將亡之妖孽與著龜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所為也是知來莫有過於鬼神也惟聖人之至誠亦能知來如鬼神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

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去

下且又老莊之遺意也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

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龜山

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

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

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

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

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

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

中庸大全 或問

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

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

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

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上去聲下徒 玩反後並同則自

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

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為

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

不違則三月之閒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

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可

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

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至天

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

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

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

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

徹尾者蓋如此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 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 其餘諸說

中庸大全 或問

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

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

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

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

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

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藍田呂氏曰子

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

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己性

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

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

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新安程氏曰：不厭不倦者，進德之事子貢蓋主知而言，故以智為體而仁為用。成己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主行而言，故以仁為體而智為用也。仁智之所以相為體用者，仁即乾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以為體而智之所以為用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蘊，夫然智以知之，春生此智之所以為體而仁之所以為用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止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

中庸大全

或問

聖

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音扶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龜山楊氏曰：其為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偽，則有作輟，故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揚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

後為無息邪。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

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老子云：天得一以寧，地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廣平游氏曰：其為物不二，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

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

中庸大全

或問

聖

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龜田呂氏曰：天之所以為天，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

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

藍田呂氏

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

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

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中庸大全 或問

蓋未覺其語之更平端耳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

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為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互至謂相明也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

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

氏之失也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

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

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

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

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圖蒙引此箇道理最好體驗孔子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朱子釋察其所安云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故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存疑陳氏凡假偽底物久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恆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誇可乎○章句曰不二所以誠也當看二十章或問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意蓋只是一箇物便純若有二箇物來便雜了○元會運世不過只是這一箇道理流行亭毒之表更無第二箇道理來雜他這便是天道之不二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如南北高深闊闊往來不過只是這一箇道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第二箇物來雜他這便是地道之不二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蒙引註此四條所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知天地何時至誠無息何時方盛大曰此難以口舌取信也有是理則有是事當初天開於子地開於丑方其天之未開地之未開也太極混一而其所以為至誠無息者已

中庸大全 或問

在其中不然亦安能有此天地之盛大耶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

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尚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

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
而察來皆其義也

義 張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言輕故呂氏

因之 藍田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汗合矣

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 廣平游氏曰

中庸大全

或問

真

愆忿室愆開

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備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末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末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龜山楊氏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格菴趙氏曰張子言逐句為義呂氏因之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為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一節承下一節

游氏分別 筆列

至道至德為得之 節為說兼讀其義始備

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 廣平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

而以無方無體離去 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

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 廣平游氏曰尊

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

楊氏之

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

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

德而欲以疑夫 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

中庸大全

或問

真

山

止禮非道則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

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

疑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 龜

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者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枯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

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

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 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敦

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之事也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也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疑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

中庸大全 或問

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開存疑此章最是大

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教之意也中言脩德疑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所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蓋首章雖言道出於天而備於我而此道之大之切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存養省察之要而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中和位育之事而功效極於廣遠中間若裁成輔相彌綸參贊許多事曾未之及前面天道人道數章雖說盡人盡物覆載參贊亦未有下手着實工夫故此章首言道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而及夫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皆所以盡首章未盡之意也一章大旨細詳味之前後意思都相貫學者觀此而有得焉則一部中庸都在胸中○蒙引或謂朱子未是聖人愚謂道不過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兩端而已贊朱子者曰心胸開豁海闊天高則所以尊德性而極道體之大者至

矣又曰義理玄微繭絲牛毛則所以道問學而極夫道體之細者至矣如是則至德備而至道凝矣不謂聖人而何蓋亦由學知利行而至於聖域者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平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

中庸大全 或問

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

通考吳氏程曰正

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為正以夜半為朔商以建丑為正以雞鳴為朔夏以建寅為正以平旦為朔漢律歷志十一月子為天正十二月丑為地正正月寅為人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此日之朔也蓋正者歲之始故古者每以歲首寅月為正月而周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日正歲每與歲終對言朔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若三代之異尚其見賢遍於書傳去聲下同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

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

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音兀隍倪結反而跬夫委反

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

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

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

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

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

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

中庸大全 或問

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

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於四方則書其令○大行

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備存三歲備類音眺五歲

備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音史論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故使音聲必至於

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

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

而遽然哉三山陳氏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烈國雖疆猶用周制

至秦吞并後始用六為尺而與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案引註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禮曰禮也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

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疎言之父子如何相接叔姪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朋

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且也○度品制指車旗

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如何制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同軌正應此然亦舉其一

端耳况車又有許多等但其軌則皆同此類周官皆有載○謂之品制品有不相混而各有倫之意或曰如此則

意在異不在同本文意在同故曰同軌同文曰非此之謂也審異所以致同如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異就逐項說則天下皆同矣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

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三重即三王之禮此即鄭註之說唯呂氏一說為得之

中庸大全 或問

耳說見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

以推之而為是矛盾食允也藍田呂氏曰王焉者雖上達

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

如刑名度數之未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

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

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耶曰

以王去聲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

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

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述言者也故曰不

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

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

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

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理無往不在無動舉

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

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

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平義反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

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以寧說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

中庸大全

或問



聖

得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生成寒暑晝夜何者而非所
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順風氣以
開人因時宜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乎當然者哉故曰天
地有自然之中鬼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
又曰仁者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
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使凡制作之出自自我者未能精粹純白而稍有太過不及
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閒苟皆至精
至當善盡美則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故謂我之禮度
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神設鬼施可也謂我洩鬼
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
我斟酌三王之制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不易
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有
損有益如我損益於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
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值各

異其時也合而一之當論其理而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

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所當然反有不合者矣所謂不謬

不悖不疑不惑者意蓋如此然制作以知識為先知見明

則致用精識趣高則創業大然則三王之制作可以質諸

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由其知人之理也○蒙引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

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

乃亦為人道者何也曰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

安得不為人道蓋此章不謬不悖云云總是上章居上不

驕一句內註脚也原脉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工夫上來安

得不為人道原與愚而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者類也

中庸大全

或問



聖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

川流於音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

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

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

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

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之有不時不食

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及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

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

下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

掖音也居宋而章甫也以及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

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卽周禮職方氏也○記

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卽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

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曰推策策與頒朔策同

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善去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

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

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

亦何慊口點於是哉頒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下○史記黃帝本記云迎

日推策註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周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

中庸大全 或問

喜

也經謂爲之里數○亡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附蒙引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子思於中庸首章則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傳之意出於孔子者也第二章便引孔子論中庸之言自第二章以下一書引孔子之言大半焉而已所立言蓋無幾雖其所立言亦皆爲述所傳於夫子者也至此章復以仲尼一身之事終之其下二章則承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而言皆所以盡此章之旨也夫序中庸而終之以夫子云云者舉中庸之道盡歸於夫子也此實子思之意也蓋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孔子自夫子以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自夫子而後千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而

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

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龜山楊氏曰善曰惟

天生聰明時父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

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經綸以下諸家之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故有別

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

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

有所倚者無所屬音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

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

中庸大全 或問

喜

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地之大本者建中於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廣平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心一莫窺其與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應如此附蒙引于思亦未爲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何以能知之不知又

安能言之曰先儒云有有德之言有
造道之言子思此言造道之言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

思懼夫音扶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

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

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

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

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

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

中庸大全 或問

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

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

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

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

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

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

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新安陳氏曰詩意本謂豈不顯

止為語助詞大學則謂此則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
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程子曰不
愧屋漏便

有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尚不愧
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格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

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

天享帝○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

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

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

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

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

入毫釐絲忽終不盡○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

總括了多少○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

無臭此言聖人心中要處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

文義尤多未當去聲下同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

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

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藍田呂氏曰

成反本以盡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

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

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

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

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藍田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德
輔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

中庸大全 或問

藍田呂氏曰 此章皆言德

與天為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
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
知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乎
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於不大聲
色然後可以入乎無

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中之精微明達暴著藍田呂氏曰

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
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
其知微

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藍田呂氏曰

待言動而以貨色親長上聲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藍田

人敬信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己
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

後已豈非篤恭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

而天下平者哉中庸大全或問

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

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言

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

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朱子曰呂氏却是作用

攝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

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廣平游氏曰無藏

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不失足於人

日不厭○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

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

講也廣平游氏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

免牽合之病廣平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

矣采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

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其論德輶

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廣平游氏曰所謂德者非甚

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以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

而中是人道而有對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

無爲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

之說略同龜山楊氏曰世之流風皆有所自清之隘和之

墨子兼愛楊子爲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

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爲清柳下惠之不

屑去以爲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

端不可不慎也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

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

聞者呂說見上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

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

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龜山楊氏曰德輶如毛未至於無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爲再敘入德成

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河東侯氏曰自衣錦尚綱至無聲

序也 淺說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必易厭簡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之。言皆平。無新奇可喜之言。行皆常常。無奇特可驚之行。固淡矣。然其所言雖平。而皆根夫至理。所行雖常。而皆得其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矣。收斂沉靜。而不騁夫浮詞曼說。質素坦直。而不事夫盛色美容。固簡矣。然其言寡而中。不害其為言語之善。貌質而恭。無損其為威儀之美。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而於人無所不容。不峭厲其稜角。而於眾無所不愛。固溫矣。然事之孰是孰非。而胸次之涇渭。其明人之孰賢孰否。而鑑中之妍媸。自別。雖溫而自有理焉。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則由夫錦之美在中。而自著見於外也。所謂闇然而日章也。

中庸大全或問終

中庸大全或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

去聲

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宋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雲峰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通考吳氏程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上下。若子程子則重在上下。而為男子通稱。○東陽許氏曰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二字為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投照應。通考東陽許氏曰堯

中庸大全章句序

舜以前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為人而立也。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也。後凡遇此字。當釋為又字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夫如字外並同音。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宋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

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雲峰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為聖爾。况中無定體。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中庸本全章句序

三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裕菴趙氏曰。知是講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饑飽寒燥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爲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西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思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私。言私其微。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雲峰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已有道心。故曰。原。○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

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有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時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箇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爲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

中庸本全章句序

三

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雲峰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爲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爲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心如惻隱之心是。○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涉。只在人別識之。○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一之理。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危愈危。流於惡。而天理之治之也。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

雲峰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

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

去聲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要分別二

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雲峰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問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

中庸本全章句序

四

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上來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從事於斯精一無少間去聲斷反徒玩必使道心常為物同言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問人心可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

聽道心之區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為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然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心之辨爾通考朱子曰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

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朱子曰不待擇

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峰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斂人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

中庸本全章句序

五

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雲峰胡氏曰天下之理豈

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通考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為一節推原中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為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思子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天道統之傳新安陳氏曰若孟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通考張氏師曾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

為臣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矣
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孟子曰
湯執中此其最明著者也詩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
學於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
皇建其有極而受丹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中
之意為可知矣至於皇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反應之皆
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
正非中而何哉伊尹自謂與湯成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
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於厥躬者體之立教學於人
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孟子又言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前王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
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夫以敬為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
能守中為何如耶觀此則聖賢接夫道統之傳者亦莫非中
而已矣蒙引大全所載張氏師曾之說頗詳多是舉其言

中庸全章句序

七

之見於經者要之當兼行事論又按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
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周公曰率自中召公曰志
以道寧言以道接此數語似於中義尤切其行事則有不盡傳於經者
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雲峰胡氏曰未論六
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
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
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
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
舜可知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
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
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人者言繼往
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雲峰胡氏曰夫子以前
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

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
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
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博
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蒙引先儒謂
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其說固
善但於顏曾之所以獨得其宗者似有未盡蓋博文約禮格
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設教而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
七十子亦嘗用其力者要必言顏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
所立之卓爾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
方見得顏曾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

久而愈失其真也發首二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
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反互演以淺釋音亦作為此書以詔

中庸全章句序

七

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
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雲峰胡氏曰性是
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新安陳氏曰上文云
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
謂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為道之不明
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其
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即惟其曰君子時
中則執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
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與端之道非堯舜
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世之相後千
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

苦結 綱維開示蘊 委粉於 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通考

反 許氏曰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固執者守之一時中即中也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言綱維盡言蘊與

書以承先聖之統 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裕菴趙氏曰中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

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

中庸末全章句序

此孟子以後失其 傳亦只是失此 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

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

真矣 宋亭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

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通考東陽許氏曰異端至多楊墨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理而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為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蕭田王氏曰自是以來至此為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真而演繹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

說盛而又亂其真一書特要尤在於此蒙引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行者存心養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盡心知性老

氏曰脩心煉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存心養性此可謂彌近

理矣然而吾儒之盡心知性者所以擇善以明乎道即堯舜以來所謂惟精者也彼之明心見性則以覺為妙其歸至於絕聖棄智空諸所有所謂語小則夢幻人世語大則塵芥六合者也其於吾道果同乎吾之存心養性者所以固執以守夫道即堯舜所謂惟一之旨也彼之脩心煉性則以退為長算其歸在於貪生罔利獨立物表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強其骨使人無知無欲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可同乎此其大亂真可見○吾儒格物以致知佛氏外物以為知吾儒成己以經世老氏利己以遺世○佛老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止一二件且如中庸之道一平常不易之理也佛氏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何其近也又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何其類吾儒之所謂太極也吾儒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又何其類也吾儒曰不言而信無為而成老氏曰聖人處無為之地行

中庸末全章句序

九

不言之教又何其類也然究其歸則皆不免於外物以為智利己而遺世佛老之病一也○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之異端也許氏兼言楊墨恐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惟若荀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韓非刑名之說鬼谷孫吳權謀之說秦漢間迂怪之士神仙黃白之說凡一切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皆是也○佛老之徒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學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也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起釋迦西番人生於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佛法始流入中國耳 然而尚幸此

書之不泯 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載

不傳之緒 音序緒即斯 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佛

二家彌近理故似是 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

大亂真本全非也

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朱子曰明

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中庸已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錄即石

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集錄子重

集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

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與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

沈俗作潛反復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

者東陽許氏曰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吳然後乃敢

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去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

中庸大章章句序

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

取舍上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

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

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略或問二書

骨節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透考東陽許氏曰中庸一

書分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

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

謂綱維細謂蘊與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韓氏古遺曰讀

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則其人

未嘗讀大學讀中庸不知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

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

支三十三節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

以明之第三支三十一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

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

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

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見所謂脈絡

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慎慎獨分屬

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分屬素隱行怪不能

半途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為一

篇之樞紐知仁勇為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

以四支言其畧發為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

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

之大十六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

○蒙引支是人之四肢節亦是支中之節皆是借用字下句

脈絡字亦借用者脈是人身中之氣脈絡是人身中經絡也

○以支分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第二支九章要皆以申明

第一支中道不可離之意第三支十一則皆承第二支之

中庸大章章句序

天道人道而言也第四支則本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又通承

上三支之意而言也以節解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章句所

謂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

以終此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如云此章承上章

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又如云承上章大知而言又

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此類今不盡舉通一書皆然也○

支分節解同而異也脈絡貫通異而同也大抵非支分節解

則渾而無別而義不明非脈絡貫通則散而無統而意不貫

此二句一離一合言之也○巨細畢舉謂支節中所言義理

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之旨兼說人物存養省察之功則

自由教而入之始推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自仲尼曰以下

所論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有智愚賢不肖之事又有大

為小能化為大。誠之為小。時措之宜為大。又如尊德性以極道體之大者為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者為小。故章句謂大小相資是也。仲尼祖述。兼內外。該本末。亦大小意也。天道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可分巨細。但不可拘於此耳。末章則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言之。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以馴致乎其極。巨細畢舉又明矣。雖謙言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其責者。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中庸序尤切。○雲峰胡氏曰。大學中

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通考吳氏曰。第三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已得折衷眾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焉。淳熙

己酉 公時年 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六十

中庸大全章句序

主

中庸序 終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

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南軒張氏

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逼。首尾相應。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朱

中庸大全讀法

十

子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竊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

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

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

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

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

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閒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閒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閒閒內又有小閒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哀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哀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

中庸大全讀法

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閒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

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脈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二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中庸大全讀法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雙峯饒氏曰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闢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究窮

中庸大全章句上 三魚堂讀本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席永恂 漢翼 恭閱 王前席 漢廷 禮徵用中 較訂 宸徵直方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

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合二義有在心中之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峰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

中庸大全章句上

之用也○蒙引偏是我這裏偏向去倚便是靠著那東西了如七情之發其初或偏向在喜邊去其後也結裏成箇偏喜了偏倚之相承亦猶意必固我之相為次第云子路問強章章句曰倚偏著也加一著字便自有辨矣○自有道統之傳以來所謂中庸者大抵多就處言之自用處言則只若得無過不及之說見於經典者如虞書之允執厥中與論語所引允執厥中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以至中庸所載中庸其至矣乎朱子皆只釋為無過不及之義者蓋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與孔子之教詔門人者大抵都就應用處言之於無過不及之義為切也若子思之著是書獨取中庸二字以為名則舉道體之全而言該動靜體用而無遺者也故朱子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而釋之庸平常也○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

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蒙引道理但至於中則不容有改易矣故堯舜以來只說箇中至孔門而復加之以庸其義益精且備矣非中自中庸自庸也惟中故可庸庸字特以申贊中字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或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

却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不見得是互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蒙引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耳若細分二字之義則道以統體之全言理以其中條理言如仁道也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類皆其理

中庸大全章句上

也○義道也自君臣之敬以至於敬長尊賢之類皆其理也此處則不必泥以此義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北溪陳氏曰單不失之汗賤高不溺於空虛真孔門傳授心法也 子思恐其久而

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

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淵源所自則可知其以

此授孟 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上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

者玩索

反色窄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朱子曰

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未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未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

句句是實。○雲峰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通考吳氏程曰。書以中名篇。首三句。便合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中之中也。道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教者以過不及之失。中而裁導之。使歸於中。也是皆所以為平常之理也。授孟子者。流傳以授之耳。詳見孟子序說。趙氏謂其親師子思及史載思孟問答之語。皆誤也。○愚按中庸者。天地陰陽之理。人得之以為心者。庸字。惟孔子繫易之辭。訓為常字云。象引或謂始言一理。通指第一章。末復合為一理。亦通指第三十三章。不宜專指天命之性及上天之載。二句。此說似是而實非。蓋程子時中庸一書。只是籠統一篇。初無三十三章之別。自天命之性。至上天之載。是始之以一理。復終之一理也。○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兩句相喚應。如管商之

中庸大全章句上

權數似乎有實用者。然理味無取焉。如老佛之清虛。似乎有理味者。然而無其實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詰勅。性即理也。○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他一般。性即理也。○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統在裏許。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天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受。於

謂性也。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受。於

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衰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關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質。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質。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質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質。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北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

中庸大全章句上

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智。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窗李氏曰。仁之油然而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雲峰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于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物之異。氣通者為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

謂性也。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受。於

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蒙引獨言天則地在其中矣蓋天包乎地地之下皆天也陽全而陰半也形亦是如此理亦是如此凡地之所生無非是得於天之所施所以謂地對天不過也所以獨言天命也○存疑性者生也有生則有性無生則無性故性字從心從生言生而有性方是理而為性也然則語性便兼理氣曰即理者○率循也正溪陳氏曰道猶就氣中指其不雜乎氣而言耳○率循也循猶隨也道猶路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問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朱子曰率性非

中庸全章句

五

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是○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則為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而其實無二物也○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是箇渾淪底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為人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底率性謂道是就渾淪大本裏分別箇條貫脈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大化

流行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有許多脈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踉蹌非道耶○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踉蹌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雙峰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為訓道各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

中庸全章句

六

唐則以為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為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雲峰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殊有意極有力而不言其所以換之之故豈不引而不發耶竊意章句上文所以訓釋性道教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矣至此欲說歸學者身上來故以人字易性字此人字正與下文學者字相照性雖人物所同具道雖人物所共由教雖聖人通為人物而設然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性者惟人耳若不以人易性則性既為人物之所同具下文乃曰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又曰學者知之所謂學者即上文所謂我所謂人耳○吳氏程曰祝本結語有知無行汎而不切刻按當從定宇陳

氏所攻為定。素引或者於此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自屬我也。蓋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矣。故曰率性之謂道。只是觸事物而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存疑章句各率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而方是道。若非其自然。則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為道。脩品節之也。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雙峰饒氏曰。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問明道云。道即性也。

中庸木全章句上

七

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楊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楊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朱子曰。性不容脩。脩是擬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鼈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於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者為品節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弼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為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

物之性。則可見矣。通考恩閭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之天也。天也者。太極流行。賦予萬物。未有成立之名也。命之人物。即謂之性。此指天地之性也。率性謂道。道非外求也。性無不善。惟能循其本然之善而行之。則謂之道。道也者。由是之焉之名。如道路是也。脩道謂致指聖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也。故有不能盡循其性而本然固有之天。始不免昏斃斷喪之病。故聖人者。出而脩之。以反復於道。所以為教。三者名異而實同一性也。道者。道此性而已。教者。教此道而已。故下文專提一道字。而歸之君子言人道也。○程氏復心曰。天命之性。自然之中。率性之道。自然之和。脩道之教。是自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以一本於天言。元亨利貞。賦予萬物。不能自己。曰天命。以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受命以生。莫非全體。曰性。率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君君臣臣。敬長尊賢。義之道。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禮之道。是非邪正。各有分別。知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為法。辨其親疎仁

中庸木全章句上

八

之教。別其貴賤。義之教。制度文為。禮之教。開道禁止。知之教。○宋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近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為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蓋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脩道謂教。以氣之異也。至誠盡性。章以己之性。對人物之性而言。之則性之本。雖同而氣稟則有不可得而同者矣。○存疑脩道之教。若論到極處。便是二帝三王亦有所不能盡。蓋古今風氣不同。一代之興。便有一代制作。非是前人思慮有所未及。蓋風氣至是而開。聖人因而成之耳。○脩道之教。若作學者說。多少順。夫子嘗曰。脩道以仁。又曰。自明誠謂之教。亦有可據。程子亦如此說。朱子不然者。為非教之本義耳。傳習錄以脩道為學者事。不知程子已有此說。朱子非不知也。所以不取。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就性上必有見矣。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又就道上移上。原於天命。一級說道。由於

已之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又就教上移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裁之。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

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

故引以為證。○宋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

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

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

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雙峰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

行於事物。則謂之道。條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

中庸本全章句上

九

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雲峰胡氏曰。開端雖不露出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即時

中之中也。○番易李氏曰。大學入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

曰。條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

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

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新安陳

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朱子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

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

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校之。疏密深淺。大有關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

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

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民。若有

極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

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于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條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

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

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附存疑。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故初頭便明箇道。以示人

必性教兼舉。率性道之所自出也。故道之所由成也。而皆不外一箇道也。故下文除却性教。只說箇道。○天命之性

率性之道。此天所以生人物也。條道之教。此聖人所以成人物也。俱於人物有功也。此聖人所以合德天地也。

中庸本全章句上

十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言道之體。無物不有。言道之無時不然。直道之所以不可須臾

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新安陳氏曰。元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矣。元本則

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為明備。存疑。可離非道。要說得明白。是道便

不可離。可離便不是道。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最切。○道無不在。故無時可離。若外物則有時可離。如車馬椅桌。是

切於日用。亦有時可離。惟道不可離。人亦有不御車馬。不用椅桌時節。是可離也。若道則跟着人身。無乎不在。雖暗

室屋漏中也有。雖不睹不聞時也。如何可離。○章句事
物當然之理解。道字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原其本於性也。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
其無須臾之可離也。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北溪陳氏曰。
未感物時。渾

是天。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
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

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
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可離與

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
便不義。公私義利皆然。○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

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
用得。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

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
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

中庸大章句

上

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
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發
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
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
發。曰。即是持敬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
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
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
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
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
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
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
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
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
之燕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
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戒懼
恐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存。不可欺以妍醜。上

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他自常存了。何
用戒慎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
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當此時。常自惺惺地也。○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
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
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

庸有異。○雙峰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
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

往。是指前而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而底說。不睹不聞。正
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

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
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

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
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

中庸大章句

上

聞也。○須臾。非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
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戒慎恐懼也。雲峰就以不聞
不睹為須臾。則泥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問。謹獨。莫只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

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眾人對坐。
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

止水中。開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言幽暗之

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

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朱子曰。是

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心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峰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既常戒懼。指上文。而於此尤見與顯。皆是此道。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新安陳氏曰：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一節。

中庸全章句

上

古

而已幾動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而不使其潛滋。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絕之矣。

暗長於隱微之中。元本只云滋長定。以至離道之遠也。

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之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

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若義理不備。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曰：戒懼。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懼。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

中庸全章句

古

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雙峰饒氏曰：戒懼。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懼。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為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大學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合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雲峰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脩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道也者。三字。下文却分為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目。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之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上

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賄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是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過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過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賄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繼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過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通考朱氏公選曰上節持敬之功以靜存而言之此節持敬之功以動察而言之大學誠意章兩言慎獨先言慎獨欲其自慊也後言慎獨防其自欺也中庸言君子慎其獨大學言君子必慎其獨語勢有輕重不同蓋所謂君子者其等第不能無不同也存疑莫見乎隱節意謂道不可離於須臾君子自所賄所聞以至不賄不聞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為賄

中庸末全章句上

處一念之發是為細事是乃不賄不聞之終所賄所聞之始所謂天理固當發現人欲亦萌乎其間時也此正理欲分界善惡關頭尤是緊關去處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慎則前面雖有許多存養工夫未免盡棄後來雖欲用許多存省工夫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既說戒懼於此復說謹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慎恐懼之外也○謹獨工夫只是就一念萌動處體察不得放過看是天理是人欲是天理便從此保養擴充將去是人欲便從此遏絕了然則謹獨合省察存養克治在內言省察以其尤切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推於天命之謂性一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性一句

謂之謂道一句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

之德 中為性之德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

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

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

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

皆謂此也林樾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

中庸末全章句上

未

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

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

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以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

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

節之和心有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騁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

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

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

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

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潛室陳氏曰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著耳○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而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峰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

中庸全章句上

七

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通考黃氏洵饒曰善觀者當於已發之時觀之此是言其自然之理○中者性之德和者情之極○中性善和情善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蒙引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怨屬土而無不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哀樂二者而已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學言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凡五事而下面只以好惡二字該之○或曰天命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及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今置此不用而用喜怒哀樂何也曰子思孟子立言雖殊然要之亦只是一理蓋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見於日用應事接物之間究其目亦不過只喜怒哀樂而已如惻隱於孺子之將入井便是哀之中節者羞己之不善惡人之不善便是怒之中節者辭讓之中有因喜而辭讓者亦有因怒而辭讓者至於是非必喜是而怒非以此觀之喜怒哀樂之情與惻隱羞惡等情初非判然二物矣○天下之

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二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性教言則為義理之名曰此達道字對大本言則為和字之名狀○存疑章句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曰中日和曰大本曰達道是性情之德也不戒懼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不謹獨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或問自明白蒙引云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性情性之德則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此說似未切○中節要看得細如不當喜而喜此固不足言中節若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未中節處○顧麟士曰之謂與謂之語氣亦有辨之謂者有是名稱而實之也如首節謂之者據是地位而目之也如此節○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頂上兩節致字方頂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全章句上

天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靡幼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逆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雲峰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

得尤不苟○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
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蓋天地

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吾

之氣順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天地氣順故其效驗至於

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不出吾

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

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

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存蓋以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是其一體一用

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

有兩事也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

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新安陳氏曰體靜用

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 故於

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

問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若喜一人而賞之則

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錄寡樂

有人林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

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

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

如此日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

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

中庸太全章句上

无

中庸太全章句上

三

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

不盡方是至處○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

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

左右民底功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川竭者有矣天地

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

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日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

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

○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賭

不問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

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

肅又哲謀聖而兩賜煥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

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

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峰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

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

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

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主則能使天

地位萬物育父子夫婦夫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

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

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

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

中庸太全章句上

三

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通考程氏復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則所存者得發而中節謂和則所審者當中者大本天命之性也和者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位育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未發之中靜不失其性之德則道之體中節之極動不違其情之正則道之用此由性情言之皆存養省察之要中和之效也合而論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形而上者也陰陽形氣形而下者也氣化形生理賦之由道之不可離者也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位育所以順氣踐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之道也○史氏伯璿曰竊詳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字是提戒慎乎其所以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位育所以順氣踐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之道也○

中庸全章句

上

不動於內內即所謂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即所謂應物之處也約是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曰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蓋曰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用其慎則致和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為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儒以為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外○又曰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不舉矣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為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即一

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即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即吾之心耳又曰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位者之事功非泛就君子說詳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言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考焉可也○黃氏洵饒曰工夫在此致中則天地由此而位致和則萬物由此而育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脩道之教由我而立也又曰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未有能致中而不本於致和者孟子之言一本於此○天地位萬物育兼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知化育贊化育則專言聖人之能事自二十二章凡言天道皆聖人之能事凡言人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為盡耳附存疑章句自戒

中庸全章句

上

懼而約之這約是以約失之者鮮之約簡束也簡束此心不令走逸也○章句至靜至字亦輕觀下文應物字可見○論致和工夫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在致和條內極其小鄉人饒朝服而立於阼階此致和也極其大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此致和也就此篇論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妻子好合兄弟既翕此致和也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此致和也○此心方發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天理則中節人欲則不中節夫立心之私者除却不道立心之公者或其見不明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往往有之此猶是粗者耳又有雖知理欲之分而於所見天理之中分數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焉終亦歸於人欲而未得為中節也謹獨而精之便要分別到這裏方是精○蒙引章句以至於至靜之中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偏倚可讀斷了蓋不用至靜之中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不用應物之處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差謬

而無適不然。安可泥此而以爲上面之靜。猶未是至靜之
中。上面之動。猶未是應物之處。耶。○吾之心。正。天地之心。
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
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
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仔細。推。來。天地之氣。
順。與。天地。位。處。無。甚。分。別。朱。子。只。是。於。位。育。上。各。求。其。所
以。然。之。故。則。如。此。云。耳。○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
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
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
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
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後。說。精。者
精。密。也。約。者。細。約。也。精。約。二。字。最。有。味。文。中。子。曰。孔。明。不
死。禮。樂。其。有。與。乎。先。儒。不。之。許。蓋。猶。病。其。粗。也。
孔。明。讀。書。獨。觀。大。意。則。猶。留。點。漆。雕。開。之。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通考黃氏洵饒曰所傳謂堯舜禹孔

中庸太全章句

上

章

子所法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 首三 **其實體備**

於己而不可離 道不可離可 **次言存養省** 悉井 **察之要**

戒懼慎 **終言聖神功化之極** 中和位育三句○黃氏曰

原功夫次第與夫效 **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之以去 上 **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新安陳氏

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

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

以過人欲而已充本然之善 **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

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 **也** 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

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
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脈貫通
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
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
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
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
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
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
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
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
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
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遇
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
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師有此賢孫其有
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通考史氏伯璿曰趣
完具於己謂之體衆體聚會謂之要又曰此章前後五

中庸太全章句

上

章

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開而言而二
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言之極爲詳整第一節
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
脩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
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
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申言本然
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
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效
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

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

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雙峰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

一篇之綱領當爲第一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

首章至二十章次序已無可議自二十章至三十二章

次序則饒氏以來諸儒其說多有變亂章句之序者雖

大綱不可改章句之舊若其間節目似亦有可以補章

向之所未備者今存之以備參攷其猶有未備者則借附愚見以足之云其詳已具各章○右一章是第一大節○黃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略○支略而節詳支節中又有支節詳略中又有詳略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析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撥

以不析開說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唯與惟通君子為能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

認之體與首章深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黃氏洵饒曰精微之極太極也為能體之則表裏皆是中庸矣

小人反是雲峰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

中庸大章章句上



美

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

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蒙引本文中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為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

精微之極致即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人之得是理者言為小異耳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此是正解

說上○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上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

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案也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所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

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皆已發之事惟未發之時存養所以發皆中節

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世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

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

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

上看事事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峰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

中庸大章章句上



美

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合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凡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

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為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

中庸太全章句上

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懼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懼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類孟之語。默不同。共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

雖不屬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

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

黃氏洵饒曰。性情是自然中和。該體用德行見於事中。庸兼體用。然中庸之中實兼

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陳氏曰。中

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冠齋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雙峰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各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美。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

中庸太全章句上

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正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蒙引。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如君子中庸。舜之知回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以至遵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久。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人之所以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索隱行怪。半途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然均之為不能致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內所舍之意。○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

性而和情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行也。所謂隨時以處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則庸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

論語無能字。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仁壽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格菴趙

中庸大全章句

无

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纒括。○雲峰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文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惟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至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至以理言。畧。○憂深言切。○不及則未至。至字放輕說。中庸之德為至此。至字本章之意。○此章因鮮能以起不行不明之意。附蒙引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

謂由在上無脩道立教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認世教衰之義。而以民字為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為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以世教衰之故。蓋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也。○既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知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於中也。○顧麟士曰。章句但世教衰。教字。照首章脩道謂教教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中庸大全章句

三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雲峰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堯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

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
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
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
行常高其視流俗汙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
理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
過乎至於闢茸卑汙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
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
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眾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
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
而不及庸蓋中庸所以為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
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
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
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
子所以有此歎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
下明不是說人自如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

中庸木全章句上

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困○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
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峰胡
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
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
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
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
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
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三者皆欠真
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
不徒知之而已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知者知其故也○詳
切○行之不著習之不察○道不行是行事而下先言知
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略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
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略於知故
先言行下章言舜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
註言道之所以明知行兩盡而已○附存疑上章言中庸之

德民鮮能此承上章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
之過不及也○以不行屬之賢不肖不明屬之知愚亦得
如此言者見知行之相困也○蒙引知愚賢不肖之過不
及生稟之異也未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啓以加學問
之功也生稟雖有過不及若能
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晏
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
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未
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
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為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
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

中庸木全章句上

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
過而知不及也○通考史氏伯璿曰陳晏二氏說皆不為無
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者人
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
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
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說以結上文之意耳
初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
飲食也是譬之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
以有過不及之弊喻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
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
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
己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己所行之過不及
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
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附存疑人莫不飲食條
章句道不可離不能離也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少異觀
或問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閒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意

可見○蒙引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喻知行二意又稍在
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三山陳氏

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

中庸大全章句上



章

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
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
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通考黃氏洵
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
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由知者過
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不及則非知
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承上起下說約楊
子常曰須知子曰初非為中庸所以上下承起皆子
思集句夫子口中不得入子
思話前後章亦不得通用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朱子曰舜本自知又

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
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適言者

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朱子曰雖淺近言語

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
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問一
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
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
理

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

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朱子曰言

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
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
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兩端謂
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中庸大全章句上



章

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
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

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預此此知如字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曰

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
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
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
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

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摺其中間以
為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
說中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中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
中說中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

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小至大。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眾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日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非。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

中庸大全章句

上

美

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眾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鮑齊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雲峰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日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通考黃氏洵饒曰。好察邇言。如論於芻蕘。請問下民之類。○慮遠說詳。○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其中於民。是言執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用也。不自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為善也。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

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葉氏曰。舜好問者。已知乎未知乎。日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必取質於人者。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偽也。聖人無偽。若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朱子以置之。固外。當有說也。○兩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件而已。故曰眾論不同之極致。○存疑。兩端猶云兩頭。是眾論不同之極致處。譬如物之不齊。有一尺者。有一尋者。有一丈者。有十丈者。不能同矣。自一尺而至于十丈。是極致也。從此至彼。是兩頭也。兩頭執著。就中間來揀擇。看一尺中與一尋中與一丈中與十丈中與。如不執兩頭。無緣得箇中。出眾論兼總。彼此參考。方能得此中小註賞功一段可玩。○淺說。於善之中。眾論不同。未必皆合乎中也。則執其眾論不同之極致。而擇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既得其中。則用其中於民。

中庸大全章句

上

美

而其他之不中者。不得以問之矣。○顧麟士曰。執既是執其言用。既是用其言。難道隱不是隱。其言揚不是揚。其言乎混作用人。文字者皆誤。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音古。獲。音古。胡化反。阱。音古。獲。音古。胡化反。阱。音古。獲。音古。胡化反。

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格。

趙氏曰。此譬禍機所伏。擇乎中庸。辨別。○彼列。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

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一作答也。新安陳氏曰：「期月是周一月。」

期年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

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而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

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

詩之有與，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通考黃氏洵饒曰：人皆曰予知，云云，詳意略。切。以况能擇之况。

管也。引夫子之言曰：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為能知禍機之所伏也。顧乃驅馳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行險僥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為智乎？亦猶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為能擇中庸之所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己有。是其知有未真也。又安得為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之所在，禍之所伏，即罟獲陷阱也。因逐利而罹害也。○知禍而不知避者，行險僥倖也。故卒不免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

言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

中庸大章章句上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

下章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况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

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眾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起下章回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聲，持之貌，服猶著反。也，膺也。

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程氏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

中庸大章章句上

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曾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若意去守這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峰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回之為人也，語略而意詳。○高堅前後正釋中庸處，蒙引釋乎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矣。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以事

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
奉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為致知之事若可疑
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
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均可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均可

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天下之至難也以下元本

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

中庸大全章句

堯

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

所以鮮能也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

○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

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

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

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

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

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

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

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

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

勉強力為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真有以自勝

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峰胡

晨門荷篠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于糾之難是白
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歎夫
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
稱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而勇字意
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
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
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
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雲峰胡氏辨饒
說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似欠勇意
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為中庸不可能設此章
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
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是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吳氏
程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
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
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

中庸大全章句

堯

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讀本同毅齋先生抹去以

為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

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未必

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為之者故章句

下兩不必字精矣刻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本附

蒙引章句云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知仁勇意不重也

只是就天下事舉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知仁勇

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存疑章句然非義精仁

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來義
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真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是
固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
端端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逸
於此理之外而不自覺亦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必
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人欲之私
是就平日言能擇而守是就臨時言必平日義精仁
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於中庸能擇而守之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通考黃氏洵饒曰 國家可均與大學

平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為之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三者得共當則合中庸矣○顧麟士曰大意亦云中庸不可能也必如後所言之勇者乃能之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故曰以起

章下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思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皙曾參子路行皆不合乎中

中庸大章句上

章

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儻之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合容與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

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

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

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雲峰胡氏曰

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含容訓寬字巽順訓柔字以誨訓以教字且此章見得說詳○更氏伯璿曰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陳氏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蒙引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事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猶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做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排不發固亦不輕於教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矣安得為中孔子曰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讎不與共國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魯莊公釋桓公之讎於齊春秋譏之宋高宗楚襄王為讎人役貽憤萬世此見無道之有當報者彼徒知含忍者一於不報安得為中○存疑竟者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也柔是其所教者隨物性之不齊而不強

中庸大章句上

章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之屬衽金革如云

陳氏曰臥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通考更氏伯璿曰以衽為席即請衽何趾之意况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為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為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更氏程曰衽與衽同臥衽也視金

革如臥衽之安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

事也

雙峰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

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爲強曰固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若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峰胡氏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爲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南方之強近乎理義北方之強純是血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

中庸大全章句

皇

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

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與

一矯舉小反

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詩泮水篇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

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賦傳云

矯矯武貌○宋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

倚偏若直略反也塞

悉則

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

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

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

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

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

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多有所倚靠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

中庸大全章句

皇

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寒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爲強其強也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強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顧麟士曰末節照中庸不可能句須說得地位尊重依饒說不變寒是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境則上三句亦須有斟酌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主乎理義而言之餘。如至大至剛發強剛毅雖柔必強。皆以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行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好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之幾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

山各反

蓋字之誤也

前漢藝文志孔子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

為說

古委反

異之行也。宋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識緯之書便是。

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秋尾生之徒是也。○裕菴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

中庸大章句

上

知千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

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

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

行怪是賢者過之。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着力邪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說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為人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蒙引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

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雙峰饒氏曰此智足

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

峰胡氏曰此君子亦是說下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

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

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問半途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通考史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裏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

中庸大章句

上

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

將半途而廢矣

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

與惟通後放此

聖者能之而已

雙峰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

見其為難。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

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途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

仁勇則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峰胡氏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

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為於彼便自弗能已

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通

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

中庸大全章句

上

聖

三節弗為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途而廢。仁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

不賴勇也。○朱氏公遷曰教不立。故民鮮能學。半途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弊。故惟聖者能彼

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更氏伯璿曰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

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為。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

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

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途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

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

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淺說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索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之行。雖遺逸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以依乎中庸者自如。而初無所悔焉。夫所知依乎中庸。智也。所行依乎中庸。仁也。依乎中庸而至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則智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則吾豈敢惟聖人能之。○存疑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之。遵字不同。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遵猶著力也。○蒙引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正為此箇道理。出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

中庸大全章句

上

聖

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

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

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

道而成德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知仁勇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子路之勇未合中庸而

日子路勇者。特就問強一章而。餘見形。第二十章言耳。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反。

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能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峰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

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
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
勇抑而進之也○雙峰饒氏曰以上十章論道以中
庸為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大節通考
東陽許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
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
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
勇第七章其義極於不能期月守中庸起下章之能
守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
過知行兩事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知者知之過
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
鮮故六章言舜知行之意重八章言顏仁知之意重
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行所難而知未至故
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仁知
當勇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
聖人不為也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下文但

中庸太全章句

聖

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
為學者標的○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
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
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
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
以施於常知當行之道故論知仁勇
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味反

費用之廣也

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
之費芳味反說文散財用也

隱體之微也

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
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
隱曰形而下者其費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
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親聽所及故

曰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
意○雙峰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
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
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
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通考朱
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
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
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是費天命
之性是隱○黃氏洵饒曰費用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
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而使之然也○微字即無聲無
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地同
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淺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惟
君子為能不離乎道故以道歸之君子○存疑章句用謂
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本體也體即道也對發用言則為
體觀或問云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用之體則
不離乎此可見○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中庸太全章句

幸

于天此道之發用也而道之所以為道則無聲無臭有非
見聞之所可及也故章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
理之用先儒以隱為天命之性費為率性之道蒙引用之
愚所未喻○朱子語錄為飛魚躍費也必有箇什麼物事
使得他如此便是隱此說稍差按費是就無物不有上說
故日用之廣今以鳶魚之飛躍為費則是指物為費非費
之本義矣薛敬軒讀書錄云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
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亦是
認氣為費認理為隱即朱子語錄意謂為飛魚躍氣也
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上下昭著道之費也
道本無形
隱可見矣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

則隱而莫之見也

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若得

三物在若日無內則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通考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變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於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

中庸大全章句

上

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用以見體十六
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即洋洋上下左右○更氏伯璿
曰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
陰陽費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隱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
耳不雜者即不離者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
者則無聲無臭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為不可見正以
其無形像之可指陳雖鸞魚之飛躍亦但其蓋可知可能
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

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至只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

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
沒緊要底事他大本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體
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
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新安陳氏曰可知可

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處一事上論知事親事長之類

○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
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豈盡
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微行得極通
考史氏伯璿曰一事即是夫婦居室之一事章句明指而
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為說可見不必外
引事親事長為證也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真能知之行之
者初非泛泛知泛能所能可當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
子之道四中所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為
聖人所不能者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
男女構精形交氣感雖若鄙褻不足道然真精妙合自是
造化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奧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
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鸞魚飛躍同一機絨侯氏
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

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

中庸大全章句

上

問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
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
公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
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
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
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
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
病博施之類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祿位壽
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能
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能愚謂人所憾反於天地
如覆載反蓋也後凡當釋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

不得其正者

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不盡天地亦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峰胡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存疑夫婦之恩可與知能此舉道之至小者言也所知能何事家人日用之常如耒耜井日亦是也史氏以男女交感當之誤矣夫天地網羅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曰夫婦人倫之首王化之端據此則男女交感乃天地之一大事天地聖人人物之所同也謂道之小可乎且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以夫婦之知能為道亦必指事當其理而後謂之道爾若不問當理與不當理直

中庸大章章句

指其交感處為道則是指氣為道與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禪家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者幾何異哉○蒙引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之道大則天地已盡道了又何以說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為此與後章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惟天為大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邪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看來後說較長蓋知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天地為最大也然要之天地亦囿於形氣也故職司有所偏運化有不齊是天地亦未能盡道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鹿之篇為鴟反類戾至也察著也氏曰察

是自然昭著便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是誠之不可揜

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是在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使覺有疎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

中庸大章章句

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遍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三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峰饒氏曰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如此默而識之○問子思如

何獨舉鳶魚而言。蜂方氏曰：且揚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雲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鳶率性之性。必飛魚率性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閑之中。在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

中庸大全章句

詩人此二句與體也。本以與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也。亦非此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體無所不在。而獨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天澤履相似。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史氏伯雍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道之用言。而隱在其中。故程子陳氏以為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

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為去。人處活潑潑。反。地讀者。

其致思焉。宋子曰：喫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管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窮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峰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者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通考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張氏師曾曰：潑讀如字。或讀為撥者。非。

中庸大全章句

○黃氏洵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正見得道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慎獨。○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行。無所窒礙。○董氏彝曰：中庸。鳶飛魚躍。指道體之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歎。而程子亦以為其要只在慎獨。○史氏伯雍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鳶魚。則鳶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鳶魚為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為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惟能以集義為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効之心。則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鳶飛必戾。

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一活潑潑地之意可識矣若不以集義為事則如鳶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而預期其效則如捉鳶魚使之戾天躍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矣蒙引上下察則凡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或大或小皆在其中矣又以上文大小參之即上下之昭者固所以為大而上下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塵之微亦莫不有是道則自有極其小者矣存疑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個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為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潑潑地是贊其活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中庸大全章句

上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昭著處淺說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閒也蒙引若鳶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

遠大亦不必專屬於近小總申上意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者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達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閒斷戒謹

中庸大全章句

上

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故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若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為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二章此章二支其下八章為節解史氏伯璿曰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為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既以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為言謂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為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以立其本用工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為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為學者用工之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為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者五章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為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

中庸太全章句

堯

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

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已身而言己之

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閒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

求之高遠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峰

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眾人人之為道之人是

指為道之人○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閒其篤實也又如此

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閒其篤實也又如此

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閒其篤實也又如此

○東陽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二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為道之事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可見是小事解淺說道具於人心而見諸日用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固至妙也而人皆可蓋其明白顯著照若正的無昏冥昏默之不可測也本非易也而人皆可蓋其因心自然坦若大路無艱危峻阻之不可及也何遠於人哉若人之為道以為此道眾人可能吾能所可能不為奇不奇不足以驚世必求夫甚奇而難能者為之此道日用常行吾行所常行不為新不新不足以悅人必擇夫甚新而異常者行之如舍布帛而別求炫日之衣棄菽粟而別求可口之味自以為高矣遠矣道在是矣視彼日用常行眾人可能者皆以為卑且近不足以盡遠殊不知其至卑而實高至近而實遠而自以為高且遠者反失真過當不足為高遠也蓋道者率性之同然以處事應物使各得其當然

中庸太全章句

本

取務為高遠難行則必拂人之性而不由夫自然矣失事之宜而不合夫當然矣如之何而可以為道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也○存疑為上文說得關了故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蒙引有耳日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

孝之心道何遠於人哉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駁研

詩幽悲中反 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

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

此之別彼列反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此之別下同

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去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

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

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

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程子曰執柯伐柯其

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

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爲道故有伐柯視

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

○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

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

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會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

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

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

卽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

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

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

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爲遠

中庸末全章句上

中庸一書初開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

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爲衆人非張子意○雲

蜂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卽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

敢遠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

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二節

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

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

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

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耳行道者不假外求

治人者無可外加通考史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人治人

之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

亦是將我自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

異亦可備一說蓋道不遠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文

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文

之爲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卽己爾故

此節兩人字雖不必以爲對己而言亦可也只因上

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之者故章句順文解

義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又按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

治之事直至三十章方言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爲

天下國家矣其實上人字是人之道下人字是人之身若

只以爲君子自治恐亦不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

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卽是以人治人之

工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

己者則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

有不止則便是爲道而遠人者之所爲反不可以爲道矣

○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

之人耳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略改而卽

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

孝亦不遠人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所

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

氏之說非是○淺說以治人言之詩云伐柯云云此可見

道不遠人而人當

不遠人以爲道也

中庸末全章句上

奎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聲齊師

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佩而去之

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

知及濮水名知伯聞之乃還曰我下伐鄭不卜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瑶道即其不遠人者

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

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

中庸大全章句

上

查

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如何

一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

也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

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之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

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

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

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

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

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

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徒洛以己之心度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

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

遠人以為道之事黃氏曰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

己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

朱子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

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

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

須推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

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

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

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是

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

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中庸大全章句

上

查

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

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換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

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

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

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曰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

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於人事

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通考史

氏伯璿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甚於此故下文即其

文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已

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己也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

己也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

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己所欲

以施於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節之義也又曰施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專

為恕之事者失之蓋此一節是不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

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推己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己所惡者勿施則己所欲者自不容於不施矣非但不施己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謙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黃氏洵饒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即道就忠恕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史氏伯璠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為恕之事與章句異語錄辨此已詳蓋恕由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己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却於推己之際觀之則盡己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己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真實者是則不願者己之真心也此真心非忠之未發者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即以此不願之真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己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即忠之因恕見者然也以己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而言至矣饒說非是○渡說又自愛人言之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為私意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

中庸大全章句 上

奎

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日出於勉強而未與道為一地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也○存疑盡己之謂忠其所盡者何如為子當孝而一點孝心無不盡為臣當忠而一點忠心無不盡是也忠儘好了又必以恕者蓋人多有心地甚好却被私欲阻尼不能見之行事之關者故既忠後又須有恕一截事也恕者推行之法也以己度物推己及物是恕之事○蒙引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非以恕當仁也其謂之盡仁即如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

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

觀其責人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

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詘忍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

行去聲行願言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

中庸大全章句 上

奎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

為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願行

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復於人之間者

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責耳

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朱子曰未能一

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每常人責于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

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

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

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

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甯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格菴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峰饒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為恕者之本也忠為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力大學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仲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己也能盡乎己則恕可推矣○雲峰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

中庸大全章句上

卷

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顯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顯其言此皆盡己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通考朱氏公遷曰大學止至善之日於五品遺其二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閨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爲忠之事者失之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己如己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是推己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耳上文己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人則孝忠弟信

之道有一毫未如己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爲未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爲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爲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至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己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節於前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上仍改亦字爲皆字則似極爲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且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爲責己自修之事今亦指爲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書以大學絮矩爲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爲忠恕之意矣况以爲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己自修之意無所礙庶乎亦有可通云爾○庸德之行以下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爲孝弟忠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爲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未當此蓋承二節

中庸大全章句上

卷

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爲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爲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己者便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每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難言忠信之事易故每至有餘有餘則不敢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由忠恕之不遠乎道者可以至於不遠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德槩乎之言而贊美之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己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爲之不厭之意皆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

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况學者乎。則其教人勉人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黃氏洵饒曰。之行平聲。顧猶應也。行並去聲。○上章君子之道。天地之道。鬼神之道。至誠之道。大抵皆同。○此是節解後做此。○淺說。又自責己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丘則未能一焉。何則。人之常情。厚於責人。薄於責己。己之所以望於人者。則欲盡如其願。己之所以施於人者。或未能各盡其心。如所責乎子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於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先施於彼者。未能如此也。然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彼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有餘不敢盡。則是謹之至而言焉。

中庸全章句 上

堯

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是行之力。而行顧言。夫能言而行不逮者。偽焉而已。言行相顧。則道有諸身。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之責於人者。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胡不勉爾。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為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彖引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庸德而行之。必踐其實。使德有諸己也。庸言而謹之。必擇其可若未能行而徒言。不可也。必其所能行者。然後見於言。是擇其可也。如此說。方與下文之言。顧行相合。○庸德庸言。所該自廣而意之所主。則重在子臣弟友之道。○舊說以庸德之行。以下為孔子自責自脩之事。於君子。德能一句。不願蓋德。德費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自有礙。而與上文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子之道。如此。而欲以是為則。而自勉。則亦自脩之事。但自脩之意。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顧麟士曰。所求乎子。

即作求自己之子。注疏大全。或問蒙引。淺說。達說。俱同。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

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

章放。上聲。與此。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

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為能也。

中庸全章句 上

辛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句反。在也。如今人言素來之意。通考。史氏伯璿

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為素來。則言君子但因見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

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二句

綱下文分應之。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意。○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其外。亦可見存疑。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行。便不願乎其外。不願乎其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為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其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始

未之及。在上位不陵下。雖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強為分析也。觀第二條四箇素字。行字。第三條五箇不字。意就可見。言君子但即其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其於利害得喪。皆所不計焉。蓋其在我者。所當盡。而係於天。係於人者。則非所必也。○淺說。諸葛孔明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范希文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皆此意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

中庸大章句

上

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關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為一也。通考。黃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貧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患難。道行乎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袵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如舜居深山之類。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史氏伯時曰。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

位而行也。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富貴言。雖逆

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却對康寧言。夷狄却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是事之變者。並言四者。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人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略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蒙引按小註入字。關上四者。特舉其槩。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道無不在。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當隨時隨處。而各盡其所當為。均一富貴也。而富貴等第不同。均一貧賤也。而貧賤亦有次第。對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又弟也。對其父。則位子也。對其子。則位又父也。對其君。則位臣也。對其臣。則位又君也。以至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如此推之。方得說素位而行。意盡。○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

中庸大章句

上

存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言患難。則在平時。可知言夷狄。則中國可知。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又舉此以見彼也。故末更云無入字。該之。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

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易與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問君

易侯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侯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微堅堯求也幸謂所不當

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宋氏仲曰尤險者反中庸也微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通考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附存疑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蒙引侯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侯命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

畫胡卦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

中庸末全章句上

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通考詹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未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東陽許氏曰射有二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德曰賓射之的

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畜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鄭注正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

此雙峰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中庸末全章句上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云云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譬卑近父母譬高遠存疑君子之道進為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

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二句方作進為之序○天下之理一也而有遠近高卑之不同者何也理無遠近高卑自人之所見而不同也○蒙引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知之極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翁亦合也耽亦樂也帑與

通子孫也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帑貼妻

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真能宜室家樂妻孥者也因兄弟及妻子而父母亦順看作三層

殊有行登之意然章句義取斷章故為平說亦無不可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

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

中庸大全章句上

高自卑之意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

雙峰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開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

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帑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為卑近雖高遠實自於

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

云而已也存疑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為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為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

後父母其順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求道可舍其卑近而徒事高遠為哉

右第十五章

雙峰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東陽許

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此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此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宋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

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

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

中庸大全章句上

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北溪陳氏曰張子曰鬼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

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雙峰饒氏

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

通考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

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愚謂以二氣言則鬼

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魂

魂即神也而屬于陽耳目口鼻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于陰○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

矣○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神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

中庸大章句上

言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

是功效○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神言鬼神實然之理○蛟峯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神效通考黃氏洵饒曰鬼神即陰陽可見者○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鬼神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焉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觀之不睹不聞者性也體物而

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功效也○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也○朱氏公遷曰鬼神自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於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鬼神為德質諸鬼神怪力亂神皆汎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服以下及敬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祭祀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靈質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蒙引大抵只用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無所不在了便已見道之不可離了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一氣機之屈伸往來而不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容可離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退二字耳要認得正而實若泥於反而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者亦無得而議矣○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曰其實一物而已○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兼費隱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蓋其運化機於無迹幹玄功於冥冥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說他那合而爲物之始散而爲物之終處都無可見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箇體物不見不聞者為之體乎

中庸大章句上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日陰陽之合為物之始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

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關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閒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峯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非見弗

中庸大全章句上

堯

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為之體乎。朱氏仲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新安陳氏曰：鬼神為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貞為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通考趙氏惠曰：易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華。二節言鬼神徧體萬物之中。物莫能遺。黃氏洵饒曰：體物不可遺。體字理氣兼在。不可遺。一物一太極。然物之終始。即二十五章物之終始。幹事者。天以理而散為萬物。人以此心而散為萬事。心之貞固為事之幹。蒙引陰陽合散之

陰陽。則鬼神二字內。各有陰陽。也是橫的陰陽也。○依章句云：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則鬼神與物。當稍有先後之別。終是氣先乎物。也不先乎物。何以體物。○鬼神體物。非謂造化生物也。體字該生死。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齊側皆反。

齊音齋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出禮記其齊同。明猶潔也。明潔其心。○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

中庸大全章句上

全

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祭有三

中庸大全章句

全

曰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祇皆陰類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趙氏惠曰案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家引鬼神之妙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有觸斯應故一祭祀之謂而洋洋如在其上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見得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謂必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亦未為體物而不可遺矣下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為此也但

不可專指祭祀時言耳○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故曰服周之冕又曰冕祭服之冠也又周公成文武之德小註云驚冕諸侯之服也可見服字所該之廣○存疑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為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耳○顧麟士曰大全如陳氏黃氏李氏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然存疑為正今說家皆從此也且抑詩屋漏之云本不謂時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音蒿悽愴初亮此百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語正謂此爾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蒿悽使人精神凜然棟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

○問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蒿悽愴此乃人

中庸大全章句

全

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蒸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段光景蒿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其上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祀所指自不同○程氏復心曰此節言鬼神之德無所不在能奉承敬畏則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此陰陽鬼神之發見昭著處蓋體物不遺之驗○黃氏海鏡曰昭明光也蒿蒿氣也悽愴情也○就人上見故戒懼慎獨靈不可掩也○家引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其氣不必謂是陰陽之氣亦不可謂是鬼神之氣蓋此其氣字是指物之氣祭義載夫子答宰我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

于上云云此蓋以形斃之為鬼而以其神之君蒿悽愴者為神也又自作一例論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音度待洛反射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格思洋洋在上在左右不可度思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就人上可見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扶夫音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此誠字指鬼神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故其發見之不可掩如此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

此時鬼神之神昭然易見令學者有人頭處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伸是實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上下德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在這裏也是焉飛羅羅意思所以未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掩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說如在上下左右意○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實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眾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峯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紀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朱李邢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

中庸全章句上

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神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後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為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以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說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末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掩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指鬼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微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神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信哉○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句去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為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鬼神之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為體物而不可遺則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掩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神德誠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掩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通考黃氏洵饒曰夫微謂不見不

中庸全章句上

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就理言○大學誠字就人身上說中庸言微顯者三首章言莫顯乎微卒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夫微之顯以理言也○淡說夫鬼神不見不聞體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掩何哉蓋凡無形與聲者類皆虛偽而無其實也既無其實則歸於虛無而已矣何以能顯惟鬼神也太極以有靈乘二氣而出人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若無也而本有雖虛也而甚實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得而聞見耳夫實有是合散則實有是鬼神也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大而為天地之一闔一闢小而為人物之一死一生溫涼寒暑之推遷風雲雨露之變化日月升沉潮汐消長如此之類或自無形而為有形又忽焉而失其形或目無聲而為有聲又忽焉而收其聲其發見昭著而不可掩也有如是夫○存疑通章是說鬼神之盛而終歸於誠也○顧麟士曰此章若作鬼神看便玄虛

難解若作道看亦與前天地有感焉飛魚躍
等一樣固自明白也疑團請於此處破却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

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

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

小處言日用之閒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
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開此一章以鬼神之微
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
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為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
本也○新安陳氏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校之則前
章之身位與家比後章之大關天下萬世則為小耳
包大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總而言之所該其大即一
物言之亦鬼神實為之體茲非小歟以承祭祀天子

中庸大全章句上



卷

祭天地太也土庶所祭亦是祭祀又非小歟通考東
陽許氏曰此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祭
乎天地意也一節總言鬼神之神二節言鬼神之大
者三節以祭祀言鬼神之神四節與三節同五節
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神也○此章獨言鬼
神直以隱言所謂弗見弗聞是隱體物不遺是費故
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
者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
大小也兼者並舉之辭包者涵養之謂○吳氏程曰
兼者兼舉而明列其事包者包括而默合其意○黃
氏紹曰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即其近且小者言則
為費之小自十七章至十九章極其遠且大者則為
費之大道無不包語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迹
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教著於有
迹不可以言隱此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教不可
以費隱小大言也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

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
隱包大小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
兼小大○黃氏洵饒曰此章有費有隱但隱包得前
後六章費之大小○兼費隱包大小者費用有小有
大故曰包誠即是太極則亦費矣亦字有意蓋謂前
後三章皆說費鬼神一章本就隱而言所謂則亦費
矣○費之小即章句所謂庸行之常費之大即所謂
推之以極其至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
乎費之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子孫不止乎此故以之屬二
字該之○左傳哀公元年夏后

中庸大全章句上



卷

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去聲之以二姚二女也姚虞
姓而邑諸繪邑各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
襄公二十五年曰子產之言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
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
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也胡公閼父之
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
皆以示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
○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
子孫所以為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
舜有心得之也○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
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
陳氏曰孟子稱舜為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為
大孝以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
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
之孝舜德為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
通考趙惠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

復求舜後得媽滿封之於陳左傳虞幕裔孫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證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恆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為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城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疆僭畧定齊地皆自立為王漢高祖名橫自劉舜祀始絕○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為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為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享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淺說舜之孝其可謂之大孝而非常人之所謂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蓋凡有三德六德之德亦足以顯其親舜則德為聖人是其德之至而

中庸大全章句上

全

其所以顯其親者亦至矣凡有諸侯大夫之位亦足以尊其親舜則尊為天子是其尊之至而所以尊其親者亦至矣凡有一邑一國之祿亦足以養其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是其富之至而所以養其親者亦至矣且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享之非特祭以士祭以大夫而已下有虞思陳胡公之屬世封爵土而子孫保之非特延及一世二世而已德福兼隆如此此舜之孝所以為大也○蒙引宗廟享之謂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未然而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問大德者必得其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不能也然

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舜生知之者又揖遜而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有盛衰故也○此皆從十二章至十五章庸行之常推致至此○淺說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故舜有是聖人之大德則必得其位而尊為天子必得其祿而富有四海必得其名而天下共稱之為聖人必得其壽而享年百有十歲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

覆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者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

中庸大全章句上

全

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然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培屬人培覆屬天栽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淺說獨不觀諸天之生物乎天之生物必因物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其本固者則從而培之其本傾者則從而覆之天非有意于其間也咸其自取焉耳○存疑栽是物之方發生也按栽是栽種出於人為者天之生物曰栽何也

人之栽種草木便有發生之機。故物之方發生者亦以栽
言也。○蒙引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
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以其本固釋栽者字。極正當
但雨露風雨字而却未是此。只說得植物耳。○必因其材
而篤焉。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好字。栽者培之
也。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
多不悟厚之為加。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 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

去聲也。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
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

中庸大全章句上

兗

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
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
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
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淡說又不觀諸詩
乎。詩大雅假樂之篇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令
德既宜于在下之民又宜于有位之人由是見與于天而
天受之祿。抑且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而受祿之無已也。以
此觀之則舜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栽者也。正所謂君子
之嘉樂者也。其得天之眷受天之命祿位名壽于焉而彼
同宗廟子孫于焉而享保此理之必然者也。尚何疑哉。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受
覆何也。朱子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
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

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
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
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
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
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
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
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
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
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
之衰。雖培植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
之不得其常也。○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
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順在於
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
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
受命。聖人事也。故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
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

中庸大全章句上

卒

者戒矣。所引詩專為栽者培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必
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
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
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
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
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
結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孝即其效驗而贊美之得其
位祿名壽是驗諸天。替賤底諫而天下化是驗諸人。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推之以極其至

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之所以然

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通考黃氏洵饒曰後

庸行之常節費之小。推之以極其至。即費之大。然非
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

章道德不能做得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庸行之常亦是庸德之行與此對說故曰見道之用廣極其至謂天子位。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

魯水 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蒙引子述之文王蓋亦樂其業之有所托耳非必冀其代商而

中庸大全章句上

至

有天下也。下文言武王周公之事則聖人之所由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豈文王貽謀之本心哉。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太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續作管反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

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

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闕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致天之罰於牧之野。文言壹著陟畧反戎衣以伐紂也。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

同。朱子曰看來也是有些異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為王之基武王一撥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通考黃氏洵饒曰舜與武王皆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言舜則曰德為聖人武王則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舜性之也揖讓而有天下武王反之也征伐而得天下。○一戎衣而有天下是武王舉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誤哉。○蒙引續也緒業也此止謂繼世耳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也。

中庸大全章句上

至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

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

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末為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

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上祀之意而言耳。

所起也

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

先公組

音紺 祖紺 暗

反以上至后稷也

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密立不密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

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倫立毀倫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邠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密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閒不密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豳豳豳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倫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諸盤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史記以不密為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盤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

中庸大章句

上

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為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也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

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

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

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衰冕祀先公以驚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驚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驚冕旋王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旋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制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

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

自期

居之反以下祭禮此言喪服禮

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

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剛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賤也父為

中庸大章句

上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畧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差不可盡伸也○雲峯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皆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在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

所謂孝也歟○存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蒙引此本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猶上章追王太王王季而曰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

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

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

中庸大全章句

卷

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通考黃氏洵饒曰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事是依文王之事繼志所為未遂述事所為已成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淺說何以言之夫孝者善繼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也蓋凡理所當為而時所可為而分又得為於焉為之而事功克集節文盡善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後世而無弊若此者固前人所願為之志亦前人所必為之事也吾能若此而為之是為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矣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吾因而成就之然後為善繼志乎亦豈必祖父在日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為善述事乎蓋道一而已矣所存合天則不限古今而隔世自相感也所為當可則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也故有考諸先聖而不謬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此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所以為善繼善述而得謂之達孝也今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

下者言之何莫而非善繼善述者哉○存疑此以理言只宜懸空說舉此以斷武王周公之達孝爾下文孝之至也正與此相應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的士二官師一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

中庸大全章句

卷

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禘却與禘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聖此脩其祖廟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脩廟只是灑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祧子男二廟祭祖禘官司凡有司之長蓋宗器先世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禘却於禘廟并祭祖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河圖之屬也書顧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刀為飾大訓三

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通考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亂之舞衣大貝鼓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赤刀寶刀赤刃削其刃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琬圭琰玉也夷或以為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亂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鼓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其工舞衣鼓鼓戈弓竹矢皆制

中庸大全章句上

卷

設之以授尸也 授尸使神依焉通考趙氏意曰先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桃周禮春授尸服卒者之上服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周禮天官宰庖人凡用禽獸者行用也膳音渠乾難也膳音腴乾魚也膳犬膏治膳膳以犬膏也秋行饋膳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羶饋牛子麋音迷鹿子腥雞膏蠶音鮮魚也羽膳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庵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宋氏伸曰此以下併前章論喪葬之禮脩道之教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薦其時食章句用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羔豚豚鱸鱸鱸鱸羽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物之帶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徒土雞屬宗伯木犬屬司寇金羊屬司馬火今四時食物不同煎和之脂亦其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綱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宜必自有深意顧麟士曰此節照後敬其所尊一句下節照後愛其所親一句○淺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

錯舉以省文也○案引謂之若周者蓋春秋脩祖廟陳完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側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及序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 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格庵趙氏曰

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新安陳氏曰

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

中庸大全章句上

卷

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通考趙氏意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疏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疎之殺也然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為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 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新安陳氏曰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在旅衆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

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飲器也

於其長上聲而眾相酬祭將畢時行衆相酬之禮蓋宗廟之中以有事

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朱子曰旅酬禮下為上交勸先一人

如鄉吏之屬升醴或二人舉解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

也○問酬導飲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酌主人曰酢主人

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

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

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凡

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眾賓無算眾賓者賓之黨也其

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于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

黨其位在堂下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

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賓曰獻尸賓酌以

答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

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解於兄弟最長者於階酌亦先導飲

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階酌長兄弟長

兄弟西階前酌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偏以及執事者

無不徧卒飲者賓爵於篚此旅酌之大畧也家引此燕

中庸大章句上

直

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數也雲峯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畧旅酌下

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

上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

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東

揚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

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

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

皆入奉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

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為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

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

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

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

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為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

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

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

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

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

意文理密察思慮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通考黃氏

洵饒曰宗祝有司之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即

眾賓兄弟子即眾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

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為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宗廟之

法廟皆向南而主皆向東家引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

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

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

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註子孫亦以為序此非指當

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派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

中庸大章句上

直

方是祭時序昭穆○群昭群穆不是昭一行之群穆一行

之群而已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

王諸子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康之穆也○公侯自侯國

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序事

或同姓異姓各選其賢能者以充執事○其曰賓弟子兄

弟之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註賓弟子兄弟之子

各舉解於其長各字其字可見賓弟子舉解於賓之長者

兄弟之子舉解於兄弟之長者舉解非就是各勸其長飲

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燕毛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之早暮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蓋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舉其易見耳。序昭穆同姓者。已出獨姓者。序昭穆同姓也。燕毛時異姓者。已出獨姓也。序昭穆於寢而序齒也。存疑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之禮。章句自明白。顧麟士曰宗廟之禮。禮字勿虛言。分子孫而左之右之。以別其階。因左右而先之後之。以次其等。此謂禮也。但昭穆二字當於下句出之。方不礙。燕毛序齒。恐大約不離。序昭穆之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

中庸大章句上

章

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宋子曰。記曰。反

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室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陳氏曰。事死如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

述事之意也。雙峯胡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所尊。至於如此。所以為孝之至也。通考黃氏洵。饒曰。上文言祭

祀之禮。上下通踐其位以下言郊禘。明尊卑之分。見得聖人制禮也。祀上帝所以正天下之大。本道之所自出也。祀乎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義之所由始也。郊社天子諸侯禘天子。存疑踐位行禮。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以使踐行。奏者周公也。而皆出於先王。此見周公繼述之孝也。故章句曰。皆繼志述事之意。位不但足主祭者之位。助祭之人自群公下至

百執事皆有位也。行禮之時。則各踐其位矣。且如昭穆之序。亦有昭穆之位。貴賤之辨。亦有貴賤之位。行其禮。尤明白樂難。本文無之。要亦祭時所必有也。且如禮亦不止此。尚有迎神灌獻。許多事。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固有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為文王。雖未必有意。設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矣。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耳。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達說細玩此節。不用着力。生意只蒙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亦不用着力。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顧麟士曰。凡同姓者。俱子孫異姓者。俱臣庶。章句其指先王也。然只是尊尊字內不在先王內。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中庸大章句上

章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宋子曰。周禮只說祀

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通考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

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爲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爲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至垂而諸侯不得行也。

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詳見論語問禘章。太祖即始祖。通考。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鬯。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祀於明堂。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

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

中庸大全章句

上

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爲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爲孝子爲能饗親。意思甚周密。○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閒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爲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爲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爲介乎其閒。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雙峯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專。序齒。下爲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慈幼。遠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閒。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社之禮言。周公制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通上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所以

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去聲。見

記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爲先郊而後社。郊祭天。社祭地。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爲先禘而後嘗。禘大祭。嘗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未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未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此蓋夏殷之祭。各周則改之。春日禘。夏日禘。秋曰烝。冬曰烝。此蓋禘禘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禘禘烝嘗。趙氏惠曰。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言陰陽之盛。則止乎禘嘗。而不及禘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又曰。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饗受爵。以上廟

中庸大全章句

上

尊祖之道也。上廟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之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福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弟。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合此而觀之。可以知治國其如示諸掌之義矣。○甯田王氏善曰。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應之妙。可知其一矣。嘗爲四時祭。祖宗之親近者。而易感禘爲王者之祭。其所自出之帝。故雖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氣脈相貫。社又與己不相親。而感之亦難矣。然古今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上帝。不易感於此。而能感。可以見天命謂性是兩頭。一般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應之理。推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明。與人間隔。猶無不可感之理。而况於人乎。○詹氏道博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禘禘嘗烝爲春夏秋冬享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所記春禘夏禘。郊特牲祭義所記春禘

中庸大全章句上 終

秋嘗者。趙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二春一夏而誤也。以禘為春祭。亦誤。禘。○史氏伯璠曰。胡氏之言。因河東侯氏之說而推廣之也。侯說。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恐不當。述之以為己說也。且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爾此皆當然之序。不得如此者。今既曰胡為先郊而後社。又曰胡為先禘而後嘗。疑問之意。若可駭異。然者及至說出所見。乃不過如此。不知假使聖人無不足於昏之意。則又當以先社後郊。先嘗後禘為序耶。○家引此一條。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淺說過文曰。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家引天子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故朱子取五峯胡氏之說。謂無北郊祭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為證。似無疑矣。臨川吳氏乃反之。以為天子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且曰。胡氏以為天子之尊。亦只祭社而

中庸大全章句上
已。蓋不知天子之社。即地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美。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

右第十九章 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貴隱言。當為第三大節。

附存		此		此		此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倫	皇僕	不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倫	皇僕	不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倫	皇僕	不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倫	皇僕	不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倫	皇僕	不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倫	皇僕	不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倫	皇僕	不

此所謂已毀未毀之主畢陳而無所易也

此所謂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

中庸大全章句下 三魚堂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遺於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已通考黃氏洵饒曰木板竹曰簡板大簡小大事書於木板小事書於竹簡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中庸大全章句下

人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臣總是有此等君臣也如成康時以成康為君文武之君也以畢召為臣文武之臣也○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政舉○淺說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孔子答之則重在所以治己者蓋有天德方可語王道而無忠則做怨不出來故文武之政不外乎九經而九經以脩身為首能脩身則能敬大臣體羣臣而君臣皆得其人矣是人存政舉之意自具於九經之中蓋未有元首不明股肱不良而庶事自康者也然人存之人雖兼言君臣而大君一人又其人之最重者蓋必有是君而後有是臣也故章內備言人君脩身之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仁之一言似平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智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脩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若至矣盡



矣而又有所謂誠身明善焉又有所謂擇善固執焉又有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其詞若重復而多端其意實並行而不悖今貫而約之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人有私欲之累故於達道有違而身不脩也脩身者靜存動察使心之所存所發純乎天理而無一物之雜一息之閒而慈愛懇惻之意常周流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處之無不得其當也此之謂脩身而大學之所謂誠意正心脩身者皆兼之矣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若夫知人事親者乃仁身之本而篤行則所以固執為仁也言仁則該誠與敬而身之脩也有其實矣是脩身惟在乎仁以行之也而智則所以開其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所以堅其志意使所行不倦而已是智也勇也始終成此仁者也亦歸於仁而已矣故曰脩道以仁則脩身之事盡矣

中庸大全章句下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蘆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

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 去聲下同 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

政舉其易如此 顏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通考黃氏洵饒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彼以德言此以政言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物匏瓜亦是一物如楊柳杞柳皆一物而名有二字者也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

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

通考

使氏伯璿曰章句既以道為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皆不過欲始終成就此仁而巳脩道以仁即天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

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此句見易乾文言○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皆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三山陳氏曰為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所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問仁亦是道如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

中庸太全章句下
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脩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也以身為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日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日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見

矣通考史氏伯璿曰上文先日人存後日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此則先日為政後日在人又勢正自不同為政必有主其為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即是指為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為政又曰取人蓋日人君為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人君之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此節四句皆粘一字相連成文取人之人便是在人之身脩身之身便是以自身之身脩道之道便是以道之道存疑政則政舉之政日人日身只在人存一人字內○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耳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不可枚舉在人以類而推○象引仁即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巳○二字固該得智與勇也○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只日能仁其身云但日能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矣○脩道以仁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字兼心之德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也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為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亨利貞言之○存疑章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當與下文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參看天地生物之心只是個惻隱慈愛之意人具此理以生自然便有此意○脩道以仁這仁就愛之理邊說是箇惻隱慈愛意思豈成箇道理故脩道全在仁上

中庸太全章句下

四

中庸太全章句下

四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但當尊慈愛之意反深體味之可見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

○西山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雙峯饒氏曰：人字之義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人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渾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通考史氏伯璿曰：以人對鬼之說，然乎天下字，豈皆有對而後義可明乎？通考極力稱贊，以為深得章句之意，愚則以為章句已自分明，政不必如此。求奇可也。

斯二者而已 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而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

中庸太全章句下

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節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降殺三年，與期功總也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纔有降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也。○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通考黃氏洵饒曰：脩道以仁，猶論語以孝為仁之本。○仁是親親，○脩身繼以親親之殺親親而繼以尊賢之等，九經備於此矣。○仁者人也，合言之道同。○義者宜也，孟子急親賢為務，義在仁之中也。○孟子言義者從兄，只在親親之中，此只言尊賢，就九經知人而言。○仁是親親，仁無不包親親，亦在其中。以親親一事言仁，而仁莫非全體，切不可謂親親及一事之仁也。○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仁也者，人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

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存疑：人形而下者也，以仁訓人，可乎？纔成箇人，便有這仁，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子裏，皆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知人非血肉之軀也，即我之仁也，以仁訓人，不亦切乎。○蒙引：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妙。蓋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親親即仁尊賢，即義其等殺處，即禮。蓋此仁義禮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殺處，即禮。蓋此仁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此章主在親親之仁尊賢，只是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為禮之所生，義禮意却不重重在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地。○親親為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端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文却解親親

中庸太全章句下

為事親，蓋親親固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至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如此。○存疑：既說脩道以仁，又說親親為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脩道以仁，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親為大，是其切要處，又在於親親，也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以貫之矣。故仁以脩道者，必自親親做起，不得泛然用功也。泛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言之密處也。○蒙引：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存疑：說仁了又說箇義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也。○纔說親親尊賢，又忽說箇禮，所生是為下文知天張本。下文章句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即是這禮字，禮即理之節文者耳。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纔說仁義，却說箇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此聖人造化之筆也。在常人這裏便窘了。○親之尊之其

六

中自有箇降殺等差。這便是禮。朱子小註說得最好。陳北溪似太重了。○親親行仁脩道之本也。尊賢講學脩道之資也。○看來尊賢亦只在五達道中。朋友內聖人既於五達道中舉箇親親來說。又於其中舉箇朋友來說。非是於五倫有所偏重也。示人用功之切要處也。○從來說親親為大。皆以親親與仁愛物對。殊未是原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脩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繳此意。今以親親為大。與仁愛物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愛物。與上脩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園家事乃在脩身之後。此處方說脩身。而後及此。何也。○尊賢為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必由尊賢之義。能算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日尊賢為大。能算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景丑以君臣為人倫之大。孟子以從兄為義之實。

中庸本全章句下

如何謂尊賢為大。要為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於說智。即後面所以行之者三之智也。不然。平空說箇尊賢大於事君敬長於上下文有何交涉。於君臣為人之大倫。從兄為義之實。之說不相背乎。○親親為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宜對。但親親裏可說能親親則五達道可舉。尊賢裏不可說能尊賢則事物之宜可舉。蓋本意只重在尊賢不重在事物之宜上。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即是以親親之仁事其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肖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天則所親者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倒著。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

中庸本全章句下

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也。○三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為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即等殺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政在人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為仁之本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為仁以智為先。何也。曰

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為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為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雲峯胡氏曰上文脩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然然者然其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亦曰在天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衆理之總原萬殊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人心而在人心即事物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為一在君子則知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

中庸本全章句下

九

屬乎力行以求以合乎此也○東陽許氏曰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為要○程氏復心曰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以為政言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可以不脩身以脩身言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以不事親此脩身次第也以事親言親親為仁必曰尊賢為義不可不知人以知人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以不知天此致知次第也皆費隱兼小大而言○黃氏洵饒曰不可以不知人知人即尊賢知天格物致知上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殺中有等中有殺○蒙引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聯絡其意使學者尋其語精而味之自

將因其所已言而得其所未言矣是所貴於讀書者也○存疑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條收拾上文意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有得於此雖欲不殺不尊不可得矣無得於此親或混其殺尊或混其等欲盡其道不可得矣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中庸本全章句下

十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上聲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先言父子者仁居四德之首孝居百行之先知所此字指五達以知如字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道體謂以身體而躬行之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聞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子孫

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真實的心○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峯胡氏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教有典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以兼之矣

中庸大章章句下

○黃氏洵饒曰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知仁勇行此五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就天命之性而言三者皆出天命本然其分有不同者○知所以開其途轍勇所以遂其工夫只是成就一箇仁誠而已矣誠在達德之中○疑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文言脩身以道未見其為何道也上推脩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為何道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脩身者其道有五所以脩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益上面未盡之意也大意若謂脩身固在道然其道有五脩道在仁及知天是其所以行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天下之達道即上文所以脩身者也三者何知仁勇此三者乃行達道之達德即上文所以脩道者也○智所以知仁者乃以體勇所以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是正註若曰知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此方是正註○問夫婦是人合是天合曰夫婦雖人合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則亦天合矣○蒙引前章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中

節者為達道此章又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為達道二者果同乎曰和者率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率性之達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亦謂之達道况五品之人倫皆天性民彙所固有而其相交相接無往而非喜怒哀樂之情之所在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怒一人而罰之怒其所當怒喜其所當喜又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則君臣之道不出喜怒哀樂之情可知又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養則致其樂衰則致其哀則父子之道不出乎喜怒哀樂之情又可知其餘可以類推此又可見兩達道之相為貫通矣蓋前章天下之達道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發而中節則即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非指喜怒哀樂之情便為達道也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

中庸大章章句下

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人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故獨曰朋友之交云○按人在人類之中其交際不止五者而已此其大者也故曰人之大倫有五然其餘要亦在所該矣如伯叔為從父姪為從子甥為女兄弟之子婿為翁之半子祖為大父則皆附之父子矣若夫上下之際凡有各分相統屬者則皆附之君臣矣內兄弟外兄弟及妻之兄弟則皆附之兄弟矣則附之妻師則朋友之交中之最尊者也○智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蓋惟是有智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是有仁故能有以體此理惟是有勇故能有以強此理故曰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初非以其知此而謂之智體此而謂之仁強此而謂之勇也如彼之說則智仁勇全

出於人為所就。不喚做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智仁勇轉在達道之後。非達德之目矣。不可不辨也。○存疑或問。脩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畧之不同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知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與五常之德。何異。知即五常之知。仁即五常之仁。勇在其中矣。言知仁而遺義禮者。何禮者。仁之著。義者。智之藏。言智仁則包義禮矣。○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

中庸大章句下



而巳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

不二之名。蓋以不二為誠。又是一意。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

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

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

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

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非勇則不徹。○朱子曰。生知安行

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

之不用著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

中庸大章句下



之於用。則各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行

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

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

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為重。而主知。次等則

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重。而主勇。以等

而言。是豎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

也。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

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行道有難易。去。然能自強。不

息。則其至一也。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

別上等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

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
人。稟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
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勵強力而為
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
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
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
般。至此為能復
其本然之初矣。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

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

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雲峯胡氏曰。以

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
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
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
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通考

中庸大章句下

五

更氏伯璿曰。蓋生知安行。則即此而在。無所謂入。無所謂
至矣。學知利行者。則未能即此而在。必得其塗而入。然後
可出之。以至其域。爾較之生知安行。即此而在者。其所入
之塗。固有遠近之異。見困知勉行者。又必由困勉而後
可比於學利。又自學利而後。可以上同於生安。方其自困
勉始進之時。其所入之塗。固與學利者有遠近之異矣。及
其可比於學利。猶與生安者有間。不謂之異可乎。附蒙引
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
三行字。亦以已知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
一也。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耳。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
何時方到。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之地耶。問達德既人所
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
之。及其知之。一也。曰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智。則雖困
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知之。一處。但未免暫為氣稟所蔽
耳。存疑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等者。如彼懸絕。將
以德非己有。而自疑矣。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

以上等之人為終不可及。而自沮矣。聖人之言。化工也。○
知之成功。一。看來只是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到知之
成功地位。都只一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
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之一。不可云學知困知
者。與生知一般。利行
勉行者。與安行一般。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朱

曰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
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
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
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
然。豈是速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
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

中庸大章句下

五

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
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通上文三知為知。去
下非
知同。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節齋蔡氏曰。三知
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
知也。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
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二句便是上文以
分而言之意。三近為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
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獨
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
功者。說故曰勇之次耳。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
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
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朱子曰。仁則力行

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急情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峯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為知則當以守為仁以知為知則當以行為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耳○問呂氏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如何雙峯方氏曰呂公以公為仁有我不為不仁力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為仁有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也知恥非勇然氏就愛上用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朱子曰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雲峯胡氏曰達德自是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誘人之進也蓋雖

中庸太全章句下

昏惰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通考宋氏公遷曰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為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身合而論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次當兼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乃能及乎知也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存疑既言三知三行見知仁勇在人有三者之等又說好學近乎知又是自困知勉行下一等人說蓋為哀公資質庸下恐於困知勉行猶不能及而又為此梯引之也大意若曰困而知之者視學知已覺費力又或有困心衡

慮而猶未能知者則又下矣然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好學而已好字極重好學者好之不厭學之不已如章末所謂人一已百弗得弗措意思是也如是久之將見知識漸以開明義理漸以昭著愚蒙亦於是而破矣故曰近乎智○夫勉強而行者視利行已覺費力而勉強者又有不能行焉則又下矣然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力行而已力行者刻苦奮厲允蹈實踐也章末人一已百弗為弗措便是如此則人欲漸以消磨私意漸以刊落故曰近乎仁○夫困知勉行勇也若夫困而不能知勉而不能行勇斯下矣然亦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知恥而已恥者以居人下為恥也均是人也人於道則能行我何為不能是可恥也知此可恥則必自怨自艾鼓舞發憤極力向前知之必明守之必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入矣故曰近乎勇○好學非智然足以破愚則近乎智矣破愚亦未是智方是近乎智智是成德事○無私仁也能忘私則近之矣然非力行不可力行忘私工夫也○或學而知

中庸太全章句下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此知者也未及乎此好學亦近之矣餘做此○蒙引此學字端指知○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己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凡勇隨智仁言不可以先智仁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雲峯胡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

治天下平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脩道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程氏復心曰三知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路三近入道之門以達道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達德不行以達德言知仁勇非誠不行以其分言生學困知知之至也安利勉行仁之至也知之成功一男之至也以其等言生知安行知為主學知利行仁為主困知勉行勇為主皆達德之行也以其近言好學知之近力行仁之近知恥勇之近乃人德之事存疑知斯三者與知所脩身○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不然怎說得知所脩身○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脩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之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治天下國家中要見取人意方得九經中之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卽其事也

中庸太全章句下

无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倪氏曰經者常也卽所謂庸也體謂設以身處上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雲峯胡氏曰羣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

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無忘賓旅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此列九經之目也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

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三山陳氏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道之所進莫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者也

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

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

中庸太全章句下

无

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

彼列也宋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通考程氏復心曰言九經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大學新自新爲先中庸九經脩身爲始大學止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東陽許氏曰此第三節存疑上言脩身之事既明了然後

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為言為治之道九經盡之矣比大學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尤加詳焉○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象引註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不是尊賢了方去修身修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修身之道方日進耳上文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亦是如此差之毫釐則把親親都且空住待尊賢以講明了方來親親蓋修身以仁是我分內本領第一件事尊賢只是資其講明以輔吾仁而已○註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游士商旅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蓋指游士言送往迎來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旅亦非也下文章句曰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可見矣

中庸大全章句下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新安陳氏曰表

儀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之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五皇極不

惑謂不疑於理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不眩音謂不迷於

事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敬大臣則信任

專而小臣不得以聞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

功易事農未相資故財用足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皆

經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柔

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于來是也○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道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言一也尊賢尤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通考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如織社可

中庸大全章句下



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農未相資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足只此一申意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為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由饒稟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無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夷狄異類莫不畏服家引註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故曰臨事而不眩也○財用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未耜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耜有耜之用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

皆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寶貝。方喚做財。○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二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所謂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者。又是德力對說。與此不同。○此畏字。非畏威懼。也。畏不義。以負上也。蓋從德生威。○存疑九經先效而後。事者欲欲動哀公爾。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說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中庸太全章句下

卷

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省悉井反。

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

通考采氏公遷曰。此以身言。而心在其中。然主乎理。義而言。曰養身。主乎德行。而言曰守身。主乎天理之實。而言曰誠身。主乎事理之正。而言曰修身。正心者。修身之先務。事親者。修身之大節。持敬者。修身之要法。體道者。修身之實

事。又心以其所主宰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者言。之所親愛以下五者。以其所應接者言。○紫引非禮不動。此勸字。兼觀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勸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故勸字所該尤廣。○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工。此勸字。就該得尊字體字。子字來。字意然不可以為正當。尊字體字來。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

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通考東陽

中庸太全章句下

卷

許氏曰。聽謔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財。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改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牧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周禮天官官正富而愈力矣。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稱事如周禮稟。古老生羊肉。稟即廩。給折途錢之類是也。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夏官彙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齊音咨。其工

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箠盛。矢器。春秋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工于司。司弓矢及繕人。稟讀為芻。稟之稟。箭幹謂之稟。○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通考東陽許氏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彙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攷之而善。則上其

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宋子曰遠人來

此試本作考時掌反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籍

唐謂之給過所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

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途逆及疆注疏通賓客以

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節之節旌節也夏官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

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說約給過所語類作給過所

賜來則豐其委去聲積反以迎之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

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

積通考東陽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

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

十里有市市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瓜

瓠菜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朝謂諸侯

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

中庸太全章句



卷

下

見形句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班至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通考趙氏惠曰

君自行此大聘與朝晉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

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存疑絕世是國邑未經廢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

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開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間親推

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為樞紐論誠雖

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

不可掩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

二言矣誠之不可掩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

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以其序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

修身去讓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賢自修身之始推之尊

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官盛任使忠信重祿所以

勸大臣與士自尊賢之等推之時使薄斂日省月試既稟

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

以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言九者皆所以行之自誠

之學推之大學自修身至平天下在先誠其意中庸自脩

身至懷諸侯行之一說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

文故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誠也

誠則心無偽妄事皆真實言修身則實能修身言尊賢則

實能尊賢言親親則實能親親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此九

中庸太全章句



卷

下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路其劫反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音致也疚病也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宋子曰

前定何句著實不脫空也繞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

則不困閑時不會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

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

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

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

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謙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謙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淺說由是言之達道也達德也九經也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也惟能先立乎誠則事以立如達德而能先立乎誠則達德全達道而能先立乎誠則達道行九經而能先立乎誠則九經盡不能先立乎誠則德非其德道非其道經非其經矣且如言而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跲事而先立乎誠則事有實而不困行而先立乎誠則行有常而不疚道而先立乎誠則道有本而不窮誠之當預也如此。○蒙引凡事之事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等皆是事也其

中庸本全章句

下

下。一事字對言與行言。則發之於口者為言行之於身者為行。見之於施為者為事。○道字包得甚廣不但包上面達道達德九經之三者而已。凡獲上順親之類何者不固於是道之中。○註曰之屬者見得所謂凡事非止是達道達德九經數者而已。如言也事也行也以至下條所推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誠身明善節節都要豫立乎誠也。○存疑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此句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意言前定四句皆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行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今人見章句有先立乎誠一句只管把誠字來說至說言前定四句亦用此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

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朱子曰反諸身是反

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不誠矣。○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

天命之自然。此又推本從天命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問

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

中庸本全章句

下

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比諱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雙峯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雲峯胡氏曰此以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

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
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
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
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
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日明善善即天命之性
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
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
爲先也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四節包達道達德九經總言
之豫與前定一皆誠也言不踏事不困行不疚道不窮欲
先立其誠也推言素定之意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誠身
之用明善誠身之本以入德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
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東陽許氏曰此節專提撕不
可不誠之意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即格
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脩也事素有誠則雖事變之
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雖處夷狄患難莫
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

中庸大全章句下

堯

必當出之無窮又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此言在下位
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
法也○董氏彞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細論其
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大○蒙引對哀公而言不
欲明斥人君故只借在下位者推論以警曉之蓋其理則
一也○存疑所謂誠身亦即上文脩身說先立乎誠又歸
於誠身者誠原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其誠處就是
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亦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外
知仁勇也○淺說又以在下位者而推言之亦可見矣蓋
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民其道在於立誠以獲上
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
欲獲上又不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立誠以信友不
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而欲信友又
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立誠以順親不順乎親則
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而欲順親又不可以
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立誠以脩身反身不誠則外有事

親之禮而內無受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不可以
襲取強爲也其道在乎立誠以明善不明乎善則好善必
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
身胡可得哉此可見君子於凡事皆當先立乎誠也○存
疑在下位條章句云此復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蓋
上就言前定四句言固見凡事之當素定矣更以在下位
者言欲治民必先獲上欲獲上必先信友欲信友必先悅
親欲悅親必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亦可見凡事之當
素定也此只是推明箇當素定意思以見上文所以行之
者一處之當素定爾故章句只云推言素定之意不言先
立乎誠亦可見上文只是說事豫之意不可拽誠字來說
○此節雖就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然自治民說歸於
誠身實豫之本旨也蓋上文自達道達德至九經兩度說
誠凡事豫則立又是通承上兩起說來說言誠之當豫究其
實則誠身是也故復自在下位者之治民推及於此以見
誠固當先立然欲先立乎誠要不外乎誠身也明善難爲

中庸大全章句下

堯

誠身之豫亦不過爲誠身而設爾下文擇善固
執許多說話不出二者之外乃素定之工夫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
然也聖人之德渾上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
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
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

善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善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未

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不思而得生

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章句兩以下字該困勉行在其中○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偽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欠缺○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

中庸全章句下

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月往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此皆理之真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子於人而人受之以為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峯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者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學而能即在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

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真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眾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為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也○雲峯

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

中庸全章句下

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來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為知固執為仁又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存疑自凡事謙以下言素定之意自悅親信友推本於誠身則誠之當先立也其意亦既了然而立誠之事大槩見於明善誠身之兩言矣此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並詳對誠之事也○象引誠者天之道二句是相承之故而非相對

之言也。此箇誠字。即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此當以三達德五達道為主。意如聖人則自然三達德無一之不實。而能行此五達道。乃生知安行之謂正所謂則亦天之道也。其誠之者。擇善即學。知困知也。固執即利行勉行也。淺說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是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則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而所知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聖人之德也。聖人本無不誠。則亦天之道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中庸末全章句下



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去聲。學而知如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宋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盡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

中庸末全章句下



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許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為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必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既問而行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蒙引註。此誠之目也。誠之之目。只是學問思辨及篤行而已。下文有弗學一條。亦同是學問思辨及篤行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下文困而知者。亦所以擇善而為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下文勉而行者。亦所以固

執而為仁也。故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而意實該到下條也。○淺說。然誠之之事。其目有五。而誠之之人。其等有二。以學知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求師友之益。既問矣。然後有可思也。必慎而思之。以致其精。既思矣。然後有可辨也。必明而辨之。以極其當。既辨矣。然後可以見於行。必篤而行之。使凡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焉。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

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朱子曰此一段是因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

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雙峯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實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其成然則不為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為字說學之意則必其成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句絕蒙引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所此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曰一日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存疑不及三近者好學力行知恥亦不外學問

中庸大章句下

章

思辨篤行人一己百之功也○漢說以困知勉行者言之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此五者之功在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已則倍其功於百焉在學知利行者以十能之已則倍其功於千焉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

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與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不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 呂氏曰

君子所以學者為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

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

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

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

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

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魯莽音莽莫古莫後二反滅裂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為政

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不

用心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裂輕薄也

中庸大章句下

章

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新安陳氏曰成

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

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雲峯胡氏曰前曰鮮能曰不可

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

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六節言誠之之目以擇

善言學問思辨學知所以為知以固執言篤行之利行所以為仁以愚柔釋執言弗措己百己千困知勉行所以為

勇此當一部大學○朱氏公遷曰此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之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

必強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蒙引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承困知勉行者故下註云明

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學之困者所以擇善也○
者所以固執也○
內融萬境俱備雖愚也必變而為明○
矣○退聽雖柔也必變而為強○
私於聽雖柔也必變而為強○
至於成○功○也○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欲○為○天○下○國○家○者○可○不○知○
政○務○之○本○乎○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

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

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
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

中庸太全章句下

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為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于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或正此意也
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峯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事故曰包費隱是大小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

中庸太全章句下

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日後言誠故曰小大○
伯璿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辯兼包之義至曰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隱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為兼則二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紊包則一章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中所言不過亦是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以兼小大言也惟並列於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以文武之政治天下國家之九經與脩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近擇善固執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經正是大脩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兼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所指固有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大小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蓋十六章說鬼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總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言之所謂該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為之體茲非小歟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體物一言可以包大小之謂乎二十章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乎誠之一言觀於達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行之者一與章來語誠始詳之意可見則誠之一言於道之體隱用費可以總該之矣參以或問論誠為此篇之樞紐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此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之謂乎此二者皆是包涵天地間道理非一章一書所自有者則其所包無窮可知矣蓋費隱大小是天地間道之體用特聖

賢於中庸言之耳。豈中庸所得專哉。然則雖本章所兼有者。不過亦是天地間之道。亦在無所不包之中。况其所謂包者。又豈可但就一章一書求之。而不知其為包涵天地間無窮之理乎。蒙引章句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大小於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開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存疑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為一節。是說脩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脩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脩身

中庸太全章句下

竟

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脩身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也。凡事豫以下。至未始盡其詳。○蒙引哀公問政。意此在正人孔子之答。則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重在所以能正人者。

實此篇之樞紐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

○裕庵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悉。通考東陽許氏曰。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天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

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脩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方也。二十八章。為下不倍。二十九章。為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黃四如曰。此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貫命性道教

中庸太全章句下

卑

中和費隱之妙。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

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

武之政。云云。其人仁。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又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

中庸太全章句下

聖

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承接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續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閒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通考史氏伯璿曰袁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夫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下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脩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脩身之道脩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為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己所可自為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脩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脩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首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

文數節所謂二所謂豫所謂前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為人君為人臣凡有為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脩身為本而脩身皆當以誠為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脩身以為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

也如孟子謂堯舜性之性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天道也

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

中庸太全章句下

聖

道也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峯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家引非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此義也

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以做工夫處○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

中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然及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格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人學者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二簡明字與第一簡明字同。第四簡明字與第二簡明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也。稍緩。○性即首章之性。惟聖人全其天命之性。故曰所性而有教。即首章之教。惟賢人由脩道之教而入。故曰由教而入。○此明字與雖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中庸太全章句下

聖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也。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工夫節次。○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

章之意。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餘如反身而誠與強恕而行相對亦入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為聖人事。反身而誠則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下位不獲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

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

我說從天理上來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教。先知後行而為本也。思誠強恕則致知以後行之事也。平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實是曰誠之行。事之際加之慎獨以審實與不實之幾是曰思誠。○(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黃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為節解。○(程氏復心曰)此章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中庸太全章句下

聖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子曰至誠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也。

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

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

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所賦形氣不同而有具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上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

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

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也○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燻物而鑿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

中庸大全章句下

望

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己之性可以兼知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類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賦之性亦不能使人物之性之非有也○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

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通考黃氏海鏡曰能盡其性謂固有則能盡人之性云云此言自然之功用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則各有限制其所以然○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而者盡人盡物之性皆是參贊說尤深如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之盡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句兼人物說○孟子盡心知性窮理之事專就知言此兼知行言○蒙引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存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以去贊化育○語類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得禹而民得安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中庸大全章句下

吳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開見迭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通考

更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

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見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

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

其所以然者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孟子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

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

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通考

黃氏海鏡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外致曲即孟子

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之

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不致曲則執德不弘不固執則信道

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

能動物如信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

友獲親之類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

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

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

反七到

中庸大全章句下

致各是各要造極通考更氏伯璿曰蓋人之氣質不同德

性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

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曲無不致

悉使之一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

則德無不實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

貫通乎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

全體矣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

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善於畫莫病於自足莫

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誠盡

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陷只如人氣質

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

發現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

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

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

也雲峯胡氏曰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

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

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

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

有誠二意不知孰為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

句意○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

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王氏曰孟

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于思

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

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

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

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唯夫子能之○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

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

乎聖人之至誠所講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

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

言效驗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又曰三誠字

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眾曲之誠也至誠則與

聖人之誠同○家引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

偏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

全體皆誠也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

則變註曰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曲能有誠只可

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

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

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化

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

於聖則不顯亦隔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耶故下

得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異於聖人也○存疑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淺說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講形著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乎而自不能已者也○語類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關者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也○宋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為貴之意此入德之事

中庸大全章句

下

兕

也自謙即曲能有誠之謂即成己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己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

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妖亦作祆孽魚列反說文作蓍云衣服歌謠草木之

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

通考善所以筮龜所以卜通考

惠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疏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簪筮者立卦者坐士之簪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筮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筮音臚荆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職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筮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焚爇燹燹其燹契以投卜師楊火以作龜致其墨燹炬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焯焯焯焯荆筮之類也焯讀如戈鏹之鏹下有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名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

中庸大全章句

下

辛

則卜筮不相襲者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四體謂動華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傳定公十四年邦隱公來朝

邦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

來凡此皆理之先見形旬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

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焉神謂鬼神

與國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宋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善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善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

之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

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雲峯胡氏曰：禎祥者，與之幾，妖孽者，亡之幾，善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神，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善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知之，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己及物之性不

中庸大章句下



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妖怪又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者，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誠之如神，通考黃氏洵饒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靜而能慮也，前知即先覺，至誠如神，是與鬼神合吉凶，易曰：知幾其神，象引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禎祥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大抵聖人胸中全無一物芥蒂，全無一事係累，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故福

福之將至，感於吾心，觸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也。○四體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間，人之威儀動作，全在乎手足，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身一身也，體有百體，手足各二為四體耳，其實語言視聽之間，皆可驗人之吉凶。○註謂私偽不留於心，足矣，乃兼目言者，蓋人之常情，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目與心最相為用者也。○福之兆，禍之萌，一曰兆，一曰萌，亦互文也。○吳說以禎祥妖孽皆見於善龜四體，按章句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云，不見是只承善龜四體說，春秋常紀災異安得謂善龜四體之外，無禍福之兆也。耶。○禎貞也，正也，明非妖邪也，麟鳳瑞禾之類，皆天地正氣精英所鍾，故為禎。○祥，祥瑞也，然祥與瑞義不同，瑞信也，符瑞也，祥便是箇瑞，如所謂禎符。○孔疏曰：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福，今有鳳來，是祥也。○善謂福也，不善謂禍也。○存疑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是

中庸大章句下



福不善即是禎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通考史氏伯瑋曰：此章也。○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

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故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己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

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己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

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有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你自去做始得○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爲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

中庸大章句下

卷

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爲己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况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爲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爲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爲本而道之行爲用又何疑之有○程氏復心曰誠是一箇真實混成底物惟真實故混成有虛僞參其間便破碎道者路也人之所當自行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故曰誠以心言本也自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天命之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

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爲己之學也若非真實無妄求以自成其己即是爲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亦物也故下文又以人之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更氏伯璠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即誠自成一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指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爲指示學者設則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力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爲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中庸大章句下

卷

皆是故爲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爲心所以爲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爲能故以心爲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所以爲性而人之所以爲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爲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衆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衆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衆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爲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爲理故如此疑耳雙峯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即道也蓋皆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淺說誠者自成與誠者物之終始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實心以成己也誠者非自成己一節言人能成己則自能成物也○存

疑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實
理自以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
則在人章句得其旨故就人上解而
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

之理既盡漸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故人之

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

無不行矣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

中庸大全章句下

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
○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
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
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
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
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已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
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
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
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
此理安得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
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
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
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為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
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固泛說若
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

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說自道句
不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他看覺得前後文意相
應○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
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
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
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
物觀之亦然以一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
花亦盡就一花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
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
凡入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
間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
至已微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
實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
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通考黃氏海鏡曰
誠者物之終始此是言天理流行誠之為貴人道自盡天
下之物兼人物蓋人之心就人說能無不實翻一轉說有

中庸大全章句下

以自成即誠者自成而道在我者即而道自道○東陽許
氏曰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不字就人言○程氏復
心曰自此以上說自自此以下說成物○吳氏程
曰章句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以
在人之實心釋終始無物二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
也蓋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之本而達其
率性之道也○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
物所以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
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
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人之
心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釋無物
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蓋人之心能
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
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
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荀又如此○蒙引誠
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以人

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己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於心。所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存疑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為貴一句。○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此實理兼實心實理。○淺說誠者物之終始。吧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內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為貴也。○存疑誠之工夫。袁公問政一章盡之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中庸大章句下

卷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形句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者。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開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峯饒氏曰。成己成物。己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為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

成其下說成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己。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知也。○雲峯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體。仁為用。成己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體。知為用。二者互為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譚氏曰。誠之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己也。分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新安陳氏曰。深釋此章。誠本自成己也。誠之為道。本自道於己也。此為己之學也。天命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諸己。故曰自

中庸大章句下

卷

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也。躬行於己。故曰自道。言皆自己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幹。是乃事物之微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不誠則心一虛偽。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鑒此而以誠之為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之誠。之誠之。正君子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己而已也。既自成己。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成己所以為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為知。而用以行成己。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用矣。仁知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己之仁。存於內。而道自行於己。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徒自成而已。道亦合內外。豈徒自道而已。既能由體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哉。由成己之仁。發為成物之知。則知固自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義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之。皆實理之條目也。通考史氏伯璿曰。誠者自成。是理

之自然未說到人力上下句道自道方是當著力處陳氏實此者也實有諸己之言則未免有攙說人力之病蓋未達誠自成只是物物各具一太極之實理而已之意也其曰率性之道躬自行之亦似未當躬自行之亦非所以言率也其曰誠之為道云者此則饒氏誠者天道之意而誤兩○東陽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自己成就也仁智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時措之宜即時中也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總仁智言○程氏復心曰成己仁之體成物是智之用○何氏潛齋曰合內外而為仁智者誠也○莆田王氏曰誠者非特自成一己而已也又所以成物也故章句以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以釋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章句以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以釋之所謂克復為仁以成己知周道濟以成物也性之德也指誠之成己成物故章句言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者此也合內外之道也指仁知故章句言而無內外之殊者此也故時措之宜也言誠一也

中庸大全章句下

堯

以其成己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無不可合言則誠而已矣故章句言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章句之謹嚴又如此○黃氏河澗曰故時即時中措之宜聖人地位吾性之固有謂知行既得於己指實理○蒙引成己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即前章句所謂處之無不當也○至此則與聖人天道一矣○存疑成己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物也成己而能成物者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按仁者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心之全具於內也知者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心之發於外也雖有內外之異總是一箇心也但有所存所發之異爾故曰合外內之道如權度本公正體也以此稱物度物用也雖有體用之分總是一箇權度以此來看便覺明白王氏註可玩○蒙引合外內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

以為與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合內外之道也蓋人已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智以成物仁智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設使仁為吾性之所有而智非我性之所有容有內外之別則亦只能成己耳安得便有以成物哉故字當如此解○存疑仁智既得於己則成己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稱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蒙引仁智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其曰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言仁義為並舉體用意耳非以智在外也自內而發於外耳若說在外則非性之德矣○顧麟士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當讀任成己仁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

中庸大全章句下

卒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更氏伯璠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

去聲斷曰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氏自無間斷○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峯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不至○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通考史氏伯璠曰詩語

既無虛假自無間

集註一貫章有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拘也但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非指天地爾附淺說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天理之謂也天理既純則私欲不得以間之而自無息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知盈驗於外也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

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粹而益背之類是徵驗處附淺說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闡而為功業矣○象引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

中庸大章句下

至

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

者是也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作進德節

說入裏面來存諸中者既久接上文久則驗於外者益悠

遠而無窮矣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

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較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

勢絕皆○是惟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

高大而光明朱子曰居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

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附淺說既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而益悠遠矣悠遠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於海隅德澤浹乎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矣○存疑久則微猶有兩節事微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章句

中庸大章句下

至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思當時商周德澤深厚商亡了民猶不忘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周既衰了諸侯猶戴之為共主不是商之賢聖繼作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焉能如此所以說悠遠則博厚○廣博是橫說深厚是直說○象引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胡南暨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於肌膚滲於骨髓而深厚可知○存疑章句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意思如何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後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論語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可想像高明意思○象引高明細分亦高在先明次之天下之物惟高明則明卑則不明矣○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

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
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
一博厚以載之
如天地設位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
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
悠是久於外○潛室陳氏

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微則悠遠是誠積於外
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之者
本以悠遠

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諸中者

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
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
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
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

中庸太全章句下

李

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
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
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
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雙峯饒
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
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指之日不
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
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
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
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
後悠久○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
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
○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
天地之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微則悠遠以下以
為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即悠遠
兼內外而言之地固宜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為無以異則

中庸太全章句下

李

所以載物而天下無不被其澤也即是高明所以覆物
而天下無不仰其光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即是悠久
乃所以成物而天下無不各得其所也○存疑聖人能弘
濟蒼生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
人能護底蒼生使天下之民有仰賴有所恃庇是其覆物
處也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物意如不月海
隅蒼生西土枯骨是高明覆物意○至誠之功業自微則
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
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
始覆載成物○象引既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
者又曰兼內外言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故
日兼內外○存疑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亦只
是就覆物載物
上要其終而言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言之大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
尤未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了下文但是其常於中而驗
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峯乃曰下一截
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則所未喻者
又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
久即久則微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外主悠
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無可疑矣今日
上久字是在內下悠久是外面底則二久字果有不同矣
不唯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又且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
哉蓋朱子皆以久為在內者其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
於外者悠遠而博厚高明惟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
悠久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况
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
上文久與悠遠分內與外又何為而不可易耶以此見朱
子之精密○賈氏洵饒曰微則悠遠以下言由體而達用
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說即是博厚乃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龜山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

言同體以德音○問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後章以持
載居覆幬之前何也雙峯饒氏曰博厚持載指仁而言高
明覆幬指知而言以入德言則知先乎仁以成德言則仁
先乎知此博厚持載之仁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
久無疆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新安陳氏曰悠即
博厚高明之悠○無疆即天地之無疆○淺說夫博厚而
能載物則其博厚也○配天配地之配○博厚而能
物則其高明也○配天配地之配○博厚而能
其悠則其高明也○配天配地之配○博厚而能
之功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
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
體也○看言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
載物便配地豈畧有先後耶

中庸大全章句下

奎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

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

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
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
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
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言之也○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
指高明易曉無為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峯饒氏
曰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為惟其博厚高
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
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雲峯胡氏曰無息便
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
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

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

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
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
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己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
物誠之者之事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為而成皆指悠久之成
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
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
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榮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
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
而變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言聖人配天地
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配天地
用之盛有以配乎天地如此夫豈假於強為哉但見其功
厚之積而為博厚也則物皆自變不待見之而後變也博
厚之發而為高明也則物皆自成不待有所作為而後成也
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煥然新

中庸大全章句下

奎

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
分雖有日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
不成而日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
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為民之制有樂
以為民之和有政以明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焉何嘗
隱而不見寂而無動漠然而無所作為焉蓋其據事理之
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者之鑿智以自私也非若伯
者之心蓋無心之也○存疑博厚配地而曰大聖人之所
為蓋無為之為也○存疑博厚配地而曰大聖人之所
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章句不見而章指配地而言
者蓋配地而言省文也○象引此節意非如臆也仁以戴
物配地而言省文也○象引此節意非如臆也仁以戴

只是申贊配天配地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扶又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

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

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
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
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
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
皆是說聖人之道通考黃氏海鏡曰不貳即一理至誠無
息之功用萬物各得其所○淺說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

中庸大全章句下

至

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
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一之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
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為物不貳如此
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二故不息陰陽相禪
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為陰或陰變而為陽元焉亨焉則誠
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生之意於此而
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
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
○存疑天地之道一條過文當云至誠之功業有同於天
地如此天地之功業何如遂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云
云○上言至誠無息之功用同於天地此又即天地至誠
無息之功用以明之蓋天地之功用本於至誠無息則至
誠無息其功用足以配天地其意可見也故章句曰此以
下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蒙引章句云此以下復
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此至誠云云純指聖人言未
前章句云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是純指聖人言但

本文則天道與聖人並言意則專為聖人章句主於意言
也○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
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
不息而久矣上云微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
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
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
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龜龍蛟龍云云節節相配
合信矣聖人一天地也○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
生物不測物指天
地所生之物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

功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
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

中庸大全章句下

至

云也○淺說地惟誠也是以地之道不惟博也而又厚也
天惟誠也是以天之道不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博厚高
明者又且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
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
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
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污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
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而復始常之極也○蒙引此
數句只是歷舉天地之道言雖不及誠然非不貳而誠則
何以臻此故註云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成而
有下文生物之功○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為
各極其盛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是地
道之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
是天地之道亦兼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悠也久
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有情化工運行
皆有不兼內外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

洩私列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

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元鼃湯

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

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如玉振卷

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

中庸大全章句下

究

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魯水而後大讀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

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

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三山

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

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通考史氏伯璿曰至誠則自然無

息無息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

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

力辨諸家之失皆為其如此○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

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

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

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

也云云是兼言天地聖人○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不貳

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蒙引寶藏興焉貨財殖

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銅或出鉄

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

木鳥獸鼃鼉之類為盡山水之類

中庸大全章句下

卒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曰誠便

不息便是

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

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

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

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雲峯

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文王之所以為文非把文王之謚來詠狀乃是文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作如此分撥玩味了然矣前之不貳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證聖人也爾家引詩云維天之命此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者於四方不同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註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天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也至於覆載生成處乃其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體只是至誠無息惟其至誠無息

中庸大章句下



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存疑章句言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看得明白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夫天之所以為天只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息可見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只在於純亦不已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也可見矣所謂引此以明無息之意是如此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天道○新

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八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

中庸大章句下



峯之所言以後六章為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為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為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為極平道體之大以致知為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費意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即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為造道之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為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一章為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為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則中庸除首末二章始之終之外中間分三大節前十章是一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目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後十

大哉聖人之道

其大略也其詳於第三十二章

包下文兩節而言

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

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謂
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通考黃氏紹曰中庸
為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
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
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
人所獨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黃氏
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家引此道字即率性之道
以其非聖人不能盡也故以屬之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
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猶云學者之事爾若以為聖人所
盡者言則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都
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
同彼固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中庸太全章句下

書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曰洋洋是

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
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陳
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
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峯饒氏曰發育萬物
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
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
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
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
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
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
能載之意也○家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以外
面規模言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物
兼動植○凡此道理雖若泛然無與於人事者不知其實
皆在學者所融會貫通之中又其踐行處亦往往有與造

化相符哈如所謂與天
地相似者故曰疑道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
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

間去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
聲也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
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
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
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陳氏曰
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
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峯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
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

中庸太全章句下

書

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
言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
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語小者蓋
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眾小則無以成其大如
泰山之高以眾土之積滄海之深以眾流之會使是道之
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
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言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
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通考黃氏洵饒曰峻極于天
其大無外威儀三千其小無內○峻極于天高不可測至
道之功威儀三千其小無內○峻極于天高不可測至
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家引夫一人特天地中之一物而
其體之至微乃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許多物
其理之細微可勝言哉此
所以為至小而無內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道也
○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為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朱子曰發

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上聲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

也溫猶燻溫之溫火熟物曰燻似廉似林二切謂故學之矣復扶又反時

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

大端也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

高問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道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存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德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德黃氏曰存

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通考黃氏洵饒曰尊德性是小支致廣大以下節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涵泳乎其所

已知敦篤篤乎其所已能敦厚此皆存心之屬也朱子曰致

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汗矣○雲峯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盡精處上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新節文則日謹

其所未謹崇禮此皆致知之屬也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

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培其本根有一般人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

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學者宜盡心焉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一截無處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

中庸大全章句下

之○大應前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而○優○一○節○
○雲○峯○胡○氏○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
遂○疑○高○明○溫○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
嘗○曰○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
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未○後○五
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
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
呼○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
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
說○到○力○行○處○竊○以○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
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
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
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
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
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
則○不○學
中庸木全章句下

中庸木全章句下

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
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
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即○是○精○微
之○極○蓋○道○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
也○蓋○道○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
不○可○不○存○夫○心○之○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
疎○之○學○問○所○能○悉○以○本○然○者○道○夫○事○理○之○當○然○者○無○非
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藏○不○自○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
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
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各○自○第○二
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
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
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
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
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
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未○於

敦○厚○崇○禮○不○日○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
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
以○致○知○也○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
屬○下○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
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
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曰○不○以○自
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
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力○但○須
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散○穀○不○至○散○失○毋○為○雀○鼠○所○耗○毋
為○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謹○理○不○使○差
處○事○不○使○謬○日○知○所○未○知○日○謹○所○未○謹○日○不○使○日○所○未
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
得○入○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獲○者○獲○之
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為○他○人○之○所○得○必○至○於
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

中庸木全章句下

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為○存○心
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
是○所○已○能○若○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
同○然○既○皆○為○吾○心○所○有○則○但○皆○為○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
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
○又○曰○胡○氏○說○正○為○破○雙○峯○分○知○行○而○發○極○為○精○詳○可○謂
度○越○諸○編○但○以○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
章○句○此○三○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
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
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
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
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未○自○順○也○今○如
通○之○說○則○溫○故○反○為○輕○耶○况○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
皆○重○下○股○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股○末○一○句○重○上○股○則
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
也○謂○此○章○中○庸○為○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

則未可。朱子釋篇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似聖賢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其心。則具衆理之體不立。而無以為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存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

中庸本全章句下

无

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峯陳定宇。惟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為訓。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峯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文。王為說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知可致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能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已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復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致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

本然者言溫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朱氏公遷曰。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也念此理而後能存此理。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董氏彝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家引問學者。格致誠正

中庸本全章句下

卒

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學只是效。須是問。○人心本廓然大公。但私意從中起。即障隔而窄狹了。故屬之廣。大人。心本自高明。只為外面物欲所動。則為他累得。卑汗昏濁了。故屬之高明。致廣大。橫說極高明。直說私意輕私欲重。○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精微。高明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事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要其極。則心體固自具乎事理也。○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元有的。故曰。故不必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或曰。既以故為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道問學也。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為之。問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既曰。故學日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所以知良知也。所已能良知也。要

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其所已知此知字與致知之知不同。存疑吾之心體與天地同其廣大。萬物無所不包。用與天地相為流通。萬物無所不貫。人惟自私自利。底意思便狹了。若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則狹小之極也。故去自私自利之蔽。則廣大。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廣大之極者。人心與天地同游。與造化同流。大行不加窮。居不撓。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何高明如之。人纔被私欲壓了頭。便卑汗了。不為私欲所累。便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明之極者也。敦厚而不崇禮。則細行不謹。終累大德。踐履疎畧。不能積小以高大。雖德性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大傳曰。禮卑此曰崇禮。就零碎處行去。則曰卑。合零碎上積起。則曰崇。故曰循禮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廣即崇也。尊德性是領工。夫道問學。不過是理會尊德性裏面事。尊德性極重。道問學對不過且如道體之細。亦不出乎道體之大。外則極道體之細。工夫豈出極道體之大。工夫之外乎。語類溫故。

中庸大全章句下

全

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蓋底功。其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坏子。有這坏子。學問之功夫有措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

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蒸民之篇朱子曰居上不驕至

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肯叛。興如興賢興能之興。○明哲只是曉天。

下事。理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語所以被他造。幾何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然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通考東陽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理之言云。正是為豫破陳氏識見。而設。何為而又自為此說。耶。愚竊以為引詩是通語。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今以為但證隱居。然容誤矣。况孟氏之詩。為仲山甫作。山甫乃

中庸大全章句下

全

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附蒙引。問國有道足以興。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為處尚多也。聖賢之言。亦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顧麟士曰。詩集傳。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

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發育峻極。便是敦化。處發育即化意。峻極即敦意。三千三百。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大小。雖費中有隱。然未說出以示人也。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而隱在其中。直至仲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

大德為萬殊之本以為言隱可也小德為全體之分亦以為隱可乎曰萬殊之本即萬物之全體也禮之分即物各具一太極耳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者即萬物之全體也物之全體不離乎陰陽者即萬物之全體也物之全體不離乎陰陽者即萬物之全體也

中庸全章句下

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為易見○宋氏公遷曰率性謂道是兼人物言故推原其本大哉聖人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贊美其大體道之極則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道無不體則身之所處無不適其宜戒懼慎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疑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反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如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為生今世而欲復古道裁必及身歎時不可為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東陽許氏

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通考更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之言似欠明濂兼之愚自用政是有位無德而欲作禮樂者亦以為當聽上之所為亦欠分曉但曰承上章末意而引却可備一說存疑愚而好自用無德也賤而好自專無位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無特也自專及反古之道皆為下而倍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禮記云禮也者猶體也

度品制不制度之制字活字作也文書名宋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

中庸全章句下

字下字喚做下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通考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大字之形是書讀之日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趙氏惠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日字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茲也爾雅引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為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為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

言天下一統也

宋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等卑相接之體

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交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何氏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蒙引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為驗也次序之體即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存疑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証上文之意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中庸大章句下

全

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宋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

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蒙引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

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

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宋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雙峯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

中庸大章句下

全

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雲峯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

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通考宋氏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

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蒙引此兩節分應首節三意○其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為孔子若得位則則四代不專於從周矣故云○夏謂之吾說者夏禮當時無可學處但孔子旁搜博採或聞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之者也○顧麟士曰三言之曰禮度文兩言之曰禮樂一言之曰禮其實亦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中庸大章章句下

至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

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通考黃氏海鏡曰王天下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蒙引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為天下道者此也○章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文獻不足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三山陳氏曰前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較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合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蒙引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無民字下文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中庸大章章句下

至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

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扶又反起不易吾言者也宋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文獻不足

是以隱顯對言。○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濶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違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為之者，其末也，災不逮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通考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証也。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蒙引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

中庸本全章句下

全

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把來對不認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存疑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曰：知其理也。○顧麟士曰：六事如此，也是故君子動而節有譽於天下也。末節引詩總結之，徵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動而處一樣。朱子說功用宏大悠遠，最是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入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通考

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更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抑有說乎？蓋本諸身而未徵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可以通天下之志與否也。徵諸庶民而不考諸三王，則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亦豈足為信從之正哉？故必考諸三王不謬然後身所本民所徵皆合乎前聖之成法，自然有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之必然者矣。此所以但以四句言也。○黃氏洵饒曰：二十章知人知天與此道一意，但知人彼以知人之賢否言此，知人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說。○存疑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之至也，然

中庸本全章句下

本

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豈有二項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淺說既曰：本諸身則知該知天知人之意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

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
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
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敷之心。○雲峯胡氏曰。上文言
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存疑。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以下。是言。家過。蓋君子
三重之道。至於動為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
寡過矣。○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
議論者也。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
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
妬詩作敦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
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為天下道三句意蚤

中庸大全章句下

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
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
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
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
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振
鷺二王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
望之意在此無射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
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也。○何潛齋曰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証上文而結之此合
聞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更氏伯璠曰竊意未有不如
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
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
曰未存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遠也陳
氏以蚤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無蚤有
譽之理。○黃氏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行而世為
天下法是小節解行言即動天下法天下則仰天下道

錢說是故君子動而云云。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
也。向使君子之道或不本諸身而徵庶民而未能不謬不
悖不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詩曰在彼無惡在此
無射。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閒。得以永終其
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
重之制作。未有不由於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為世法言為
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
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新安倪氏曰按番陽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
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然有位無
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
者雖善不尊則為下不倍者也。愚謂此二章皆平應
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二章李氏斯言
亦不為無理但聖賢立言自有賓主前章有位無德

中庸大全章句下

不敢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
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賤者特詳實則
主為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而
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以為下而言然
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
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
通考史氏伯璠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
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采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
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為在上位者
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
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

也。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南西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粗底道理為末，為外。○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雲峯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

中庸大全章句

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木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峯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通考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之運，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黃氏洵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也。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

定之理則亦外兼內，末該本也。皆兼內外該本末。○道無非法，法無非道，遠宗其道法在其中，近守其法道在其中。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道是法，其自然而運是內，本因其一定之理是外，末該本末者道無非法，法無非道，言道則法在其中，言法則道在其中。此下標註之意尤詳。○黃氏洵曰：聖聖相傳者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者德，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天時律即法也。水土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敦仁，所以下襲水土。天地一中庸也。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工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更氏伯璿曰：或疑經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目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

中庸大全章句

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為本為內，何者為末為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始以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說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群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也。意謂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諱烈啓後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下襲乎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是於

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蒙引上律天時。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也。下襲水土。大凡隨寓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日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未。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云而設也。○存疑天時。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也。○存疑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事。如是

中庸大章句下

蓋

而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于見齊衰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淺說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為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

此言聖人之德。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

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通考黃氏四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辟如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或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晷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言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淺說。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

中庸大章句下

矣

大也。○蒙引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言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萬理兼該。衆善悉備。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兼收。並蓄而無遺矣。○鄭註曰。幬亦覆也。或作燾。○顧麟士曰。章句言聖人之德。是透照下大德小德兩德字。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佩音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

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花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所以不害。不悖。

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所以不害不悖

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

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

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

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

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反形句上文取辟之意也朱子曰大

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敦那

那想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便如忠恕便是敦那

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

言大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

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

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德小底出來○雲

中庸太全章句下



卷

峯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
秋冬肅殺日明手晝月明手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
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然者也大德敦
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然者已包
於其中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
故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
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
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
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
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
地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通考黃氏洵饒曰二十
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
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
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
中庸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
夫子之一貫小德者使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

一太極也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

極也○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

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是夫子得是道之體如

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

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

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勿軒熊氏曰此一截是贊夫

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此天地所以為大一節總

結上文○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

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

此其經又以四時此其緯祖述憲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

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淺說然天地之道果何

如其大耶彼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且性命

各正初不見其相侵害焉四時日月其道並行於天地之

間而且性來循序初不見其相違悖焉其所以不害不悖

者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分布散殊而各

一其性是其小德之川流也此其所以不害不悖焉其所

中庸太全章句下



卷

以並育並行者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渾淪。而
於穆不已是其大德之敦化也。此其所以並育並行焉。天
地之道如此。此天地所以為大也。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
襲。則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何以異於是哉。○小德大
德。推入一層說。乃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或問
曰。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此高下散殊不以物之形迹
言。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也。○蒙引。萬物並
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並生天地之間也。或者乃謂
虎狼殘獸。鷹犬搏兔。類之駁魚。鷲之鷲雀。為有相害者。不
然也。有生之理。稟於天。固不以此而過。彼有生之後。則隨
其五行之生。克以為消長之機。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
不害於並育也。要之。只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物
各得宜。不相妨害者也。○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
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
合論。不可以先後論。○並育並行。就把作大德敦化。則不
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一元之氣。於穆

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教化。而大德之教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他求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小德大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看來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教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

中庸大全章句下

堯

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顧麟士曰。章句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於其間三字妙。故曰主天地不主萬物。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蓋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就天地分上言。包人物於其中。故交互分費隱。詳見三十二章之末。又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

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實隱。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群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此說深有助於章句。顯見饒氏以哀公問政章為不全是孔子之言。與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自為一節。不可分。天道人道者之不然耳。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曰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多者為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

中庸大全章句下

百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

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字。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

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誠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

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
來○雙峯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
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
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
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
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
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
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
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
之用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
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
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
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
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
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
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美

中庸太全章句下

百

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黃氏海鏡曰
聰明睿智此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
柔以下是節解○蒙引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
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存疑通書云
思曰睿睿作聖○註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
通睿義可得矣○睿與智並言則智是心體之明睿是能
通乎微專言智則兼得睿○蒙引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
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為敏而詳
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衆人所得而同者
也以下五德俱以心言○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
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
意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一
莊亦謂心之端嚴中正則又益細微矣理深於文密深於
理察又深於密也○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一則
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行處故一則
外處○存疑寬對窄言有廣大意裕對迫急言有舒緩意

濫和厚也論語有訓柔柔順也易有訓○中正亦就心上
說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或未至純粹也○一不
獨立三則為文萬理燦然於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條
理不紊是條理也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忽略詳審
精密不使有毫釐之差是密也決是非於疑
似別可否於毫釐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
溥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
出發見 下同

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
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周遍之義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是

中庸太全章句下

百

為周遍也博廣潤之義蓋自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
之遠其理無不該是為廣潤也凡此皆以其充積於中者
言也○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故註曰有本當分貼淵泉二
字皆假借字非譬喻也○存疑溥博淵泉或問曰以性言
貌可見有本解泉字○存疑溥博淵泉或問曰以性言
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
間此溥博之說也章句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
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說也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中者
天下之大本兩句更無長說○時出如時乎容也而仁之
德出焉其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教思無窮保民無
疆出焉凡其法好車弊誅暴鋤亂習不避親賞不避讐者
皆義之執也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如泰己正南面齊
明盛服以承祭祀者皆禮之敬也時乎別也而智之德出
焉如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四海之利病閭閻之幽隱
無不知不睿者知之別也○蒙引溥博淵泉四字却有大

德教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然不相干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說見形句反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覺其可也新安陳氏曰溥博則

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

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

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充積

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存疑

溥博如天不是至此方如天如淵至此方言其如天如淵

也見而民莫不敬亦然淺說溥博淵泉云云聖人之德

如此果何以狀其德之盛耶驗其發之時耶彼凡物之溥

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他物之溥博不

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

淵焉而他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

以其時出者言之則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之施而

民莫不信政事之布而民莫不說此可以驗其出之時焉

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

則亦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哉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中庸大全章句下

皇

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遠而在上之大

聖人其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

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淺說又以其莫不敬信說而

極言之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說是以聲名云云霜

露所墜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景仰其

德而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地

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焉故曰配天象

引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

曰敬信說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

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

也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

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

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

敦化章章明矣通考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小

德即是費愚謂言費則隱在費之中矣亦是以此發

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

為費采氏公遷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溥博如

天之天兼形體與理言但所指之天以形體言而聖

人與之相準相形相似者以理言

蓋理之天未嘗離乎形體之天

中庸大全章句下

皇

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朱子曰經綸是

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元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和兄弟之相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率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而合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于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

中庸大全章句下

夏

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又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

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

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元溪陳氏曰知字不

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膺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所性之全體謂天命之性盡其此皆至誠無妄自當然之實謂建其有極立之即致中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音直畧

問夫焉有所倚

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

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為人倫之理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知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峯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

中庸大全章句下

東

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前章以時出之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通考宋氏公遷曰誠以心言聖人之事也至誠前知言至誠之能事至誠贊化及至誠經綸言至誠之功用至誠無息言其德微則悠遠以下指其驗於天下之氣象功効而言也無息則與天地相配贊化則與天地相參知化則與天地相合無息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家引惟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為天下後世法也○存疑經理其緒而

謂人倫之至故足為天下後世法也○存疑經理其緒而

分之也。如今經布。給比其類而合之也。如今織布。○天下之大經。本自經綸。爲人不能盡其道。則其經亂而不整。其綸散而不相屬。○蒙引。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同一實理也。○知化育內。含有廣大意。天地之化育。至廣大能知之。則己之道亦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存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蒙引。夫焉有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但凡學力所就者。必有所倚著。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詩書之啓發。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靠。取有所憑藉。非天然自能也。○淺說。天地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即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者。即其誠之復。動靜語默。建諸天地而不悖。卷舒變化。質諸鬼神而無疑。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者也。非但知之之明而已。凡若此者。皆至誠自然之能。夫豈倚著於思勉。

中庸大全章句下

夏

而後能哉。經綸者。道以誠行也。立本者。性以誠盡也。知化則其誠之至於命也。要之則至誠二字盡之矣。至誠之所以爲至誠者如此。○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即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章以博厚高明爲功用者不同。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純肫之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

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

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花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不仁何足以爲人。

貌以知化而言也

花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

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潛室陳氏曰。如天如

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爲一矣。通考黃氏洵饒曰。肫肫之義。即書所謂五禮五惇哉之惇。義同前章天淵承。博博淵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綸立大本。知化育而言。故先淵而後天。○其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博。

中庸大全章句下

夏

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博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之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淺說。即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思慮之周流。而肫肫其仁矣。否則何以謂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澄徹。物欲無間。而萬理空豁。而淵淵其淵矣。否則何以謂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大虛。運滄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即淵即天也。即字與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肫肫然其懇至淵淵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為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通考朱氏公遷曰睿知聖知以實言仁義禮智以性言睿知聖知是生知之質若知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臧武仲之知亦由資稟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純全也。○淺說至誠之道如此其妙未易知也知之者其惟聖人乎苟非有聰明聖智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於於凡近則非至誠之明而不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緯立本而知化

中庸木全章句下

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謂之至精至妙者矣。○顧麟士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九字只是一箇人底名目勿太分析以斷口氣。○蒙引此聖字即當睿字書曰睿作聖。○註惟聖人能知聖人分作兩聖人說不可謂至聖之德自知其至誠之道其實至聖之德固自有至誠之道然于思本意實非做一人自知。○存疑苟不固聰明聖智言聖人不說安行者主於達天德所重在知也天德總是天下至誠觀天德誠便可見但此上未便可說是知至誠之道此尚是總舉聖人之尊稱下文孰能知方可說至誠之道。○淺說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肫其仁三句申明其意也末一節深贊其妙也。○蒙引經綸天下之大經畢竟是大德中之小德如小德川流章之有溥博淵泉也不必強以經綸為肫肫其仁亦為大德也恐以大槩而言如為下不倍章有曰雖有其位云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

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

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日。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面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唯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

中庸木全章句下

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安倪氏曰按鏡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五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德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如此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亦自外而見之也前章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又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即是隱愚謂難言隱而未始離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

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
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言是也言隱則不
可有難乎費此章是也難乎費而言隱則特論於空
寂而非所以為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發明天道
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為隱
○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節皆反覆發明天道人
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
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
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
章主於用功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類端勇子路是達
德所謂費隱是達德其則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
道者事也此一節十二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
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德其
次是以至德而行達道聖人事也此言言之則
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有也言言
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

中庸大全章句下



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全此至德而疑此
至道誰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乎若又以至聖至誠
兩章貫全篇之旨言之則至聖之德即達德至德之
德但諸章論達德至德處皆分知仁勇而各言之則
知行猶二也此則會衆德於一章而總言之故中庸
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為聖之至也至誠之道即達
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人之行至道猶有待
乎人之疑則體用猶二也此則道之已行已疑於入
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章而後為誠之至也德為
聖之至則知行兩盡而德外無道矣道為誠之至則
體用兼全而道外無德矣德外無道道外無德此其
所以相為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相應之大略也
其詳於下○此第四節章句以為言天道人道今皆
以為發明中庸何也日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章句以
為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為申
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又皆以明此章之義

者然則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庸可知矣况下章即
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章句又以為此由庸行之常
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為以
費隱大小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
費隱皆為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
天道人道處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大抵三達德
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
隱○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
存於天人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德是人所能知
能行之器道是人所當知當行之材料所以前後
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蓋必有能知能行之
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
後所言推之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三達德處皆
反覆言擇守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言
也直至第十二章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其下即以夫
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猶有

中庸大全章句下



憾者繼之此所謂知即達德知所能知之知此所謂
行即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一事
以極乎全體皆夫人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
或言費之大或言費之小大小雖不同皆是全體中
所該何莫非人所當知當行者乎末後二十章所以
終十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
言於章中其意尤為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
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明誠難易深淺之不同蓋
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行能知者言也直至二十七
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以道體之大無外小無
間者繼之此即申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即費之大
小爾然後言尊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為學者格德
疑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已德性即知仁
所以為知行之體者問學即知行所以為知仁之用
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夫人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
二章反覆乎不驕不恃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

亦行道者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仲尼祖述章取，譬之意與下二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至誠不能為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遺耳。然則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於此不難見矣。○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賢之等級，前欲指道理之名目以示人，故不容不分達德與費隱為二節而詳言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道人道之分別。若達德費隱之旨則已於前二節詳之，此但申言其理以顯天道人道之同異處爾。○道理之名目其義實聖賢之等級，其義虛將欲明天道人道之同異以示人而不就達德費隱上言之，則義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其不陷於老莊之窈冥昏默者幾希，故必就達德費隱上分別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義之實者上見而聖賢之品級明矣。○中間三大節前二節主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大抵中庸一書專為

中庸大全章句下

開末學而設，故於學者立本致用之意為詳，其說聖人事與至誠之功用亦不過皆為學者立本致用之準的而已。唯前二大節主於立本，故於入德之工夫為詳，而於聖人之事為畧，其發明中庸所以致詳於三達德費隱之義者，蓋以學者立本之要非三達德無以為入道之門，非費隱無以見道，不可離之意也。唯後一大節主於致用，故於成德之效驗為詳，而於下學之事為畧，其發明中庸所以反覆乎天道人道之同異者，蓋以聖人之功用學之致用有難易深淺之不同也。前二節亦有言聖人之事處，如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舜大孝文無憂，武王周公達孝，誠者天之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中而外，皆所謂以人為學，立本之準的而已者。自此之外，則皆學者有言下學之事處，如明誠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學，至敦厚崇禮之類，皆是言此以引起致用之意，故

書

中庸大全章句下

書

致曲自形著動變以下，道自道自成，已成物以下，尊德性自居上不驕以下，以盡乎下二章之旨，亦皆以致用之效驗與致用之當否而言也。其餘說天道處，則皆全是聖人之功用，亦皆所謂以為學者致用之準的者也。何莫非主於致用而言乎。更以前後所言三達德費隱之義推之，尤為易見。前二節唯主於立本，故其論三達德處於學者事則言知擇中庸言仁守中庸而又言勇強中庸，以見學者非勇則無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也。於聖人事則但言知之盡言仁仁之至而不言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聖人雖未嘗無勇，然不賴勇而裕如也。其論費隱大小處，則以君子之道發其端，道雖即是聖人之道，而君子則為學者期之也。所謂於入德之工夫為詳於聖人之事為畧也。後一節唯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於聖人之事則言仁盡性言知前知而又言勇無息，以見聖人雖無所賴乎勇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但

言仁致曲言知成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極功即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其勇亦統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所謂於成德之效驗為詳於下學之事為畧也。所以前二節中雖有聖人之事，亦是為學者之法，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為序也。後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說天道處則是自誠而明，固當以先仁後知為序，其說人道處則依舊是學者事，雖則主於致用，既是自明而誠，由教而入，只當以先知後仁為序耳。饒氏乃謂自誠明章後皆以先仁後知為序，其亦誤矣。唯二十章介在立本致用之間，故其說最為詳備，所以知仁勇天道人道之言皆於此章說出，以此見得此章正是承前起後所在也。或者猶疑舜大知聖人事也，而亦統於學者立本之事，可乎。曰舜雖聖人

好問用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中庸之與達德。貴隱非有二。即所以知此中庸。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強此中庸者也。費即中庸之用。隱即中庸之體也。中庸即知所行。仁所行。勇所強。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力。求盡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非有二也。天道之於達德。性焉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復焉執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猶與之為二。終乃與之為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費隱亦豈有二乎哉。三達德之具於性者。體也。非即體之隱者乎。三達德之見於事者。用也。非即用之費者乎。如此則中庸一書。首尾貫通。義理明白。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

中庸大章句下

葉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絀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
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騫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極指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娶衣。娶絀。無聲無臭。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娶衣娶絀

同禪衣也。
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包括謂絀與縵同。是用縵麻織疏布為之。尚

加也。古之學者為己。
朱子曰。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

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

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
步卜反。於外而無實以繼之。

是以的然而日亡也。
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不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然。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氏曰。衣錦而加絀。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絀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若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絀。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

中庸大章句下

中庸大章句下

葉

日者而不可揜。如尚絀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為己。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夫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仁之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向絀。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
遠之近見形句。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
本起語。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
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知對。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

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抑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萌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的然者，彰也。簡而文，謂曰章。則暴謂昭著見於彼見於外，本乎內也。微之顯，此自心言。○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皆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知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微，亦就心上言。故

中庸大全章句

下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雲峯胡氏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之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之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而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融微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玩。○通考涂氏潛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與理相涵理與事相貫能知此心之顯微而慎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與鬼神造化相為流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何氏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蒙引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發不着，錦可也。曰詩傳下箇文之太著，太字有斟酌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踈無物是淡而顯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日章之實，實是實迹實事之實，非謂裏面本實也。○但立心為己者，外面自然是淡，不覺有許多滋味也。自然是簡，不見有許多多岐。

潔光彩處也。自然是溫，不見有許多齊整詳贍也。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非以不厭而文且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此總是形容君子聞然日章之意。○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之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則不可。○有為己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謹之由，得用功之要也。○存疑知遠之近，遠指人近指身，兼心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地，微指心類則自身而及於人。○蒙引云：自而後近不可用，蓋近中已有自也。○可以入德，可以方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故章句只曰知所謹是謂自所謹也。○蒙引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是即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可以入德矣。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己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之一半。心

中庸大全章句

下

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故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恐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

知也己之志向己所獨知也○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綏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為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顧麟士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蒙引斷作已能如此者言不主方傲謹獨工夫言故不肯三山之說而存疑淺說達說皆從之然究亦似兩存而無害○亦孔之昭只是言不可不謹獨未正言謹獨也若依蒙引諸家說則謹獨意當補入孔昭內反多事而故君子故字亦未免少氣力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中庸大章句下

堯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朱子曰古

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繞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蒙引語錄所謂到者目到也○古人室有南北二廂此云光所漏入者戶之光非漏之光○承上文又言君子若漏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言屋漏矣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

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聲言其效

朱子曰潛雖伏矣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死溪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須是真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

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己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雲峯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疾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懼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懼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

中庸大章句下

堯

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圓窾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按此發得己所不知之意分曉愚竊以為首章以隱微並言隱是幽暗之中微是細微之事唯幽暗之中有細微之事故有所謂獨此處說不愧屋漏則屋漏但能不愧於此即戒懼不睹不聞之謂也○存疑觀其語意都是就靜邊說動邊頗略與首章戒懼微不同○蒙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先謹獨而後戒懼今欲下此二者工夫當從首章之序乎當從此章之序乎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前元有靜靜之前亦有動二者齊手交做豈容一先一後若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前在發皆中節之前論工夫次第則先

謹獨而後存養。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序言。一節深一節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

威畏也。鈇，莖也。斫刀也。鈇，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有謹獨戒懼之本也。家引詩經無言靡爭，俱是肅敬齊一之意。按中庸做兩意說，故

中庸大全文句

云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是生祭者奏假無言，而衆預祭者皆化之，無有喧嘩失禮者也。詩經無言靡爭，通衆人言。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不顯說見形句。二十六章言豈不顯也。

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以為真幽，隱不顯。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率章所引，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為一義與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前章不同。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前章不同。

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而不大聲，以色德翰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則功功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敬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

中庸大全文句

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己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始有不可測者。喜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者，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史氏伯春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致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於相在兩室節云，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則是潛伏孔

昭之詩為己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審慎獨而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為己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為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為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為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為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為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峯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考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為工夫疎

中庸大全章句下

聖

密效驗遠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蓋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真有兩等戒懼慎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耶殊不思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而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即慎獨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下三條詩贊不顯惟德功效○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卒歸於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慎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存疑君子為己之功不惟謹於人所不見之地而又謹於己所不見之時則持敬工夫真無一時間斷矣逮其久而熟焉則敬不操而自存清明在躬脩身道立誠於此動於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蓋其德之深而其效之遠也又愈久而愈熟焉則嚴敬在中幽深莫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下一於恭敬而天下

平則其德愈深而其效愈遠矣○其惟人所不見者敬於方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於靜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始終一於敬而已然不過自為己之心推之也○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是篤恭也是不顯也人莫測度本乎不思不勉也若待思勉是未離乎方所形體之間而人尚測度得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

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西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六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

中庸大全章句下

聖

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

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

詩輶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

比者倫比也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八引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

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

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乎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

義審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不顯惟德
自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而節贊歎其德如
此故至子懷明德以至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
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就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
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
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
錦尚綱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
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清地人却故曰
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歛近裏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
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
方能以慎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
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輔如
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
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

中庸大全文句下

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
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
也○睡峯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
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
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雲峯胡
氏曰此篇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
之言恐學者驚於高遠引尚綱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
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動不言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
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
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
之語而又驚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
然後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真昏默
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
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濶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

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
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
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是無聲無臭之天
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
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
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
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
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
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
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
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通考東
陽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
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
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
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
道與天為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下可知之謂

中庸大全文句下

神也又曰詩中言天之道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
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
事無聲無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
是虛引○更氏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
之妙無聲無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為之謂哉唯定字
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故有未的當之疑耳如邵說則天未
是道是道是之所載也不曰天專言之則道乎如定字之
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誤
乎○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該動靜貫始終兼入德成
德功夫效驗而言之中庸首末兩章不同先言存養是體
道之功先言省察是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飲
費而歸隱也大學誠意專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
察為主焉然涵養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蒙引轡輕也
本文云人亦有言德雖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
山甫克舉之言德雖若易舉而民鮮克舉亦猶中庸易而
難之意此轡字與詩意異彼之輕是不重易舉此之輕是

細微之意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

反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

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

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覆丁寧示人之

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

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

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

中庸大全章句下

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之妙不可究詰

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

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

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

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

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

如之歎吁豈易言哉○雲峯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

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

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以上達天理

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

下註作大字書意亦可見○更氏伯璿曰右一章是為第五節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

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名丘字仲尼

孔子世家朱子纂其要於此

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為名若字通考詹氏道傳曰史記闕天下者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疑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聖本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世家竟國復聖公顏子至宋元儒及許文正公衛皆為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字訓又作入志茲倣史記其先宋人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父叔梁紇下沒凡例云母顏氏名徵在通考仁山金氏曰宋殷後子姓自徵子徵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祀弗父何

論語木全序說

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自孔父為莘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夫追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三女追封啓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加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大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原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福斯文齊國公某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夫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陬側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通考吳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勝陟編年鄭奕夫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之所由誤反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諸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

論語木全序說

也往往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傳寫之訛明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矣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司馬貞作通考仁山金氏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其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器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為司職吏音蕃音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楫音特又餘式義與杙同杙餘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也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

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楸楸謂之牝可以繫牛楸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 適周問禮於老子 問何以問禮於老之中而以授養之 子米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明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 齊大夫 家臣以通乎景公有

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

論語木全序說

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受之可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

子路東周語 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畧畧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

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 去聲 下同 定公會齊侯于夾

谷齊人歸魯侵地 鄆汝陽龜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 許規反毀 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遠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

子自以為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其家而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

論語木全序說

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於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期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念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邪墮三都為誇皆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 去聲 正邪 通

仁山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苟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 與音預 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去聲 齊人歸女樂以沮 在呂反 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

膳音煩祭祀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

二年事問設若魯亦致膳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宋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也故不容於不行

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

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

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

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

論語大全序說

五

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

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

過門事朱子曰天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 將西見

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

扶又 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

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

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

子如蔡及葉失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

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

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

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

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

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命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新安

日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

論語大全序說

六

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

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

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 又反乎衛

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去 與齊戰有功

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

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雲峰胡氏曰讀此者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

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攷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

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
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
矣言外慨歎之意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於書法可見也

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朱子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
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
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
說不復夢見周公與我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乃

敘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剛詩正樂有語太
師及樂正之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
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通考仁山金氏曰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

論語大全序說

七

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顛孫師
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
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
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鱸琴牟冉儒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
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箴
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
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
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
問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愚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
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
於家語而琴申陳充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
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 十四
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
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

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通考吳氏程曰春秋

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
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
生左氏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
孔子卒

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

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

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論語大全序說

八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

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
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
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
得之耳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

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程子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

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
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
答之亦異○宋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
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

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此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此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攻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爲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顯明至於閔損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

論語大全序說

九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

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詭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善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知回不情師書紳爲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宋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

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得如此長遠工夫耶○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餐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雲峰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畧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

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論語大全序說

十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

意味深長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謂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論語讀者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思明日讀又長得意思○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已下論解論語○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

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

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胃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註只是要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

論語大全序說

主

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足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采二程子說

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別

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

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

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按都晉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專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語孟既

論語大全讀法

一

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為力矣非謂真可不治而自明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

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

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

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為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新安陳氏曰當味五箇 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

易以政 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朱子曰平其心

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計出

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陳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得鉢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真意時須是和乎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雲峰胡氏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有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問得底話類子未必與問顏子問得底

論語大全讀法

話子貢未必與問令却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視問雖孔孟復扶又生不過以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

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初不以為然看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雲峰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新安陳氏曰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雖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

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朱子曰論

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爾○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或言看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矣

論語大全讀法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讀著陟略反語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

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

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厭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寒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

一音洽耳

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

粗底書如何看得○問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為要曰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細細齊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某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問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慶源輔氏曰人纔只

論語大全讀法

四

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澀豈復有優游厭飮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事實

朱子曰

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是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若孟子使用者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飮涵泳諷味孟子之書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是自然孟子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

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合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軀死不傳○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勾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推之其他道

論語大全讀法

五

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求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魯齋許氏曰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覆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

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
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

反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
理自不難見且如老蘇輩只

讀二書便翻譯許多文章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
攻得一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讀得
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慶源
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
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
○新安程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
衡可以稱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朱子曰人
之為學若

論語大全讀法

六

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
句句而論不於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且如說我欲
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
雖顏子之賢而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
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
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
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
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慶源輔氏曰讀
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
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三魚堂
讀本

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
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帝永恂漢翼 參閱
禮徵用中 較訂
宸徵直方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朱子曰此一篇都
是先說一箇根本

○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
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為首篇之要
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
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為本章以孝弟為為仁之本
三章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
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 乃入道之門積德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
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

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
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
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
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
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
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
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
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
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
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
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伊
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
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
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

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孰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己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己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通考吳氏程曰為言言詞也謂孔子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為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正是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

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言潛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為是詳讀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為足則其為疎率也亦甚矣學者觀於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

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為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為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為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意深矣。○雲峰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汝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考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以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為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蒙引學而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愠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存疑論語二十篇許多說話要皆不出此章所言之意

習鳥數音朔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朱子曰說文習字從

羽從白月合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時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未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四

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習字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也。○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效諸己。是之謂習。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机梗。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

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淺說既學而又必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熟則自然有得。至理融通。真味泛溢。向厭其煩。且難。今則見其約而易。向苦其勞。且拘今則見其舒而適。殆必學之而不厭。好之而不倦。已知矣。而必益求其知。已能矣。而必益求其能。雖欲已而不能自己也。是之謂說。程子曰。習重也。雙峰饒氏曰。習字訓時復。扶又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繹其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五

端緒而涵泳之也。通考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繹抽絲也。思者如之。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雲峰胡氏曰。時復思繹。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謝氏名良。顯道上。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反。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始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始采以備一說耳。存疑謝說。亦姑就坐立起例。如夫子說出。使民意其說。時字亦與本文異。

必坐時習立時習兩時字
合上方是本文時字意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

從者眾故可樂也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

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
皆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眾則將
私矣吾之所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
宜暢雖官商相宜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
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且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
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則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六

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
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
雖悅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樂其善之可以
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曰樂其信從者眾也大抵私
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特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
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
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信
從者眾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
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
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則豈不可樂○問朋
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
可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
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南軒張
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
資己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新安
陳氏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說

則善方成己朋來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朱子曰程

則善方及人矣為在外也以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悅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峰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名焯字彥明河南人曰學在己知不

知在人何愠之何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不已知則不愠樂愠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新安陳氏曰己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

何加損於己朱子曰為學是為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亦是附蒙引蓋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為己之心况其習之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七

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朱子曰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愠○雙峰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愠○雲峰胡氏曰說是喜意愠是含怒意喜怒哀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愠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愠言故居尹說之後通考仁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愠君子之成德

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問稍知為己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朱子

曰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慍慍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慍慍是裏面動了○人不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不平况其不知己乎此不知不慍所以難也○問不慍之說孰為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慍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八

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

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

深何也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實孰能知之哉○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躐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難折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此說終之○雙峰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以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意味○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雲峰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

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為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為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惟本言程○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子此條順進而言也

足以語君子

朱子曰惟樂後方能進步不樂則何足以為君子○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

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由成己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為君子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為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深有意蓋首篇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為深有意焉通考朱氏公選曰此章言為學之道學兼知行言首言學欲熟之於己中言學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九

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為己又曰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為發例此章不知不慍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不稱矜而不爭貞而不諫之君子以德言為成德之稱正言之也不重則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以德言為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子脩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君子以德言為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正其衣冠君子有大道之君子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凡以君子為為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為人上者之道微意可見也侍於君子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舉者可以類推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

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嗇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

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犯乃為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干犯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悖逆

爭鬪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

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平聲

論語大全卷之一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其力而為之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

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朱子曰

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

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禮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

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性了周子

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仁便是本仁

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

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

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問為仁只是

推行仁愛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

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

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

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

於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困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

子首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

論語大全卷之一

有二也通考吳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包

義禮智信皆在其中二句小大不同各含體用蓋心該眾理言雖心體理用然謂體全而用偏則不可

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

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行字與為字終有些不同行施行也若專指在外者言為字則一身皆有

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朱子曰

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於長存疑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亦只是那事也淺說其為人也孝弟有得於天

資者有得於學力者君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故註中用凡事二字如治國平天下以齊家為本齊家以修身為

本修身又以正心為本。此篇首論為學以時習為本。後章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以五者為道千乘之本。而五者之中。又以敬為本。皆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是餘可類推。

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朱子曰：其為人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遠必不好犯。

上仁便從此生。雲峯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為仁，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為為仁之本。又

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有逆理亂常之事。雙峯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

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新安

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別是一意。又推本言之。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朱子曰：不可言至仁是義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至。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也。○朱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為仁以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孝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荀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而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楸。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為仁之本。義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本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箇仁義禮智。皆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

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氏曰本之為根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為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為孝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五

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或問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鮮是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為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邪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龐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龐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雲峯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本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一編名曰洵言仁錄此其首章云通考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資質言則孝弟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言則承上生下以凡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為仁為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為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圈外收程子辨論說過詳有子言

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誥發例於此○朱氏公選曰仁以德行言自推行仁道而言則孝弟皆是愛親故為仁之本自良心之發見而言則仁主乎愛義主乎敬故為仁義之實况有子此言仁仁足以兼乎義也吾友汪國用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耳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聖人辭不

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五

人過實凡辭色關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一箇為己為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為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味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許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情省言辭誠所以立也條節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

類皆有所為也。曰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有所為之說甚善。○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子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也。○聖門之學。以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善辭之。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以可戒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雲峯胡氏曰。上章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去

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也。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 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南武城人通考朱子曰論語

山金氏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軻車軻也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吳氏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金反往往音雖二而義則一

○朱子曰三省謂即官省之省從少從目蓋宮庭之門規察出入不合泛入故謂之省所取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已無音三省三嗅與三思三復皆使盡己之謂忠然而集註於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

以實之謂信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為切○朱子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無忠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去

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外者皆以實是信。○蒙引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蓋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行之分。賢賢易色。章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子夏之言而律曾子之言乎。傳謂受

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 問曾子

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所省乎。朱子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存疑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時復思。釋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朱子曰曾子三也。重復踐行亦習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朱子曰曾子三也。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

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嫌於心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家引最要者三箇字乎字有自備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

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朱子曰謀不忠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會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為人謀時須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箇芥成裂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姑為他謀如鳥獸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說道有善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為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細致候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己為盡心○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雖鳴而起孜孜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勉齋黃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成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朱子天理之本然也哉

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共流為莊周之類獨曾子之學專

用心於內故傳之無獎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借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彌盡反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廣平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省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

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有所未室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及矣○問三省忠信是問一貫之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問一貫之後即未問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曰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會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為己篤實工夫不能如此○雲峯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己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後非矣○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兩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即有如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沛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為早年事加三省為晚年事乎通考謂曰王元善曰詳集註則三者蓋曾子平日誠切工夫初非有早晚之可言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

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之心言也。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為。

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

也。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通考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攷，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

論語大全卷之一學而

手

奇比上數為少，包氏以八十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為田之數。如馬氏謂力三百六十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無適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是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問敬事而信疑此而不言。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問敬事而信疑此。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履薄而為之，不致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

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徒木亦其類也。○胡氏曰：發於己敬則施於民，時謂農隙，乞逆之時，言治國之要在乎此五者亦務者信矣。

本之意也。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

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一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蒙引：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

論語大全卷之一學而

至

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為主一而無適也。○隙字與畢字不同，畢字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閒隙而已。○愛人之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凡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言可見其。○程子曰：此言至淺，新安陳氏曰：謂平實，有異義。然當

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

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

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楊氏曰：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弟。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

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象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

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

獲自盡新安陳氏曰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

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

行焉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

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胡氏曰胡氏名寅宇明

人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

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

論語大全卷之一學而

敬是最緊要處愚謂五者反復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

推之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

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餘而

故愛人者又須使民時使不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

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是徒愛也見上四子下

反覆推之方見曲折潛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

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下去是如

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

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

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如此而後能

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苟簡胡亂去

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於苟簡變更這便是

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為權勢所移或為利害所

動前日出一令既如此今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

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

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

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

用則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信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

方得然只恁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

不掩豆幹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饑荒

不能去發倉振廩恤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

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為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

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

既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

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開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

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

自下相因而上如此通考仁山金氏曰五者反復相因此

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

論語大全卷之一學而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朱子曰謹信言行

氏公遷曰信以學言此與有諸己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

功言信之見於言者以實之謂也彼以成功言信之存於

中者無自汎廣也眾謂眾人問汎愛眾朱子曰人自是當

人之賢不肖自家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

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

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羣居不將一等

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

親

近也仁謂仁者朱子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

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

文朱子曰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

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

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

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

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典祖字慶善丹陽人未有餘力而學

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

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行

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朱子曰無弟子之職以

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

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

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

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

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為緩哉

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五

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

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為輕而

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

○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脩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

也○雲峯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

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

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

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

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

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為人子

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

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

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新安倪氏曰文行二

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

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

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五

進可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言小子之學此章知行兼備

而行為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子之學先乎事此

其次第所以有不同也○家引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文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等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

之心好善有誠也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

取范氏好色之說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

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五

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

之也○雙峯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

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己者矣文

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為弟為子之

職始學者之事然成而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也此數

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推而達

之也○雙峯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

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

私計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

已。雙峯胡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

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

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

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

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

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

謂之已學也。朱子曰：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

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游氏曰：游

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氏曰：游

名辭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

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

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

而重躬行。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吳氏名

之本也。老建。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

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朱

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

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

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

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

不可使未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美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嚴固堅固也。輕，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

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問既曰：君子何故有

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浮躁所學安

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

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存疑威重是為

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如下。○管子友勝己如

養速改過如艾艾。○淺說：學則不固，學字兼知行所謂大

學之道也。學則不固，蓋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

意在重字上。不在學字上。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去聲為善則難故學者必

以是為主焉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

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宋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誤為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駁起來○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陳氏曰主與實對實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

反有物乎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

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西山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作本原發以示人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問

擇勝己者為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宋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己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存疑主忠信是誠實去為學所謂致知力行皆是實事各無虛假於理不忠不能知不能行矣然此理不易知亦不易行苟不得賢師友相講明相規正則所知或非其真所行或失其正而流於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矣者有之所以既主忠信又當友勝己也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有過

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

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

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勝計哉○宋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若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峯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新安陳氏曰提首句君子字總說全章四

節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慶源輔氏曰威由重生先言威便文耳而

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

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

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龜山楊氏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

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

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

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

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戒德

矣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慶源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三

過倘或畏難而苟安則過益以大大志益以昏不惟勝己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為最急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為學當以重厚為質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之以勝己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為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淺說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問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矣自脩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龜山楊氏曰慎終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

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下同忽也而能謹之

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

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

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

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

而窆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

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社以

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則孝子

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

○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然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己者

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

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眾而俗薄矣雲峯胡氏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誠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三

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踈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解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歸厚是謂慎終是謂親父母追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是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剛子貢姓端木名賜音衛人皆孔子弟子或

曰亢子貢弟子通考吳氏程曰亢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

記却無故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守而史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

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

良易也

去聲下同直也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曰直無險諛子諒惡良也

恭莊敬也

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也儉節制也朱子曰儉非止儉約

讓遜也

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真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讓謙遜也

謂不矜己之善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新

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之光

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齊曰濟善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

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

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

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

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

皆化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

繫辭不願乎其外中庸○朱子曰此五者皆言謙退

不自聖賢之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者此五字是如

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

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好通

考新安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

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

來動之斯和是也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

其本也觀其言則引而不發其意則有所不足於于貢之

云者其占深矣○石山金氏曰此章緣子禽求之問甚

低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而反其求字之意而補其內而

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

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東陽許氏曰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

而獨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不

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

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子細把注字一一體貼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子曰溫故而知新

子曰賢哉回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乎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感而不猛恭而安○雲峯胡氏曰溫而厲感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始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異時緩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為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通考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張敬夫名枋號南軒廣漢人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素彝好去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焉

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慶源輔氏曰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行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已形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如字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慶源輔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為孝

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雲峯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違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焉

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不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其所以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肯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善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曰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病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為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夫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耳曰此說得之○或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美

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據此是不主觀人之說矣朱子此段小註說最周盡當玩前說乃未定之見○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又人事之儀則也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不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美

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因用而趨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新安陳氏曰此字貼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朱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是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繞出勉強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著意

那裏也恰好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
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和發而皆中節之和
纔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氣象磅礪象
凡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
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閒君
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
心為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西山真氏曰太嚴而不通
平人情故離而難合大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
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
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禮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
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范氏曰 范氏名祖禹字淳夫 成都人程門高第 凡禮之體主

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
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朱子曰自心而言
則心為體敬和為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用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
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
和有樂 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臺
底意思 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新安
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
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
借樂字以形字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
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雲峯胡氏曰集
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
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
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
陽冲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
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
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

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
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
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
之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
意後節是防蔽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說起此章全體范
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朱
子又進一步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 去聲

信約信也 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
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勉齋黃氏
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
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字本 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 胡氏
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
○雲峯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
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
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
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 朱
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思量他日行得方可
諾之若不度於義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
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
義合義則言不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
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
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
言又是不義是 致恭而中 去聲 其節則能遠恥辱矣 朱子曰
不先度之故 致恭而中 去聲 其節則能遠恥辱矣 朱子曰

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雙峯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朱子曰。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讎。由是也。後夫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特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此言人之言主。須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聖

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此言人之言主。須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此言人之言行。去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說上三句。而慮其所終。說下三句。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平聲。其自失之悔者矣。問。恐言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言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雲峯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

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存疑。取由內生。辱自外至。○淺說。因是初交時。宗是終身以之為依歸。不必說言行皆取法他。○玩皆當謹之於始。皆字則言行交際當分貼三句。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朱子曰。言易得。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若於不足。言常若於有餘。○雙峯饒氏曰。敏於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辨。窮理之事。皆事也。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聖

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朱子曰。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工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然。就正有道。亦徒然。○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工夫不到。則雖有言敏行。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朱子曰。道即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雲峯胡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

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德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不求力行敏事。

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

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宋子曰楊氏以世

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不知義者制事

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以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

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

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

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通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通者仁

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

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不求正

於有道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雲峯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學以行言亦專以行言而知在其中前章言進德之事此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至知力行皆為學而學問思辨亦為事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歎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張則

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恃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

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

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

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上聲善樂亦音循理亦不自知

其富矣漢董仲舒策孔子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

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

理然後謂君子。○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

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新安陳氏曰忘其

貧不自知其富則起予貧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曰樂與

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

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子貢貨殖音蓋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

貴以殖販與時轉貨注云買賤賣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新

陳氏曰可也是許其已而勉其所未至也新安陳氏曰勉

能自守而無諂無驕而勉其所未至也其更進於樂與

好禮。○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隘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諂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

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自無諂無驕者。有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更從無諂無驕。上無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人未盡得無諂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位。○問子貢。問貧無諂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生產作業矣。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亦是把貧富。然當事了。○厚齋馬氏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家引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舉其重者言耳。○子貢之問。非以已事。

論語大全卷之十一 學而

為問也。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存疑無諂無驕。是就貧富上做工夫。樂好禮。全不在貧富上做工夫。譬之人當寒月。無諂無驕。是多穿衣服。合不寒。樂好禮。是氣壯。却不待多穿衣服。自不怕寒。又曰。富而好禮。不是禮。養生於富足意。○家引此章。可與末散繻袍章。看。子貢引詩之言。又正與夫子散子路者相類。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於六。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

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

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朱子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也。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學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無驕。夫子言。

論語大全卷之十一 學而

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山真氏曰。凡製物為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既切琢。子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家引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為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存疑道無終窮。學無止法。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所已言。謂處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

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

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通考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蒙引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工四字內。就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為一道。乃為所未言者也。○愚按此章問

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

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

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雲峯胡氏曰。當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

病。然後河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

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

○新安陳氏曰。切必實。實必虛。虛必切。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知人則是

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

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

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知。病其不能

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

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

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

行以斯人之必知。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樂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矣

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陸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慶源輔氏曰。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未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愠。實相關。里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庶無所慕於外也。雲峯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爲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知。下句却欲知人之善。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心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終

雲間受業趙鳳翔魚裳慎叔旂公編次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五章言政皆以德為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
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
餘多言學凡讀書觀人之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
辨亦具焉末後二章
言禮樂為後篇起頭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
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德之為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新安倪氏曰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

○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泳伯量所記
謂先生因執扇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
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
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
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未後定本深思細玩終
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
傲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
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
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
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
矣今日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
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
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
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况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
近於贅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
有得於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通考仁
山金氏曰德字訓詰發例於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
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改從此蓋道固人心
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
或徒知而不能體之於身是又皆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
也○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則身正
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
矣○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為孝是心中得
此孝為仁是心中得此仁若是外面焦地中心不如此不
得凡六經中德字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錙刻按
當從陳氏

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
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朱子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曰北極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
不可無簡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
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
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極便是中央樞
子極星便是近樞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
覺沈在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
上轉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
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樞磨之心
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
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
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
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
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
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
轉更迭隱見有以於環繞而歸向之也通考朱子曰以其
居不動眾星環向為天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

橫亘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又曰帝座。即北極也。以星位言之。謂之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又曰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眾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下如此。眾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也。○程氏復心曰。樞門。箕也。天常轉動。北辰却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箕相似。故為天之樞也。仍不是不動。只動時還在元處。二十八宿為經星。金木水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三

火土為緯星。附蒙引石附。於土然則星亦附於辰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為政以仰如眾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此。亦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只是以德為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也。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極為天之樞。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其之。譬之也。○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朱子曰。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不

生事擾民。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為政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如眾星之共北辰也。○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而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范氏曰。不能以德為政。而遠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四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蓋蓋盡。思無邪。魯頌駟。反。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眾物。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騷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判定。而已。聖人判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使

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問集註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唯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峰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為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

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延平李氏曰詩人與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兩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五

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論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而論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

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有脩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雲峰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望人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蓋可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

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六

其致一也。註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峰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蒙引孟子七篇其要不外乎體驗擴充以至大學之敬中庸之誠皆是也。○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朱子曰道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懲依舊又不知恥矣問政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

者之為矣。通考黃氏震曰：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懼，或問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戮之謂哉？二說似微不同，實於經文推言免字時，菴言苟免以發之，恐後學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兩發以足之。引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之文物而言。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七

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也。

朱子曰：道之以

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民。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所謂齊一者，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勉齊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彼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向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躬行之德，率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

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味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蒙引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禮如何，嘉禮如何，都有節制。度品則有尊卑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存疑德與刑容易看，政與禮如何分，政是官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輔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故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析之而分輕重焉。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八

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新安陳氏曰：謂政刑本

謂德禮。○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與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雲峰胡氏曰：此篇首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

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強合為一所謂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集註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新安陳氏曰心之所之說文中語

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

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量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九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朱子曰立謂把捉得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

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然於此是守住箇淺說道得諸己而有以自立私意不能為之候外物不能為之亂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朱子曰

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朱子曰存疑不惑之深於立者立是未見真向須守住到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矣焉用守為○蒙引知之明而無所事守三十而立猶自著力守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閒迎刃而解觸機而中何用守為守便是慢定把持處○孟子註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則今以四十不惑與耳順知命皆為偏主知者疑亦有泥蓋不動心兼道明德立也又曰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內在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十

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曰不惑是

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原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天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小所以為性也之所以為性者則天命觀之則理之敦化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所稟厚薄所寓盛衰是曰天命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賦予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不可窮也○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指其命之在天者

而言也蒙引或曰大學格物是所當然與所以然者一時齊格而論語四十而不惑集註以為知其所以然者五十知天命集註以為知其所以然何以不同曰論語之言本夫于因其近似以自名之詞固不必太泥○以用功而言則格物時不但求其所當然便并求其所以然乃格物以致其知者也以成功而言則知至時方為能盡得其所以然而凡所當然者不假言矣乃物格而知至者也○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言者亦有以逐事言者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註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則自其統體者言如大學或問曰於凡天下之理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所以然則事事物物皆有箇所以然也

六十而耳順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

聞理即悟○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疑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問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至日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人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實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

去朱子曰聖人表裏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決活○程子曰孔

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

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

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

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

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

朱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是用工夫不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自此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心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胡氏曰聖人之教亦是這箇終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

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

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

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榮定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

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宜之

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史記夏紀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

用

身為度。○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

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慶源輔氏曰：亟者則塗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反魯水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三

至此也。○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

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以自名。○新安陳氏曰：自為立與不惑等

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

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做上。此問此章如何分知行

以知為重，立是本於知而行。始為志學，知是學而行。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

也。十五志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

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眾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

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得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志字最要緊

面須結聚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也。○日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雙峰饒氏曰：矩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習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雲峰胡氏曰：自堯舜以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四

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聖而始為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亟用其心，又如何便到聖處。○新安陳氏曰：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為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矣。聖學自志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惟一，心學也。心之所謂之志，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焉。其中節次自志學而以序進，自有欲罷不能者，常人肆其心之所欲，皆私欲耳。烏知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

之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險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焉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通考仁山金氏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於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總處最盡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誠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不惑者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見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見聖人之神○東陽許氏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文公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蒙引味註中近似二字亦知聖人是約說或說節節都有知行若聖人進德則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人大約說話據其辭亦畧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不思而得對不勉而中亦安得說不是知行之分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音佩於理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有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或問無違日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理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

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夫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故語御樊遲以發之日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慶源輔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肯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自始至終

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為

聖人之言也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闕

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為多少事皆不可不講○莆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通考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入俗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葬禮諸侯用桓楹於棹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為鹿盧以緯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諸侯用四緯貫二碑大夫二緯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緯貫大楹也撥者引喪之緯禮諸侯輜而設撥殯車也三家亦

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

為而為之謂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

已矣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

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

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歿已久而

子曾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

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

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僖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

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

僖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

到學者所宜細玩○新安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眾人

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眾人含蓄深切所以為聖

人之言也○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

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正解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

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

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未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

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

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為

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

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

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

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

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峰

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

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凡所

以守其身中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

意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况凡

為人子者乎○家引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

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

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

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

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

深警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

僕以下至讀至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

犬馬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

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

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開犬馬不能

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為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雙峰饒氏曰是謂能養皆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充

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會

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饌當難曉難戀二反會舊音增集註讀如字下篇曾謂同○程氏復心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

食並如字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

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

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悅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去聲○此事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

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以色難朱子曰此說亦好

也新安陳氏曰事親以禮人所通行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問如得朱子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如此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子

不同也朱子曰告懿子無違意思潤若其他所告則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眾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眾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洒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黜似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貧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特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日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

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日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日如此看恰好。○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為難者，色非可以盡為也，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親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為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於此矣。連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違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身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通考仁山金氏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為句，愚按吳

與回言終日自集文取李氏之說始讀為句，絕文意俱勝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為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

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

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顏子深潛純粹，慶源輔氏曰：深潛字愿中，號延平先生。淵宏純粹謂無瑕，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

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通考仁山金氏曰：深潛純粹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深潛，帶知見意純粹，帶踐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不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致堂胡氏曰：夫子

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道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

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朱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矣。此之聖

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

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

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

物事若不消，只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退省其私私者

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

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得，皆是與中庸謹獨之獨同。○不

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

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啟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乃有啟發與啟子之啟不同。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底，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比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巳同。是一般趣味矣。○覺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潑之意。夫子再不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驗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雲峰胡氏曰：顏子之資，隣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日行而日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默情則不發，發便不情。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證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靈，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為慎獨之學者也。○存疑聖人此語是抑揚其辭，以喜之，非是初見他如愚而終知其不愚也。○淺說亦足以發雖是體道，但只是要證其不愚之意。總歸於悟道也。以體道對悟道平說者，非是。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朱子曰：大綱且看底人是為惡底人。○蒙引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

觀其所由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朱子曰：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

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或曰：由行也，謂所以

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察。於地理察。安所樂，音洛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程子曰：視其所以，觀

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能勉強做來，若

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程子曰：視其所以，觀

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能勉強做來，若

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能勉強做來，若

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能勉強做來，若

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能勉強做來，若

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己果是
否○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做所安是所樂善如讀書
是者為名不為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熱多般存為己而
讀為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强者故又察其
其為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强者故又察其
樂○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
地○此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聖人觀人也著
地○此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聖人觀人也著
思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問
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
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
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間纔看善惡便曉然到觀
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
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此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
是不見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
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竟亦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熱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
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
方安○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
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
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
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
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勿軒熊氏曰所由言
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 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 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

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

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
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

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稱本文之
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
則心如明鏡方能知聖
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

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

音 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 新安陳氏曰與 而所知有限 安

陳氏曰與其 故學記議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

發也 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
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
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
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而求新不可得而求矣○溫故方
能知新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
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故又
要知新性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
知新上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
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
上一人與說一箇道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
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
得一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問不難溫故
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
意○道理印是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
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
自有新得○又曰昔之所得雖日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尋

釋則亦未免有廢棄道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而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畧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釋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剽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為其無餘矣。乎可云者。則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為為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蒙引。溫故。而習之。然後有朋自遠方來。

子曰君子不器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三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朱子曰。君子才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價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備。如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問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是成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孫。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

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雲峰胡氏曰。士君子之心。應有其具。眾理是共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

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要只說。言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慶源韓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脩業之道也。○雲峰胡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說辨難易之等。而勇為其難。○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審虛實之分。而專務其實。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朱子曰。只為子貢多言。故云然。

朱子曰此之與則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此則只是據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偏及天下此則呢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此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三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

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作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

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

其取舍之幾也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

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君子與小人並稱

者凡十七章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喻於義坦蕩蕩成人之美易事而難說也不仁者有矣夫上達懷德求諸己不可小知有三畏固窮君子中庸居易以俟命闡然而日章皆以德言○雙峰饒氏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種種小人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之所務者小也無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渾然不好底為小人之宜與君子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蒙引周而不比亦是隨其廣狹而言不必說舉天下無人不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然終不失其為愛眾也况去一惡人而眾受其利是乃所以為愛何往而非周如小百人千百惟羣雖無不愛然羣黨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連千百都愛終是比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朱子曰學

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述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台恁他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泉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

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日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程子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

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

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雲峰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為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釋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釋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蒙引學字亦無定指如未能知而學夫知者亦是學未能行而學夫行者亦是學單言則該知行又須看上下文何如亦有專就知言者如博學於文之類亦有專就行言者如不學禮語意近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

有攻木之工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或問

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學去理會他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關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足闕墨索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身亂倫之訓已足闕楊矣○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託為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辭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通考勿齋程氏曰百家眾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誠行戾乎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

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之不爾

則駸駸音然入於其中矣汪氏炎景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註有取於程

說之痛切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揚氏孟子闢楊便是揚老如隱遁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不能或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感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各公高材皆為佛氏之言所陷溺惟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關異端也○通考按程叔子云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行蔓延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不必與爭又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犯難而己此數語皆所謂其害為尤甚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上聲其

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

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若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亦可矣○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開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不知者以為為不知則人必我告己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案引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蓋遇事或有問他他難於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為恥此其惑也故夫子為他去此一段惑未是正告以求知之道然此惑未去則雖欲求知未易進也○是知也且淺淺說箇知意思○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淺淺地說○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為必先去此一段蔽然

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既能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存疑于路以不知為知原他初不悟己不知分明是以己為知自聖人看他見其不知耳如死孔悝之難他分明以衛輒為是故以聖人為迂而以身死之此只坐知不真耳若知得衛輒不是豈肯苟且以身殉之朱註強不知以為知及自欺當如此看蒙引曰遇事或有問他他難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為不知看來不是以死難一節觀之若無緊要事他難於說己不知強做知自欺可也死生是何等事乃因恥己不知來強做知來自欺揀一個身去死決無此理○子路為人好勇其學亦粗率多是不知底却自以為知了如正名見南子子欲往公山佛胥之召使門人為臣之類可見故聖人責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不知而闕是為不知為不知也子路正為少此故聖人因事責之至此復從容教誨之也○淺說是知也只貼入無自欺之蔽一意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五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符用反

也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教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凡此五字皆中意也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

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以我

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

之精慎言行去聲者守之約新安陳氏曰夫子分問見言行

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

關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焉龐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

加謹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

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

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

章三者不可關一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

已無可悔矣蒙引寡尤不止帶慎言意寡悔不止帶慎

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

言行之資者狹矣能無悔尤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

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

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凡言在其中者

是而不能無過當之差又能無悔尤乎

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在其中仁

在其中直在其中樂亦在其中其訓

皆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朱子曰此章是教人不

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

人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

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

殆然又勿易言易行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美

千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千字。又曰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爲言行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備其在己而已。祿之得非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干祿哉。○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問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開疑殆則胡亂把不是。既也將來做是了。既開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日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

論語大全卷之二 爲政

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謙。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將何據以爲擇。精守約之地耶。○新安陳氏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子教以反求諸內也。通考吳氏程曰其餘蓋不疑不殆者。理自內出。謂心悟其非。○東陽許氏曰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按延平問答云。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存疑李延平說子張干祿處最好。○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

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新安陳氏曰顏子終身尊嚴閔子堅辭貴

幸豈有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

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雲峰胡氏曰學干祿即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在我者則祿將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爲千字而發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故反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炳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

倉故拾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

論語大全卷之二 爲政

曰好聲直而惡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

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

即性之發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

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

居敬又爲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

居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爲大而窮理

爲貴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

權哉。使公復問孰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

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

死哉。○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己問了只恁休

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尙須有說。○是便是直非便是枉。○

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

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

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

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堯

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眾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眾矣在己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象引容貌端嚴也容貌猶云形色容字實。○張敬夫貌字虛貌猶狀也一舉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張敬夫

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

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慶源補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

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新安陳氏曰不期然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蓋不使之使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新安陳氏曰

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罕

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新安陳氏曰書

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

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朱子曰惟孝

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為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裡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

一發出推廣以爲家政之意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

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御或人者故託此

以告之要平之至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

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

行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壬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音厄以駕牛

論語大全卷之二爲政

聖

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車軌輓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通考吳氏程曰鉤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輓直且無撓駕馬則撓而曲之其最前鉤衡者爲軌而亦通謂之輓輓爲屈木以駕牛而聯於橫木上曲句輓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鉤於衡就輿言之則其上而曲處皆爲輓之前鉤衡輓前之橫木也缺去七寸以扼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輓其平處爲衡合言之衡即輓也輓所以鉤而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車無此二者則不可

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

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

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何曰然○雙峰饒氏曰行之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輓輓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蒙引不知其可也此也字與下章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同皆乎字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

世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

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論語大全卷之二爲政

聖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

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

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朱子曰質朴則未

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宋文則就制度上事加文宋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後人見得如此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此故命此名

周正建子爲天統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前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

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
日生成而青○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開
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
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新
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
之義迭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
詳見皇極經世書通考吳氏程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
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為天統六月林鍾為地統正月太簇
為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
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
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
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
人之分也○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
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
以新視聽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過而益其不及

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

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

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楚禁緯術數之學也

朱子曰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

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與必降殺了周恹地柔弱故秦必變
為強房周恹地織悉周繼秦與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
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恹地暴虐漢典定是
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
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
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
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
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
損益得大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
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
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
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
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
新安陳氏曰識緯如三秦者胡之識及赤代符等及諸經
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附蒙引三綱以道
之大端言五常以性之條目言一則天下之大經一則天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下之大本也○集註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
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
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其實所損益只是
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因所革言非謂上二可知只
在所損益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按本文本註文勢
意義上二可知俱不兼言為是○語類這一說諸先生說
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
只深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
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羔羊
跪乳便有父子之孝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
兄弟犬羊牛馬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
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地民滅不得○繼周者秦是大
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
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

也夫音扶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

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新安倪氏曰書曰天叙有典天秩

也禮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

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

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

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世而

過如此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詔求媚也朱子曰如天子祭

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

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

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

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其鬼否曰是

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

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

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

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

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

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

又問中雷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

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之義

也又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丘氏曰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所謂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則無行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若從

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勉齋黃氏

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

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娶福之心也見義

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

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

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

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詭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

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詭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隔川

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

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

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

為而不為其儒可知一過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

焉庶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為所當為矣通考吳

氏徵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謂義理所

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

而不為是不為其所

當為一過不及也

論語大全卷之二 終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通考勿

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

為三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佾

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做此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

八人餘未詳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狂預註云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

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宋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

人多如此哉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舞

之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

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

雙峰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

謂君其忍之是也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

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

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

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

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

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蒙引季氏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為謂凡適己自便而未

甚論於大開刺下欺公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為矣此說以是可忍為重謝說以孰不可忍為重非

正意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

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為六以下依此孔子為政

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

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

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朱子曰為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

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為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

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

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諸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佾

孔子為政

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能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

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

容也主祭者天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

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

罪朱子曰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

詩○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知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知也是言無禮無義通考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

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程子曰周

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西山真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

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身已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

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

仲尼譏之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

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會用天子之禮樂則三

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

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

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各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遠之豈非周公之衰子○王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佾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佾

四

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况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懵然不知其不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遺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國者其不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

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為吾用矣心

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而
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
○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
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
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
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附語人而
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倫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
氏用四倫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問集註
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
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
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
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
樂○蒙引此禮樂以禮樂之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
言禮樂之理也禮樂之理俱在禮樂則無有無聲容
者但亦不專指玉帛鐘鼓如周旋進退之制亦皆是○游
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五

故置程說於圈外李氏說禮樂三字不謬但於仁字似疎
故又居後○存疑李氏跋倚以臨祭是不能如禮何也魏
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惟恐其或爾是不能如樂何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
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
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
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
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
這天理便與禮樂合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不合
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
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
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
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
間鏗鏘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

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
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尚
同行纔長先少後復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
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李氏曰李氏名曰序
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李氏曰光祖昭武人禮樂

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鏗鏘鏘鏘

反亦將如之何哉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
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
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慶源輔氏曰游氏說得仁
字親切而禮樂一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
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意方
備程子無序不和是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
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六

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
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
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
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
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然記者序此於八倫雍徹之
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

後疑其爲僭僭禮樂者發也之不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即人
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然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
收爲本註程子就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子
說無序不和亦是禮
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

也故以為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
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
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
日儉者物之質賦者心之誠則便以儉賦為本又取楊氏
禮始諸飲食以證之存疑林放此問勝棘子成君子質
而已矣何以文為意蓋日本則足以該末若質而已矣則
遺其末此林放所以見大於聖人而子成見非於子貢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

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

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
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人倫 七

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
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
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
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
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慘怛當寫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朱子曰治

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
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
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
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

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禮貴得中新
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貴得中
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凶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
言中者無過不及也

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曰謂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

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

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自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

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

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

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

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

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

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質易則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人倫 八

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
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
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
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
固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
過者小而得者大也○蒙引林放問禮之本此禮字兼吉
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其
實禮字該得喪字但儉字該不得戚字奢字亦兼不得易
字○林放問禮之本蓋亦近棘子成之意 ○范氏曰夫

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

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

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

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

故汗鳥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為之簞簋音甫籩豆音雷爵之

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

汗尊而抔飲責苦惟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

注云古未有金甌釋米押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汗

尊盥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黃讀為喪不可以徑情而

古謂搗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

直行如字為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

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與物者衰經

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或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

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

之而告之以此朱子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

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

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

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為之

哭泣擗踊所以飾之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祭與

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

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

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末有文飾

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附

淺說可以儉戚為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為禮之末蓋末只

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謂繁文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不如諸

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

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

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

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與春秋相表裏有

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論語大全卷之三八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秋所以作也

秋之不如春

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

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

其言想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氏註似專

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

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

旅祭名

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日蔡蒙旅平九山刊旅

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

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冉有孔

子弟子名求魯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

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

放以厲冉有也

厲激厲也○宋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南軒張氏曰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予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僂

王

誠則有其神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敢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兩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祭而有是問歟○蒙引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存疑泰山既如林放則季氏之祭必不享其祭為無益可以止矣林放尚知繁文之非禮冉有乃不能救僭祭之非也亦可以厚愧矣一言而季氏君臣俱受其藥所以為聖人之言○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

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

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

教誨之道也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

曰是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為諸侯大夫強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議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之後歎之也五世三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微戒之微意而見聖人開亂之心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聲子欲去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僂

王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

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飲謂射畢揖

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過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

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爵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立飲卒解坐奠於堂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通考吳氏程曰勝者至飲也作一句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彼飲之意又曰只可於下者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解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

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解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

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十無六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祖決送而立堂下階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于禮其節欲比于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圖蒙引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節力之爭也○朱子曰射之爭不爲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詩當如此○慶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佾

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爲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爲所謂禮樂未嘗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爭潛宜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畧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詩七 練反

盼普覓反 絢乎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可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意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倩好口輔也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俗易成其輔左傳輔車相依

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新安陳氏曰詩無此句意但下文素以爲絢中涵此意如有粉地而加采色也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爲絢一句比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存疑子夏疑素以爲絢一句謂素與絢自是二項曰素以爲絢似就把素做絢了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佾

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不是就把素做絢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績之事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申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

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

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學而子夏因論詩而知學

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記

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曰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佾

五

忠信為質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

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非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非

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

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新安倪氏曰孟子

之為詩也為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倪氏

曰學記曰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諡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之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陵證也文

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

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吾能取之以證吾

言矣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佾

五

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

日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尤

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

以知其餘况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

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祀。宋可證得聖人論者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祀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雲峰胡氏曰。天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爲之。祀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爲祀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畧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要皆缺畧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公武王封之。祀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祀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存疑。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佞

此歎也。○問夫子若得位而文獻不足徵。如斯而已乎。曰。夫子若得位。自有一番制作。觀答顏淵問爲邦。可見然文獻不足徵。終是有遺恨。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臣。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

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也。考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

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

之主。居南面以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

祭統。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

之。然非禮矣。失之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通考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

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

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

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

紆勿也。丑亮。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朱子曰。鬱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者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鬱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骨實之於蕭。以燔之。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佞

以求神。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

於陽也。後則浸以懈。居隘。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

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僭禘元已失禮。既

此歎也。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

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圖蒙引。既灌而往。度以解。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爲言。豈非以失

禮之中。又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

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

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吾舍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秋時。爲諸

侯望國周之典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

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禮

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
采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
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魯以後稷配之王
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大禮也○或
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
不王不禘王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
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
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
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
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
類次之也附蒙引考之當今又如此註云魯事非也須兼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周與魯言謂考之周則為幽厲所傷考之魯又有郊禘之僭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

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

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

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禮無不明誠

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

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
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
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
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
○采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
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罔
人禘嘗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遠絕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
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感格之道
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
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况
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
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以始祖配之然己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

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

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

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

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

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

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

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

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
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
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日時王之命如
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
○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
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通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
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

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况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乎始。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三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峰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誠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誠當無不至也。通旨宋氏公遷曰。天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歎之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歎之。皆所以正名分。為世道計也。○蒙引。夫子告或以不知禘之說者。其意有二。一則以或人不能如此而辭之也。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也。○禘之說。大旨只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知禘之說。難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了。○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存疑知。

其說是仁孝誠敬極其至。既知得便行得。這知不比尋常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祖於孝祭神主於敬。

○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

祀之誠意。○宋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

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與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祖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不生。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三

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脈之較然可觀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自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通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

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閒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須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圖象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此誠亦可見。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偷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

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

七日戒三日齋。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

一人焉以爲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僂音愛，然必有所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僂音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

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

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慶源輔氏曰：禮爲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爲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有矣。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偷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

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雷猶中室，上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覆穴故名室爲雷。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雷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戶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

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宋子曰：陰是窀門外，正可頓柴處。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窀之尸，恐屬夫之類。門之尸，恐屬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衰止祭於奧，又非禮所極，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新安陳氏曰：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僂

五

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

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

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

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禱福問

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之天。蒼蒼者，天之象，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夏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

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附蒙引：天即理也，愚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此註蓋謂此天字，非以形體言也，又非以生物者言也。蓋就理言也。若謂只以天為理，則註何以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又何不曰逆理則得罪於理？又何不曰逆天則得罪於天？而本文又何不止曰獲罪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出一天字，特地是以壓竈與奧，而其所主則在道理上。故集註云耳。○獲罪之罪，明以禍罰言，若謂逆理便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奸雄之膽。○存疑：朱註天即理也，蒙引解得最好。愚當初正有此疑，細觀此語，還是有病，虛齋亦覺費力，不如只云天者理而已，方無病。○這天還是蒼蒼之天，對奧竈言也。至論天之所以為天，則理而已。語錄說得最好。○語錄謂獲罪於天，不以禍福言，蒙引不主之，看來亦是聖人一時只要折玉孫賈，不得如此之深。言但當

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峰胡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僂

五

氏曰：纓說媚字便已非。○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

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個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遠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留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

之運不日婚與龜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諛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此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咄咄亦不至觸之以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微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倍

毛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

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宋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那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畧畧則姦充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為那之間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

詔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未文勝質之文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播黍稷豚汗尊杯飲必其時可也陳其饗牲備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醞在室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管仲士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蒙引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文為言所損益者也周文之盛一部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倍

毛

周禮盡之矣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

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 創習反

大廟魯周公廟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

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 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朱子曰觀或稱鄒也 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 下設 嘗為其邑大夫 朱子曰 鄒人之子是與孔 孔子自少 去 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

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

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

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

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

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

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日以石慶敷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

對人之子則亦夫始初入大廟時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

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倫

爾軒張氏曰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覽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知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菜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戴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于夫子齊黎彌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鄰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為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畧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

象氣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新安倪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

備故謂的為鵠通考石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塚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

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豕凡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

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曰棲皮為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倫

鵠賓射之皮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

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

畫布為正今集註凡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為鵠是以大射之侯言科等也古者

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去聲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

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

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官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 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

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

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

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犯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脩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慶源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俗

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射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及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

去之

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

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議也明以後不復議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有害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與通考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措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措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東陽許氏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則皆盡至晦日而日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立冕聽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俗

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

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

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

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

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

以惜之也

宋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天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

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

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

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倫

當然也

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

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

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

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也
○存疑聖人曰盡禮非但以明己之志實以救當時之失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此兩平言之正

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

無禮患忠之不足

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

尹氏曰

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新安陳氏曰尹

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宋子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

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

尊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

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益

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

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

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駢動者矣本末兩盡

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可以

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難之說可以告其父而

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通考程氏復心

曰如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

後忠臣嘉實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則臣雖欲忠

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當盡忠處却自不可不盡此又

言外之意○蒙引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

間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權必重遣戍之時則或送

其心有難則鞠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之事。○事君以忠恐泛言平時不必擬到仗節死義處。○存疑夫子嘗曰事君盡禮。此曰使臣以禮。此自其不足者言也。臣事君以忠亦然。馮氏謂以尊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說得奸下之事。上職業若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我未能盡待徐徐為之。又恐取責於上。往往多苟且含糊欺設將去。故曰易以欺臨下易以簡尤明白。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

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而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漆洧之詩曰洧之外詢訏且樂推士與女伊其相贈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創集註止於此章。○蒙引若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有是德故詩人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看來斷是詩人哀樂之得其正也。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愛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為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俗書時不當引入於此此條最惑後學今不得不併錄以與讀者商之。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詞云云則其為指詩人言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為尊奉之

則決不可。○嘗謂關雎亦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為不淫不傷耳。是亦欲顯關雎之意。不然三百篇中性情之得其正者豈獨關雎。又如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以當時於三子有異論故也。○本文哀字當憂字說。至集註却全把憂字來換了。多少是周旋。○存疑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官人也。官人何為憂樂。官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臣關焉。是固官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

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問以

論語大全卷之三 人倫

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宋子曰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粉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殷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為虞氏禹為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况禹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可例論也。○趙氏惠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通考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

論語大全卷之三 人倫

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公四年六月亳社失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安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蒙引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脩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愚竊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為言抑未矣。况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為人君之福乎。○既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為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柏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柏也。周人以栗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疎。下句尤甚。縱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註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使當時答哀公只上三句無下一句孔子責之亦不至如是之深。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

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反

救故屢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

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

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換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曰：辛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己所未聽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己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况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存疑：成事不說三句，雖以事言就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本文三句是泛說責辛我意在言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

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佞

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彊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狹卑狹以小人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脩身為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明，則行事自然。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蒙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

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看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者，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顧麟士曰：蒙引說是器小是緊說，不可預照下兩項也。故或問又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自說不得大器。即有王佐之才，亦不可三歸反坫。如此方是無弊之指。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馮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反形句說苑劉向說

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臣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采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佞

是借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要說。○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自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二分損二為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累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為非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

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

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大夫以簾好謂好會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大夫以簾好謂好會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大夫以簾

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

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

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

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

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

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

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

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

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

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於坫

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

諸侯朝齊者必私觀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

之僭蒙引楹柱也謂兩柱盈盈然對立也坫在兩楹之間如今人把盞置盞蓋於廳前中央也坫受爵之器也

依註以木為之高約一尺只在地不如今人承以愚謂

案蓋古者地坐未有椅桌坫字從土恐是瓦器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佾

聖

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

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

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蘇氏曰

日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

各執字子瞻號東坡眉山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

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

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

後治人之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謂大器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

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

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楊氏曰

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

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

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

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

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佾

聖

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所為功烈如彼其甲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宋子

日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

○奢而犯禮是他裏而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爲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樓諸侯以代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否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倫

聖

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福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甲狝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天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卽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者謂之才其所不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動勞如周公猶且赤舄凡几自視欲然况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效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使己無三歸之

奢君無多雙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星矣○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而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倫

聖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釋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

放也純和也皦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成如書所

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

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

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

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

也以成

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甫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

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噉如則和而又有別也。釋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太師而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與○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斷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噉所謂無相奪倫是已。釋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噉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釋。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通考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和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佾

聖

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釋。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脈易得開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疊疊如貫珠。故至於成。○東陽許氏曰本註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噉及釋。乃三節中之節。奏翕之後。繼之以純噉。又繼之以釋。從則非翕釋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翕純噉釋皆指此意。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蒙引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純如噉如釋如。俱緩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噉如。釋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存疑從放也。謂放手大作也。蓋始作在於八音齊舉。連既齊了。放手大作也。始作無多。久從之後。有許多久。到以成亦無多會。孟子言金聲玉振。金聲即始作。玉振即以成。中間皆從之也。○蒙引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

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鐘太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六律。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徵濁。徵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

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捐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

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木鐸於朝。○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

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朱子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佾

聖

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耐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存疑封人一見夫子遂以何患於喪慰二三子此亦據理而言耳而聖人終於喪者則理有不可推不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書曰每歲孟可以是以而病之也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佞

聖

於道路也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峰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以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始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測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處○慶源

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
舜紹堯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

美胡氏曰韶盡指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

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

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是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彌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

○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蒙引盡美盡善都是指樂言註所云云皆是原其所以處○樂只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佞

聖

其所以為是聲容者便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

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

遇之時然爾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有淺深又舜有不盡善處今若要攬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

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於受這事勢便是住不得若曰奔告於受則商人

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通查朱氏公遷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語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

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朱子曰居上而不寬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見

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辨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數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足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為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不可觀乎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於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觀他附業引聖人教人重本也既無其本則條教法令等都是

無根的都不是從心頭做出來的○不寬不敬不哀固無可以觀處然既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是處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禮文不足者哀亦有一於戚而徑情直行者須各於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個寬便了為禮只是一個敬便了臨喪只是一個哀便了○淺說此寬敬哀在內都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云觀其所行之得失○寬是寬仁之寬非寬緩也○大抵本深則末茂心存則事舉縱未盡善要不失為君子路上人若無其本而專逐於末卒歸於浮誇虛偽而去道也遠矣如之何其可行也故聖人教人千變萬化都說從心上來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終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二魚堂讀本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七章言仁餘多言學本之一身達之一家一國大畧具焉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度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

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爲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土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習以成其德。馴。惟。作。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

雙峰饒氏

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

濫久樂必淫 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無所不至矣○雙峰饒氏曰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

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

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

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對樂與對對對舉之互

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

言之爾○雲峰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

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

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

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朱子曰仁

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皆是義理所謂

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

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

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

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

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

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胡氏曰

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仁仁不過利於仁耳爾蒙引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智者之所以為仁智者處但支

勢不是如此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

去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

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

一利仁則二朱子曰上蔡見鐵道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遠近精粗之閒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

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

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

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識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

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其連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

得其公正是也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

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個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自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閒求其是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通考程氏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或不能當理者非仁也令尹子文是也有當理而或不能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耳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外體用之別哉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天下之

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牽於私而不能自克也惟

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宋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私心則好惡

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宋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私心則好惡

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情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峰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

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五

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閒斷不志仁時，惡

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存疑此為為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今人多曰：我欲為善，然常不免有為惡之事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心真實是志於仁了，則所行皆善更有。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為惡之事者，決無矣。

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

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勉齋黃氏曰：傳奕園很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註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六

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程子曰：無貴其為可取，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

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蒙引：取舍之分，義利之辨，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失脚，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求，仁以明取舍為先，若無終食違仁，以下則是守其

本心之正而不離者總是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而有內
外精粗之別焉○存疑無時無處而不用力通指富貴貧
賤取舍至顛沛必於是言○淺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則有害於仁故君子不處也貧與賤是人
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初無害於仁故君子不去
也○存疑不以道而得貧賤如孔子不得位是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

自離去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慶源輔氏曰貪字與

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惡
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
而過其實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七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

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

閒而已也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

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
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
無處而不仁○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
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處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
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於
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
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
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處底根基豈有遠能造於細

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爲本
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 ○言君子爲仁自富貴

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

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

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
搖奪如世閒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
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
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
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
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
無疑似之差○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
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八

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
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
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欲而得之雖不以
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
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
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爲
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
得之若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
乃所以爲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閒審所擇焉則天理
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
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
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閒而有終食之違
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
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閒斷無毫釐之空
閒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
閒無非天理之流行也蒙引集註以此爲存養之功按

存養二字。元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兼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為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云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為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最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便與存養為對耳。○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為兩端言之。存養更密於取舍耳。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故註曰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此本章之大意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去聲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九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朱子曰好仁惡不仁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是篤惡之切非畧畧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會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自己身上事非是

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是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潛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人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十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去聲下同問一曰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

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

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朱子曰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開自是欲進不能所謂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

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

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

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慶源輔氏曰此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

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

力於仁耳○雲峰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

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

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益

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

人之心矣附蒙引好仁者無以尚之是好仁者誠未易得

見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惡不

仁者誠未易得見也然此亦在乎人之立志何如其所以

不可見者蓋總是人不肯用力耳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為仁由己寧有力不足者用力於仁只是擴天理過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士

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云云附之一字而略起下文之言

耳○淺說首一節言人難得中一節言仁可為末一節言

人自不為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

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

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

小人之過於薄忍則仁之血脈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

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

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

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

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

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

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觀過斯

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

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三

經 171-283

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子發此。○過以事言。仁以心言。仁字兼。○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絹。仁不仁。尹氏圈內註也。

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

相祚政唯仁簡。以身率物。使人懷而不欺。畜夫孫性。畜夫小吏也。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言。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據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去。聲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

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勉齋黃氏曰人

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峯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
扶又遺反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

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蒙引開字兼行字言。

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

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

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潛室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即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會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峰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為。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為子。必不可不孝。為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會子得正。而斃方死。而安。曰。會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贊會元。唯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且為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雲峰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通考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七住反之向也

甲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

外何足與議也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物

論語大全卷之四

五

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曾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淵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甲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分之○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取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取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取者此是不取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辨而學者之

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誠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附存疑議道者將以行之也與議道猶云與適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

二反適考吳氏程曰集註於翻切字多仍古韻用類隔者今更音和必二反合更作咄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去聲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為為二公

子築蒲與屈士為退而賦曰狐裘靡言蒙茸以狐腋為裘貴者之裘也靡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為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

論語大全卷之四

五

知所適莫不肯也比從也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從之念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聲於猖昌音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閒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宋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況應有義存焉處物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者故也無適莫而不主

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著實也○雙峰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者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與於二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濶蒙引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初無必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為則為之理果不當為則不為義者事理之不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住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七

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中者也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從也與比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義之與比事到面前都元自有一個義在不用外面討一個義來應他但吾以心制之而已○君子之心雖無適無莫而實有所倚靠若佛老之心雖似手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著此所以異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也以義為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者何也無不知有義也然老氏之將取必與將翕必張又難以無心待之是全私也豈可與吾儒同年語○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君子之心如明鏡止水更不著纖毫自家意思妍媸美惡一聽物自至而應之耳若著纖毫自家意思便是適莫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上之

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

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謂懷德惡謂懷刑所以

為君子苟安懷土務得懷惠所以為小人以其無所待於外而

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朱

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

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脩飾所以能

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

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

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樂

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

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刑務去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

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

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

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峰饒

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底小人又似少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七

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附蒙引此與君子喻於義相似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聲上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

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

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之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峰饒氏曰事依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附蒙引程子之言放字說得輕故在圈外且言必害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徇私自便自是可惡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

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

何矣而况於為國乎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

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拊曲跪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為禮讓正要去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

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與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可以為國○雙峰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讓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為而言○雲峰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通考黃氏紹曰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爭何所至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附淺說國以禮而治禮以讓而行蓋禮所以正人倫序品物而綱紀乎世道一日去禮則身不脩家不齊而國不可治也然禮不虛行誠使為國者知天地人物本自一體無一之可慢而莊敬和樂之心充滿於內不雜以一毫怠忽慢易之非則禮之本立矣由是著之於身則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而大綱細行無一不與禮合者及之於人則誠意所感既有以與其辭讓固有之心而舉動以禮又足以為言行視聽之則將見人皆由禮而無一人弗率者也其於為國也何難之有若無是禮讓之實心則禮之本不立而著於威儀言動之間遽然淺陋粗率驕肆放蕩而無足觀者矣其如禮文何哉而况於為國乎蓋未有內慢而外能敬者亦未有身不由禮而能使國人皆由於禮者○能以禮讓為國不必說以此禮讓去治國猶云為國者而有禮讓也○存疑讓就人君說只是正位居體意思而九經之親親尊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皆讓之事也就人臣說只是

事君盡禮意思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可知

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為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主

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爾存疑君子自脩亦是求在我者而已其曰求為可知亦是就他患莫己知處從而啟發之不是教他以此去求知亦猶夫子告子張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亦是因他學干祿而教之不是教他干祿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荒故反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

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上然一理體而泛應曲當去聲用

各不同用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

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新安陳氏曰荀子勸

學篤真積力久則入謂通考勿齋程氏曰是以呼而告之方其靜也統宗會

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曾子果

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

這心應去只此一心理盡貫眾理○問未唯之前如何

日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

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

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會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

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

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

生氣流注貫去也○會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身分親

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會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

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會子是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

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主

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甚底貫如
散錢一索子會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
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未將何以
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佛老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
言一天資高者流為佛老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
中庸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
舉一物在人舉夫婦為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為
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
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日所引中庸易
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

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眾只是一箇道
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
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
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通考

勿齋程氏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爲一貫存疑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中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日用之間事物之來因而應之隨他千頭萬緒都有至當恰好的道理初不是去隨事隨物講求義理而應酬之所謂一以貫之也人之一心雖亦有這理但爲氣稟拘蔽不光明瑩徹故不能應物必就事物上探討然後能去其蔽而復其初然非旦夕之功所能到必隨事隨物探討服行日積月累待工夫一齊到了然後融會貫通萬理合爲一理而心境洞然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者始復其初而隨感隨應各有條理是亦聖人之一貫也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是正當他將融會貫通時節點化他故能一語便悟所謂如時雨化洪鍾點雪者○聖人之一貫譬匣中之鏡光明瑩徹物來必照學聖人者譬如鏡爲塵垢所昏必待磨磨磨磨磨者就一邊磨去磨了一路又磨一路磨到盡頭然後一下全體通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一貫

磨則鏡全體通光其光明瑩徹自在是學者之一貫也○蒙引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爲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體也在外面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方爲合內外之道○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者是就事上討道理夫子之所謂一貫者是就心上討道理○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外在外則道理不同至有千條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出則千件事萬件事事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應之所謂因物賦形無有不周匝處○真積力久者用上工夫將有所得者將得乎體之一也○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與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是時亦未嘗不著事而曰取理於心何與蓋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吾道二字畧讀道字虛說○吾道若不就聖人身上說如何云聖人之一貫學者之忠恕

更以夫子所語于貢云予一以貫之予之一字照看便見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地之至誠

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

形容聖道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朱子曰

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

之爲而爲故曰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一貫

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去聲曉也東

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爲言

乃是借此二字統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

○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

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

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曰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

形而下者爲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忠在一心上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五

恕則貫乎事物之閒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渾淪淪貫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個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仁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八卦時

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覽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着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著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會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蒙引會子告門人依舊只是隨時察而力行之道理○忠恕而已矣不是正言忠恕只是借忠恕二字貼出一貫底道理○曾子通身不肯說一貫意思出○隨事精察而力行者即盡己之忠推己之恕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自然之恕也盡己之忠推己之忠忠恕之正名正義也是曾子未唯一貫之前時事也自然之忠自然之恕是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者也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五

本不可謂之忠恕始借忠恕以名之也是曾子既唯一貫之後時事也○論語之忠恕多因程子動以天之言及中庸或問之語而遂忽却忠恕正名正位之義似不見得曾子當時所以欲人易曉之意思曾子本是降一貫而為忠恕者○程子則又是升忠恕以等一貫降一貫而為忠恕者○因忠恕之高視乎一貫也升忠恕以等一貫者又恐人集註一借字則既不失會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旨而亦不混却忠恕一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也○一貫與忠恕間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一箇忠做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存疑忠恕一貫當知其所同又當知其所以異以心之實理而應物言則曰忠恕以心之一理而應萬物言則曰一貫是其所以異也心之實理即心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地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難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

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會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會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會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忠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會子之學上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曰上言至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物各得其所為道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朱子曰中心為周禮疏如此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 ○程子曰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朱子曰己是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

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忠恕一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

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

天爾 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想是隨事應接畧假人為所以有天人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也且盡己推己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分日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己雖涉乎人為然為之在己非有接於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外也從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又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天畢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真實無妄處言之微首微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通考東陽許氏曰對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事推己至不遠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此與違道不遠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殺第二節動以天又繳回以己及物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也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言而忠

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即無息也。此猶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

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

猶易二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正也。朱

子謂：聖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

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

子此條而敷演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根

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微哉。○曾子借忠恕以明

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

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

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教之也。

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閒斷。在學者則為忠

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之應曲當者，酬

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

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

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

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

惟曾子為能達此耳。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

子之告曾子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

論語大全卷之四

五

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

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

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

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

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善之曰：汝以

子為多學而識之者。對曰：然。非敢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

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

故夫子善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畧

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

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

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厥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

是博聞強識上做到。○曾子父子相反，曾子天資高明，見

得甚高，却於行上工夫，疎畧。曾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會見

得，却是日用間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

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

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潛室陳

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萬

化自隨，紛無著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自己一般意思，

論語大全卷之四

三

經 171-292

恕所以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會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
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脩身以上
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及物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
之別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忠恕
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是推己及
人之恕而一以貫之恕則是以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
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王氏
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
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於會子之意
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
○雲峰胡氏曰會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
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末舉中庸違
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
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
之義蓋下學忠所以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達聖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
而恕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
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會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
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况
大學成於會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會子問
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
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通考仁山金氏曰首一條伯子
語夫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學者
忠恕以己及物仁也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
此是提起一級明夫子之道下學上達此是放下一級明
會子之意通旨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會子
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脩身以上所以體此忠
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
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
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

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楊

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

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

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朱子曰君子見得

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

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開都理

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

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甬軒張氏曰
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
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
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
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
所喻由其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
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
○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
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
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陳氏
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無所為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
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
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利利自在
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
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
必剛決其取舍至深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附蒙引此就處事而言君子於天下但知有義而已如大而死生禍福之閒小而辭受取與之際都惟義所在○淺說險字不必說是知其纖悉曲折也言凡事但知有此而已就行事上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并反

思齊者莫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雙峰饒氏曰首

謂警省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

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程子曰見賢便思齊

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

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慶源補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存疑此與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同意

論語大全卷之四里仁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諫坊

曰微諫坊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所謂以下

不倦坊下做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

闕截○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舊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放下氣怡色柔

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己意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扶又諫也朱子曰又敬不

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與執諫新安陳氏曰不日苦諫

純執以諫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之流血不敢疾

怨起敬起孝也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

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

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當起敬起孝此

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

曰推得也好○西山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執者反復純執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執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况於此乎諫

論語大全卷之四里仁



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蒙引或曰勞而不怨便是只恁

故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并反曠而音問疎不惟己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并反曠而音問疎不惟己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并反曠而音問疎不惟己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并反曠而音問疎不惟己

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

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

必至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及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自方謂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

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

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足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

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事於先牛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

老杜杜鰲長工心獨苦信哉

論語大全卷之四

引范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存疑遊必有方只接遠遊說

輔氏謂近遊不是人子雖在父母膝下豈能如匏瓜也哉不遠遊其常法也遊必有方者處變之道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遍首篇此蓋複音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兩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

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渾字旨意深切

生百年日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

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

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

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

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

吳氏程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解於心

蒙引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敬其所懼

存疑不是空空一個懼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

知解曰記憶最是若是父母年歲都茫然不知幾何豈成箇人惟常常記憶在心則喜懼自不容已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何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不及言可恥之

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法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其口必不易矣易去聲

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厚齋馮氏曰古人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論語大全卷之四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

逸於規宋子曰約矩之外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有收斂近

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焉曰這約字

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

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人規矩

準繩便有所據守○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

曰說得甚分明○兩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

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蒙引約未必

皆中庸此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言懼其易

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

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

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矣

貴於學哉○兩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

脩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情之法淺說欲者自欲如是也非戒勉之辭○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
如居之有鄰也宋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

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

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

偏孤不孤則又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

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德行道

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

者皆是因入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愚謂行道

有得於心不能有加於明德懿德德性之外正以復其明

全其懿盡其性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體行道有

得於心者乃其脩之復之之子目也○已上得於天者與

行道有得於心者其不同如此若知德者鮮不恆其德之

類則又汎言義理之得於己者其所包者又甚廣也存

疑德不孤是論其理必有鄰是指其實註必以類應尚在

德不孤內

○子曰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

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

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

也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

而已。非人臣事君之道也。交朋友亦然。

論語大全卷之四終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三魚堂讀本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也。

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

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子之學，一言收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為己之學者。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妻去聲。下同。縲力迫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

魯人一云齊人。

妻為之妻

如也。縲，黑索也。紲，繫

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

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

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又言其人雖

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

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朱子曰：雖嘗陷於縲紲，而非

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於縲紲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過，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

足以為婦在哉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
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
若捷於市不辛而過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奇夷之罰
皆受之而無愆也○雙峰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
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
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治
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大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東
陽詩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
縲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縲不足汚其行
○蒙引性理內載勉齋黃氏曰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
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
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
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
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音消又名适字子容神至反謹言必

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

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賢通第

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

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

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

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

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

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

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

所避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

不為况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縲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名不齊魯上

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

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

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

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

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

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

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通魯

之多賢也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

是學者急務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

是學者急務

是學者急務

是學者急務

是學者急務

是學者急務

是學者急務

之至也雙峰使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音女

汝瑚音胡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皆宗廟

盛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新安倪氏曰按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兩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

方曰簠音甫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

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歟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

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南軒張氏曰

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峰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

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

之君子歟雲峰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

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蒙引問子貢他日聞一貫及性與天道此可謂不器否曰其庶乎不器矣曰何不遂許之以不器而只曰庶乎不器曰猶是知之也固有知至而行必至者亦有知難至而行猶未至者先儒所謂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者是已○問子賤與子貢孰賢曰二子晚年所就固未如其孰優但即夫子此言觀之則言其尊賢取友以成德一則方以瑚璉之器子賤言德子貢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賜也何如之問若無因端問不起故朱子直以為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云○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此別言之夏日瑚商曰璉則兼外圓內方外方內圓者而通名之也宗廟盛黍稷見其貴重飾以玉見其華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佞佞之

故學不貴佞○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徒給便口者不是語是個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仲弓為人重厚簡默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慶源氏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語類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為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亦要依此法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御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御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御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御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

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蒙引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我雖未知仲弓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

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于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于不輕許○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以仁而反喜其不佞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六

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

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流行無一毫之閒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以文字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

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閒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

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仁也○雙峰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峰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閒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體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與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七

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于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遠以為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為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為體道之成德此皆專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存疑全體是橫說不息是直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

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新安陳氏曰未

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

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之。未嘗毫髮之疑。但以為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開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語類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致自保如此。○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箇理不可分別。○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八

之。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善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一出。而不自知其所以然。然則開之意。則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顯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

蓋之未信皆自知之也。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

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但其未

信之實。臺蓋纖悉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

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朱子曰據他

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

蒸養未食芻豢。只知蒸養之美。及食芻豢。則蒸養不足。食

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

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教一不辜。得天下不為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九

須是直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行不義。畧後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善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曾見得決定。他地而不

可不恇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

時。便都恁地脫灑。想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畧處。問見處不

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機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慈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趨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

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雲峰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畧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字當如此看○存疑信最難不止是知尋常知得義理合當如此臨做時却又不如此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未真耳若知得十分透徹則就見得決要恁底做不恁底做不得任是生死也不能惑這方是信○信是知至地位朱子曰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愚按知之真自不善不可為而猶是信○吾斯之未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其一念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念未到決不肯已非苟且隨世以就功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名者○開見得道理須要到那自信處方可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這等見解與尋常瑣屑者不同故曰已見大意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適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編竹木為之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

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此歎與欲居九夷同

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

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

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自己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己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付度也○程氏炎祖曰集註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存疑此與居九夷同意浮海亦不是泛往冀有所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桴浮於海海上島夷之君或者有所遇乎○蒙引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此一事也如不知食醜之食為非義亦是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春秋傳

者所謂素素白做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素素言色盡也悉盡做邑之兵賦做賦以

同

討於蔡三十一年悉
崇敵賦以來會時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知也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
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子曰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
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全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缺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至意橫生少有關礙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爲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不能心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許熊氏曰此與後篇自可使有勇求可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易見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亦易見

本心之德難全故
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存疑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于貢處較量使他自己看此豈是當開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言二者一之對以其

彼此之相形而言 顏子明睿余例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悅告往知來是其驗

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十件只是得周遍始無遺聞一知十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十件只是得周遍始無遺聞一知十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十件只是得周遍始無遺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為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問其

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音去之資生

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

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音丘氏云及故喻之如此夫

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音朱子曰凡人有不及

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曰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

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

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音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故既然

之又重音去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十四

而已也音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

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

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

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

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

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登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

與何誅音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鏹音莫官也言其志

氣昏惰教無所施也音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情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

糞牆雕畫之工音無施力處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子與改是音行去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音去警之也音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

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胡

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

之於學惟日夜孜孜音毗祭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

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音人

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

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

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

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音軒

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

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

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

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

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而致無所施耳聽言觀行

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過於詐故非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十五

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禮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存疑夫子嘗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豈是聽言就信其行者此語特以警予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

弟子姓名魯慾多嗜時利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問

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

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

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六

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

為人得非悻悻下頂自好者乎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

也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凡

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

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

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

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

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

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

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慾而其中實有計較

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

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食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雙峰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曰根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爾。雲峰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枨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七

剛之真。象引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

理不屈只為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慾

則不屈不屈虛說故云根也慾焉得剛○存疑堅強不屈

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以本體言程註剛則不屈於

慾稍差○剛與柔相反慾乃不剛病根謝註剛與慾正相

反未是故圈外之○顧麟士曰蒙引說最清楚蓋慾與無

慾又在屈與不屈上面若謂即不屈於慾則扭做一處無

分曉矣須要了得○吾未見剛而不屈者或對曰申枨曰

枨也慾焉得剛而不屈也不屈處斷不可惹慾字慾只是必屈之故無慾便是剛底骨子無這骨子硬做不得○朱子曰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然則剛自是不屈底慾則裏面方著了些鉛錫不可謂即屈於鉛錫也但從外面看亦是一把刀相似此或人遽有申枨之許與○凡語意皆以照下為理然又有必不可照下開說乃妙者如管仲器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慾焉剛方是明其所以然

之故。若首句先道被。卽下文亦何但嚙蠟。○只看圈內註。自明不可又雜圈外註一字。○淺說其志卓然其氣浩然。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搖其中而屈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蘇子所謂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此之謂剛。必夫天之所以與於人者甚厚。而人之所以成乎天者甚備。理無不明。而已無不克。乃足以臻此有所見而未真有所養。而未熟者。不足以與此。故夫子歎之曰。吾未見剛者。言其人之難得也。或者不知所謂剛而對曰。申根剛矣。子曰。堅強不屈之謂剛。根也。慾多慾則易屈矣。焉得剛。○語類剛與勇也。自別。觀六言六蔽處可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

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

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閒。兩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規

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規

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恕。○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通反。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曰。威儀德

之見乎容貌者。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

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

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朱子曰。是

後味聞孔子說。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

文辭言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卽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察然有文章者。蔚

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察然有文章者。蔚

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孔威儀文辭自然
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遠與學者言恐
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躡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
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
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
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
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

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為己之實處如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子

人之飲食珍饈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
○南軒張氏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
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
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
○雙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
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
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
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
人而退之何也雲峰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
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平行之勇陶成之術
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多怠於學

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

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

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姊大計

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

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渠乙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

貢之所以疑而問也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

宋人衛大夫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

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賓於犁衛邑而爲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子

之一官如三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
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
爲恥故出衛人立其弟遺室遺疾之弟使室孔姑孔姑文子
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
尼仲尼曰瑚簋之事瑚簋禮器也夏曰瑚周曰簋則嘗學
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

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諡法解性周公且太公望

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

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

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諡號經緯天地文道德
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慈民惠禮文賜民爵位
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
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

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繫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厚齋馮氏曰。謚法之爲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

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三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音喬

恭謙遜也敬謹恪

反克各也慶源輔

篇釋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索引。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脩己以敬是也。行己恭是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是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前註解恭讓之恭曰莊敬。○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此曰謙遜。夫子師道子產臣道也。○通考。仁山金氏曰。都鄆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鄆有章。一小九之一。又鄆都建旌縣鄆都建旄。當時鄆國多

強族分食都鄆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通考。仁山

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鄆國衣冠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田有封洫。

忽城反。通考。仁山金氏曰。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計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

廩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鄆子皮授子產政。子產

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鄆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廩令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

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鄆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鄆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

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鄆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卽行己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廩田閭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居。三居爲井。伍蓋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索引。養民是育其生也。惠註曰。愛利是二義愛根於心。利施於外。表裏之義也。○使民是驅使。猶云駕也。○吳氏曰。數上聲。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

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

曰三不知皆是詔演鬼神之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為神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處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於音菟

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邲言云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伯比私淫之生子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為人也喜

怒不形物我無間去聲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

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愠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

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

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

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穀為令尹則是卒又為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為呂臣為令尹其後子玉又為令尹子玉呂臣子玉之開子文太

宰執其政以代其缺歟又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日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于揆不幾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蔣杜氏謂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畧其事為賈日子之傳政于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于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而致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存疑子文註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是特事言陳文字註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繫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猶未免於怨悔是指心言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通考張氏師魯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二句集註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陳文字始之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

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

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不使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賦逆

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

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

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遂娶之莊公

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

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

閒去聲伐音也閒音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

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

公伺公閒墮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

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

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

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謂崔

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于爾且反振將候反有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五

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

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遂以

小者二子之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

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後篇仁則吾不

知之語意問克伐并與三仁微子箕夷齊之事求仁觀之

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

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宋子曰仁

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

本心或有不然而也于文三仕三已畧無喜慍盡以善政告

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

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

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

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

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于夷齊之忠清是就

心上若比于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

清只與做忠清○問于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為之亦

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

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

五

五

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峰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也德言子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般有三仁皆是也事言以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不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謂之仁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為仁乎通考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固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理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也仁根於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為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仁德之全矣○徐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至此仁則忠與清在其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八

反夏之事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闔殺於菟為令尹僖公三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二年卒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闔殺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衛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闔殺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滅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夷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王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朱子云如管仲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文子之任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 不能討行弑逆通考仁山金氏曰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問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君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 左傳襄公討賊安得無罪 反於齊焉 左傳襄公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各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法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

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
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通考仁山金
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
崔杼弑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
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
皆至會則是崔子弑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
政而傳不明言其發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村攻崔
氏盡俘其家村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
否三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
攻慶氏於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
莊公尸崔杼於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則其不仁亦可
見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
貫全體如天地一沍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
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
其借王之號又不能正其猶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
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
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
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
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
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
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際胡氏
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
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
矣○夫子以言未如焉得仁而朱子斷其
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原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問之曰再斯可矣三去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聲

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
子將聘于晉使求遭
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
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

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

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
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
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
不日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于細思到思而
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
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日
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
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
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蒙
引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量為三思也○存疑再斯可矣友其理之未得也仔細商
量思而得之是一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商量若
與初開所思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再思若再思與初
頭所思底不同便須再思商量則那再思底是一思第三
是再思也○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
舉矣而宣公篡初患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去聲之使齊而
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左傳文公
十八年二
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宣
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
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通考仁山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

殺適立庶于是矚宣公之短黜莒濮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己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

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思之為尚問再思可矣只是就季

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字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峰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五

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前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

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

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

所處上聲皆知巧之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

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一十八年衛侯問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

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狩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入欲安喻國人長將晉滅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將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欲犬華仲前驅欲市專反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欲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討不報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弼其廉反莊子為坐室獄為坐士榮為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五

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生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棠饋焉棠音託衣囊也饋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信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假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鑿衍酈衛侯行鑿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鑿因治疾而加酈毒甯俞貨鑿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鑿使薄其醜公為去聲之請魯僖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與珪同二玉相合曰珪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速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三年左右而後

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程子曰。邦無

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其

沈晦者。蓋於艱險中。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朱子曰。邦

能沈晦。非避事也。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

置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

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

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共圖。至誠

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

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簡愚底人。但愚得來

好。若使他人處之。經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

於邦無道時。要正教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

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

可及。○問。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雲峰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于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免刑戮。蓬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也。柳子厚曰。齊武子。邦無道。則愚。却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于。是王族少師。甯武子是九世公。

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教。維持甯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甯子。欠匡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文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于。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

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隨之難。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

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未篇觀之。則意極明備。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

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

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

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會

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前者。未

狂易流。

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

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謂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任補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任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會哲之徒昂長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夫正卽其畧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微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天

勁致廣大而不屑於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擊也高明而不屑於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於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顧麟士曰淺說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時出乎法度規矩之外存疑但我周流四方志在濟時不知歸而裁之時皆從淺說蓋不知所裁正說小子欲裁意在言外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

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孟子稱

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

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介孤特而有分辨之意宜若無所

容矣然其所惡鳥路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

子孰能知之朱子曰伯夷介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

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

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

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

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一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

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

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

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甬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

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

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

然初無一毫介于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

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蒙引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邦

家無怨為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薰蕕不同味而去取生淫

謂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為君子者固不能無惡於人也

如司馬溫公雖奸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歛衽咨嗟其賢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

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

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

大事有小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

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

故以微事斷都玩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

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

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醯至易得之

論語大全卷之五公冶長

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在其小便害其大

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

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醯醢氣象一便

見得驕虞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

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根剛

夫子以慈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

人謂微生高直夫予以乞醯知其非直夫予以知人之道於

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淺說存己之誠而無所計較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

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

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

凡制字如此類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丘明

者皆有兩意非傳春秋者

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

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恥

巧言左傳必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慶源輔

非其所作氏曰此

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諂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

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

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

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

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

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

人而外與交也孔門

論語大全卷之五公冶長

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

長便做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做壞也憾恨也

圖蒙引于路之衣做縵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也設使做縵為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做其車馬輕裘乎若以車馬輕裘之做為憾其能以做縵儼立於狐貉之間乎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見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

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句皆謙也後

是治節字子路是治節各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閒此意未嘗不存焉于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閒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其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閒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于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

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說其義方備老者我養之

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朋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于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圖蒙引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况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淺說子曰內自一家外及天下有先於我而為老者焉有與我同等而為朋友者焉有後於我而為少者焉老者所當安也我則養之以安朋友所當信也我則與之以信少者所當懷也我則懷之以恩隨此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從物之理我自來而與之以物所自有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

違仁子路求仁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

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大而不私已矣非意在是箇舍己忘私無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路便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如

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

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爾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

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理上事○

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

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

表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使不見有痕迹，又曰子路底淺顯，顏子底深。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顏子底去得箇私意，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款款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聖

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志。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蟲。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力。所。可。到。須。不。若。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此。非。始。學。之。志。私。而。後。可。先。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宋。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問。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終。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

滯礙則會哲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崇共做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為私欲開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見孔子尚不改紛華，子路自甘敝緼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閒，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亞於顏子，但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朱子曰：以善者有於己，故無伐善，以勞事人，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之所擇，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聖

意也。尚有勉行。克治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反，居宜的，以御馬而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子如化工及羈勒之喻。朱子曰：這只是理自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為己私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為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

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為己私。不足以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己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喟然歎叔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人，江漢以濯之，至歸焉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二章兼道德言聖人，仲尼不為己甚者，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己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章以功用言聖人，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幸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謂慎齊戰疾，子鈞而不綱，弋不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聖

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子之燕居，寢不尸，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閒，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子入大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閒，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於階，見齊衰者，至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綬，至不親指，師冕見，至固相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之際，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圭鞠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跛躅如也，君賜食，必正席，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

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除，知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脩，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六章聖人謙己誨人之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日不見而日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峰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聖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

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

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得至道

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

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勉齋黃

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

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

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

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

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

○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

屬下文故朱子既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附存疑

忠信屬行故註以美質解若聰明則屬知乃屬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三魚堂讀本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

曰此章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

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

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

二字以為之別爾○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

否得失通考勿軒熊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

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

斯道指此而言中府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

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

夫子之志也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去聲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

也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問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朱子

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

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

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眾臨下之道

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附家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

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

謂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簡簡

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存疑仲

弓知得夫子許己可居南面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

簡與己有不同者故以為問可也簡言可也那簡不如

語錄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如語錄則語意緩了此可字

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有此疑可字

引可也簡者可其簡而非可其南面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大簡乎太音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

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

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

無鑿出之惠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

自治疎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家語記伯子不衣冠

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

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

而無文吾欲說音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

論語大全卷之大 雍也

三

不說音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

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

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

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

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

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

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

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

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

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

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

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

無本領底簡○居敬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

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

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

○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

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

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

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

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

論語大全卷之大 雍也

三

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周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太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相反，故書曰：簡而無敬，蓋簡易流於傲，無敬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存疑敬兼內外，中有上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居敬之簡為簡得好者。蓋居敬則心中有個主宰，其一身動靜皆收斂於規矩之內，以是行簡則專擇其緊關切要者行之，而不事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四

繁文瑣碎。故曰簡得好。若居簡則心中先無個主宰了，其一身又脫畧於規矩之外，以是行簡則所行一發疎放，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如西晉之清談，其禍至使中原陷於夸虜，是其驗也。故曰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淺說不亦可乎？非說是簡之可是，可其南面臨民也。故曰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

故夫子然之

宋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

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

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

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日居敬日

行簡二者，須是周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個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

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待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

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日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五

乎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下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朱子曰不遷怒

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

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

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盤

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六

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

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子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

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

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

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

之符驗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

十二而早卒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

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

好學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

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厚

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不貳過也雲峯胡氏曰程子兼

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不在血氣則不遷若

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妍媸

在彼姪赤之反妍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

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不在血氣故不遷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

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

萌作張子曰慊口篔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朱子曰慊於己

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許氏曰心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七

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

過難要當制或曰通考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

之於心而已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為困子監

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

此論大驚異名處以學職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

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

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者為人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通儲蓄其本也真而靜其

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

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聲欲慶源輔氏曰心

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情既熾昌志而益蕩其性朱子曰

可擊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

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朱子曰

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功力行

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議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雙峯

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

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

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

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

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

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

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疑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

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

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

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

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通考不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八

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子曰小人

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

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于血

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

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

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

市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

之學也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內

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為怒氣所動而遷者

氣動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

遷曰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關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

人同處否日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

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

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

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九

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關人之義理未闕而血氣

未曾消釋物來觸者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之所之怒

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

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

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

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

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夫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

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

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

得克己工夫否日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

之怒在己君

謂類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個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在這上如無伎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十

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說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過怒則克不使之流焉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盛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

軒萊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意○問不遷怒魯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存疑蒙引曰罵人也是怒打人也是怒阻人也是怒邵子觀物內篇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顏子不貳過是心過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若兼口過身過便把顏子看低了○語類不貳過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是這一番自當一齊打併掃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十一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

孔子使也

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

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人皆教之以義存疑此與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同看可見辭受取予皆要以義孔孟同一家法也○冉子之請粟看來全是俗見彼謂聖人既使他便當周給他蓋緣他是個見利不見義底人故所見如此為季氏聚斂便是這樣見解

此為季氏聚斂便是這樣見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

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論語太金卷之六 雍也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

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

為去聲下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

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

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

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

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

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冉

五乘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

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

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

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

子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爾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

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

是之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

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

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

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

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

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

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

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

反為有善於廉矣○覽軒蔡氏曰揚氏謂君子之於辭受

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予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

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畜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

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

論語太金卷之六 雍也

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

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

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

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

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

子廣揚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不可不知也模按朱

說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記於舜受堯天

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

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

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

義也。宰常祿富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為請。自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完全。中。去聲。犧。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

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爾。家引天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實也。○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曾一字染著仲弓。此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為發。而係之如此。若有一字染著。便不是聖人之言。○范氏曰

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問子

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日字。意以仲弓爲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西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今夫子問節。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七到。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而不能久也。朱子曰。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遠。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中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個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或問顏子三個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爲私欲所汨。平西山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五

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虚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爲法。語共不肖。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欲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非是與仲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爲犧。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今夫子問節。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七到。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而不能久也。朱子曰。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遠。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中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個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或問顏子三個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爲私欲所汨。平西山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

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借語類日月至焉是客從外面到底底然亦是徹○程子曰三月既會到一番却不是髮鬆見得徹底地

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

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程子曰顏子經天道之變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宋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開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

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虛空湛然常閉門而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尹氏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尹氏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曰間平聲緊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

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宋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達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畧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安陳氏曰心本仁

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己私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達仁也使

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張

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

辨使心意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宋子曰

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却為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

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以主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換出在外是勝那私欲不得○以屋宇為喻三月不違者常在外是以

或曰日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穩三月不違者常在外是以勝那私欲不得○以屋宇為喻三月不違者常在外是以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馬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

勉便自住不得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

要在不得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

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開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

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答曰不然

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

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學若不能辨內外

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

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

理會這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

分明明○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家宅也○三月不違

則心為賓在仁之內如身為賓在仁之內也○北溪陳氏

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主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後來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通考吳氏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與理二也。勉齋有不息之意。○勿軒熊氏曰：前說因孔子所言以為文。後說言心在則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旨尤切。○添氏潛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焉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己者也。若夫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浹於肌膚。淪於骨髓。非三十年之久不可也。○朱氏公遷曰：勉齋黃氏云：心不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之凡心專以知覺言仁。人心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此推為二。若專指知覺而言仁。者合性與知覺言也。以心與義理。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脩。合性與知覺言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推此類可見。嘗有部使者按事于番。問準軒吳先生論語。言心凡幾處。亦有異同。如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天之聖大賢之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然歎服。附蒙引此章之言。為其餘者。設。○過此則聖人矣。白顏子說。過此幾非在我。自學者說。○本註而不能已。四字。只是勉勉循循意。○過此幾非在我。非謂過三月不違。便是聖人也。言能過此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能矣。只是此關難過。○存疑。日月至焉。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去若爾。則日至者。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一年僅得

十二次。此心純是私欲。反下於日至了。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時似此安得為孔門學者。故日月至焉。是一日一月之內。皆在於仁。○內外賓主之辨。三月不違者。當在三月之內。則仁在內。為主。欲在外。為賓。到三月後。少間斷。則欲在內。為主。仁在外。為賓。日月至焉者。當其日至時。則一日仁在內。為主。欲在外。為賓。一日之後。稍間斷。則欲在內。為主。仁在外。為賓。月亦然。如此說。方是小註。三月不違。是仁為主。欲為客。日月至焉。是欲為主。仁為客。看來。覺未是謂三月不違。是仁為主。欲為客。可也。謂日月至焉。是欲為主。仁為客。把諸子都說低了。今自諸子中言之。若閔子伯牛。仲弓。皆聖人。所與者。其在孔門。雖非顏子等。倫去眾人遠矣。謂他是欲為主。則其心常是私。欲仁亦暫焉耳。如此則與眾人無異。何以為聖人所與。故知欲主仁客之說。為非也。○教人未見意思。必不樂學。知得三月日月內外賓主之辨。是見意思了。故必欲長作主。而不為客。一心一意。直欲趕到那田地。再不肯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住脚。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即易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意蓋勉勉循循。猶是在我。用力時也。過此則在我。無所用力矣。故曰：幾非在我。小註謂是欲罷不能。恐與本文勉勉循循不能已。相碍。况顏子已是欲罷不能了。○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從政謂為大夫。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朱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

久矣。此間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幸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果有決斷**。都玩。**達通事理藝多才能**。雙峯饒氏曰。不能救伐。顧更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謂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軻死難。存疑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制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

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曰。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

論語太金卷之六 雍也

○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比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耳。○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况其才之美音乎。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之。法。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祕。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使去者善為己辭。言若

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

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人。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為魯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

論語太金卷之六 雍也

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

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子曰。謝氏說得。籠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儒。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在聖人

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

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去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

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和任勝。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則

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和任勝。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則

閔子其賢乎

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違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膠輅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

論語太倉卷之六

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

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音玄

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未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合君得南面而視之

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牖蓋室中北牖南牖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為壁壁開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

說約曰亦當只說北牖字誤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意命謂天命

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

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問命者何也宋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南軒張氏曰如類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

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以致之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是以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其痛惜之辭不是永訣觀註可見蒙引說得好

○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論語太倉卷之六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互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

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

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

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

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有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在貧賤未嘗不樂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

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

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辰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

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也唯仁故能樂如此

他須有這仁所以用無些私意故能樂也○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用無些私意故能樂也○今却不要如此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工夫透自

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合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

之樂私意盡天理融然無毫髮私意又曰然但今

只是樂私意盡天理融然無毫髮私意又曰然但今

人能克己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此樂可知矣○程子云

人說樂道說得盡天理融然無毫髮私意又曰然但今

地無一毫私意○程子云周茂叔合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

聖人無私心○程子云周茂叔合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

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矱雖是人其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論語

雍也

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

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問顏子

不改其樂莫是樂個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

專樂個貧須知他不干個貧事元自有個樂始得又曰道

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碍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不

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其樂者僅能自

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

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

關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

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

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

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

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

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

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或謂夫子之樂雖

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

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

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

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

子儘能不改○顏子之樂亦如會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

子是恁地樂會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論語

雍也

勞攘○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

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

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

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

註以為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為無少私欲天理渾然

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

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

之固凡事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

憂可厭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
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
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
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
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
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
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
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
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
可形容而不知其所以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
若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
顏所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
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
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
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有所隱而不以
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
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
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
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
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
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
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
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
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
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
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
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草瓢陋巷不知其為
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
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其功雖日談顏子之
樂何益於我故程子之樂而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
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合學者從此

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
樂可以庶幾矣○雙峯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
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椽題數尺食前方
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
居於陋巷之際夫疏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
其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
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
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
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疏水曲
肱簞瓢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
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
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
可尋矣○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
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通
考宋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
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存疑顏子之樂克己之功也人所以不樂私欲為累耳私
欲既出萬累俱無心胸之天悠然自適故樂朱子曰只是
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
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
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
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或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
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此說有
補學者如今說孔顏之樂亦是說夢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 慶源陳氏曰心欲進 而力有所不及也 畫者能進而

不欲 新安陳氏曰力能進 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

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患則必將盡力以求之

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

以局於藝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

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

○問力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

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

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

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

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

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

力不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

論語大全卷之六



天

教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費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象引中庸所謂半途而廢自廢也此之廢不得已而廢也語意自不同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聲小人儒為人○謝

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

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

御之以此朱子曰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說此處

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

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蓋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

決不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

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

個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

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慶源韓氏曰子夏資質

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

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

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象引

學為仁學為義但知其為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盡

吾事焉而已者為己也若學為仁為義而欲以求聲譽干

利祿者便是為人也為己為人之分不於其迹而於其心

迹則同心則異所謂不同也所謂觀其所由也○前輩有

云古者腐儒今則皆盜儒矣嗚呼○存疑儒者之學不外

論語大全卷之六



完

知行致知力行只欲求得於己君子儒也致知力行只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間而已○或問小註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辨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詳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

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

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

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

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五月吉日族師於月吉問胥於既此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家者皆是也

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

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講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

兩端以見全體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

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

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

論語大奎卷之六

雍也

宰

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楊氏謂爲政以人才爲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爲吏任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任地說也說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了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日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說女爲宰於彼曾得有立心制行之好人否不必說爲政以人才爲先子游

不是取滅明輔政 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

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

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

○雲峯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焉爾乎按字義如是爲爾

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伐誇功也奔敗走也

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音旋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

兩軒張氏曰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於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

○謝氏曰人能操平聲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朱子曰欲

論語大奎卷之六

雍也

宰

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爲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德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個心地平底人故

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朱子曰欲

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爲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德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個心地平底人故

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爲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德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個心地平底人故

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爲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德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個心地平底人故

能如此若使其心不手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
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
說我盡職分你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
反只是個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馮
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
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個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
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雙峯
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
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
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
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個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存疑須看孟之反不伐意思是如何他意師敗國辱正臣
子負愧之日而已乃以此時得功非特於心有愧實不安
耳似此存心過萬萬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亦以愧夫當世
之淺中狹量者○淺說大抵客氣未易消磨私欲未易退
聽故學者之善於伐居多好名之心勝則伐善以好名好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利之心勝則矜功以謀利自非器量宏深規模遠大能多
容杯勺而不泛湧四溢哉然必識為之先也識不足而強
欲其器之宏難矣哉先儒曰量隨識長誠哉是言也古之
君子善蓋天下功在萬世而自視若浮雲之過太虛亦是
識到○蒙引據莊周所稱則孟之反此一節亦是老氏
之行但聖人取人之善以為世勸正不計其心云耳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言衰世好去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疑而字為不字宋子曰

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
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

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
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
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通旨曰山金
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通之
○蒙引而字似與無虐孰獨而畏高明之而字同○宋朝
之美美色也是體貌自然之美色與人為之令色不同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

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但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

莫之云猶何莫舉於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
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矣又何說以該之邪○南軒張氏曰即父子而父子在所
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
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
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
道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
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人之
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
此歎世人也人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行
不可以不由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怪歎時人蓋曉人
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
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朱

子

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大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其質也文得其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語

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亭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于貢文猶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向未矣○蒙引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疎此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為君子君子與上文野字史

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存疑看文質當把忠來參看方分聽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也今因是推之忠只是個朴實頭未有文為制度也質已有文為制度但亦只是大槩未必甚備具美也文則許多儀文曲折皆具而且華美矣忠質文三者並言當如此分若只言文質則忠與質當合看蓋質只就忠上加起非有二也○忠信內存規制備見而儀節章采殊無不足觀此質勝文也○文采外見規制周詳而忠信誠懇多有不足此文勝質也○文質當有輕重所謂彬彬須是質以為主文以輔之如蒙引曰七分質三分文方得適均如輕重不分五分質五分文便是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說不免見駁於朱子矣○溪說文質彬彬以成德者言不待損益者也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語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龜山楊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龜山楊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母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者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念之不實。惡不如惡。臭如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不如好。好子不如好。好女不如好。好財不如好。好利不如好。好名不如好。好譽不如好。好信不如好。好義不如好。好道不如好。好德不如好。好仁不如好。好禮不如好。好智不如好。好勇不如好。好力不如好。好氣不如好。好血不如好。好肉不如好。好骨不如好。好髓不如好。好精不如好。好神不如好。好魂不如好。好魄不如好。好志不如好。好意不如好。好思不如好。好慮不如好。好智不如好。好知不如好。好能不如好。好德不如好。好行不如好。好言不如好。好信不如好。好忠不如好。好孝不如好。好悌不如好。好友不如好。好鄰不如好。好里不如好。好鄉不如好。好國不如好。好天下不如好。好道不如好。好德不如好。好仁不如好。好禮不如好。好智不如好。好勇不如好。好力不如好。好氣不如好。好血不如好。好肉不如好。好骨不如好。好髓不如好。好精不如好。好神不如好。好魂不如好。好魄不如好。好志不如好。好意不如好。好思不如好。好慮不如好。好智不如好。好知不如好。好能不如好。好德不如好。好行不如好。好言不如好。好信不如好。好忠不如好。好孝不如好。好悌不如好。好友不如好。好鄰不如好。好里不如好。好鄉不如好。好國不如好。好天下不如好。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樂音洛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
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
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程子曰學至於樂則
自得之為樂
○知之者我知之也
好之者雖篤信好學未如
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
○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不少好
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
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
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問不樂之者此樂字
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
斯二者之樂是循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
○此章當為樂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於己分上有味是如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
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

則雖嗜之而未飽得飽滿足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
樂則飽滿足自得其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
之食五穀為喻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
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
到樂處則無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
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已
耳
○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如好如樂論工夫
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知原於心正身修則至好至樂如
好色原於好知者意誠而心正身修則至好至樂如
○雲峯胡氏曰知不知好知之深自能好如樂如
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
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
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非
樂之則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
○蒙引知之者知有此道如

父子知其當親。君臣知其當義。○存疑。這知字尚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故說得淺。○這好字。就是知者利仁之利。字故解曰。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此樂與孟子仰不愧。俯不怍之樂。微不同。此樂是樂在理上。彼樂則是樂理後之樂。孔顏之樂是也。○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知所往。知也。深愛篤慕。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真心實意。而求必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生而熟。由勉而安。從容和順。無所勉強。義精仁熟。不疑所行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徒為口說而已。好之視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己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己。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淺說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 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近。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即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

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訕。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然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季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遠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已。孰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顧麟士曰：此亦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但此又是夫子自說。○淺說：理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之殊。自吾人之所見言之。則有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之異。此所以有難知。有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者。苟能一旦豁然。則剛風上轉。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鬼神之屈伸往來。不為微。草木

之榮悴開落不為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為遠。致慎乎閨門。祗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為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為粗。周公之誅其兄。不為不悖。石碯之殺其子。不為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為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為得罪於夷齊。陸象山之主靜。不為枯寂。而入於禪。朱晦翁之分析。不為破碎。而流於俗。周濂溪傳授太極於二程。不為私學。而輕泄天機。二程子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各教。而自孤道統。蓋太極渾然而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之所見。有常有常。心思之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之所由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其所以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真個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峯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

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病。明道豈又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說知字說較外。○家引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惟知其為所當為者。知者之事也。無所為而為者。仁者之心也。○存疑是非之心。知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知其心無私欲。仁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不汲汲於功利。則心無私欲。而仁在是矣。○饒氏兩句合看最好。但太拘須更放開說。○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程子曰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教。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雖己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無私乎。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獲。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謂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朱子曰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又如卜筮。自伏姦弄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故以下筮夾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

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諸事鬼神。便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個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亦不能免。藏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難。謂。如。射。之。有。志。若。就。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為。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而為之一。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

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

體言 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 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

括故樂 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 靜而有常故

壽 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體而言世自

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

動亦靜喜怒哀樂皆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

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

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

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

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

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

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

插看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罔有死之理○仁者雖有動

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養生

知周事物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

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

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 朱子曰體仁謂人在那裏裏做

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不能如此形容之 程子曰知如水

體夫子體仁知之深者 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水仁

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水仁

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

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

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賜也知者見之隘也成物知
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
知在我知在物見得這物事皆有動靜白仁之靜知之
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
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
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
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個快
活底意思仁便有個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他自見得
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
日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
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日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
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
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
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
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
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
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
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
用甚善○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
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
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
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
莫能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
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
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重外物不足以遷移
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
宜無所礙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欲羨故
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
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

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
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中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
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中有仁而無動靜而無靜固
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
已哉○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
說仁只是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聖人說
仁固有淺深這個是大槩說如中庸說知仁勇這仁知
字說得煞○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
若理會這兩個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存疑樂山
樂水言其情動靜言其體樂壽言其效○知者動仁者靜
程子作推原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水樂山上見其然
愚意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未
知何如姑俟知者評焉○註動而不括之動不是本文動
字乃是應事之動靜而有常則是本文靜字○淺說觀集
註故樂水故樂山之故字是說知者之樂水以其動也仁
者之樂山以其靜也有推原之意一說即知者之樂水見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其動也即仁者之樂山見其靜也似欠通○靜而有
常此有常與躁動紛擾相反○蒙引樂壽據理而言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
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
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
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
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
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
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
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峯胡

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

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

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齊王氏曰閔元年

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乘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故一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

變乃能至魯魯則脩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

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

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宋子曰齊經小

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與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寔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

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會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盡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如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時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誇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則雖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個樸了就上出光來○潛室陳氏曰王道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個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脩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爲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脩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皆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爲魯惜也○存疑桓公管仲所以敢自是不顧亦緣上世根脚淺了使根脚如周公雖有雄伯子孫如桓公管仲出來亦不敢便把他底盡變了觀哀公欲用田賦一節可見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

獻以爵而酌以觚此夫子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厚齋馮氏曰顏師古

事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竊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

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稜者也宋子曰

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

線是頓不得為觚也家引觚哉觚哉言豈是觚哉觚哉此與木哉辭意不同此上有觚不觚字程

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

不皆然新安陳氏曰此下及范說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

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

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

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

爾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歎於觚

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

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

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

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

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能救之矣此

理甚明人所易去聲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

應平如此之愚也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

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

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

論語大全卷之六雍也

日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

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無則非君子所能

必知故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人井中而

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

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

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日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日

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拯溺

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

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扶其具不徒從也

人入井以救之乎。宰我此問。蓋慕仁者之美名。而又憂為仁之陷害。有難於為仁之意也。夫子告之曰。隨人入井以救人。仁者安得有是哉。彼君子之心。切於救人。告之以井有人焉。而使之奔走往救。則固可得而使之也。若欲使之隨人入井而陷之。則不能也。是何也。仁者未嘗無知覺也。大凡遇事。應變人可得而欺之。以理之所有。不可得而罔之以理之所無。惟其可欺也。故可逃也。惟其不可罔也。故不可陷也。○蒙引。逝。難訓。在。然。須。着。個。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

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論語大全卷之六

幸

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通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

矣。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是一個道理。如視也是。這個禮聽也是。這個禮言也是。這

論語大全卷之六

幸

分曉。○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遠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

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
〔通考〕吳氏程曰汗漫渺茫貌言其無歸宿也。○家引博學於文凡理之所載者皆文也文最廣而學貴乎博故曰博學於文禮即文中所載的理以其理之有規矩準則為人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至

之踐履其實然方其學之也遠求近取旁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行時却容不得許多事頃只照一個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禮也既博於文又約以禮道於是乎得矣何畔之有亦可弗畔言將與道契也在博文約禮之後如此勉勉循循而不能已則與道為體矣不日與道契而日亦可弗畔者蓋博文約禮學事也○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費工夫到約禮時件件都擇其精要者行之須味守欲其要字面○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為文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

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博者在外約者約上○多聞見者學之博慎言行者守之約博文不必件件都要行如行夏時乘殷輅如何便行得只是一都考究得禮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件件都是我當行的亦是禮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件件都是我當行的亦是禮故在園外○看疑博約二字與孟子博學說約亦同但此以行言彼以知言○文與禮只是一理就其著見可見者言則曰文就其繩墨可循者言則曰禮博學是知約禮是行然於知言博文者使人就顯然處尋也於行言約禮者使人就有繩墨處走也聖人之言多少慎密。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
方九反

南子 宋女 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登赫轡止而復作知其為遠伯王之賢况於夫子乎其欲見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同贊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贊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 而子路以夫子見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至

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 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傳襄公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音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 不誓 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 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 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程子曰古者大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程子曰古者大

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于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于路不悅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日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時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于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亦見之手乎。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日不敢見。日聖人何為見之。日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汗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日我之所為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于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胥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汗焉。故子路仕孔。理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

卒未易回。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并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

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合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已有程

子不偏之說。於後乎。○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

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

者便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中

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

孔子只是庸。夾齊所為都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

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

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

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

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個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

底故更著個庸字。○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

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彙括語○雲峯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存疑此章與中庸大同小異饒氏說亦好然中庸章句亦有中庸之德字却不太分別今與中庸俱作一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仁以理言通乎上

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

仁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

仁地位言也非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

仁便是這道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個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以含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

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

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朱子曰言博施濟眾

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聖人亦有所不能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眾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眾是及之廣○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洋海固是水但必以東洋海之水為水只將入井時有休揚惻隱之心亦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休揚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存疑聖以地言是所造之地仁是理聖是人曰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聖是造理至於極至之地也○後說仁通乎上下博施濟眾亦仁也而曰何止於仁者非謂有過於仁也言不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也○顧麟士曰可謂仁乎或問是揀個大底來說朱子曰然蔡覺軒亦曰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蒙引又作尚疑未

足以盡仁另一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

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

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

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

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

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蘊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個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通旨朱氏公選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問蒙引呂與叔克己銘。是以己字作我字解。以叮咛不立為克己。以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為天下歸仁。如此說。非惟與四勿不通。亦對復禮不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堯

切。蓋不知孔子之告顏淵。是從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愛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移之以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無得而議矣。夫此銘亦不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亦可當一篇西銘。○存疑立達。俱兼教養說。己欲植其生。使人亦植其生。己欲欲得人。使人亦欲得人。此便是立己欲俯仰有資。志無不遂。欲人亦然。己欲邦家必達。行無不得。欲人亦然。此便是欲達。○淺說。狀仁之體。體字謂體段模樣也。非體用之體。○顧麟士曰。語類曰。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又曰。己纔要立。便立別人。己纔要達。便達人。這更無甚著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怨。近於勉。然故別此為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之際。一欲可通。己方欲立。便自立。人己方欲達。便自達人。如捏空塑影。都無實際。往嘗戲評一文。我方欲食。汝無飽理。我方欲衣。汝無暖

理合思之。恐但言欲兼亦不能自飽自暖。真為展轉失笑也。○語類若曰。己纔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流無間。彼此蓋不待於譬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換他博眾字。便自渾融。如言老少。懷何必先。限定安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利。及半上。不落耳。若謂己欲立達。而即已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奢。更浮。於子貢。又豈聖人立教之指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地位不可因對博施濟眾。作容易此便是將那仁者底全體大用。來立個樣子。與子貢看。教子貢下手尚在能近取譬處。頗與中庸說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一般。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警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堯

宋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程子曰。醫書。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手足痿痺為不仁。痿。於危反。痺。音。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新安陳氏

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

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如手足。為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干。

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新安陳氏曰。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用。流貫通則手足亦

自不屬。已矣。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平。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宋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冷面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其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奎

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又曰。論語

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音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

必五十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

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贍。足。反。爾。贍。足。也。此病其

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

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

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

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為

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濟眾。未知其方。孔

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呂說。次就是取。譬上說。恕字分曉。

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

而論之。博施濟眾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眾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奎

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何曾於仁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為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

君子博學於文節

存疑問傳習錄謂博文是約禮工夫。與明善是誠身工夫。格物是誠意工夫。一般其說然與曰為學之有知行。猶用兵之必學兵。行醫之必學醫也。故經傳所說博文約禮。致知誠意明善誠身。惟精惟一。知仁之類。都是兩段事。今把正經說知。俱作行底工夫。則聖人如何不教人知。專教人去行。如何行得。譬之用兵而不學兵。行醫而不學醫。得無誤事殺人乎。自來聖人皆教人讀書窮理。此致知事也。如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汝為周南召南之類。可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當時為學。亦讀書也。博學於文。正是讀書窮理事。今却拗作行說。則所為學詩為周南召南等。俱何為者。若謂此非真知。則聖人謂學詩可以事父事君。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此豈草草者。今却不及何耶。既把博文做行。則明善亦當依此說。又以學問思辨與篤行解之。又何不同。且博文既是行中。庸既說博學。下面不消說篤行矣。又說篤行。何也。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各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是一件。其曰先日而後云者。是說必先了此而後及彼之辭也。今日格物致知。即是誠意工夫。然則齊家亦即是治國。平天下工夫乎。其曰先後字。不亦贅乎。夫知行之為兩段事。自古聖人固已言矣。不但程朱也。如曰知及仁守。三知三行。始終條理。皆是分開言也。今謂博文致知。明善即是行工夫。然則知及即是仁守。三知即是三行。始終條理。即是終條理。與依其說。東西南北。俱見室窺。毛髮孔竅。俱是病痛。吾不能盡書也。安得舍此而信彼哉。問知行合一之說。何如。曰。先儒原有知行互相發之說。蓋知至則行益力。行至則知益真。以是為合一。則可彼謂知如痛。必自己痛了。知寒。必自己寒了。是謂必行。過然後知。更不論從前有個知。如此則不可。如必已痛了。方知痛。已寒了。方知寒。不知未痛時。不知寒傷能痛。見虎不避。而被傷乎。抑知之特避不得。而被傷乎。未寒時。不知無衣。則寒。冬月不著衣。而受寒乎。抑知之。特因偶失衣。而受寒乎。如此則明有個知在先也。如必行。過然後知。則易稱知死生之說。豈必死

過然後知。聖人未嘗行過天。何以能曆象日月星辰。為地理志者。未能行過九州。何以能知其山川人物。亦有所不通矣。既謂行過然後知。則行乃是知之始。却云知是行之始。何耶。又謂知是行底主意。主意不在先也。抑何自相矛盾也。或曰。陽明之說。意有所謂。觀其言曰。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徒求知而不務行。此是學者之病。聖人立教。原使人知行並做。究竟其先後次第。則必先知而後行耳。何嘗教人分作兩件去做。謂必先知然後行。你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工夫。却不教人去行。絕無此事。亦絕無此語。觀朱子嘗曰。大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我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觀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此則朱子未嘗教人且去做知的工夫。不教去行。可見矣。陽明之說。非厚誣耶。陽明又非朱子致知格物補傳。謂若待天下之物。皆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行。則無可行之時矣。此未解朱子之意。未見朱子之言。而妄生此議也。夫一知一行。相資而進。日用之間。隨物應接。俱不可缺。非謂天下之物。未能盡知。且停却不行也。若論用工之極。則必天下之物。盡格。然後為學之成耳。致知補傳。意蓋如此。今不悟朱子立言之意。輒以終身不能行為朱子病。竊恐未足以病朱子。適為己病耳。嘗疑陽明於朱子之書。不但未能領會。亦恐未得盡見。正為此等處。顧麟士曰。存疑衛朱之言。甚正。姚江頗近禪門。悟了便休之說。然亦只是比秀一宗學問。非其最上也。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天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

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離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言處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 賢通反 大戴禮 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 蓋信古而

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

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 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

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及出於誠實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然當是時 新安陳氏曰此以下

推廣 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

餘意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 賢通反 大戴禮 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 蓋信古而

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

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問述而不作如何

得位止能述而已○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

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

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

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

間微有更改○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

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

雖知有個理恁地畢竟是欠了個篤好底意思○楊氏曰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

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某竊取之是

亦述而已○慶源輔氏曰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

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

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

舜者在是○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

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

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

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雖述而實作集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大成者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

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

樂之集衆小成而爲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

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

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

某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

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

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

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存疑述而不作固聖人自

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底而循理之損其過益其不及救其偏補其敝增其所未備使歸於中正完全則古先聖王之創作皆自我而裁成此其事雖非作其功尤有盛於作抑非其道出於羣聖之上有以洞見其是非徒使賢人任之欲持權度以稱度古聖之是非所謂從莖敦而測泰山懷汎監而測乎長淵者耳其將能予則夫子雖不自任聖者之事而其所述即聖者之事有不得而辭矣今觀六經之則述與天地同敝雖後聖有作不得而改焉此豈賢者能之乎。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三

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沉潛淵默為本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通考吳氏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頓悟之言也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也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人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

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觀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己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蒙引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苦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為己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識若讀為如字則意思淺讀去聲却有自得居安資深之意○存疑識是記得不遺忘也默訓不言言如何講說誦讀是也不待講說誦讀而道理自記得這非是聖人亦不能緣這道理都融會在聖人心上渾成一塊却是自家心裏物了所以不待用功而自然記得若未融會尚是兩物自然或存或亡安能默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亦是義理為已得了方能如此這便是純亦不已地位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註曰非已有之則不能問既為已得又何須學曰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何嘗無學○三者自是聖人之事註曰非聖人之極至者蓋聖人窮理盡性而至於命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曰識曰學乃是餘事不足以言之也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四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王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

後明

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宋子曰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徒義改不善須是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徒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與做脩如何與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僻底事徒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問義不能徒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徒義能徒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日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足以教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天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徒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

者脩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乎○雲峯胡氏曰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徒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爲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爲大本講學爲實功徒義改不善脩德之條日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能知其孰爲義孰爲非義孰爲善孰爲不善必徒之改之始可以爲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且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家引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爲善言不善不能改以去惡言○憂字只在四個不字上南軒惟說一重然須貼日新意○存疑德是明明德之德非爲政以德之德脩治也去其害德者也蓋德是人心所得之理理在人心本自全真入惟私欲一萌則理爲所壞而德不全矣脩者去欲存理以全其德也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音 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

愉也 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洪

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 程子曰此弟子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

善形容聖人處也爲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 善形容聖人處也爲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

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緩厲時著

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

有中和之氣 上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於中禮者必共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字

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宋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曠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氣。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蒙引不曰申申。天而一則曰如二則曰如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以名狀者。姑借此以擬議之耳。○圈外。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亦微泛。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 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

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 扶又反 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

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宋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程子曰。孔

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

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 去聲 之異而行道者身老

則衰也 宋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

○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個人也。聖人之處。自有個勤懇惻惻。不能自己。處自有個脫然無所繫累。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否曰。心本是個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個證光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風不至。圖不出。明主不與其證。兆自是恁地。○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日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通考。吳氏程曰。甚矣吾衰也。

句註心身二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身心分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相應為讀則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家引孔子不夢文武而獨夢周公者渠所志只是做周公若志為文武則亦是無將之心矣故作春秋主於尊周他日有曰吾其為東周乎亦只要做周公而與文武之道也非欲得文武之位也○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發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蓋夜之所夢畫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淺說天抵有是氣則有是志有是志則有是夢孔子夢見周公者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者以其氣之盛而可以有為也及其氣衰則無復是志而亦無復是夢矣或曰聖人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九

衰○今日老而氣衰則無復是志何也蓋所志非一有以不屈於物而言者有以兼濟乎物而言者其不屈於物之志則氣衰而志不衰惟兼濟乎物之志則氣衰而志自衰其所以氣衰而志自衰者蓋不能以此生將窮之日而畢吾平生無窮之願也理也亦勢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

當行者是也講學力行皆是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

正而無他岐之感矣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

志於道不是只守個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

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蒙引學莫先於立志然有非所當志而志者則所趨不正矣必志於道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德德而不守之則始雖為我得終必失之故又必據於德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至於心德之全而私欲盡去所謂仁也仁而不能依之則私欲有時而復萌而心德之在我者有不全矣依於仁則心德之全而與之為一無事守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十

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朱子曰德是得

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通考仁山金氏曰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之稟受與進脩者皆德也若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明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况胡伯量得之朱子面命尤足據也○雙峯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

於心何也曰前篇是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夫於己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存疑得一善則奉奉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宋

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舍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仁便開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

論語大全卷之七

十一

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西山真氏曰道者眾理之總名德則行眾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存疑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依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

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去聲

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蒙引自志道而據德自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然又當游心於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則有以盡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入矣不然則本之在內者雖無不盡而未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欠事也故必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又游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君子之道尚何有加於此○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為先此却於依仁之後教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

論語大全卷之七

十一

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反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

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閒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飮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宋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流通無那個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五

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此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曰白矢參連剌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閒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游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游心之地而不可易也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據德而後仁可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詳味聖人此語而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閒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勉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西

重而藝稍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與前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道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

道德仁之外而為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貫矣。○通考程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而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為本，而主於內，藝為末，而主於外，以用力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可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閒隙，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真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

他再反

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禮曲禮下凡擊

論語大全卷之七

五

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鄭氏音木，匹即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車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拾，射鞬也。婦人之摯，根椀脯，倚棗栗。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鴈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自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蓋人之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也。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

其往耳。○宋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關，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玩之。○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啓其為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在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此意輕。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排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慶源輔氏

論語大全卷之七

六

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己，憤有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弓之張而為之發。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勇，困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顏子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宋子曰：排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畧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

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辨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速以。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

入也。淺說學莫貴於有疑。尤莫貴於能悟。疑者深思而未達也。悟者因此而識。彼也。不知疑何以能覺。悟不覺悟何以能長進。○蒙引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日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存疑天子嘗日叩兩端而竭焉。此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是勉人用力以爲受教之地耳。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賢通反

論語大全卷之七

七

也顏色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

乃復告爾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

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問程子云待憤悱而後發

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遇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聖人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遠寒煖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一個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蒙引註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喪豈但是日不歌哉。

論語大全卷之七

七

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己**朱子曰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安於所**

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命不足道也**朱子曰命只是尹氏

添此一腳本**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程子曰孔子謂文非有此意

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可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會計較命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問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无

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具。揀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取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塞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專在兩個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齊則行。漆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不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

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子淵與己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己。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則字上看。用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合兩句互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通考張氏師曾曰。子謂淵。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唯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句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三

亦通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待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藏。爾。○蒙引用舍不必言用舍。吾道行藏亦只是身之行藏。非道之行藏也。然聖賢身出則道與之俱。伸身退則道與之俱。屈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命不足道也。命為中人設。若中人未至無我地位。或進而主於行。到行不得。然後安於命。或退而主於藏。到勢不容已。然後以命而起。○聖人無我。顏子未達一間。故孔子進他一步。許其同。能然者實所以進之也。非互相標榜而已。若稱許之。則不必在其面前云云矣。如回也。庶乎及語之不情之類。當非面語之詞。此云我與爾。却是面語。面語則有引教意。非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

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

心之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馮皮冰反

暴虎徒馮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懼謂敬其事成謂

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而教之下二然行師之要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

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奸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又

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

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奸謀

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

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

是果決去倣效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

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事時又須審一番蓋

開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番

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

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惡事必

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

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於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

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通旨朱氏公

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

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

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圖家引暴虎馮河便有

死之理故曰死而無悔蓋方其暴虎馮河時便已自擬其

死而不以為悔矣若已死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暴虎

馮河有勇而無義者也臨事而懼能以義勇者也○臨事

懼好謀成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然必如此者乃

可與行三軍亦自然之理○存疑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

謀而成是就事說○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

必能懼而後能謀○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

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

之而不藏矣雙峯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避人舍之不

舍之不藏只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預於此子路雖非有

說得一邊

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

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

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

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好去

聲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三

執鞭賤者之事

新安陳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為之執鞭其言本此

設言富若

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

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

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

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而楊

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

論語大全卷之七述而

重

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甬軒張氏曰夫子謂富

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

之事亦有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

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

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脈分明楊氏又說

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或問小注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

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

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

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

未嘗有意求富之說故圈外之○蒙引此章言富不可求

是以命言非以義言也言命者為眾人說耳聖人於富貴

而巳命不足道

齊側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

齊之為言齊如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

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側皆反齊之誠之至

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

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

○尹氏曰夫

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

特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

下文無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

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

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

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

如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

之深也宋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便見得聖

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個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固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日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敗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者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以三月而不知肉味也併當與大舜無不精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嘗是時魯共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季札在魯觀

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

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善盡美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歎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也○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存疑聖人在齊聞韶見其善而學之待至三月後而歎之此皆門人目擊耳聞者不知肉味此是聖人心裏事又不以告人不知門人何緣知之且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聖人食肉不知其味非心不在耶意聖人學樂之時當食不令人設或者設而不善用蓋心在於樂於此不暇及如所謂發憤忘食終日不食者門人因而見之遂謂其不知肉味非真食之不知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其味亦非三月之久絕不食也門人亦有心不在之疑朱子所答終未條徹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反苦怪 贖 五怪

公薨而國人立蒯贖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贖而輒拒之時

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贖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

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存疑以子拒父自今觀之多少不順當不待智者而後知以子貢之穎悟猶必待問於夫子何也意當時皆不然蒯贖以輒為是蓋惑於蒯贖得罪於父輒嫡孫當立

之說也。故子路直以夫子正名為迂而不疑。不有聖人之論。是非之倒置久矣。然子貢此問。其亦未聞性與天道之與。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

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

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

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末王號為文王東伐紂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

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

貢微其辭。以測聖人。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之。旨可謂善為辭矣。

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

雙峯饒氏曰。兼此兩句。方說得仁字盡。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

跡。所爾。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

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宋子

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講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嗣續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嗣續欲入于。以去。其父是多。少不順。讓者以為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曾做。豈知其必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有紛爭也。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耶立之。斯為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雙峯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嗣。贖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峯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心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平。陳氏曰。兼諫伐言所。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謂子貢問以廣其不悔之實。

衛君事宋子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則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去奚啻珙珠美玉真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爲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鄂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

論語大全卷之七述而

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爲也○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見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遜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枉枉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以爲賢出於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概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瞭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

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蒯賧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蒯賧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爲國家者不可無君父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爲信也○齊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爲有功必知輒爲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論語大全卷之七述而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爲困極聖人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宋子曰

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

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

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

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則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會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通考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

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通旨。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而樂者以此。○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夫私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仁之可以廣其愛也。富貴貧賤雖不同。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自言嘗讀他論

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

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平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

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故可以無大過蓋聖

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

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

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

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

矣又如坤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備省不

知恐懼備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

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
蓋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恐地說聖人
必是見得是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
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
日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雖
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
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
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
無甚差則為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
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
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為聖人而有意於謙蓋
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俛焉孳孳之意又因以教人使
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
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
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履於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
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
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
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
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
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
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
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
於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
能體此則常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
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
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氏曰采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
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
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
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
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
夫子自謂之辭耳○蒙引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
安而行之其身自與易理相符若無待於假年以學易而
僅得無大過而為言此者蓋深見夫易道之果無窮且使
人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不可不學者聖
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可不學乎不可易而學者聖人
又有待於假數年以學易然僅
得無大過人其可以易而學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道政
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
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峯饒氏
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
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
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峯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
行○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
不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也識音式謂不言而自得之謝氏曰此
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
於天下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
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
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
吟詠性情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紀載
政事故誦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
節事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

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存疑此言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三百篇之詩帝王之書與所執之禮此三者皆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也易道精微春秋晚年方作又未可行於當世故雅言未及言詩禮則樂在其中○蒙引執禮謂所執之禮與詩書一類也○顧麟士曰按語類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以此目其禮朱子不然之大全反謂自有此名者蓋本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通義誤載不可據也大約大全引朱子語多是割裂併砌為文然皆本通義後人沿訛襲舛亦頗多惜不能盡是正耳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子僭王其臣皆

僭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

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音余名言者與音余○新安陳氏曰

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覺焉

日有孳孳音茲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

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

也儼焉日有孳孳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

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

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

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

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然深味之則見

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

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

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

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

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

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

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

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

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

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

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爲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淺說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一橫一直說，則是二意，即所謂全體不息也。弘毅二字盡之矣。蓋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直至老而不倦，則無一理之或遺矣。無一時之或息矣。至極只粘帶全體說，猶言全盡無遺也。不可以憤之極樂之極爲至極，此至極在憤樂至極之外，亦不可以憤忘食樂忘憂分屬全體至極，以不知老之將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至分屬純亦不已。蓋憤忘食樂忘憂是逐事說，必兼不知老之將至然後見其一憤一樂之循環而理皆全而且無間斷也。發憤忘食不可專就求知一邊說，蓋心有未通身有未體皆所謂未得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

禮樂名物古今事

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宋子曰聖人此等語皆足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

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氏曰聖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爲道廣大無窮故亦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己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爲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爲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蒙引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只是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爲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詞然亦實理也。○存疑聖人於義理雖云生知然件件亦須照勘過方得精詳但其照勘却是一勘便破。不如人之費力亦不害其爲生知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日未及見耳未及聞者安得不去學。若問禮問官學琴之類是也但其學與人不同耳。○孔子以生知之聖每言好學諸家多以爲勉人。尹氏謂禮樂名物等亦須學。輔氏又謂學是驗其實。看來都未盡。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

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

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

輕以語人也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言鬼神而出之○謝氏曰聖

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

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

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感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

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神

論語大全卷之七

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語與人這

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爲地說○

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

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常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

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

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爲人則知所以爲鬼神矣○齊氏曰

索隱行怪吾弗爲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

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家引怪

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鳥獲之能舉千鈞孟

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已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

所以慘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

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

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

○不曰言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己亦不答也

論語大全卷之七

故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可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爲心

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

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

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

經 171-373

庸王女於成。隨所遇之人。所處之地。而皆足以發吾義理之正也。若甘於自暴自棄。則遇善必嫉。其勝已遇惡必與之同惡。相濟處約必隘。處樂必淫。蓋無往而不自賊也。故曰一雨露也。梧楨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咸其自取焉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

必不能違天害己。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度其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聖

大樹之下。應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己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眾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桓魋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典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巨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語類。纒做聖人。自反無愧說。便小了聖

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蒙引。天字以主宰言。○存疑曰。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己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自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

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

也。宋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便。與上大夫言便閒閒。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聖

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程子曰

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

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

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

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去聲而進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

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躐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躐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且日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且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耶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靜俛仰視聽噴笑警效之閒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齋然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蠢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顏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芽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閒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存疑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我輩從學多年再不可幾及意疑夫子有所隱不以要法教人故我輩學者再無從入焉耳殊不知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則其進為之序也由卑近則高遠可致舍卑近而務

高遠則凌等凌節終無可至之理矣故聖人即日用常行者以立教而不以高遠示人正欲使學者由近以及遠積少以高大是其淺近之教正所以進於遠大之階不教以高深者正所以教之也故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鄉黨一篇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可見矣○蒙引學者自家地位若淺則聖人雖不隱學者固自隱矣○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意曰無一而不以教人者莫丘若也○顧麟士曰此章蒙引以與字對隱字提甚通義欲於隱字入言字以對行字却似添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朱子曰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又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不可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西山真氏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爲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關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而誠若外面顯見處尚未能行况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雲峯胡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存疑思以心言信以事言表裏之教也如

論語大全卷之七述而

聖

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由知而行由裏而表四教之先後次第也○蒙引忠信疑通言文行前章主忠信疑亦兼知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朱子曰有德而

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化者也○朱子曰有德而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二其心善

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恆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

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恆皆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只是有志於爲善而不肯爲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入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恆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爲君子次乎善人者爲有恆○存疑善人資質好事事依本分做是向善底人但未能到那極處有恆是有執持底人他所行底雖未必盡是却始終都是一樣此便是進道之資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論語大全卷之七述而

聖

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爲有以虛爲盈以約爲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程度上說○蒙引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然所謂有恆者無他有爲有無爲無盈爲盈虛爲虛約爲約泰爲泰如是質實無僞方能無盈如使木無也而自以爲有之狀虛也而自以爲盈之狀本約也而故以爲泰之狀如此者雖能僞爲於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

則未學○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

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

者兼乎質以質言者

則未學

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

者兼乎質以質言者

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

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爾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恆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恆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洫皆盈其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恆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恆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恆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為有已虛而以為盈已約而以為泰則是驕於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恆乎未能有恆况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仁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恆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恆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眾則其為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恆者則

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闕與自有恆而入學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恆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闕與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恆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有恆為人門其庶幾焉通考董氏曰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君子善人有恆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恆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子數人才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之有等蓋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有恆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恆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所謂神人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綱以大繩屬燭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節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並去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角是也然盡物取之絕流出其不意宿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慶源輔氏曰不日聖人之本心而日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特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

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餽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悖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存疑不免於釣弋取物之義也不綱不射宿愛物之仁也○聖人不綱不射宿之心與大舜不虛無告文王惠鮮鯨寡同一機軸○蒙引綱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日綱而日綱者以其大繩屬綱也不日射而日弋者以其生絲係矢而射也漢文帝身衣弋絺弋字義同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聖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

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略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

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于祿章亦是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略周冕及剛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聖

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顧麟士曰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似謙以知自任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遇知之次也言雖無不知非知之上也者耳多聞以下皆頂我字是夫子自說故曰謙詞而勉人求知之法亦在裏面○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多聞而從多見而識便是學知亦依舊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云然者互見耳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通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蒙引童子見謂得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

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求見

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次序釋五句蓋不追其既往不

其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潔已斯受之耳與進唯字

上下疑又有關文唯字全無意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

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

論語大全卷之七

至

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存疑此章依張南軒說則非錯簡然率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為是○顧麟士曰不保猶俗言不常唯何甚淺說達說俱作何必為已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

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

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

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

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

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會以仁許之雖以顏子

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

於日月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

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

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

道理自我心而得而不為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

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

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慶軒蔡氏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

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

論語大全卷之七

至

仁者心之德一收斂則此心便所以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貼斯字蒙引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我字虛說不必指聖人身上說集註全不提聖人○存疑欲仁工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次則仲弓之敬恕是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昭公魯

君名稱音晴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

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

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

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

陳蓋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

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莫氏曰謂者何人謂之

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

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諛諂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

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

先君也可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

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

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為幸又可垂教以警夫護疾忌醫者然其

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

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

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

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

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

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

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

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

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

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

氏曰天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

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

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

子大道其隱乎○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

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

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通考董氏彞曰孔子之過過於愛

君周公之過過於愛兒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音覆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

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朱子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

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己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勵之

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

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宋子曰聖人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謹審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俾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聖

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善者可知矣○家引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反有自下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審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

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去聲緩急欲

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察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身行

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家引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存疑夫子之文章註兼感儀文詞解此獨以言解者對下文躬行君子言也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

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

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轍如云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聖

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此文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而躬行爲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

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

禮智故為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之備為之謂為仁

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朱子曰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麼

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然不厭

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峯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

氏曰天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效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己實有此仁聖之道

則有時而厭倦矣蒙引世固有未能盡仁義而教人仁義者但不倦却難故集註只提不厭不倦說

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存疑聖人不但不敢當仁聖之名又示人以造仁

論語大全卷之七

聖之學也必兼誨人者成已成物然後為人道之全也以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觀之可見

○晁潮音潮氏曰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

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

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與於

此是終為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自處上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

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朱子曰夫子故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

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會去做過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謂聖若大而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

○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

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者仁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己者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

蓋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效也

○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人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難非了第一等事所以勉人得且承當

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論語大全卷之七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去聲

下素之辭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行同則誅周官六辭六日誅是也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

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

矣

矣

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其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峯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第十三篇註。不禱之禱也。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言之十二祀曰：門曰行。

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宋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堯

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詔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所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揜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誄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

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媚寵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語類。叔器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那意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曰：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人。便須叫喚罵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裏要恁仔細。聖人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葉。大步跳過去。說○蒙引無其理。則不必禱。此注當用在丘之禱久矣。○淺說其自謙也。不為退托其自任也。不為誇誇。一本於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卒

心之誠實。而順夫理之當然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雲峯胡氏曰：與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奢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問奢則不孫。朱子曰：纔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誇張奢大之意。便是否曰是。○存疑此與前章禮與其奢也。寧儉稍異。此章又推出一步說。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

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南軒張

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也坦蕩

於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

之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

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

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蒙引坦蕩

蕩長戚戚皆教內外言○心廣體胖此只做仁者不憂說

大學本意較深○淺說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作於人利

害不能為之驚毀與不能為之惑但見其坦然而蕩蕩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

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

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

惟聖人全體渾上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

應上文氣賢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朱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奎

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

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

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

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

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

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滲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

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

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溫厲之說若直以厲為

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或恐人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

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

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

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

說聖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

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

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南

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

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奎

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為物

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

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

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

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

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

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

然之德容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

知去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慶源輔氏曰

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

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
 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
 體則剛。陰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剛
 皆屬剛陽也。恭屬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
 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附蒙引時乎溫也。溫而厲時乎威
 也。威而不猛時乎恭也。恭而安。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言
 兼陰陽之理而中和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備。言其氣或偏
 於陰或偏於陽也。則其見於容貌者亦偏矣。惟聖人全體
 渾然。陰陽合德。則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
 礙矣。故此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云云。非容貌有中和
 之氣乃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也。
 存疑恭而安與上是自為一類。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終

君子坦蕩蕩章

附淺說孟郊詩曰出門卽有碍。誰謂天地寬。真可謂戚戚
 矣。然東野豈小人哉。學未見其大而心不免於累物。欲為
 君子而未克者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閒。不
 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開顏。堯天之氣象何如哉。大
 抵胸中光睿則無往而不從容也。若乃浪齊是非。強釋疑
 滯。駕天風以放曠。擊浪水而逍遙。此其蕩蕩非吾之所謂
 蕩蕩矣。不可以不審也。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三魚堂讀本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丙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

音泰王之長

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

通考仁山金氏曰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為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

為通蓋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敵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一

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

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

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

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

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

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皆於經

文三讓字親切語類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

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

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

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可見也蓋天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問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苦推本



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

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通考

仁山金氏曰按詩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

自大王始基之爾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

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

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况大

王前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

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恃也○勿軒熊

氏曰詩言實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基王迹同

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國如孤竹君之

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

知其實以天下讓也 大王遂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

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

稱泰伯泰伯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

當立者也

有其二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

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

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

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三

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

者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

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

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下邳疑此

時去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泰伯

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

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

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
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不從事見賢通春秋傳吳越

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為大王名實父長
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
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與王業者其在昌乎泰
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
蠻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
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
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
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
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
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句吳吳言
句者夷之發聲脩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
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
泰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者蓋
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
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
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
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
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
不失其正也○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剪商之志泰伯
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
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
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
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兩稱
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
是對大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
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
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
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至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
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

則其讓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
曰大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
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
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齊天下非有愛
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猶王季受之不為貪
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
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
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
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
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峰饒氏曰泰伯逃以成
父之志所以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他日開拯民水火
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
不從大王剪商之志苟不併與仲雍俱逃則大王無由傳
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日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
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
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意可見更

涉三世事幾漫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
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通考宋氏公
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仁山金氏曰王
文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
皇矣之三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讀此詩者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朱夫子以天
下讓之言又當攷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大王
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
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
以証集註也附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
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
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
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即
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
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泰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者蓋
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

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
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問太王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
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
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密伐崇氣
象亦可見然翁服事殷所以為至德○蒙引泰伯不從此
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荆蠻者特以
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剪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
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非固以無君之罪而嫁之
也若讓天下處却在之前不從上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
事也自太王乃立季歷以下至武王乃克商而有天下皆
是敘周家來歷見得武王只是終太王剪商之事耳非固
以文武之有天下實泰伯之所讓也○泰伯若從太王剪
商之志則天下為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
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是曾以天下讓
也○泰伯之讓季歷正與伯夷之讓叔齊其事迹與心正
相契合而註不言者泰伯之以天下讓不在此也故集註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不曰即夷齊讓國之心而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云云蓋
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云云蓋
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
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不可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
當有隱無犯其去就不可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
重者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其迹意不可全
了○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
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
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而稱也重
稱泰伯至德是就君臣之分上說與下章稱文王一若
謂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即逃去以遂其志至
武王遂有天下是以天下讓為至德此却與夷齊之讓一
般非天子所以稱泰伯之意矣蒙引斷以朱註泰伯不從
為是以天下讓最是○顧麟士曰泰伯不從四字畢竟主
意讓天下起初只是讓與商以後來推說又似讓與周故

朱子相反相成之說最為圓活要此
且論讓者不論受者渾融些尤妙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葛絲里反 絞古卯反

無禮則無節文朱子曰絞如繩兩頭 絞得緊都不寬舒

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禮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 禮後謹則不慙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 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 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 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 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 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矣○慶源輔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
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峰饒氏曰恭而過則
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
謂慙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
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
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通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
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
說○蒙引勞慙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慙
絞亂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雲峰胡氏曰君子不 弛其親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 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

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
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

上行下效也。蒙引此親。與君子不弛其親之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姓說故舊即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篤字重不遺字輕篤於親不遺弛於故舊自有輕重。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云云者言知所輕重則恭慎勇直施於親舊者自無過中之失。○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而民化德厚矣然較牽強。

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

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朱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七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見孝經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日字對詩小

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

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新安陳氏曰運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方復丁寧

之意其警之也深矣。通考吳氏程曰免夫句詳示門人句

○石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

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

死。見記檀弓乃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去聲下終其事也

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漸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為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

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

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

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為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

○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癢則

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

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

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

與易簣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戰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免於戾所謂

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

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八

經 171-389

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雲峰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存疑。恐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意只是恐傷其身。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烏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言自言也。烏。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九

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識音志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朱子曰。暴剛者

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緩亦是慢。○存疑。暴粗厲也。厲是粗。蠢不細。厥不作。嚴厲說。蓋嚴厲是見於面者。容貌說不得。厲慢。放肆。是其倨之類。暴慢。小註分剛。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朱子曰。正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恣。地而中

不恣地者。如色厲而內存。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新安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

倍與背同

音佩謂背理也。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

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綠顏色。亦有假做恣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即容偽不得。○語類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上。○籩竹豆木豆。

○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言道雖無所不在。陳氏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曰。此語甚濶。籩豆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器物皆包在內。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十

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

造七到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

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

所重矣。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粹然見於面者。出

非謂人也。謂己所有爾。故曰遠。○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且言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

○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為效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皆君子於其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七

問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別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疎濶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鋪筵設陳尊俎列籩

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畧於脩身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蓋脩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况容貌顏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為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附蒙引此君子對有司而言大概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此三句身上事盡之矣而心亦在其中但亦就孟敬子所及者而語之若正論脩身則須自誠意正心來○脩身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七

之要即為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政之本也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安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反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

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箒
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
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傲其
萬一哉通考宋氏公選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
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
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 敎計較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馬氏曰曾子
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子皆為輩行父
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
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去
而不校故能如此

○此謂犯 故能如此 仁之事 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
想是顏子自覺人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
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
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
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
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
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多須要去問不
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
在人慶源輔氏曰以事 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慶源輔
言也釋上四句 事言也釋 非幾乎 問幾乎 宋子曰聖人
下一句 非幾乎 聲於無我者不能也 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以我之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
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日
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
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通言用中於
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
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
故問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
不忍與之校曲直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
便非包含偏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
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
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
又見其如此○雲峰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
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
人之不是附蒙引以己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人之寡能其有也 不自以為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 不自
以為實而若虛然人若以非禮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
己亦安然受之恬不與較曲直昔者吾友蓋嘗服行於此
矣但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便見今之無其人也○以
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
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終是其不能
處或未不能自信處○顏子之問初不知我是能彼是不能
也但彼雖不能我所問者却是彼之能處非此事我本能
也却又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者如何答得却枉費了工
夫非聖賢之實心下問○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不
而獨以不校言者於此逆境尚能善處是為能行之事多
能行則其他可知矣此曾子之善立言也○淺說能者能
知夫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知也多者博聞廣見而所知
者多也寡則聞見孤寡而所知者無幾也有即所謂能而
無即不能也實即所謂多而虛即其寡者也○己之能問

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人之寡能非自以為能且多而姑為是退託以下於人也但天下之義理無窮已雖能知而有矣然容亦有未能知或知之而未敢自信者雖有而自視則若無焉惟其有若無此其所以能問於不能恐彼亦或有能而可以為吾資也己雖多能而實矣然容亦有不盡知或盡知而未敢盡以為然者雖實而自視則若虛焉惟其實若虛此其所以多問於寡恐彼亦或多能而可以為吾助也犯者無所失以召彼之擾而彼之與相暴自肆其橫逆以干於我也犯而不校者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為不足校也蓋其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含徧覆初不知我之有關於人而愷悌慈祥又安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我則我將誰校耶夫欲然自視而必以問於人洞然無我而不以校於人若此者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為如是非言其學為如是也○不能且問况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五

帶况順境乎只用數句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顧麟士曰蒙引存疑淺說俱以有若無貼以能句實若虛貼以多句至達說以下始有各開之解○通義白雲許氏曰能以事為言多寡以明理言甚細妙但如此則不可分貼而可總承○沈虹野曰能即有也多即實也有若二句即看上二句點他虛心出來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新安劉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

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為人死無益矣苟息死於奚齊堤也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概言而節為之本

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問此章本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人欺了也是自家不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六

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低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雙峰饒氏曰既以才節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

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濼說事變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兀，死生利害之際，而從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功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義當如此，則斷如此，為之義當如彼，則必如彼，為之顧是非，顧利害，論逆順，不論生不，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蒙引：臨大節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于冢宰，又如季任為任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為優，死者為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存疑：周公處流言之變，而不失其常，詩稱跋狐竟尾，赤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七

焉几。不奪又不足言也。○顧麟士曰：大節節字非集註其節節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毅魚既，強忍也。新安陳則執守之堅忍。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眾，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眾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弘底人，便包容眾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

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峰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怠者無必為之志。此弘毅之反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持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正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為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為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爾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道路途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者，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己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於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八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者，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己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於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

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箚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蒙引仁者人心之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之不統於是○看集註必字及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靠任士者用工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以當○程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久弘毅之實一也

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

以居之此是寬以居之之居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顧麟士曰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毅則欲其不息之較細捷○此四句解而兼歎之辭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

引詩本性情有邪有正人之性情有邪正其為言既易去聲

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下文善惡字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

同知詩辭明白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謂聲音高下反覆

善惡去聲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

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語類如服藥初時一何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與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陳氏曰恭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亦不是以本對文言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此兩句猶上節云詩本性情意詩自是詩性情其所本禮自是禮而恭敬辭遜其所本也○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數有多寡之宜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音斤 出記禮運○新安陳氏曰

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

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蒙引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送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前漢

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為聲之始
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
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
一以生其數七十三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
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
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
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
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
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
以旅陽宣氣曰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仲呂皆曰律陽
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填竹曰管葦曰鼓匏曰笙絲曰
絃石曰磬木曰祝敵金曰鐘鑄此八音也○宋子曰書云
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
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
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一
等謂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三

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仲呂為徵
林鐘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鐘長九
寸太簇長八尺林鐘長六寸則宮聲概下而商角羽三聲
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鐘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
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
聲可以概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
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

滓壯理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
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語
類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與理為一看有甚放辟邪侈
一齊都滌盡得盡不留些子與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
起來到成於樂是剗來剗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盡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故學者之終所以至
於義精仁熟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象引仁義以必於此而得之是
人性言道德以仁義之本原言天道也
學之成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
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朱子曰如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
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
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
可以成之○與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
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
說與於詩與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
起發其意故曰與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
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
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三

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
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
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
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學
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
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
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
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與於詩是小底
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與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
到成處却是自然恣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
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
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爲歌等八音
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性情蕩滌
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此學者於此
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
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與則起立則不反成則

渾全此三節其間甚濶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論肌液髓而莫能名手足蹈而不可已○雲峰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黃氏紹曰興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爲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後之序也○存疑成雖說由於樂要人之所以成德工夫尚大不是平日都無工夫只一箇樂便會成蓋平日積學工夫將至有成德樂來從也使融化譬如鎔金火候一到把鹽確來一點就銘了與詩立禮須要如此看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

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先後淺

深也○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項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

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醑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踏之疾徐尤不可以且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通考勿軒能氏曰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小學窮理正心脩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附蒙引學者所造必先有以興其好善惡之心然後其善實有諸己惡實無諸己而能卓然有立不爲事物之所搖奪既能立了然後進而至於義精仁熟而成矣然其所以興所以立所以成又皆各有所由得○興立成三字皆以己能者言謂其興也得於詩其立也得於禮其成也得於樂○興於詩見詩之當學也立於禮見禮之當學也成於樂見樂之當學也又須細認興立成字○興於詩者以詩能興人也立於禮者以禮能立人也成於樂者以樂能成人也故集註上三截皆言詩能興人禮能立人樂能成人也下三截方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三句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難易先後淺深者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爲先立次之成最後興者淺立者深而成又其深者也○語錄謂禮指文樂指本非也集註立禮起句便云禮以恭敬辭遜爲本不見全見文解成樂起句便云樂有五聲十二律不見全是本解大抵詩禮樂皆在外

○朱子謂是三者只是游藝一腳事。史氏曰：雖云然，興詩即是志道時事。立禮即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興方立，只可為游之之漸，未可遽謂游止於如此也。直至成樂方是依仁以後時事。此即游於藝之極至處。至此則興詩立禮之味亦熟而游藝之實可見矣。○非興無志，非立無據，非成無依。興雖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道立，雖在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雖在樂而所成者則是依仁。○藝是脩治道德仁之器具，道德仁是頓放藝之處。所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不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並去聲應對以至冠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五

去聲 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辰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辰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腳意思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

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誦詠，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而化之，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為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况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五

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知，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為律，身為度，權有不必言者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可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不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若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

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
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自不可得而使知之無
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
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
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
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
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
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
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民
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
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
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
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新安
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凡
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
况於凡民乎○雙峰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天

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
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
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
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程
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
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
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徂公之愚羣狙以 豈聖人之心
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
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音序栗也一云橡
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
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
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
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

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
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真氏曰聖
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
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
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存疑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
由心悟亦是此意○顧麟士曰按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
君教民之效則民字
似亦只對上人言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

好勇而不安分去則必作亂惡去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

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程子

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天

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
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
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
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
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
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
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為
而致亂乎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即其私意而言之惡不仁
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
不正矣又按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
去之則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
也此論語大學之言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朱子曰誇人
所無是驕挾

己所有是吝。○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峰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

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

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忝愚謂驕吝

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三

也。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爲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者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爲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爲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真氏曰：程子爲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爲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爲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

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爲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爲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爲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爲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可也。○存疑以能夸人是驕，以財夸人亦是驕，吝亦然。○淺說其餘才藝之美，何足觀哉。○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其餘亦指才言。解同達說特餘事也，便多一折。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三

得也。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

篤厚而力也。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

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

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如政之不能善也然亦有死而善道不足者如政之不能善也然亦有死而善道不足者如政之不能善也然亦有死而善道不足者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三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

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朱子曰未

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朱子曰未

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者能之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

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支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

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為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三

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己進不失義若戚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亡矣士之名而無士之實

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聲去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雙

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

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
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
峰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
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
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
死生之變可也而况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
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
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爲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爲也
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
拳拳焉通旨朱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憲問恥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即其可恥之事
而言已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心之
私也故衣微粗袍而不恥乃所以爲賢非所以爲病也附
淺說篤信好學屬有學守死善道屬有守一說以篤信守
死屬有守以好學善道屬有學恐非是蓋篤信者自信不
惑也有知見意守死者固執不可奪也有行爲意好學善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道二者之分知行自明白可以善道爲好學之功不可以
善道爲好學之事也○君子全德重在有學有守上惟有
學則邪見不能惑而自知出處去就之義有守則利欲不
能牽而自得去就之正晁氏註似略欠輕重○存疑
末節因上文說是餘意言天下有道則見若邦有道貧且
賤恥也危不入亂不居天下無道則隱若邦無道富且貴
恥也○顧麟士曰危邦二句
繫去就天下二句繫出處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
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
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
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
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

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
於天道乃爲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
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
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爲也問而不以
告不仁而不可爲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
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
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
可爲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
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
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存疑此只
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爲之也故不可若窮居
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蒙引謀
是思所以處之非但泛論而已故註以任字代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擊音至雎
七余反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
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
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
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
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
是亂想其初必自己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
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亂爲首其斬之亂曰自
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樂記曰
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
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
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以夫子之
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

師擊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太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擊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通旨宋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語魯大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正樂之功蒙引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存疑曰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彙括通篇之意為亂也○顧麟士曰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此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開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閑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則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猶盛以終

論語太全卷之八 泰伯

該始之謂也大抵聖賢語只是平說無一可添造扭合解亂為卒則此第四節處三節之後是其義矣韋昭又云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關雎為四節變更之首亦可通也頗謂確然高明必有以教我者○過此即工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賓乃降亦見鄉飲酒禮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傲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恇恇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

不解作為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侗恇恇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善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

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倪結者必善走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

其不善者必駟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駟熟此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

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者棄才也以是

論語太全卷之八 泰伯

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願要妄動恇恇者無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在恇恇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存疑侗無知是不聰明心下鶻突底人愿謹厚是謹守故常不敢妄動漢光武舉事人曰謹厚者亦為之可見謹厚是不妄動也緣他心下無知識故祇守常習故不敢開步做此自是他安分是他好處倘不願喪其美矣○恇恇無能是才拙無能幹底人緣他無能為故為人亦無虛詐一是一二是二外如是內亦如是如此信實此自是他好處恇恇而不信喪其美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荀勇然惟恐

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

○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者恐其反日退也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

子曰此君子所以孽孽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人之為學惟日孜孜而競尺寸之陰其用工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竦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言聖人之意蓋謂今日之學既無此工夫而心中猶泰然不知恐懼則將如之何○淺說猶恐失之四字即如不及三字但上句以用功言下句以存心言猶云學如不及心如不及只是學日求進而心常恐不進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蒙引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以為意尤見其巍巍○存疑有天下而不與不

是天下做天下我做我都不照管他只是不把他來動心意蓋有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却不把來在身上自尊富自威福自奉養似全與他不相干預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與○舜之好問好察下車泣罪看他曾謂我貴為天子不可下問下泣罪人乎禹之菲飲食卑宮室看他曾謂我富有天下當厚自奉養乎真有天下而不

與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他聖人不與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與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乎民無能名焉。堯則天之德也。無能名。正是則天之實。堯之則天處。只以德之覆冒者言。中庸配天。正是此意。下文言堯之德不可名。但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所可見者。如此而已。其德之大。終不可得而名也。成功文章。乃德之有顯迹處。要其德之大。也。合無盡此。何足以盡之。○堯之德。既以覆冒者言。則成功文章。不可說是德之用處。○蒙引或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此獨贊堯之盛。何也。惟其有堯治功之盛。是以有舜治化之盛。因舜之無為。益以見堯之大也。○巍巍指天。蕩蕩指堯。對天之巍巍說。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新陳氏曰。此字指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堯

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

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故民無得而名焉。所

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雲峰胡氏曰。天之德

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附蒙引。成功文章。此特指君德中指其一。二而已。其餘難以言語盡也。正是民無能名處。新安之說未審。○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是其所以致成功。底成功。以積效言。文章以其所施布之天下者言。○文章禮樂法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或曰。成功。煥然文章。煥然似亦盡矣。猶為不可名乎。曰。大哉。聖人之造。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止一箇成功。一箇文章便了。

得耶。但成功文章。亦不可小小說。曰巍巍乎。曰煥乎。大抵大人分上無小事。但孔子之意。則以為此不足以盡堯耳。○邵伯溫皇極經世解曰。堯得天地中數。故孔子贊堯云。云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古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及。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私列。臯陶。音。伯益。音。○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臯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臯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早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訓。治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系。從乚。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乚。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屬訓治。其加乚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為煩亂。○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公奭。施。隻。太公望。畢公。煩亂乃通。

榮公太顛。閔天。○於。沼。散。聲。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姬大妣也。雖詩曰。亦在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

義。蓋邑姜也。○武王后。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

義。蓋邑姜也。○武王后。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

聖德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顧麟士曰此二節反是下節注脚預列於此須叙

而不議為妙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通考吳氏程曰唐虞至為盛作一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通考吳氏程曰上係武王句以

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才

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

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聖

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之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為

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

虞之際乃盛於此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閉了宋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

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際

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曰集註補此八字方解得

去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二一節突起無頭欲文可見

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

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皋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開

真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

五人之外無人乎蒙引孔子之言蓋主周言曰古語云

才難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

者實為之佐而天下治視之有周為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為婦人耳以此言之謂有

十人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然武王以十人之力而克商有天下猶未

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當時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聖

人故以五列其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存疑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子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之為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著一句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高屬紂耳勿軒熊氏曰

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

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

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

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

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問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

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

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

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

少但卒其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

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

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

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盡聖人

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

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

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

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

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

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

矣微指得非專為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

未盡善非微指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盛者即

其一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

皆以至德稱之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

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問去聲非音匪黻音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聖

弗洫呼

閒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

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衣服常

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

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服謂之鞞○厚齋馮氏曰蔽其色

子純朱者侯王朱大夫赤冕冠也胡氏曰冕冠上板前皆

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問溝

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

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洫澮澮是也○胡

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

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

早則瀆水潦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

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

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

扶何閒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

於非議也○雲峰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

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

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

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

實也○漢說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己力而不吝

於豐字亦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蒙氏說只是

祭服不兼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聖

論語卷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三魚堂 讀本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 聖人謙己誨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

出處 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

所罕言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 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朱子曰

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 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 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 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 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 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心蓋舉 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 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 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計尋計若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 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 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 知利之為利○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 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 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 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 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稊稊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乃五 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

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 乘人事而不脩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

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 〇雙峰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

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 人皆謹記之〇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

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 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汗又慮學者躐等

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通旨朱氏公遷曰命 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正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

汎舉其槩也〇語類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 箇監界塞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

就害若纔說着利少脚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 孔子於易只說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

仁義未有但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 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 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 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 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 父子見之踢着脚指頭便是仁少問都使人不去窮其理 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〇顧麟士 曰按語類所載尙繁大都是言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 之又不不可故罕言之題瘕似只在此也〇蒙引曰命之理 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兼言也〇仁兼理事統緒百行 該眾善其道最大也楊氏謂夫子只言求仁之方仁之本 體終未嘗言非也罕言非全不言也已欲立而立人克己 復禮為仁此豈亦求之方耶 〇曰命曰仁即性與天道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

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雙峰

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

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附蒙引大哉二字意在

博學是美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難以無所成名為大也

○顧麟士曰博學學字照射御看本非甚深之辭猶太宰

之云多能耳世多誤解○淺說達巷黨之人曰大哉孔子

蓋其無一藝而不知亦無一藝而不能博學如此固可見

其大矣然凡專精於一藝者則人以一藝稱之而得有所

成名彼則博學而泛兼眾藝則人不得以一藝稱之而無

所成名夫其大雖大矣而其名之不成亦可惜也

子間之謂問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

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己承之以

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

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

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

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雙峰饒氏曰六藝禮樂為

之卑者御又最早○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三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四

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
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
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
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
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大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
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
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
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
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
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
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
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
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附存疑
御在六藝中為最下聖人執之可見道無所不在而聖道
該亦可見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

布為之升八十縷龍王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一

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

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積

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

鄭註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
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
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
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通

考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十四百
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絀者升
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顧麟士曰古人之布惟葛
與麻二種木棉卽自後世始從異域入中國孔子時尙未
有也酌風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我未孔陽皆
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亦只兼帛與麻而言之麻冕見六
經則惟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
史太宗皆麻冕彤裳蔡註康王吉服蟻玄色彤纁也呂氏
曰麻冕黼裳王祭服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
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
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又據士冠禮緇布冠
不必卽爲麻冕但集註亦本孔安國不敢深辨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慶源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五

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酌解與
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
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
拜賜禮亦如之○雙峰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
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
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上聲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

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酌焉或從或違唯

其是而已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
爲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
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
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
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
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
不得以爲異也○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

於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峰饒氏曰此聖
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
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
餘也通考吳氏程曰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程子曰意是發

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
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己大學以誠意爲
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爲私意意不可必
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卽私心之發也

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趙氏曰四者

一事合之則起於意遂於必遂謂將成而留於固而成於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六

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

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爲之後故曰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

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則守

於意故意爲之先○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
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
意必固我曰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
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
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
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
之根源愈大小開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
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
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
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好事貞是好事成就是惡

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己有己即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七

子則尚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間○蒙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然也○顧麟士曰此與上○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章亦是一套意故類記之

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問橫渠說畧有疑宋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峰胡氏曰心今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冲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楊氏曰非知去聲**
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
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林道懼死故本孟子子有戒心訓之
匡地

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厚齊

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特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
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
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八

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也
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衰在孔子與

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宋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

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子便做著天在○甬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己任也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峰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天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語類問斯文文字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九
之聖人既竭心思將行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致○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掃地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 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

以多能為聖也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

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大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大宰即吳語也吳與魯會緡語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

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存疑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其生知之聖人與何其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子貢曰夫子之為人實是天不為限量放縱他使有那等樣才德而殆將於聖人者且又多能也不專在於多能也註聖無不通正

是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又多能上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 去聲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公不得拘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家引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釣弋獵較之類其說最淺殊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十

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無不通中中最小事○或以才字貼多能多能當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為德見於用者為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餘事耳故曰聖無不通非指德為聖也非專指德為無不通也○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 朱子曰鄙事如釣弋獵較之類 非以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

能以曉之 朱子嘗問學者曰大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先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同人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大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言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大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大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大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濃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存疑大宰以多能為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存疑大宰以多能此知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謙己不以子貢之敢當謂賜也非知我大宰其知我乎蓋我只是多能非才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德無所不有又多能也然我這多能亦有其故不是聖也蓋我少也未為世用而微賤故得講習眾藝而多能亦是鄙末之事耳吾之多能其故如此非以聖而無所不通也然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此又是夫子所重固自有在雖辭子貢之稱終有不得而辭者矣○雲引子問之兼問大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露出君子字回避聖字也○大宰以多能為聖是以多能為出於天非人所可學子貢之意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為出學而通非天之所生矣乃推聖字不居謙也下文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二句不是謙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另起一意○顧麟士曰存疑一節作三段轉折分明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

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罕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罕所聞皆謙辭耳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為子罕合作琴罕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蒙引不必說是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罕因言云云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子罕之言實之此或是正意吳氏註亦圈外也○此章凡四人之言惟子貢之言為的夫夫子之言前段是謙已後段是諷人○大宰固不足以知夫子琴罕所記亦未為深知夫子也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

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

精粗無所不盡

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誇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

人何故自恣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語便似要人知
模樣○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
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
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
無所知然教人而竭盡其理如○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
此非上智周知之者不能也

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

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

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朱子曰聖人極其高大

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
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爲淺近不足爲不是要人專己
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鍊動者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開

論語大全卷之九

三

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

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預音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

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

餘蘊委粉於矣雙峰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

兩端爲問二反若夫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

哉慶源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
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問偏實則
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
何朱子曰兩端也只一氣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
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
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

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
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
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
不兼舉○雲峰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
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家
引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
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
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整吾所知
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
知而或者遂以爲無所不知耶此聖人謙己之意然能叩
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蓋聖人雖不自聖
而實有莫掩其聖處○存疑聖人謙言已本無不知但鄙
夫有問我皆叩兩端而竭人因此便說已無所不知耳已
實無所知也○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言已
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

論語大全卷之九

四

下者無下乎處皆
於兩端有未竭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

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

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南

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
道之終不行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
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
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
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
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

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路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

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瞽無目者作

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

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

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問作與趨者敬之視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五

子曰行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峰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矜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蒙引雖少必作言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其年雖少於我亦為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說約沈虹野曰過之被坐而我行過見之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可為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初未有的見時如此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

盡彌高無方體在前而歎之也程子曰仰之彌高見其高

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

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是說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

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

中席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纜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五

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

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雙峰

曰高說彌高彌堅而教人有序也上蔡謝氏曰顏子學得

妙說在前在後

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踈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

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

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着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出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通考勿齋程氏曰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檢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行也

此二事而已朱子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自己身上來無

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平理而此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此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教我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

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存疑文有三一是文不在茲之文一是文以載道之文一是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之文博文工夫此三者都要博然在茲之文天地人之文多於載道之文見之故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用功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積少以至多積小以至大自身心性情之德以至天地鬼神之酬酢以至古今治亂之變化無不探幽發微鉤深致遠而表裏精粗無不到焉則博文之功庶乎盡矣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欲罷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末由欲從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

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醉醉萬

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閒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閒無非道之寓○雙峰饒氏曰窮窮冥冥至道之精昏昏然然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象引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子之自然純熟而神妙也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

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及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楊氏曰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

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

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

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問夫子教人不

事門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攀之

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

非若其他僅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

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

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

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

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

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

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

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而至

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閒非人力所能為

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程

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

上事而喟然歎非如孔子因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

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

指如有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而

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五

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專變然

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

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

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心求至

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

之時乎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

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

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

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

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

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夫去做得到這數時便是欲罷不能

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

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

強如此顏子用功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

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

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

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

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

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

子才大難學者也日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

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

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夫子則循循然善

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眾義於

見聞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

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顏

子所以喟然而歎歎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五

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則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亦不能受之於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已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處。○雙峰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不是，恐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於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於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通考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蓋顏子始初銳於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畧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面，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敬領於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隱忍，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己治人，應事接物，大其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

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容求達者。自悟眾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此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開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武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己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於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存疑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看來卓爾就聖人身上說，方是此是因顏子說末由也。已恐人求之於窈冥昏默，故言此以防之。蓋聖人日用行事之間，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是正顏子卓然之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見而未能從者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

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

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 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

病間少差 楚懈反 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

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

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朱子曰

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則存疑子路只是見理未到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為而率意為之亦是詐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三三子之手乎且子縱

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乎字故可訓無寧為寧 **大葬請君臣禮葬死於道路**

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顧麟士曰上節言家臣之不必有○此節以兩且字作轉亦當平說○君臣禮葬君字疑謂孔子也此尤可信中庸所求手臣之解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音責曰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

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

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

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疾病樂正子春曾子弟于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

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華板反華畫也脫明貌大夫之贊與平登于春日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盧德之聲曰華而脫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軍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於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知大夫之贊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死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賈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兩

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

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己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富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去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買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

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眩音玉而

求售也音雲峰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

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吠夷夷○九種見書旅獒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存疑子欲居九夷遠東哉冀遇九夷之君而行其道耳不然何嫌乎中國祇為列國不見用耳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問此及浮海莫是戲言否朱子曰只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尙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或人未之論則以為真欲

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欲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存疑鄭氏夾漈曰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志罔競歌之豈為其詞義之美哉直為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詩野正為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

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反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閒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所招之類無所繫也○漢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薦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後世不復聞詩按鄭氏之言有相發明者故錄之○存疑此章象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擊之始關雎之亂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辭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向第六篇言何有於我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除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總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此五句所包甚闊通考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然其可指而易

見者莫如川流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

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

祭而無髮髮之間

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恣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而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強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間則庶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也○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在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以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過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語點孟子勿忘勿助來參看○朱註天地之化至乃道體之本然包天地人物在其中故承之曰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不然當如程註言君子法之方是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此程說所以在圈外也。○蒙引逝者如斯夫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程子曰此道體也

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

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朱子曰此是形

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

句云觀川流之不息今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

可往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

這箇既有這箇就上而便無這道便無這道了有這道方有

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

此者如何道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所以見

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

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

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

物以見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

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

說併舉三者而言大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

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

黃氏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

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

者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體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无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三

萬事亦無非天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日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新安陳氏曰進於此則安而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所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開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開斷了○能慎獨則無開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

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開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通考

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謹獨者賢希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慎

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新安倪氏曰楚辭辨騷騷

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

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贊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

矣然民鮮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性然人之常情於好色惡臭則誠實好

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偽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

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

皆應有不可掩者存疑孔門如顏曾冉閔者無幾人其餘都有病痛聖人此歎其在顏氏既沒之後曾子未長之前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同車使孔子為次乘

去聲○第二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翱翔

○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弗自蔽公與同車翱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贊求位反覆芳服反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舉土器則此合平聲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

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

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

而不在人也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乎人哉

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

有趨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為學

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栢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情懈居監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

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上聲

何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朱子曰語之而不情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情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情處又曰

顏子聽得夫子說語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情○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

間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峰

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慮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

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案

引心解知也力行行也而不情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形旬反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

進而未已也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裹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結裹處必大段可觀

○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情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情矣通考朱子

公遷曰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為而為莫之致

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存疑語之而不情正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蒙引既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當不可以

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為解孔子之意謂回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

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

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商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擾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賢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其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多日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

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

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會子

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大戴禮脩身篇會子曰年三十

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

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脩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隕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尹氏曰少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

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張氏曰有至

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雙峰饒氏曰日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日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存疑有待只是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也不亡何待來看益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陸氏音魚據反下同者止言之也異言者婉而道之也釋尋其

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釋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

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五故反故必說音悅下同然

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宋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

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高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舍行者有裹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

論好去聲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

之可也新安陳氏曰謂全不從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

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新安

陳氏曰既曉論則有能改釋之宋子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日異

謂異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

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而開導之

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涵從而

秉釋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

不釋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脩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家之不齊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

如之何也已家引悅而不釋則全不足以知其微意之

則亦面從而已

○子曰主忠信母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聲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

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

有所主也三軍雖眾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

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其道而不論如瘦人非其招

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

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黃氏曰其妻一婦人也

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

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

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

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

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為志哉○

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雙峰饒氏曰三軍有千

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

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

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

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

奪母志非也若其

志如其妻可奪乎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

紆粉反貉胡

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想里著展呂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

有者之稱緼今之新綿緼今之纈及舊絮綿好者為綿惡

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

用象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雲

峯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

○顧麟士曰按玉藻云纈為繭緼為袍緼為絺帛為褶陳

澠注續新綿也緼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

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謂之綱有表裏而無著者

謂之襦○著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然此謂泉著者象牡

又不同此通義許白雲說○大全熊氏引劉云好者為綿
惡者為絮則新綿之中又自分美劣雖不言象著亦當貧
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

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

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
鳥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蒙引大抵學先要不
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若有耻
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
道之資耳若專挾此為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
○集註於衣敝緇袍一節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
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須看可
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
鼓反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

彊者必伎弱者必求朱子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
是恥己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

彊必伎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嫉他○便美
慕他○慶源輔氏曰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
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
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蒙引始言何用不臧者
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
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
下同**求進於道矣**問子
路終

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
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
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後別無
長進矣○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
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
雖可已而不可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
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汚
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
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
也曰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
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
一抑也**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伎不
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臧之語
而反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

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

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

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
事之善若遠自以為喜則不復

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
言此以警之○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伎求自足於
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
世間名刊闢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疎未
入聖賢闢室所以聖人常欲
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

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

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栢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

歸於為善或畏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疆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危疆之

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辟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揜惟成德之君

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彫於歲寒人之得於

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

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

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栢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葉

無不彫而是時松栢獨不彫則知後於眾木之彫也○新

安陳氏曰松栢在春夏無異眾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眾木而彫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眾木必經歲寒方見其

異眾人而特立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栢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

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

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

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峯

饒氏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栢之操然

後能為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

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程子曰仁者不

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

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氣足以配道

義故不懼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

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羸弱惟配乎道義則

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乎道義明之此學之序

也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曰末後做江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

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

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

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

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聞亦恐

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問人之所

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

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

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

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爲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爲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家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爲進學者之人○存疑人心有欲則有求有求則有得失有得失則有憂患未得也思得之既得也患失之仁者理足以勝私則無求無求則無得失無得失則無憂患故曰仁者不憂○顧麟士曰如大全諸說則所謂學之序者不獨序字重學字尤重也川上注固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耳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其學知所以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

也權稱去聲 直追 下同 錘反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

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程子曰權與權衡之權同人無

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爲聖人之

志然後可與其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

可與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其學有志於

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遺事

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

是用那義底中間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

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

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

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

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甚世

界○可與其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

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

鈞者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

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推原器物

以論理也○存疑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

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

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故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

不因物而遷是未固執而不變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

固執而不變亦不可矣但守其常而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

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於常法之外以通其

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

變而周天下之用矣○蒙引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

周公可與權者節節皆曰可與

者此亦爲君子會友輔仁而言○楊氏曰知爲去聲己則可

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

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

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

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

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

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

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

適爲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得○雲峯

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

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

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

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

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下可驟語○

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

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

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

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

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

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

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

適爲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得○雲峯

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

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

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

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

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下可驟語○

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上音赴音去雲峯胡氏

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

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義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謂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許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權也。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篇

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

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朱子曰：經與權之

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是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這說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說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

也只得反經。依清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立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損其身，亡其國，而不救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篇

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莫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反經，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是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是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

權而全離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為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辨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錘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即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星

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為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東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懼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峯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則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思於此亦云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況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大而處人

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 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無作常者而小雅常棣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偏音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

書作翻 或問偏之為翻朱子曰非獨音史為然則反亦當然角弓之詩固有翻其反矣之句矣

與翻同言華 之花 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與 去聲

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

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讀反為翻則遠字亦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翻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 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 去聲 以驕人之志 以爲易則忽 亦未嘗言難以

阻人之進 以爲難則畏 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

極有涵蓄意思 去聲 深遠 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為易

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阻人之進而遂生

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

疑與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永無窮盡也。非聖人之言。曠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發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蒙引詩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人言也。夫子只借詩之言。而反其意。其實不曾指說出。朱子註云。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知其以理言。但時文中也。要先鶴突說幾句。然後轉向理上去。今則無人如此解。直截說理上去了。○存疑以此詩及子夏所聞繪事後素章觀之。可見秦火之餘。聖人所刪之詩遺失多矣。今之二百篇。或漢儒湊足之。但不可考矣。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卷

論語大全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魚堂 讀本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

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

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

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

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

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聖人宜於此求焉。○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由聖人身

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

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

說燕居申申。天天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

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

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

其高深也。茫然則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卽其

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

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

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天下。治

國家立經陳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

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

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

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問

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即孔子何不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間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非道之所在者

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通考吳氏程曰入太廟係重出不在數內
○勿軒熊氏曰首五節記夫子至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偷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去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
○或問恂恂曰以詩書訓誥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即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家引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只是一意相連說與後節足縮縮如有循一樣語或於此分言貌者非矣○或以集註云恂恂信實之貌遂以此為指貌以本文謂似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為指言真未達哉夫所謂信實之貌此貌字虛如大學瑟今闡分者恂恂也恂標本指敬敬之存於中者言安得有貌然狀釋字義之法當如此也似不能言者以形似言安

得為無貌且以賢智先人者不但言語其氣貌亦自是一樣矣便便言唯謹爾言貌亦不相離○存疑恂恂只作辭氣說容貌在其中下節亦然○問以信實為不能言則在宗廟朝廷便便言乃不信實耶曰聖人言貌隨時而變如燕居則申申天天君在則敬敬過位則色勃在鄉黨則辭采不贖而以信實見在朝廷則信實中存而以辭采見各有其時非在鄉黨則信實在朝廷則不信實也○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是解所以似不能言處○恂恂如也又曰似不能言者以足上句之意也
與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相似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及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

而極言之在朝廷而言在宗廟如此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但謹而不放爾

言貼在朝廷似可蓋在宗廟難者極言字在朝廷難著詳問字

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辨則可以識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穆穆離離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肆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 誾魚

反中

此君未視朝時也

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五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

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

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許氏說文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侃剛

直也

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理義而無所回屈

閭閻和悅而諍也

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悅則不失事上之

恭諍則不失在己義理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其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閭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顧麟士曰朝字活看言夫子之在朝也當一頓君未視朝自照下君在補入非正解朝字馮氏曰此當記夫子為下大夫時則與下大夫言固同列耳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可直遂語亦不甚穩也侯國只有上大夫下大夫則固無中處者安得我尊彼卑可以直遂乎若云我亦上大夫則與上大夫言固不必閭閻如若云我并未為下大夫則與下大夫言又不當侃侃如也存疑云下大夫與已平等者上大夫導於己者卻妙○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四

有在其上者亦

有在其下者

君在視朝也

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卻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

節解何不曰適中乎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閭閻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峯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卻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五

君下大夫五人馬氏曰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又三卿之屬也下大夫五人二卿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大夫一人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信不可直遂矣但麟初意大夫止分上下而無中馬氏注頗有上中下大夫之說然後方氏注云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則謂有中大夫者自為天子之制麟之言猶當也○周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皆是以倍為別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左傳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也但上大夫即卿而左傳似謂卿之下有上大夫小國二卿而左傳似亦有三卿又參錯不可曉○蒙引集註既引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則不可謂孔子當時為大夫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卻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

節解何不曰適中乎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閭閻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峯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卻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慢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家引敬踏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正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聞○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問侃侃者又不同矣○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而已觀諸上下之問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棠引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刀反躩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辟音璧與蹇同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六

○盤辟乃盤皆敬君命故也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旋曲折之意皆敬君命故也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通考吳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行者存疑盤盤旋也辟回避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禮亦古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

五人以次傳命周禮行人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各隨其命數實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

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實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闢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

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闢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欲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模曰賓至各有副賓副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蓋日介主副日擯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蓋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七

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入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侯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王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

相向也。又曰：禮如言其衣之前後，禮如其齊整也。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意，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孔子是時蓋為次揖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儼同為揖者也。若未揖傳之，未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今世所傳射禮之揖為可證。○此節重在衣前後，禮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揖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襟整。○顧麟士曰：辭意謂孔子當時必為次揖，亦似拘拘，即左右手不過大槩耳。

趨進翼如也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八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象引此時至已延實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

宋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實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象引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擯相成禮而送，送歸其國也。

聲之容。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宋子曰：相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勸齋黃氏曰：色勃足，禮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

相向也。又曰：禮如言其衣之前後，禮如其齊整也。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意，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孔子是時蓋為次揖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儼同為揖者也。若未揖傳之，未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今世所傳射禮之揖為可證。○此節重在衣前後，禮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揖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襟整。○顧麟士曰：辭意謂孔子當時必為次揖，亦似拘拘，即左右手不過大槩耳。

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南軒張氏曰：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附蒙引：此節歷歷有次序，始於入門，繼則及所立所履，進此則過虛位矣。又進則升堂矣。已則降堂以至復位矣。蓋自始至終，各中其節也。使擴執圭升車之類皆然。

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附蒙引：此節歷歷有次序，始於入門，繼則及所立所履，進此則過虛位矣。又進則升堂矣。已則降堂以至復位矣。蓋自始至終，各中其節也。使擴執圭升車之類皆然。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根中。闕，于根中。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九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

除庚闕，倪結反。

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見記曲禮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克各反。○宋子曰：張如今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闕之間為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闕，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闕之

見記曲禮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克各反。○宋子曰：張如今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闕之間為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闕，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闕之

中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
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
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
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
也○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
不由中門也○聖人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時事○按出入
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畧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
○蒙引依朱子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二屏之中乃在各屏
君臣出入之俱在右屏一不中門據朱子二條及語類所載
時闔右開左臣又及是也○雙峯頗多事蓋大段是過軌
闔右開左臣又及是也○雙峯頗多事蓋大段是過軌
看耶語類云夫以兩屏分左右即闔右開左臣又及是也
云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臣傍闔右邊出
入蒙引存疑俱太信饒說不必燕禮注之入門而不由西者
東左則由闔西疏謂由闔東者臣朝君之法由闔西者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是聘賓入門之法也雙峯偶未考此耳且饒說通義亦不
載又玉藻注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闔西用
賓禮也若私覲私面謂之私事以其非君命故也入闔
東從臣禮也亦與燕禮注疏相發又玉藻君入門介拂闔
士介拂根是不中門之解也然此自為兩君相見時之禮
王藻注又云闔門中央所登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
所謂楔也又由禮注云闔東為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
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敵以賓敵主也備攷引
爾雅注云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右屏是主
出入之道左屏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揜左屏以右屏出
入故闔門左屏立於其中亦玉藻語疑左屏必有賓禮始
啓也○要之依此即足破饒說無疑矣士大夫出入公門
由闔右非不中門正解只是言其專在右屏出入耳必拂
闔方是說不中門然又無右字義故此互詳載之要彼此
是兩義不相混也饒氏惟認由闔右即是解不中門故有
東入西出繞著闔旁團轉之說可笑且只為要繞著闔右

不覺走到屏左非禮之禮尤不是也但據玉藻闔門左屏
立於其中為天子閏月之事則揜左之說亦不必拘或吳
並啓而不由耳

過位色勃如也足躓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 則虛可知矣 謂門屏丙之間人君 仲呂立

之處所謂宁也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王聲而立諸侯北

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終為質高八尺東西當
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
宁○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子曰如今人
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
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
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且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
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
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雙峯饒氏曰天
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
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
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
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
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君雖
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

也 朝入則為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攝 攝侯 也齊衣下縫也 縫房用反通考吳氏程曰禮將

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尼之而傾跌音失容也

屏丙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朱子曰肅

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指之紳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字文周欲復古乃不脩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躡齊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躡階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握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註云似不息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出降一等這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這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稍又加整頓衆人末稍便撤了聖

也

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為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存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即此位○顧麟士曰出者總辭當一頓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勉齊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雲峯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始終一於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勝平聲踏色六反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主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于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贊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閒仍退還○或問如不勝

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禮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

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日平衡而又上下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

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倣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大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

戰色戰而色懼也
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損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

言行不離
去聲地如緣物也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躡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朱子曰躡躡如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蒙引執圭鞠躬一條是指在所往聘之國執圭云也故遂繼之以享禮有容色而註亦曰既聘而享○顧麟士曰存疑曰鞠躬如不勝是一意上如揖下如授一意麟按如此則如不勝足鞠躬意猶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一例也○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

君則平衡
大夫則綬之士則提之此如揖如授者亦以魯諸侯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新安陳氏曰記曰庭實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
容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發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顧麟士曰通義曰雲許氏曰此是聘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禮第二次見其君麟按如此則下節乃是聘禮第三次見其君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
形句也愉愉則又和矣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卻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峰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蒙引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然此私覲專主獻其君言不及其大臣也小註

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
顧麟士曰麟案禮記注又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

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
音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擅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厚齋馮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焉得而疑之○雙峯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齊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擅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疑使擅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厚齋馮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焉得而疑之○雙峯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齊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擅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

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制皆

服也緞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

通考吳氏程曰絳古巷反淡紅色練小祥

服以熟布為之者或作也

飾領緣

俞緇也問緇以飾練服

字非緣俞緇弋緇二反

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

○雙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緣絳

注誤以緇為緇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緇取緇切緇是淺

絳色緇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緇當緇殊不相似至於

緇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

色不正故不用為飾歟○蒙引君子指孔子而言猶言君

子有三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亦指孔子孔子不以紺

與緇二色為常服之領緣蓋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緇飾此

紅紫不以為褻服

不以飾者飾常服也蓋齊自有齋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

朱子曰紅紫非正色青黃

紅紫開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絳黃碧紫騷五方之間色也蓋以

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絳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

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

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主

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甯軒張氏曰紺齊服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為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服之服禮服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練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通考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赤白為紅赤黑為紫雜以二則間矣○蒙引此丈夫服飾之制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

彼縹緇也縹是也

出之也見鄙風君子偕老篇○蒙引此暑服之制○顧麟士曰通義許白雲曰下文三表之類朝祭之服此常居之

服亦必表而出之

惟夫子獨然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

裘欲其相稱

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

息民之祭服也○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主

彼縹緇也縹是也

出之也見鄙風君子偕老篇○蒙引此暑服之制○顧麟士曰通義許白雲曰下文三表之類朝祭之服此常居之

服亦必表而出之

惟夫子獨然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

裘欲其相稱

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

息民之祭服也○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

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楊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虞裳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特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表之上加單衣以祖裘見裘之美曰裘加全衣重襲於裘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裘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邢疏曰人君以歲事成熱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蠟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謂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蒙引羔用之於視朝禮用之於視朝與受聘享狐用之大蜡息民本文不重在此又添一意○存疑衣以裘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襲裘不入公門鄭氏註曰襲裘不入公門必當裘也孔氏註曰裘裘襲裘謂裘上有裘衣裘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裘衣不露裘衣為異耳吳氏註曰

論語木全卷十 鄉黨

天

楊裘者裘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裘衣也襲裘者裘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裘衣也○玉藻曰裘之裘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氏註曰裘之裘者謂裘上加也方氏註曰所謂楊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裘衣故謂之楊耳所謂襲者未嘗無楊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耳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於外也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楊故於楊言表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按諸儒之說表上外內則有三重楊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楊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楊衣則謂之楊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楊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鄭氏註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楊也詩曰衣錦尚綱然則衣錦上復有上衣服明矣愚按錦衣即第一重楊衣上衣服即第二重襲衣云使可楊者只是第一重楊衣使第二重襲衣可楊不是

錦衣之上復有楊衣使可楊也○顧麟士曰按吳氏註楊衣外之上服直其領曲其領似又分別在第三重曲禮注古人之衣近體有袍禪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或裘或葛其上皆有楊衣楊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其楊衣則謂之楊也若此亦可斷為第二重但即謂襲衣為上服又不知是否○折衷云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論語木全卷十 鄉黨

五

齊側告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涉畧反明衣而寢

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

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

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

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

不以余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幽詩云二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

表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蒙引此又聚表所宜用之制也○顧麟士曰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如身 身音 體音 之屬亦皆佩也南軒張氏曰異吉凶

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此德固不可舍其他如鵠鴈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衄刀礪小簪金綖右佩玦捍管遶大簪木燧鵠貌如筆

論語大全卷十

子

以象骨為之鵠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衄拭物之巾也繡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也遶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內則注曰紛以拭器衄以拭手刀礪小刀與礪石也玦射者著右手大指鈞弦開體精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顧麟士曰此佩服之謹也

非惟裝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要與腰 有裝音 積而旁無殺

所戒旁用 縫反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齊音 倍要則無裝積

而有殺縫矣問變積思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齊近要有殺也要倍要謂向下者

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宋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裝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裝積即今衣摺也○雙峰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為裝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袂齊闊要不用裝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

惟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通考吳氏程曰要作腰殺謂下廣上銳縫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相證謂腰之袂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也○仁

論語大全卷十

子

山金氏曰裝者福也積者疊也腰中有幅多而闊須著福疊竹筒以束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裝積也○蒙引朝祭之裳名曰帷裳裳且虛說若說得詳盡不待說必殺之矣○考之家禮深衣制度有裳裳云則新安所謂深衣之裳者為是但註云若深衣則不止深衣而已凡裳恐皆然惟裳不殺其餘皆殺也○顧麟士曰集註其餘若深衣言深衣之裳也看陳氏說方明○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然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此見儀禮卷麻見小注故陳氏謂一裳之制用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會典古尺當宋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當宋省尺七寸五分弱宋省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則雙峯云今尺者宋尺也與今日又不知如何卻未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顧麟士曰折衷言謹弔喪之服制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法皆因言禮以別凶賓軍嘉兩所謂月吉也○此一節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此一節

記孔子衣服之制

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在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雲峰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謂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謹其所服也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及通考吳氏程曰必有明衣讀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

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

之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章寢衣一簡

禮家不載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至醉遷坐易常處也

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存之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顧麟士曰莊子注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錯曰通謂芸臺椿韭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許于洽任嘗語我變食只在此等非必如今釋氏之斷肉或又難之曰葷尚不如何况肉耶然據周禮又以加牲盛饌等為變食則雖不飲酒茹葷之說猶為○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

聶而切之為膾

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註聶本作聶又作牒皆之涉反

而大聶切之而後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

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註聶本作聶又作牒皆之涉反

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註聶本作聶又作牒皆之涉反

食精則能養人，膾羶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

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

謂精為鑿鑿與繫同，說文云：糲米一斛，春九斗為糲，釋名曰：糲一斛，春八斗，精米也。則精糲異矣。愚按前說則古人以十斗為斛，與今制異，報切之者再橫切也。內則注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

食饘而餲魚，餲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謹於糞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

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餲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壞而食必害人，常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人且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

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非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

食而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

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

人粥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饘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達說：上條言食之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此條言食之傷於人者，聖人所不取。○失飪是人事失宜，不時

是時，未足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於正也。漢陸績之

母割肉未嘗不方斷。音短。蔥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後漢陸績傳：績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

太守尹興，績時為尹興掾，故坐就獄，績被掠考，肌肉消

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績

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

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

績曰：因食餉，羨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

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割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是

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停主人之舍也。績母果來，於是陰

嘉之上書說績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績以

老病卒。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內則：濡豚包苦實，煮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茶包豚

殺其惡氣，故開腹實，其中更糅合也。濡雞醢醬實，濡

魚卵醬實，鮓卵，鄭氏讀為鮓，鮓魚子也。以魚子為醬，濡鮓

醢醬實，鮓魚，鮓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鮓非今所謂鮓

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峰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朱子曰：一言語一動作，一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是生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欲都是逆天理。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食氣非特肉也凡蔬菜

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

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

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

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樂記曰酒食者

所以合歡也

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

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

而已可也

慶源輔氏曰酒以為人合懽而人之飲量各不

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

而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

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

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

而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

醉如實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夫

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

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

皆在於酒是也○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

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

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

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蒙引酒以為人合懽

人字泛說○顧麟士曰按輔氏說即無量似兼人言之然

諸家不從達說或為實為主務要與人盡情故不可為限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美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啻康子之藥同意

○邢疏曰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

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日

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

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

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

存也○顧麟士曰此條蒙引達說折衷俱不承薑說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

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朱

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

南軒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

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事

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存疑出三日不食

之矣蒙引曰此句是記者推夫子之意最是又曰又當看

地方及天時何如此說未是蓋天時雖寒地方雖遠亦無

有出三日之理若出

三日亦急慢不敬矣

食不語寢不言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美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宋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

言之事而范氏曰聖人存心不飽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

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

語言恐傷之也亦通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隨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

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

引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食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來意重作必為是○古人飲

論語大全卷十

食每種上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以祭先代

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

祭必敬聖人之誠也宋子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賤至

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謝氏曰聖人飲食

之微莫非天學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

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輔氏

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聲問席

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

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

如事當恁地做時便便要恁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

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

與割不正不食同○葉氏少綱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

上此以方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

皆謂跪也○雲峰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

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蒙引只是必正席之意此說為穩不必依葉氏註葉氏謂

以方為正以事為正此蓋是外意然亦聖人之所謹也既

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本文元未及此須要主

一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王制五

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

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

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顧麟士曰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無預世誤入耳

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懸頭是也師與率同百緣同而時難難同以索室毆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

階東階也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

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

安也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

必依已而存宋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

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

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

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

變怪問鄉人難古人此理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

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厚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鄉人禘音陽夫子朝服立於阼

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陽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

故難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

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禘通稱也難出於鄉俗其事幾於

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

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此

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雖非大

人之意以為鄉人為我儼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

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

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萬石

君子孫為小吏來歸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存疑還是致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者如親見之敬也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

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

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

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宋子曰古者賜之車馬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

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

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

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南軒張氏曰於

得三善焉○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於其

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

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

而告之以實○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

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

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

未嘗則直言之○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六

理當如此雷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孔子家說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既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既恐非國，既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蒙引：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問既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為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畜計六反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

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

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雙峰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饒源輔氏曰：所賜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

授王所品嘗食。

已不祭而先飯若為。

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顧麟士曰：集註所引周禮四句，如大、全、所、疏、者、固、以、證、先、飯、然、據、許、氏、此、天、子、之、禮、而、孔、子、侍、諸、侯、之、食、則、亦、非、正、解、也。祭、虛、齋、鄒、嶧、山、皆、云、此、侍、食、即、一、舉、之、食、似、兩、公、當、日、俱、未、見、通、義。○諸、侯、或、亦、有、日、一、舉、之、禮、然、謂、必、此、乃、有、祭、者、則、孔、子、固、不、當、云、雖、疏、食、菜、羹、必、祭、也。且、日、一、舉、之、禮、亦、不、必、有、大、夫、侍、食、彼、周、禮、自、明、膳、夫、之、事、而、此、條、自、言、事、君、之、禮、即、集、註、云、若、為、君、嘗、食、然、亦、日、若、之、而、非、真、嘗、食、云、爾。○玉、藻、待、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先、生、齒、尊、於、己、者、異、爵、爵、貴、於、己、者、後、祭、示、饌、不、為、己、也。先、飯、示、為、尊、貴、者、嘗、之、也。則、侍、食、於、君、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

東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

也。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也。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宋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出。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東牖。下

○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與，不忘恭也。○雙峰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

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

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

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

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銜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

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

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

氏曰：殯於堂曰殯，殯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

其館耳。禮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

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祖考同於己親也。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此一節記孔

子交朋友之義。雲峰胡氏曰：此節集注於義之一字，凡三

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蒙引：味子

於此章一則曰：朋友以義合。二則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思

而感泣不知義也。然則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

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

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

申天天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

盛仁熱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

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

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

而容則過於拘。二

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反。前篇。南軒張

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類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

者也。○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

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有爵而不敢忽也。於警者於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

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

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故周禮獻民數

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

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

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此指在車時也。通義曰式與賦同。百雲許氏曰古者

車皆立乘馬。駟車難於立故於車上高五尺五寸橫一

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身倚故高三尺又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

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富也怡

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象引主人禮意之厚亦於

迅雷風烈必變

要知禮敬之意有不全在飲饌之間則可矣。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之大雅板篇記

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有

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宋子曰固當常如此

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風雨也。不消如此問

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

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

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省何可已哉。象引與

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向於

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

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存疑

重在正立不容必執綏。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非是。升

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顧麟士曰總注記孔子升

車之容則正立執綏已指在車時非但言方升也。升字疑

如登乘之義。沈虹野謂初時未及坐者彼不知乘車皆立

耳。且以執綏指初升則立字亦頗礙。升字尤不足據。○備

攷留青曰。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

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輪效駕奮衣由右取取
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註云取取綏者取副也
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
之升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手
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按上說不謂初升之時都
執綏然謂初升就綏而後不執綏則亦未聞僕之在車六
轡可不在手也○正不必泥上車之索耳綏章詩經注染鳥
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旗竿之首爲表章卻不是此綏字
重○煩○重○正○字○不○甚
立○字○執○綏○字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問車中不內顧

一章米子曰立視五萬式視馬尾蓋萬是車輪一轉之地
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矣立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
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
廣欬不妄指立視五萬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
不廣欬者欬聲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欬以驕矜又驚衆也
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爲惑衆也
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此
三句正與此篇相合○存疑三者皆失容故聖人不然惑
人又後一節故曰且○蒙引立惟視五萬式惟視馬尾雖
有顧時亦不過○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
較不內顧也○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
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

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程子曰色斯舉矣不

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
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然

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爲何人之言下不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

邢氏曰邢氏各昂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

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晁氏曰石經嗅作鼻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

反閱苦反張兩翅也見形可反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居用反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聲爲之說姑記

所聞以俟知者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靈許斬反獸之自奮

伸天矯舒展屈折名橋魚曰須魚之鼓動兩腮若人之欠

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曰臭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

名臭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

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

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

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
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入所謂三揖
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
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緲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此卽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
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禮
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手此者

○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畧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
卽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雉維其見義而
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
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
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隨時其時如
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雉維一物
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王之修於身行
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
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問
君臣朋友之際莫不由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一理
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
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
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
子以自立於鄉黨哉通考董氏曰共者何也衆星共之子
路共而立者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
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

論語大全卷十 鄉黨

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宋衛
屢矣春秋志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
之的故於雉維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
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歎
維同意學者當參看○臨川吳氏曰山梁雌雉當在色斯
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歎字亦篆文之誤也○蒙引依
邢氏則謂孔子身上事於鄉黨所載義類爲令但雉終爲
子路所共則與上文色斯舉云者不符矣依晁劉二氏以
共爲拱執之義固與上所謂色斯舉者相符但不關孔子
事非鄉黨所載之義也故朱子缺其疑而取邢說在前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三魚堂 讀本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

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
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
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通考勿軒熊氏曰內
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 胡氏

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

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

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

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

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

也宋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

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
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
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
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
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
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
箇變轉道理蒙引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

而州閭鄉黨大而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閒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無禮樂也○野人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市廛之人多文而郊野鄉村之人從來是朴質也君子謂賢士大夫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對○顧麟士曰按程註文質得中而過其質反謂云云則雖云述時人之言亦彙括大意於野人君子四字討實落耳上兩句即仍是正說非必一節俱時人語也蒙引淺說講頗妄
○故曰於禮樂不日之禮樂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而孔子又從之何耶○潘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從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從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都鄙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通考朱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蒙引夫子之從先進正欲復文武周公之舊所謂都鄙乎文哉者也如得位以用禮樂則又將損益四

代以為萬世常行之道矣豈特從先進而已哉○存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顧麟士曰如即若也猶云若我之用之則不然折衷云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夫子憲章文武夔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文
武周
公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

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按蒙引重在以其不在門為憾哉以其嘗相從於陳蔡間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忘耳於此可以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見中德行是兼內外實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善為辭令者也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

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責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齊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爲言也○雙峯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修身從本領上做將來○蒙引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此是餘意○顧麟士曰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

預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四

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爲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爲證而斷十哲爲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哲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若有難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材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者○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辛我潘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脩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脩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脩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

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伯脩繼用燕禮蓬豆簋豆莫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給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無所疑問釋非故夫子云然其辭

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心義理昭昭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子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曰若細莫不懷然領受而畧無毫髮之疑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五

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悅上小註分貼大謬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二句註不分貼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都說不得正意出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於分貼矣宜細玩之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爲非助我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聞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吳氏曰夫子於

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開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子嘗父覺之欲逐其妻子嘗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六

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開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者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通直朱氏公選曰此孝即其子於人者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為周武之孝見稱於眾人為子嘗之孝見稱於宗族為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字於人者有廣狹也○蒙引孝哉二字兼友在其中友實孝中一事也○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為家以外為外人是言其孝友之實人皆稱之淳于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亦不分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蓋只是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耳○重在人不聞三字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丁泰丁念二反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

形旬反

家語蓋深有意

於謹言也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綰之行也孔子

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此是合公冶長篇○范氏曰言者行

去聲下同

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

去聲

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

必能謹其行矣

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七

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刑疏曰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

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詳見雍也篇不

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

然不可亂者○蒙引夫子答之視答哀公雖畧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畧而未嘗有欠缺也○顧麟士曰此章照下諸章

只是惜顏子
耳范注不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

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蒙引顏路之請

然亦可見聖門師弟相與之際如
同一體而畧無少忌嫌之心矣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
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然己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

夫之列言後謙辭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

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

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

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

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

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

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

詩聞禮未為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

不才蒙引不才兩句慢說回鯉字出集註是會意解
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方
雖不及顏淵來硬貼此句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
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
人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音脫參而

助也助喪用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葬可以

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

以與人而鬻余六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鬻與鬻同

大夫賜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

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

氏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

輔氏曰葬之禮椁周於棺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

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

厚而不可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

厚而不從其父為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

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

以顏子之死而為己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

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

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

回而曰天喪子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

死子在故也天喪子回死故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

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子

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蒙引夫以回之存亡關係道
統之絕續如此此夫子所以深痛之
非惟以其疇昔師弟之好而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爾蒙引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譏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

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勉齋黃氏曰以夫子之聖而得

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與喪子之歎而不自知其為

慟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家之有無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

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

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兩言最盡爾蒙引厚葬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否不成只是

葬埋也又與前註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兼棺槨在內葬之一字兼棺槨衣衾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悼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南軒張氏曰顏子在

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

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猶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

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悼溺

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

欲之間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通考南軒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

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

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

為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

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

終原是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

能及。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蓋幽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知

此。○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

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程子曰：晝夜者死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道而朱子本義曰：通

猶兼也。晝夜者，死生之道也。○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

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

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

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

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

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

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

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則

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或

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新安陳氏曰

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

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

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具足。無欠闕，須得這道理，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

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張子所

謂生吾順事，沒吾寧也。○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

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

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

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

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貴

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

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所以深曉

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

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

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

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

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

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

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

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別為一

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

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

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鬼神之道不勞問矣。先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亦不待問矣。何也。理一故也。故先儒云。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朱子曰。閔侃者。外和內剛。

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三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閔閔行行侃侃。皆是剛正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先進

古

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峯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蒙引。閔子之剛氣。含蓄得密。冉有子貢。則稍露。子路則全露了。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行行不得為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憾其太露。無含蓄耳。○小學云。後生初年。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

壽夭之所由定也。故夫子於子路之行。有不得死之說。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

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去聲。○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悝。圍孔文子。取太子蒯聩之姊。孔

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與叛從之。殺豚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廟。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備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己。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人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先進

古

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牛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賡。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過。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于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死。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

語矣。○新安陳氏曰：天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付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通旨宋氏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蒙引：夫子此言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懼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為不能改其行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為子路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謀之初心也。○夫子發此言時，其本心只欲其言之不中，而其言卒中者，則子路之咎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問問侃侃行行皆記者之詞，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

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

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齋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

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蒙引此兩句看來看去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中於理也○雙峯

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問問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蒙引：二句氣勢自相連文意與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及不遠遊遊必有方相類相趕說。吳氏以為妄發必不當理當理者必非妄發遂以為一反一正不知不妄發三字只是朱子周旋本文不言字面耳。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

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

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

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紉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蒙引：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剛強

之氣習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合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故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剛勇中和皆分體用。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

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乎正大高明之域特

未深入精微之與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

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宮牆之外望則升堂大有

間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

義欲車裘共做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

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

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堂字精

微之與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

精微之與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

者也蒙引門人蓋孔子門人也○聖人之言隨時變化

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

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

精微之與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

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

而適乎大中正之歸者此精微之與所謂室也○要知

堂與室亦非有兩樣道理精微之與亦不在正大高明之

外○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

此一端亦足以見其緊云○存疑言子路當重在升堂上

若重在未入室

却似貶之也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荀子曰君子故常過中子

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變峯饒氏曰觀答問

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合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

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

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

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

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

子告子張處如多開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

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

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

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疎曠多如此孔

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

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

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

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蒙引子張近於狂

子夏亦未免於狎○子貢之問問二子之所造故孔子言

其成就各備而朱子本其才質言之盡矣○

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

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

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

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

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附蒙引尹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輔氏之解非尹氏本意尹氏只為少有

不及此聖人即二子之為人而以義理斷之也過與不及皆是就中上看得一箇是過一箇是不及也過猶不及即此就見得此在顏曾就悟得只為子貢不達故復告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

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

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去聲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

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慶源輔氏

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非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存疑說曰非吾徒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大家去救正他使改過遷善也註愛人無已須兼二句看小註以鳴鼓而攻為不忘乎愛不是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

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新安陳氏曰便能反身脩德則知吾

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宋子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惟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黜其強階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強階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

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曰再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教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任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蒙引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苟或以謀畧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施故易曰離利貞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愚者知去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不折執親之喪泣血

三年未嘗見賢適齒見齒避難去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

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

崩蹟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徑不實只安平無事時

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實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實之說不得然子羔

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

○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愚。○蒙引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

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家語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指孔子則此影是孔子身影也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

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

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

確克角所以能深造七到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

推得到透徹了方任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

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畧曉得

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棄若這事看

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

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

何能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夠守其心專一

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蒙引：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見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觀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矣。

師也辟辟婢亦反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辟便辟平聲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習於威儀而不直。一般蔡沉解書。罔命便辟。謂順人所欲。辟人所惡。愚按此解尤切。亦不失習於威儀而不直。意師也。辟亦當依此看。只是外面為順。辟中心却少誠實也。

由也嘒嘒五旦反

嘒粗俗也。傳去聲稱嘒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粗俗是欠細。風欠文氣。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御音之使知自勵也。

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嘒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嘒。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充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

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嘒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兒。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簧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慶源輔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蒙引：存疑。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言蓋欲使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屢空數音至空。價

也不以貧窶郡羽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價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采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類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潛室陳氏曰：藪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事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蒙引：回也其庶乎。言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

○如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顏子猶有未醇在。故只曰近道。屢空又却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別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屢空是困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存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有所立卓爾。此是近道也。一筆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其屢空亦因可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

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

貨殖貨財在殖也

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

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賣

億意度

音音

不如顏子之安貧樂

音洛下同

新安陳氏曰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三

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時事。

至閭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

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縱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蒙引屢中須看屢字見其中不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

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

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

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日屢中則不

中者多矣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

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受玉甲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

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

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三

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則言其處貧富

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

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通考宋

氏公遷曰賢哉回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皆即其所能而稱之顏淵于路于夏子貢皆為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

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夏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子貢也是

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

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

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此已足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

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

入於室須是好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安得善已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可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與以其無學問之功也通考宋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恆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董氏彝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可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為善人語類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通義曰雲許氏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蒙引問善人之道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也○顧麟士曰註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講者多忘却非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

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

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者色思溫是也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該得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存疑論篤只是言註曰言不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可以言貌取人却加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也以此觀之鄉黨篇恂恂如也亦是就言說而貌在其中亦可見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

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

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

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

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

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

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

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

父兄稟命自其所以必能不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

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赤偶見而疑之非

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

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

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蒙引再有問聞斯行諸是必

女音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敢非

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

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

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存疑回

知夫子之在以天未喪斯文必之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樂共

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

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食我師之教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

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

已慶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

真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思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為師弟

子之比○雙峯饒氏曰孔之於顏教愛兩極

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

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

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

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問孔子不幸而

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

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

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願曰吾有觀

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

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

日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

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

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

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以死爲重而以不輕於死爲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蒙引：胡氏幸而不死一條最好，然似當更足之云：使請於天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恆，然顏子又不但不當爲豫讓必報之舉，然後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爲盡也乎。○存疑：古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在回何敢死，是重於泰山也，子不在，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爲嫌，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顧麟士曰：按注疏，孔子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然達說云：吾意子必舉德業聞望之隆，又

似即指非常之人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寇齊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蒙引：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若君不從則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爲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存疑：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或謂朱子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曰：平生所學惟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哉。朱子曰：此言真可謂以道事君不從君之欲者。○顧麟士曰：以道事君，只解不從君之欲，是緊關話，不要只做大臣論說得沉了。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中者也。以道事君，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

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

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

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

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

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問孔

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子言

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

季氏旅泰由伐顛與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

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

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而不得為不從若弑父

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言

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一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幸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欲逆者多矣如荀或劉惔之徒始自操縱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荷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自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

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

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爲

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

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

能不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

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

耳觀由仕於出公即為之死求於伐顛與惟知為季氏子

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

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言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淺說聖人責之意以學優斯可以登仕明體斯可以適用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則內焉有妨於治己而身心性情不可得而脩外焉有妨於治人而人民政事不可得而理德由此而不立學由此而不成功以之而廢業以之而隳是乃賊夫人之子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夫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

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

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

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伎禦人以口給而言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也朱子曰佞不是力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學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

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爾蒙引註云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此學字對行字屬知是指後來為政之道說所謂治民事神也蓋方其未達之時固未嘗無行然所行者孝弟忠信之事若夫治民事神則固未之行也只要探討窮究在此○夫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范氏曰

論語大全卷十一先進

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

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

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

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也

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下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胥

子敷五典與成周卿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遠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不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論語大全卷十一先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論語大全卷十一先進

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上聲長於女女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

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

用也東陽許氏曰天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爾蒙引前條以吾一日長

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乎爾毋吾以也此且教他盡言還未知是教他言簡其處
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假如夫子精毋吾以
也云吾有過幸為我言之亦何不可方知上條虛說未可
就入志字入亦須在言外○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盡各言
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
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
志也○存疑東陽許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
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
之志則不能知愚謂此說恐未是知弟子者莫如師况聖
人乎他日孟武伯問由末與赤之仁夫子以其才對與此
若出一口焉謂聖人不知其所欲為可乎大抵聖人此問
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
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觀其於
由則晒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之以餓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

之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僕比必二及下同晒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雅方向也謂向義也

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晒微笑也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

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附蒙引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可不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

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為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耳○飢與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飢饉無饑渴○存疑有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教來○蒙引看記者此處下簡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詳之○子路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此夫子所以晒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

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辭益遜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

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蒙引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以此見由求二子不但心術不同才調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者兼政教而冉求只是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則只六七十五六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人不能為而已獨能為之意思冉求只恁地說箇平常國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只亦是足民而已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

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

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反形句曰

會眾類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

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大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通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願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罕

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倫時聘曰問殷類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眾也類即見也

也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

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

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蒙引宗廟只是諸侯宗廟會同亦是諸侯不必以天子為主而小相為諸侯以小相為

諸侯則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一句全相反了不成文

理○端章甫帶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場盛服也○願為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願

為小相言願得贊禮於其間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存疑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曰

會眾類曰同或謂諸侯會同於天子不得相贊禮不知周禮春官載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為上相諸侯來朝則有介

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馮氏謂當時諸侯朝王禮也聖賢道其常然華所志之禮兩君相見亦在其中○願麟士曰按通義許白雲曰集註時見曰會眾類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即眾也改殷為眾也改殷為眾避宋諱也但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罕

周禮有殷類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為類不知如何然類亦見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鐙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零音干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

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

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
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希閒音歌也作起也撰具

也音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

有鳳凰翔于其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音之衣音新安陳氏

千仞底氣象音袷袷也今上已祓除是也音問浴之

祓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

浴為浴不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

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音善樹木也詠歌

也音通考巴川陽氏格曰魯秉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樹風

春日載陽鶯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旨則

四時寒煥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

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物熙童冠

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為寅月沂水音曾點之學

之凍方解零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音曾點之學

蓋有以見夫音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際從音容如此音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

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

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

閑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

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

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聖

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點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
見焉耳故集註若有以見夫四子便是斷得曾點所學之
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而其言志則
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

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其日用之常初無舍音已為

去人之意音胡氏曰即其所居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

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

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

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

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音於言外音新

陳氏曰直與至於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

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

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處不可以尋常解書誦誦體

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

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

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

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前後

見得如此平實音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

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

亦有以識此矣音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

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聖

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濔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少長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濔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日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讓少。信朋友。自是天然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若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開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看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開矣。是他見得聖賢氣象如此。樂。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錄。小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言語氣象。則固位天地有萬物之事也。○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有。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終不然。鮮不流於在矣。通考。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邢疏曰。瑟聲也。雲者。新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雲。是也。鄭玄曰。雲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雲之言遠也。遠為百穀新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早。曉則舞。雲。因謂其處為舞。雲。舞。雲之處。有瓊樹。木可以休息。○蒙引。雲。兩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鐘。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鐘。爾也。○亦各言其志也。合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

與後面一句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一段。場中若出此題。篇末當發出異乎三子者之撰意思。以繳之。蓋春服非章服之比。童冠非冠。蓋軒冕之飾。亦非朝服。且瞻之地。詠歌而歸。各適其適。皆非有待於外者。也。句意。在言表。○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該了。觀語錄。可見。○浴盥濯也。盥洗手。濯洗身。依語類只是手足。○上已三月第一已日也。古今用此日。祓除自魏晉後。只用初三日。祓除祓亦除也。除舊取新之意。浴亦是去舊垢。以自新也。○壇墠除地為壇。築地為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近盡處言者。理欲不兩立故也。○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近自一身之門。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如君臣父子之屬。皆是道理如此。一動靜一衣服一飲食。以至鳶飛魚躍。都是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悠然悠。寬緩也。是無介累也。與規規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自急促。無介累則超然物表矣。自直與天地云云。至之妙。所以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聖

狀其胸次之悠然。○隱然自見於言外。曾皙當初說時。初未嘗特認這一箇氣象說來。此是傍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當時唯孔子解此。三子與之同席。亦未必知也。或因夫子歎息而深許之後。方辨得出。亦未可知。○存疑。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安土敦仁。無入而不自得。人惟私欲一萌。則天理為之隔礙。而不行。如靜而未接物。此心亦動。是此理不行於靜矣。動而應物。則心又妄動。此理又不行於動矣。故其要在克己。人能克己。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靜亦定。動亦定。近而顏之。飄點之。瑟遠而堯舜之功業文章。周公之制禮作樂。一以貫之矣。故謝上蔡謂勿忘勿助。則知此與夫子與點之意。同。程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者。此也。○語類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祓。除。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存疑這禮字便是上註天理流行之理字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

聲下

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聖

無貶悲檢反詞蓋深許之

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亦許之之詞蒙引須要見得孔子虛空說箇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要何用蓋赤本意豈是要為小相不過擇其甲者而自處耳夫子獨解其意而知其以宗廟會同之禮自當也今人都不解此意而說得鶻突了非諸侯而何一句不可輕地看蓋亦謙言為諸侯之小相而實是要為諸侯宗廟會同之事

○程子曰

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

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

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

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

高遠之意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問曾

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

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

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堯舜事孟子所

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

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

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

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

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

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

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則其功止於

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

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

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子路等所

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

見者小子路只爲去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

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

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

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

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日子路才氣去得他

雖粗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末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

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

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日子路

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會得道理雖事爲之末

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問爲國

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

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

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此堯

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敗壞不可支持

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

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

閑暇平和也曰是○到爲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雲

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爲國以禮求於禮樂不

敢當亦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新安陳氏曰以

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

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

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

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
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又曰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宋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

得這箇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

○點與參相友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

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

省隨事用力旋旋推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

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

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

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

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

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

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

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為技藝之學者有

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矻矻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怪點

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

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

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哲而其學則近於

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

及乎回參而卒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

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

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

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

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

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

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遠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

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

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末而宵中無所見焉恐

未易以狂語點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

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尹顏淵有隱

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為由求赤視顏氣象差小而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至

所言皆其能事圖象引曾點見得眼前步步皆是道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者也○曾哲終是狂如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曾子芸瓜誤傷其根被棒仆地此亦堯舜氣象耶就好處說便是堯舜氣象就不好處說便自為一等論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終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至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三魚堂 讀本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克勝也

宋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

論語大全卷之十二 顏淵

而已謂身之私欲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宋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

復及也

慶源輔氏曰反猶歸也禮者天理之節文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

也

宋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

也

不日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

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

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

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心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宋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己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日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日若以克

論語大全卷之十二 顏淵

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人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得這一分天理來便復得這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

欲即無不屬天理人欲即屬天理

欲即無不屬天理人欲即屬天理

欲即無不屬天理人欲即屬天理

欲即無不屬天理人欲即屬天理

欲即無不屬天理人欲即屬天理

欲即無不屬天理人欲即屬天理

欲即無不屬天理人欲即屬天理

欲即無不屬天理人欲即屬天理

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日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是日復禮

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新安陳氏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

言○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闕同意○賢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著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三

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

可勝用矣

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

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開斷幾決於己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究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大工夫須日日用工○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

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

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

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

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雲峯胡氏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己說人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四

說以足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敖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曰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日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初無吝驕作我蠢賊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語類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或問克訓治

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或問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日隨其所知漸去。固是克了。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道克已爲仁。須著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或問如此則克已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也。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已復禮。若是克得已。復得禮。便是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閒他到長安自見得。○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若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明日若不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五

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蒙引天子意以人皆有是仁而或不仁者。禮之未復也。禮之未復者。己之未克也。故必盡克了己私而一歸於禮焉。則事事皆天理。而仁在是矣。然有是功則有是效。其功深者其效大。故誠能一日之閒克已復禮而爲仁。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矣。○己謂身之私欲也。兼三項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二也。人我忌克三也。分言之則有三。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質之偏。是偏箇甚麼。人我忌克是忌箇甚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去。是於難字提擲。亦非身之私欲外意也。○性偏難克。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或曰專指氣質不兼理非也。氣質者理之所寓。氣質偏則理亦隨之矣。○復反也。所謂欲盡而理還。則滿腔子裏盡天理。帶事說。○克已復禮爲仁。言克已復禮此所以全其本心之德也。如此說方與註合。而本文兩箇爲仁字都一般。程子方始是

仁一句似與本文爲仁字不類。○上句克已復禮以用功者言。下句克已復禮以成功者言。故以一日字加其上。然畢竟同。○歸猶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箇歸他了。字義須要解得切。○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則吾之所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正與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天理。此便是歸仁。○爲仁由己。仁者吾所自有。爲之何假於人之助。而非人所能助。○存疑顏淵問仁。是問如何方是仁。此便是問所以爲仁也。故夫子告之曰。克已復禮爲仁。○克已復禮爲仁。言克已復禮所以爲仁也。爲仁猶孝弟爲仁之本。爲字故註曰。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事皆天理。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不是解本文爲仁。是申上文所以全其心之德意。○仁者心之全德。就該動靜了。言克已之日。非禮勿視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六

聽言動。却就動上說。何也。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閒時思慮未起。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己工夫。須就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簡。然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可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於簡點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二。間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請。己復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

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

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

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
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
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
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
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
聽德惟聰非德便是非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
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閒所當
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
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
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
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
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七

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
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
故集註與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
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
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
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
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
問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
事如事事之事書
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卿大
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新安陳
氏曰事上事字是用
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
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
上。點。雪。○雙峯饒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
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

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
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程子曰顏淵

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

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

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
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
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此
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顏淵事斯語所

以進於聖人進進步後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之有要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八

視為之則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

為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
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
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
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室則用無所滯
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
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干
變萬化欲加檢防

先以視為準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蔽指物欲

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己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

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
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

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卽制之於外復禮卽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

誘物化遂亡其正 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卽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九

之相忘如一而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朱子曰防無彼我之間也 **非禮勿聽** 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於外而存其 **非禮勿聽** 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實理於內也 **非禮勿聽** 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爲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爲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 **其**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慶源輔氏曰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分○陳氏曰躁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 **知**

是樞機與戎出好 去聲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書曰惟口出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闢所繫在樞機之張弛所繫在樞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 **傷易** 去聲 **聲則誕傷煩則支** 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精一故必 **己肆物忤** 五故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十

機與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己肆而物件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爲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 平聲 **誠之於思志士** 安二字非矣 **勵行** 去聲 **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朱子曰哲人志士於思慮開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欲

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礙於中。故裕遂人。造七到。次克念戰兢自持。源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反。

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晷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晷然中節矣。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

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日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語類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開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任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便是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便是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便是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覆。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

某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謂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則。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或問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己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以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非。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如何會得自見。○蒙引四勿。不必分謂防其自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外入。謹其自內出。大抵四者皆身之用。而為由中應外者。勿則制之於外。以養其內也。○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此則字。即上文要字意。何以視為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也。蔽一交於吾前。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為誠。○聽箴閑邪。即克己存誠。即復禮。○言箴自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己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此二句。貼前上四句。已肆物性。出悖來違。此二句。貼前下四句。○四箴通是制外養中意。○存疑。天子告顏淵。若是未省得人。必問如何為己。與禮與為仁。若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乃曰。如斯而已乎。此

是未省得。今於曰。曰。禮曰。為仁。畧不問。及直請問其目。可見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孰為己。在所當克。孰為禮。在所當復。皆已明白於胸中也。○註云。目條件也。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看。這目乃是克己條。目工夫。蓋大學八條目。亦綱領之條目也。○蒙引。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己外。豈有復禮乎。所以聖人只說非禮勿視。非缺了復禮意思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

解出門使

恕以及物

解不欲勿施二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所容而心德全矣

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履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任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

死仁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已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閒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說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恕有是非如何都對他無曰此只說恕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五

仁之體不怨則徇己遺人。○梃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王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蒙引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致者顏子無待於此也。○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程子曰孔子言說又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地而不敬。○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聲禮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新安陳氏曰又恐之用和為貴也。○人外貌如此而中

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要。○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去

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蒙引有諸中而後見於外其實見賓承祭亦非全是外只明其敬之見於應事者言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其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

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養。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內條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則無己，可克己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緇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主

齊馮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那家無怨，其應狹而緩。存疑。敬是簡束心身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放逸。如今看書寫字，心尚馳出外去。况其他乎？故須有箇簡束他方法，敬便是簡束方法。先儒說敬者，主一無適，其中惺惺收斂，不容一物，皆是簡束這心方法也。○人之一身，最易怠惰，放肆如箕踞跛踦之類，敬便是簡束此身方法。如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頭容直，之類，皆簡束這身方法。程子以整齊嚴肅語敬，便是這道理。○敬兼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祇畏則身亦隨以敬肅。所謂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簡束而自然恭謹是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也。○敬該動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就動上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然先儒解學而時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主

習曰：時復思繹，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一般。○問心德如何？曰：德得也，謂得乎天之理也。理在天地之間，未屬人，只謂之理及氣聚成形而人生焉。此理具於人，方謂之德。德為人所不得也，理具於人，具於心也。心如何？具是理，理氣在天地間，原不相離，氣聚成形，則理在其中。心雖是氣聚成形，質然有不滯形迹者，在最為神妙，出入變化不測，是蓋人一身之氣精。英總會處，氣雖充滿於人身，然精英則總會在此，此是形迹之心，其精英便有靈覺，其總會主之人身，患瘡疥而覺痛痒者，氣之支流受病，其總會精英覺之也。人風顛不省事而有生活者，氣雖在風痰蔽心，失其精英也。此可以觀心矣。而理則不外乎此，其精英中主宰運正當恰好，無偏曲邪僻處，此便是理。理無形而妙乎形，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最微妙難認，所以漢唐諸儒少認得及至宋儒方認得，然亦說不得十分了。緣這理不是易說之物，要在人心會耳。此可以觀心德矣。此理為人所得，則謂之德。人生有心，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故謂之心德也。○問無私欲則有其德，敬恕則私意無所容，其說如何？曰：人之一心，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然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靈覺，寂感皆氣之為，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放，更無一時寧息先儒謂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又謂如水翻車，正謂此也。且如今在此看書寫字，未到幾行，未能幾字，心已走了。况他時乎？心既馳騁奔放，則私欲就縱肆，此理為昏昧抑塞，不能昭著，流行理不昭著，流行則德仁矣。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逐於欲，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矣，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也。况又逐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即德亡也。敬便是把持這心的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裏，心在這裏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容馳逐於外。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亦無自而生。故曰私意無所容，私欲無所容，則此心主宰運用皆是

這理昭著流行。這理昭著流行。則心德全矣。人都有箇自
私自利之心。人之自私自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不
知人心猶己。知得人心猶己。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夫
理不過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不容。聖人所以說箇
恕來教人。正是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己。
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盡其道。此理
自我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無昏昧抑塞之患。
而心德全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武亮 黽 徒回 弟 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刃

認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

論語太全卷十二 顏淵

五

去聲 下同 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者之言自然訥在
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
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夫子以

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

之方不外是矣

朱子曰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

認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蒙引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

心不在。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
在致力。而乃以訥言告之。何邪。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源流
亦可以得源。故但訥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
得也。如此則得訥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耳。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如此

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去聲

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

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
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
苟。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
之意。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

論語太全卷十二 顏淵

五

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為本。
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
存言之。○存疑為之難。是為之不輕易。夫子所謂如之何
如之何。周子所謂慎動。孟子所謂進賢如不得已。皆是為
之難意。夫義理難明。往往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况事有
似是而非者。疑似之間。只爭毫釐。皆人所難辨。又克己最
難。理欲之間。不能以寸。斯須稍不謹。便蹈於人欲。
之歸矣。是尤人所當難者。為之難。是兼此兩意。 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朱子曰仁者心

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
敢輕言。若不仁之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
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為之難者。不謂
仁之難為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
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此。則凡事。○程子曰
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

雖為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

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

之大概語去聲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

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

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

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宋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

仲弓底工夫須是逐箇理會仁

譬之屋克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訥是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

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

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通考宋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亦曰

以用功言告顏冉者使之全其心之德告子貢者使之充

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兼人心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

則即其德之一端而言之蓋資質有不同所以教之亦不

同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也○又按顏

冉之所聞者為仁之道其餘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

子貢問為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為為仁之資與

夫音 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告之以此疾病也言由

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不疚而自無憂懼

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

實有憂懼而強上聲排遣之也宋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

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

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懼也自省其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

象歎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

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圖象引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禍

至也憂懼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內省不疚則

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諸鬼神行與吉會

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己所自致而不必憂懼

矣○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存疑

不至於憂懼者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左傳哀公十四

年甍入于曹以

叛民叛之甍奔衛遂奔齊○問牛無令兄弟何也宋子曰

以傳考之桓甍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

子頑子車亦與之同

惡此牛所以憂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

必但當順受而已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蒙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顧麟士曰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

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

聞去聲 斷反徒玩 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

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聞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

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痴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存疑敬該○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動靜持己以敬動靜皆敬也

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

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

去聲 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

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因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言

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為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說約仁山金氏曰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向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耶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

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

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牀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

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

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開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著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

芒刺痛痒立見故急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

論語本全卷十一 顏淵

畫

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指可謂遠

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

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

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遠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

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

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

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

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

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服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

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

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簡易疑易信

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

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

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存疑

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不行處是本於居敬

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

所照而不可惑○遠是明之遠也蒙引曰為明不足以盡

之是也○註曰不蔽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

蔽於近則明之遠矣○顧麟士曰集註信之深發之暴信

字發字即白文行字然依王字泰說不行謂譖愬雖巧而

不得行之於我非我不行人之譖愬也較雅○蒙引註云

論語本全卷十二 顏淵

畫

類

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

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存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註謂倉廩是民間倉廩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

自立

問是民自不立是國自不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安字極有味故寧死而

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蒙引前言教化行而民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信於我後言寧死而不失信此處常變之別也○寧死而不失信於民是教化行意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民意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

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轉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愚謂以

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

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

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子曰此只因足食

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

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食足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

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

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

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

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

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

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

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得民心而善民俗

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

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

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

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

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後也再問復

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

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

緩乎○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

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

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峯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

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

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

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

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

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

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

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

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

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爭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

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三

蓋出於此附達說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把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如云可惜汝這話雖意是君子而話說錯已難收了故下節遂明其故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

鞞皮去去聲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

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

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附達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

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矣君子何以異於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此夫子所以為失言也夫音扶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楚宜反胥失之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

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三

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附蒙引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是以德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兼德位言小人謂野人也纔把君子對小人說便有分辨單言則泛以德論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蒙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於夫子則稱孔子而不名者君師之分俱要有也齊氏說難通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為國集註下○宋子曰徹是八

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魯助則八家皆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

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

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

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

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蒙引通力合作通也亦均也計畝均收均也亦通也新

安之說太泥○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有若意出○一夫受田百畝

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

井也○存疑徹法兼貢助貢法十中取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助法十一中取一民得其十公得其一註只云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者就貢槩言也故曰大約云○既欲薄賦

又欲妄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只著民富來供我亦難○顧麟士曰按徐玄扈曰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貯以備之欲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備之於國不若儲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饑年無從徵斂矣若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又曰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去聲下同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

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

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

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

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

故一徹而百慶舉矣上下寧寡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

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楊

子法言本出孟子白圭曰章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

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峯饒氏曰征斂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則上

又惡平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問哀公之不足非

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未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力以供公上者必眾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蝨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

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

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自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合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劉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高大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蒙引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

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說約姚承菴曰。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裏著己之事。○蒙引本立日新字是貼崇德意。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三

○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微。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徒義以為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一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一句既又字重。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師

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平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三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彝倫為先。彝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為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為人道之經政事之本。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去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妾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日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故弗知不知其

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為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質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東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踣貴踣則足者履也別足者多故踣貴民人痛疾而或與於位互休虛位互之煥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知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美

景公又多內嬖音閉而弗立太子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于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驚嬖之子茶嬖諸子

庶公子也驚嬖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闕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鉤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圖蒙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父子子謂君便當是簡君臣便當是簡臣父便當是簡父子便當是簡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存疑聖人不告景公為政之事而告以人倫之大者政事之本也此當以其人存則其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來叅看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

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

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本陳氏改為田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茶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茶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美

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為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茶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恆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王是為簡公田恆與監止一作闕止俱為左右相田恆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恆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恆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弑簡公於徐州恆立簡公之弟釐是為平公田恆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恆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恆卒子襲子盤代立襲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楊氏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

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

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釋之則如之何宋

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子子亦可也○雲峯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論語本全卷十二 顏淵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

反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昭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蒙引思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顧麟士曰其由也與空

說忠信明決留在下節用

說忠信明決留在下節用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

之言而記此以見

形句反

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

之有素也

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在於未言之前也○蒙引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或曰朱子何以不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不比如今依題作文字衣做經袍章首段朱子便先說出可進於道字○尹氏

面此便是何用不臧意亦先解出以見聖人語意○尹氏

論語本全卷十二 顏淵

曰小邾射

射音亦小邾大夫名

以句繹

句繹音溝亦地名 奔魯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矣于乘

去聲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

其見信於人可知矣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于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

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

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

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形句聖人不

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

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

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聖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

如一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便事事都

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

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

○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

刻放倒便不得○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

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附蒙引二之字

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

○程子曰子

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慶源

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

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

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

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

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

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聖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

際成之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又有善

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

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

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己有是善而

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己有是惡而亦

欲人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

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存疑誘掖獎勵是成裏事不可就當成說○未成而誘掖之既成而獎勵之皆所以致其成也○問既成而獎勵似不及了曰今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詆毀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焉得為不及胡雲峯謂作之於將成之際是未得此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

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 胡氏曰魯自

中葉也 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叛不正甚矣故

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故謂從前所為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

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峯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存疑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方是就己身上說正人之本蓋正是正人然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曰

為政以德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皆是此意輔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己以正人說恐未是○蒙引曰所以帥正之道非一言所能盡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顧麟士曰按沈古疾曰凡書義各照本色看有不必求之太深者如此章正字只說無踰僭無偏頗便是若云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大非本色須照季康子說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慶源輔氏

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共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胡氏曰

季氏竊柄盜魯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

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形句春

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桓子之寵臣曰無

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當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

乎○重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

也偃音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發見於政教之閒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

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

况於殺乎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

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說約鄒嶧山曰殺無道以就有道有三說一說殺無道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一說殺無道則有道者勸故為成就有道一說有道者每為無道者所病故

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三說俱通○顧麟士曰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論語中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欲仁而得仁俱如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頗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為喻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巽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徐玄扈曰德字虛看善固德也惡亦德也書云爵罔及惡德○蒙引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二句且虛說若說殺了便起不得草上一句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邦也事上

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之達矣蒙引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却要說得周旋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字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係於己之事非德字於人心○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此一句是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認問為達非其正義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契吉反之將以

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者聞也

蒙引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此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為達也言有聲於邦家也在邦在家皆有聲也非謂在邦則名聞於邦之人在家則名聞於家之人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自信己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聖

內不求人知之事故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

質礙矣慶源輔氏曰王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異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

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

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

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畢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

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信受他

不是今有人自己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

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

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峯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蒙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為但凡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為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來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違來照看見質直之為忠信○存疑好義不但好之而已就有行了○顏淵士曰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也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聖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故小註又謂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勿混看○通義金山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朱子但云驗吾之言近徧語類又云察言觀色是察人詞色而與之言益不可曉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

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

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為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屬而內在。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教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字於人者。必達焉。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己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己。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蒙引。色取仁而行。違則非質直矣。而又豈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居之不疑矣。○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仁而行。違。全是不質直。而好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仁而行。違。自相反了。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違對好義。三註不是。○存疑之字。指仁居之不疑。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居之不疑。是欲人信之也。蓋自疑。則人不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瞞人。使人信之也。若要其本心。豈真能無疑乎。○朱子曰。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蒙引曰。彼蓋自以為是。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都壞了。不以我為是。故只得擔當去。人未必都能看破也。此即朱子說。看來不是。何也。以此說居之不疑。似是初問。無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只得居之不疑。原來這樣人是。合下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初無此意。待做到此。

勢不得已。然後做也。○顧麟士曰。蒙引謂取仁之仁。不專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是。○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

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

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

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去而

去。上。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去聲

蒙引崇德脩德辨惑皆是心上工夫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德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感與

與平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

日積而不自知矣

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善之始而遂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至

為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繞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早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益了○

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當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

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樊遲

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雙峯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存疑先事後得

得日以此崇高也夫有可為者必有其功若未為而先計之或方為而遽圖之則其心已不專功之不得而忘心乘之者容或有之德何由崇惟先其事而後其得一味去下宗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至

德工夫至於德之崇則後之畧不計焉則心一而不分功常而固問義理之得於心也由近以致遠積小以高大日進而不自知矣此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道理○愚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應工夫只是謹獨○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或問懲忿辨惑亦畧有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耕反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慝之甚者也慝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

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問愛人知人者言知仁知並同是仁知之用

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却體之所以流行者也○蒙引愛人知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以仁知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矣蓋本末未嘗相離今答樊遲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如其言也詎之例若使樊遲少知夫子之答亦必與為之難內省不疚意同矣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

疑二者之相悖音佩爾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

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每常設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唯

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

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音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問以使枉者直三句方是聖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眾也謂眾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眾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蒙引夫子以此告樊遲猶未達欲再問則近於責故不敢而退以質諸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子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云云蓋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故只曰問知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為此句問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遲述所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諸枉吾固知其為知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知者道理何指子夏答云此意自有其該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

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兼仁知看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意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

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

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

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

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

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

之弗知弗措者歟○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堯

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

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

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為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

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

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

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

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雲峯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為體用故

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通考宋氏公遷曰

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乎事理而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

而言則為全體之聖各就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為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為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

以擴充全體之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

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蒙引學者之問也不徒欲聞其說云云如愛人知人此說也方其所施設如何處

事其事迹之實也以本文看亦出但未必其正意

道去聲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堯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

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則自辱

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雙

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

忠且善焉而足然告之道之遠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

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

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輔氏曰為仁由

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皆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存疑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據其辭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修德上重友特為之助耳○以文會友只是以朋友講習註講學以會友講學只在會友內猶言會友以講學蒙引謂先講學然後以會友此說不是蓋會友舍文無可會若云先講學然後會友則講學又在會友之外且講學必與人

講不是只自家講且既分講學會友為二亦將分取善與輔仁為二耶其不通也明矣○以文會友者朋友會聚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教告過失賴以箴規也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 作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三魚堂讀本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

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

是為他勤勞如循行肝陌勸課農桑之類○雙峰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政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 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

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

復扶又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朱子曰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

氏曰先之勞之因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曰

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雙峰饒氏曰

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况子路

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雲峯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

昔以無倦告之。于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蒙引。于路之問。多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膩。避至以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

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朱子曰。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凡為政。隨其大小。各有

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

成。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

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為政之要。當以分

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

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

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顧麟士曰。據大全。赦小過。亦

承有司之過。說即三句為一。串事亦妙。大要專主任人說。不然。泛言肆赦。亦非倫也。後注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恐大概所當為

者。只是如此。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度反。

舍上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新安陳氏曰。各親其親。及

記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

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

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

緣私故小。蔽綱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道才多矣。未必不由此

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而思之。意而至

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

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雙峰饒氏曰。仲弓之心

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

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

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

才。舉而用之。可也。○蒙引。程子只在公私。○范氏曰。不先

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

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慶源

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

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蒙引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其祖新安陳氏曰：禰曠乃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四

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名實紊音問矣。故孔子以正

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去聲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

以此為先。吳氏曰：凡事皆有名不可不正，亦不特衛輒父

而讐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關

蒙引此名字是名公之名。溫公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是也。孔子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正名之

說也。饒氏謂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

者。此說雖善而非本章之意。與下面施之政事皆失其道。相戾詳之。○子曰：必也正名乎。此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

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不曰不禰其父而禰其祖，乃曰不父其父者，何。禰曠猶在故也。父廟曰禰，未死河朝。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

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各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五

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未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卻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為多少不順。

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雙峰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是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不可專指此大凡一事。凡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

不去如何行得去。○吳氏曰：名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淺說：名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協

乎天，理之正而稱之者為通詞，下不當乎人心之公而當

之者有愧色，而言不順矣。○蒙引：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

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中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

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故刑罰不中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

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

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慶

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

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壞壞乖戾又烏得有禮

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

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

之理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物物得

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

戾禮樂何由而起乎嗟夫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

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刑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

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

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

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存疑事不

成不但說事不得成就是事成就了也不成箇事體猶今

便不消說禮樂不興蓋既曰無序不和便是成箇事了但

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新安陳氏曰名

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

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

說名之必不可言照應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顯言之必可

照應前面言不顯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

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

無往而不苟且矣○樂引名之必可言也總是名要正言

之必不可行也總是言要顯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

是言名不可不正也○得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必

字者力說○名之言之二字虛如云行之有常言之有實

之之字○一事苟事字虛猶云一件苟也一事苟則其餘

皆苟謂名不正則言不顯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

○名實相須此一句也要看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顯言不

顯則事不成固可見名實之相須名正而言顯言顯而事

成亦可見名實之相須○名實相須一句直解此節到底

不是只解名之必不可言也任蓋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者正以其名實相須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亦直解通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節○胡氏曰衛世子蒯苦怪反 聾其母南子之淫亂

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

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爾糞糞宋公子太子蒯聵過

艾假艾老也假姓系也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

速曰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

日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

色啼而走日蒯聵將殺余公執其靈公欲立公子郢

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以井

公次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

賁 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於郊子南僕鄂御車公曰余

無子賁奔將立女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
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苦有之郚必聞之且亡
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 夫音 賁音 賁音 賁音 賁音
趙鞅納衛太子於戚 夫音 賁音 賁音 賁音 賁音

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

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

伯命公子郚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

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

死其難 去聲 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食為非義也

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即謀

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郚之事可議也宋

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

○問胡氏這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

用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

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

子路為人於於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

即出公之黨他不由出公為非故其事惟自以為善而為

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雙峰陸氏曰集

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使亂

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亂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子之心
非子貢不能知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事情論之晉人正主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蒙引
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微如何得
朱子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為
賁
○存疑朱子答范伯崇衛君待子而為政章曰熹嘗
問先生聲譽殺人事先生曰賁
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在終
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
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
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
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賁
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豈無
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輒
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君賢而國
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其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子之問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

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

來喻以為勸賁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

以道命討之固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勸賁逆之則不

請命亦可但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

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掩

耳盜鐘為罪愈大又云遠欲與師以賜其父於人子之心

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輒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

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

意甚善然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

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知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知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味子曰役志力於農圃內不足

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知雖不顯聞之已婉拒之矣
○家引請學者欲夫子教之也夫子答之我卻不如老農
稼之事惟老農精於此子欲學稼須從老農請之學圃亦
然○蔬菜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菜其一耳今相對言
則菜之外如茄如蒜
諸輩之類皆是蔬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小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之事正本
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
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
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
之門所學
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
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

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慶源

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
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峰饒氏曰居大人之

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
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

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

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

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疑則不能以三隅反矣故

不復扶又反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

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二不意有

在也勉齋黃氏曰貧而為農圃之事亦未為過者樊遲之

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之事告之○家引此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禮則民易
使不同彼禮字潤兼好義了○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
誠於我也○按禮義信五性舉其三不及仁智者禮義信
皆仁者之事智則知斯三者弗去是也○自上好禮至焉
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
便有許多意了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
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不
可說管東郊西越南冀北只是大槩說與天下歸仁同類
○焉用稼非惟不屑為自不用為矣孔子是說箇不用為
道理故曰焉用○此章是教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說
語若說遲已仕又請稼圃似不近情○顧麟士曰稼圃之
問只主粗鄙近利為確無隱逸忘世意大小注俱引孟子
大人之事小
人之事是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使去

亦奚以為
使去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去
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聲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

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朱子曰其中

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會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
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
載之美惡善惡而誦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
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
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
於政不達若讀書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會讀也又問如何
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
曲和平○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
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
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
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詬長於風論則人易曉故誦
詩而有得則能言語○雙峰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
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
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
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論而不
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
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
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
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
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
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
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程子曰窮經將以
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語助辭程子曰窮經將以
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

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
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
抵讀書只是此法○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
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
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亦視其所以讀之
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
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氏曰
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
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剛詩在晚年而
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剛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係
於風雅頌之末云耳○雲峰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
必能為慈祥豈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
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蒙引不達不通於正理也當
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
不曉知而巳就上行上說○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
得失亦於其所載之人情物理上驗見得○驗風俗之盛
衰見政治之得失則有以得其所施而然其施之政事從
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故宜其
也達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
○雙峰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蒙引此訟
字只是退有後言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

相似故孔子歎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存疑兄弟言其相似也不是說相為伯仲顧麟士曰按姚承庵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正好是兄弟語意要渾然不露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反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

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古

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會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

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篇矣

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巳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問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庶之家多循理止疎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

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家引善居室言善為家也○方其始有之時在他人雖合而猶不以為合必求至於盡合也

既而少有也在他人雖完而猶未以為完必求至於盡完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完矣又久之至於富有也在他人雖美而猶未以為美必求至於盡美也彼則曰吾今已苟美矣夫由合而完而美既可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

而其合曰苟完完曰苟美美曰苟美又可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會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也何如哉○始有即合也少有即完也富有即美也但公子荆皆曰苟而已非是謙詞直是其始有與他人之始有者不同故道其實曰苟合矣合者初稟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有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存疑三有指家中凡事所需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圭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聲以富之雙峯

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道家引賦兵役也斂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

之

之

其租兵以職役如為臺為沼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為斂字用者如不賦其歷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類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雙峰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夫

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國蒙引立學校兼鄉學國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慶源輔氏曰父生師教君治為三事○或曰庶富教是也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

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

教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安是為西京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

子弟莫不受學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老人知

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名三老五更皆齊於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裏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報拜地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音亂漱也祝饗在前祝饋在後老人食多饒饋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使不饒饋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唐太宗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夫

大名儒增廣生員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為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

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一百自京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全去聲集京師文治燭千貴反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教簡踵堂者凡八十餘人紆繩袂曳方履此下總然而聞閭狄狄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教亦至矣說三君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去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國蒙引寄以三事主庶富教言輔氏之說非是○三老只一人做五更亦一人做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治去

功成也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

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

○東陽許氏曰暮月而可謂與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

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家引可者僅辭或曰紀綱粗

如農人治田之功已備○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

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去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葉氏

論語大全卷十三子路

曰因衛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

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

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

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

歸魯侵疆及爲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

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雲峰胡

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一爲衛不能用一

爲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見爭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

齊去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

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平致刑措

庶乎其近之矣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

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向

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爲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

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

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雙峰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

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

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萬不足之意似

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

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

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新安陳氏曰上二句說本

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章下二句隱然說下章聖

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說文三十年爲

長之仁謂教化浹即業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

徹底意思與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備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問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反將廉民以仁

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

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雲峰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有如人元氣渾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子

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通考朱氏公遷曰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義者作為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為之效五年七年而為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為之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程氏復心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六成蒙引仁字究竟是至王者故曰教化浹蓋此仁字是其布之天下者也○教化浹無兼教養意故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云浹者貫通融液無一處不透徹也○顧麟士曰班固推其作為次第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民開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所謂三年有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異而復出之朱子曰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理或然也○雙峰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存疑上章其身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自為臣者言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

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晏晚也政國政家事吳氏

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日政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子

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

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

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同一文勢此必季氏之

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

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

傳文德皇后太宗之臣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後陵引徵同升徵熱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

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其所以正名分扶問抑

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

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及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蒙引天光以臣見君皆日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次稽考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蒙引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乎幾字同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顧麟士曰君臣二句本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體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去聲定

公言故不及臣也不再拈及為臣不易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子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

日諂丑檢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

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子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

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

何足以知之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

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興喪則似以幾為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雙峰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加唯其言而莫子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閒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己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俊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附存疑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李世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是一言喪邦又如王安石言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亦是○蒙引此章一言興邦一言喪

那又略有少異一言與那者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也一言喪邦是自言如此總是一言與那一言喪邦便是下又何暇問是誰所言耶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見形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

彼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軒

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

論語大全卷十三子路



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夫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蒙引兩句平說然先言近說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存疑問其風不是聞近者說之風乃是為政者之風天下之國各有風土遠者聞風豈能舍其若而來就我此特言其得民心如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耳吳仲珠謂不可就一邑說者正為此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

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必苟

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則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

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

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慶源輔氏曰居之

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

論語大全卷十三子路



也○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己者告之也○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教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存疑問其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曰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大自相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略能自立不至為餓殍略欲戒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于則其治僅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立黃氏謂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此說未好勿速不專在次第分量尤不切題○蒙引此兩開說饒氏合說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

者小利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爾家引葉公之問已自許其直矣故只曰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日如何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賢

論語大全卷十三子路

賤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上聲當是時愛親之心勝

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問父子相隱之說朱子曰邪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

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

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

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於易見之近情

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

若之何必順此而背可以為直邪苟順其情而皆可以謂

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碯

之父子皆味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日

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脩

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

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

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

為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為高夫于則台

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於正理

一有所虧尚何言哉○雙峰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

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令人情而直在其中若

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相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

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問父當為子隱而

石碯泣殺子厚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

父而不見他人除亂國之大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

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

重為子止孝為臣主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

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

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

知也陳司敗以憶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

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

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爾家引直便不

隱而此以隱為直者直之權理之經也○存疑石碯之為

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璣之為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試逆

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碯以父殺子於

理順於心安李璣以子告父理似稍欠安然李璣恐其君

不知備而見害於父不是叛父輔君其後又能死之此則

得也若愚意李璣當死於其父叛未露之先以死諍父不

從則繼之以死或者父意可回萬一不可回亦使其君為

之備如此則君親

二者兩全無害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上聲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旬反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

勉其固守而勿失也宋子曰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

中者卻是本○敬專言如僭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問如何離之表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臾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雙峰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箇恭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而仁豈外是哉

語也充之則粹 雖醉 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辟益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通考吳氏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成德無二致也○胡氏曰程氏復心曰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朱子曰

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雙峰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來○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存疑理無往而不居處有居處之理執事有執事之理與人有與人之理恭敬忠則心存而理得所以為仁蒙引曰隨在而盡其理恐未是蓋恭敬忠未是理乃所以求理者也○恭敬並言則恭敬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恭脩己以敬是也○居處恭持身之敬也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執事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是就事上說即道干乘章敬事之敬也忠該得信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也與朋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友交言而有信此忠也○註曰敬主事又曰敬主乎中者事雖外而敬則在心心總乎事也○存疑居處不可專指靜是就一身上說如日所居而安何止是靜只是人之置其身便是如與人交接時此身也要安頓得好這便是居處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慶源輔氏曰志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也

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

以行己有恥為本也○宋子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雙峰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為士○存疑行己有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為也○才足以有為不止於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蒙引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能言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有為之才也不獨於能言以見貴於不辱君命也新安陳說非是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

有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才可見

故為其次

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三

也○雙峰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存疑宗族亦可曰稱孝鄉黨亦可曰稱弟此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互言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

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

克用反

者小人言其識量

去聲之淺

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

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

言誕

不復

扶又反

可為士矣

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

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蒙引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

淺狹言與前小
人謂細民小異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亦作算

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三

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

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

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卻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己有恥使

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卻問錯了

聖人便與他截斷○蒙引上文集註云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筭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

者何足備士之數乎○顧麟士曰按鄒陽朱氏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操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人倫交際言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

行道也

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高而

行去聲

胡氏曰道循路也故行亦道也狂者知過而

行下同

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朱子曰狂者知之過

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

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

其志節狂者之志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

此而已也朱子曰謹厚者雖是痴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

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

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

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

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

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卻好

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

雙峰

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

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

是使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

則皆近道矣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得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次謂狂者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嚦嚦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狂者

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

也又次謂狷者○勉齋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

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而與之蓋

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

也今特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

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

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

見○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說

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

不為是行之過○進取即志極高也有所不為即守有餘

也只言其好處而不

好處自見於言外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矣恆胡登

反夫音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朱子曰

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慶源輔

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

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

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

扶

扶

扶

扶

善之則所以警於人者深矣。○蒙引南人之言似專指為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大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顧麟士曰按國語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故檀弓亦言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然廣韻集韻玉篇皆曰男曰巫女曰覲。周禮又云男巫無數女巫無數也。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宋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雙峰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於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加子曰以別必列。易文也其義未詳。○南軒張氏曰不占謂理之。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論語

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矣。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

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恆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恆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恆者雖賤役不可為至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恆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南軒張氏曰和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

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

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尹氏曰君子尚不同如此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

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爭安。○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大家都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雙峰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極極然小人是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論語

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母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賊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存疑和與同相似其實不同和全在義理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以為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唱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以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不論道理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畧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之意。○朱子小註是圈外尹氏意馮氏如和羹之說亦稍異此正毫釐之差處細玩之方見。○蒙引朱子小註後一說極痛切人情然大抵是尹氏圈外之意外相似而實不同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

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去聲惡者

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勉齋黃氏曰不以

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
理故所好者如己之循理者也不善者徇欲故所惡者必
不如己之徇欲者也此其所以為賢也○慶源輔氏曰鄉
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汚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
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則
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苟容之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真氏曰必善者好之不
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
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厚齋馮氏曰子貢方人
故所問如此夫入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奸惡
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
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
矣○雙峰饒氏曰子貢之問以為賢者必為鄉人之所好
今鄉人皆好之還可以為賢乎夫子見有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遽以為
賢子貢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之還可以為賢乎夫子又
見有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為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
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皆好之則以
類從類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
其必為賢者而無疑也○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
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
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

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
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

也求備焉易去聲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

小人之私而刻私故易說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

矣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安些便宜人

便從那縛縲去處奉他故易說○南軒張氏曰易事者
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
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為善而取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
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
也此公私之分也○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
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峰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
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慶
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
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
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
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
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胡氏曰循

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
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

滿常以自誇故常驕於○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不能不驕矣而未知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雲峰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新安倪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肯觀之可也○存疑泰與驕亦相似而不同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人者也楊氏

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卻有奮發作興氣象○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卻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龜齋黃氏曰剛強勁毅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惟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物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巳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雲峰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

柔脆華辨之遠於仁可知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如善人有恆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智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蒙引毅兼用言即健也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似不能言者模樣○存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為近也木訥則不至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為近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

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則易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故又別而言之賊恩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故又別而言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到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動訐之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德他密○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偲偲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雙峰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覺軒蔡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之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為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

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己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閒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存疑切切懇到也就情意上說德德詳勉也就教告上說怡怡和悅也就顏色上說切切是竭肝胆相照意德德有忠告善道意語錄說未是蒙引說得好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

忠信之行

務農講武之法

通考仁山金氏

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車

節 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

故可以即戎

饒氏曰善人卽善人為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

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僕可之辭○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

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

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

何乃有益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

年宋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測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慶源

輒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雙峰饒氏曰欲論其作為只前面說

底便是暮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戎此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閉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

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雲峰胡氏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蒙引或曰親上

死長似只承孝弟忠信意非也若不使之深耕易耨則壯者何由得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教

死不暇之患矣何以能親上死長若不教之以講武則民

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身不習於甲冑手足不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見敵未動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膽

破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兼言之為是○亦可者亦僅辭善人教民七年亦未必為節制之兵○註云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為本末新

安陳氏卻以務農亦為本又是一意

論語大全卷十三

子路

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

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商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

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新安陳氏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家引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至孟子以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則只言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云云蓋講武之法戰國之君自不缺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三終

子路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三魚堂讀本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一

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

○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雙終饒氏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 其於

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

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

勉而進於有為也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

○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深責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

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未為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意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耶○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毅而不能有為不可也○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峰謂意為夫子之宰猶辭其所當得之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猶介者自守常有餘而見於事為常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蒙引憲問取言世間何事最可恥○但即夫子之答意問恥者求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只消得一箇有守一箇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有為而已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為者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故在原憲則難於有為在衆人則難於有守自當時原憲聞之當以有守為重○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為重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聲勝伐自矜怨忿恨欲

貪欲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伎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雙峰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

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忿恨○蒙引怨忿恨輔氏註云忿見於外恨藏於中者非也忿字從心○存疑怨忿恨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留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

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朱子曰克伐怨欲

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勝過甚麼耳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何怨怨箇甚麼耳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冰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遇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刻去而留其根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與連其根刻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刻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蒙引此亦虛虛答他不足曰你如此亦可為難憲所問亦不曾曰我克伐怨欲不行焉○存疑可以為難言這工夫人所難也仁則吾不知聖人未曾說出仁體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是朱子意若作此題不得已用之亦須有○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分曉○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

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

只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啟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子問曰。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對曰。然。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由己唯顏子而上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量。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議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似似只要不為。卻不理會。有為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狷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四

以狷介之守。痼之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

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聲己私。以復乎禮。則私

欲不習。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

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

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

而無滲。所禁漏矣。朱子曰。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

境而已。○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明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

也。○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

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峰胡氏曰。克伐怨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難為。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五

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處。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者。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為。必不能從矣。○茂說所貴乎士者。為其能道足以御情。志足以帥氣也。○蒙引士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為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將無不為。方為不足為士。○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為溺於所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則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甲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險也也甲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尹

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

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

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

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

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

御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

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雙

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

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

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蒙引危行言孫

指在下位之士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只宜去其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能言者或便平仗口

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胡氏曰便仗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

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志能徒能勇者未必有

仁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

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蒙引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儆身者知所重欲觀人

者知所尚也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

者也故日和順積中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仗口給二

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

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

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存疑據於德依於仁日德日仁亦如此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

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而篡其

位其臣寒泥土角又殺羿而代之皋春秋傳作澆五泥

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去康夏后相所誅左

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用寒

泥以為相泥行媚於內宮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

羿於田虞樂也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

而烹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泥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

特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墟遺民以滅泥

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后杼少康子有窮遂亡○

新安陳氏曰羿奡皆篡賊而殺誅異辭禹平水土暨稷播

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時戰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暴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造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于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閱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八

蘊曰是時田恆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與暴者○雙峰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暴比之夫于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于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己已難答又以羿暴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适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歎美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适戒羿暴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存疑以羿暴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已難於答以禹稷比孔子尤難於答不答須兼此二意○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蒙引适之言似問而非問非問而似問也答固當不答亦可若适正問曰何如或曰是可也則夫子亦安得全然無一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處卻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一兩點白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己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峰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所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或少有所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通考勿軒熊氏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九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曰此大學誠意章事存疑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小人立心制行專在於私那得有如此時縱有一點明處亦天理未喪偶然發見其本心則非也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無能仁之理總以見仁盡也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撫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

之甚對曰愧無日磻讀作密低先見之明 忠而勿誨婦寺猶懷老牛抵神旨反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音 時 音 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人也 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震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蒙引愛不但是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之愛友君之愛臣民師之愛弟子亦有如此者忠不但是臣之忠君子亦有盡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友處凡為人謀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自其心之忠愛中來也本文忠愛二字以正經忠愛者言也蘇氏註皆可放在本文之外說○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

○子曰為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

論語太全卷十四 憲問

于

禪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稾也

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

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

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平聲此

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聲

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

子大叔美秀而文貌美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于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于大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朱子曰春秋之辭命所謂有禮也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洪氏曰鄭國能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宜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衆也而獨任於一官可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己也故世叔討論而禪謀不以爲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爲羞後世為命者友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為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論語太全卷十四 憲問

于

葉氏少蘊曰子產獻人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為伯鄭人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辭命之當慎可知矣○雙峰饒氏曰禪謀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于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脩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己見直待三子都了卻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于產為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脩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存疑草創是起稟規模開架都是此時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講論義理看合與否討論則典故已合義理都當了然詞語恐未停當或有處太煩或有處太簡又從而脩飾之脩是去其太煩飾是添其太簡脩飾則煩簡得宜詞語都停當了文采

或未可觀也。又從而潤色之。潤色是加以文采。只是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更其粗而使之細。如是則文采可觀矣。顧麟士曰。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世叔。太子亦稱世子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

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九蒲譯名也於澤中劫人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憲問

主

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漁鑄刑書惜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峰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

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太子壬弱王昭王也子西長而好

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瀆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辭也敗親速讐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名讐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揚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都於姑音若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 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才耳

子又沮

止之

新安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

事見大學或問

則其為人可知

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孫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顧麟士曰白公勝之亂在孔子卒之後故曰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憲問

主

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不可入語氣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問管仲曰人也范陽皆以為盡人道集註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朱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厚齋馮氏曰駢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也

齒年也蓋

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

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也 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社而富人莫之敢拒

者即此事也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

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如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雙峰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家引駢邑三百依厚齋馮氏則以三百為三百家依雲峰胡氏則以三百為三百社一社凡二十五家大抵古者皆以戶計如二十五家以至萬二千五百家皆是以戶計其曰書社三百者亦只云戶口之書於社版者三百戶耳未必是三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西

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新安陳氏曰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己以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共人也○雙峰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卻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通考宋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志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與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一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一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之弊言之曰伯夷階柳下惠不恭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

處上聲 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怨

其易也 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

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詔者○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作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矜收斂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圭

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峰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詔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深可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 大家勢重而

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

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

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新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

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峰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楊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

用之。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張氏曰：用人之

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莊子魯卞邑大夫。反。

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

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

文見。形句。乎外則材主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

兼四子之長而然。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反。又。偏倚駁雜之蔽。新

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

倚和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

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

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陳氏曰：此就

外之意。○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

外他無所見。下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

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鬪，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

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矣。○知而

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

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

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

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猶未至

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

天理渾全，不待於此逐項說矣。○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

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

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

有是一能而不能兼眾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

以為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

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

者消矣。此所以正中和樂，渾然粹然而至於成人矣。○雙

峰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或出於勉强矯揉。未至於從容和順也。故又須用樂以和之。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註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有純粹之美。而無駁雜之弊也。○蒙引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也。○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以禮樂之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由有文也。若謂文之全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正和樂上。○通義仁山金氏曰。可者。儘辭亦可。則未至於僅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五

復扶又反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

以與人也久要平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

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雙峰

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南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教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蒙引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存疑忠信實心為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為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信尤明白○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

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

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

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

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

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

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也

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

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五

固矣未詳是否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

○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拾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殉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新安陳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以言義乎胡氏以後一節為子路之言極是○蒙引胡氏以後節為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云云夫子安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

道也何足以成此卻寂然為何先儒未嘗疑及此為何○
上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為成
人者對上文而言也○見利思義則亦公幹之廉矣見危
授命則亦下莊子之勇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
之再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

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新安陳氏

曰不言笑見其
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王

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

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

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

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

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

之豈其然乎深疑蓋疑之也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

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鱗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
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

之稱也蓋其言令節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
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
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
乎小卻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卻說時
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平易卻說得大下蓋能如
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
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
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
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
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氏曰廉靜是氣質好
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
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夫
子意猶對遠伯玉使者然公明賈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
疑之遠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王之美為辭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王

令者亦可
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平要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

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

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

季氏以公組為馬正冢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

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組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讐臧氏

孟孫卒公組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
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

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卿亦反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龜出蔡因號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買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

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

請由其好知並去而不好學也慶源輔氏曰凡人弱於智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述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

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

非要君而何如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視為賢故夫子正之○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

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諂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說也二公皆昭侯盟

至穰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

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左傳僖公四

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潰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諸姬黨楚國故齊伐楚而先自侵蔡潰蔡者先破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音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裏匭匣盛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於陘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於召陵次於召陵之地以聽楚成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諂甚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

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戌教以逼齊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去聲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私許

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新安陳氏曰上引二事以推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其餘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有歎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曰二公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若粹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乎存疑晉文譎而不正齊桓正而不譎俱就其行事言也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註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

勳反名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及無

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

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

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左傳莊公六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二人齊大夫皮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晉基成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公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襄公庶子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殺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晉奚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為仁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也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讎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為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於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

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盟府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同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制也

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毅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兒而子糾弟耳夫子特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一月之後或違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足以語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蔡氏曰子路舉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此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忽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

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蒙引子路以管仲為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讐也夫子以管仲為如其仁者以其相桓公霸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讐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不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如其仁不依蔡氏以召忽來比只泛說為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而而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其相桓公為已甚而非仁○蒙引看來二子亦有意見了當時人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問令尹子文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

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

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駭駭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蒙引前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為答又相之下節為答不能死蓋子貢是非其相桓孔子所說是就他功業說非是正答其又相之問也下節只承上節說非另答箇不能死也正經答不能死又相之意思全在下節歸結如上章答子路只述其功而不必死之意自在其中矣○管仲雖有尊周室之功然其實不能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吾為東周之意正不然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壹計反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

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

之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

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

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

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善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聲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而從太宗可謂善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為

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位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

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王即秦王問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即位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

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

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朱子曰前說非是也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

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之爭為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嘗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不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雲峯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法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臣家臣公朝音潮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也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見公冶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述爾○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

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出忘己二也事君三也慶源輔氏曰知人智

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三者則理順章成而榮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雙峯饒氏曰今之所謂諡法未必果由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卻深說所以為文之義○新安陳氏曰說者以文子得諡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諡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諡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耳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諡哉○家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洪氏註文謂孔子以其有三善而許之云云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矣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家引大槩謂其葬倫不叙絕不張也此一辭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

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胡氏曰圉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問與鮀者鮀即以佞免於今世

者如罔幾矣賈之竊權配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爾○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起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遵豆靜嘉牲牲肥膾神人香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

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甬軒張氏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蒙引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賓客二字如何分客似不論貴賤尚泛些賓又其盛者然再考之凡尋常羈旅皆謂客於某所言謂賓於某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見其盛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自不度音其能否矣欲踐其

言豈不難哉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

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勸○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為而言○蒙引有必為之志

者必不敢有易之心不敢有易之心必不至於大言無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詎意其言之不怍則占知其為之也難矣註云而不自度其能者縱自度其能者亦自不敢易如孔子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伋胡登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我即闕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曰魯為齊弱

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旅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蒙引崔子弑齊君陳成子弑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下文便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側皆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

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

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良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

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殺逆諸侯

當不請而討○蒙引沐浴則齋戒矣古者三日沐浴五日浴齋戒必沐浴故知沐浴之為齋戒也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

聲勢相倚故沮在召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以此應之其

所以警之者深矣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

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

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

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二

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

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

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

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

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

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後人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

○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

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

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

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

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

臣終不從之可勝平惜哉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

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為夫子

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

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

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

討天下之賊彼雖眾強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

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

聞之謬以眾人之腹度聖人之心也春秋之時三綱淪

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

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

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

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為必告之

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

法凡弑君者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

事非一轍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

告則告之而後命行甚得告之則命行而後命行也

其地則相去遠矣其行也或命行而後告之也

以制之而固其區區焉或命行而後告之也

得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峯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

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問之謬以眾人之腹度聖人之心也春秋之時三綱淪

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

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

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

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為必告之

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

法凡弑君者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

事非一轍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

告則告之而後命行甚得告之則命行而後命行也

其地則相去遠矣其行也或命行而後告之也

以制之而固其區區焉或命行而後告之也

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沐浴而朝，蓋欲齋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士。○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

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問子路勇於義，何難於不欺，特其燭

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斯耳。宋子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徒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卻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專就諫諍說。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 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

下宋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道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汙，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流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問只些些，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卻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汙，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沉而愈卑。○南軒張氏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峯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胡氏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為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家引高明汗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存疑：蒙引君子循天理，天理本自高明，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人欲本自汙汙，故日究乎汙汙。下此說，覺未切。曰：日進高明，日究汙汙，都是日新不已意，不是死殺譬。如登山，日進高明，是一步高似一步，如入谷，日究汙汙，是一步低似一步。自一事之善積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高一節去。此日進高明也。自一事之惡積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低一節來。此日究汙汙也。若曰：天理本自高明，人欲本自汙汙，一下便了，不見上達下達日進日究意。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慶源輔氏曰：為

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

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問程子兩段不同味于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會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未後連己也

喪己也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下章同之則庶

乎其不昧於所從矣宋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 ○雙峯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錢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而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為己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存疑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己為人之分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己者其工夫必深若己無實得決不肯已必求到有實得然後已為人者外而粉飾以為可以見知於人斯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若為己者之深切也為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乎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實得亦終於廢墜耳○蒙引欲得之於己少有不見知於人者欲見知於人虛譽雖隆實則病矣

○遵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遵伯玉衛大夫名瑗於春反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

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省治也 使者之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

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

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

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遵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遵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與屈同之以非也○宋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固滯○雙峯錢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味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

不惟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

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脩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王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便者不以伯王之德者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王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所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峯饒氏曰欲寡其過而未嘗一句意味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欲寡其過則不自是不謂己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王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君之賢不能知伯王之賢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侯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王使者出是也侯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考宋氏公遷曰使君以願學之心稱伯王可謂知賢者矣若公明賈以時然後言以下三者稱文子則是以德行之美贊之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掃之一疑之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也故曰心過口過身過○蒙引人但知使君之善於辭令而不知其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假如伯王未能如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未必許他如公明賈之對亦善乎其為辭令矣而反以來聖人之疑故集註又曰不惟使君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省身克己即省察克治也省身有過便克治了○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履篤實也○光輝宜若只看使君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卻是有裏面工夫底人觀其欲寡其過而未嘗且恥獨為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體有用之君子矣雖不與聖門然攷其所立顏曾之亞閔冉之儔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子亦適然之誤○孔子與之坐對坐乎坐之於傍乎曰以理度之及對曰二字看起只是傍坐便見敬他意了不必與抗禮○顧麟士曰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

為夫子使齊可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蓋嘗稱

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

小皆得其職也補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雙峯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此上章又說得濶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峯胡氏曰良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日知之何如之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不可過吾末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一則因文子三思而言一則為世之幸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示戒也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只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止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淺說曾子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身之所居在是則心之所思在是而所思不出乎其位之外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宋子曰過猶易喪過謂力行也○勉齊黃氏曰言放易故當恥行難盡故當過

○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過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峯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行於言也附存疑恥定惡行不得故以為恥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恥則必擇其所能行者言之雖能行得猶留一兩分不敢盡說至所不能行者則絕不敢出諸口矣故曰不敢盡過其行是對恥其言說謂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饒氏謂如說七分而行十分是此意

論語大全卷十四憲問



望

敬曰欲有餘之詞行必過其言方為有餘不然豈能有餘雖至聖人亦只是盡這理而已豈能有餘語錄選用過乎哀儉之說又非中道非君子所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解見于罕篇○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附蒙引仁者不憂見其未勉於憂也下二句亦然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

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曰為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覺軒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志為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

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問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此並而答以此言也附蒙引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夫子自以為未能而子貢又以為自道子貢之言是則夫子之言非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幾於阿矣曰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知足以知聖人之智也○存疑自責以勉人者聖人尚未能況學者乎此為以勉人也自道自說也不是自謙自謙意在其中蓋自說則常引退不肯自炫其能此便是自謙故曰在其中註曰猶云自謙有分曉矣

論語大全卷十四憲問



望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

疑其辭復扶又反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

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

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附蒙引子貢方人夫子以為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暇之乎蓋急於自治者自不

暇於方人也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出也文小異者屢言

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旬反而文皆有異新安陳氏曰四

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心也里仁為美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與此

章為四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雲峰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

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

人疑己抑反語辭宋子曰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意言雖不逆不億而於

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

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

也若夫音扶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

已朱子曰逆詐是那人未曾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

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一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

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

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為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

實故為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

逆不度而以先覺為賢者理明故也○雙峯饒氏曰不逆

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獨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

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

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

也○雲峯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

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

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奸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

之奸其斯為誠明之君子乎○蒙引天下之人防範過密

者多逆億之私其不億逆者多墮於小人之計今也初不

逆人之我欺初不億人之我疑然卻於人之我欺我疑者

未嘗不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奸而亦不臨事而

墮於小人之計斯其為賢矣乎○大註云於人之情偽自

然先覺兼言情偽者猶大學之善惡不可掩例詞若兼意

則有所主○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者則是惟其不逆不億故能先覺是誠生明之意則非本

意矣故作園外且誠明二字亦說得大了○存疑有天資

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底

賢要兼此二者○顧麟士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

者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者字實落看做一箇人故緊

賢曰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齒德

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

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禮義之正慶源輔氏曰為佞以

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疑夫于之言雖恭而決雙峯饒

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敢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

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敢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于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蒙引惡是

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然曰疾固也則微生敢為固矣其傲之也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况於君子

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

於理二者雖不可闕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

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雙峯饒氏曰驥者

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相章

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

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酬之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

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

所然怨有不讎新安陳氏曰讎仇也怨有不必報者不以讎待之也而德無不報則

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

芳服如造化之簡易並去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

玩也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

宋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

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顯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吳

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重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雙鑑。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為處事之權衡矣。○蒙引。以直報怨。顧道理何如耳。理當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初。不以其有怨於我。而不愛之不取之也。如理在所惡。在所舍。從而惡之。舍之。亦不以其有怨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舍之也。只看道理如何。

一似未曾有怨。一般所謂直也。○以德報德。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恩害公義。公道上去不得。處終是不肯以私害公。可厚則厚。不可厚處亦難強要厚。得必不把法度卻賣了。然則報德亦顧道理何如。○存疑據蒙引說。以直報怨。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愛憎取舍。只顧其人何如耳。都不干著自己怨事。然小註又有當報不當報之說。夫其不當報者。以是施之可也。若當報亦以是施之。母亦傷忠臣孝子之心乎。且其人若可愛。可取。而在在我之怨。則當報。又將何如。愚意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這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則憎之舍之。而報也。依此說。方無礙。且與報怨意有相涉處。若依前說。則彼此相礙。且全似就用人上說。○顧麟士曰。筆記云。曰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曰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一句。便明。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吳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蒙引。莫我知也。夫正舍下。文意。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此發字與下文故特語以發之之發字不同。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妙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己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己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為一自然

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辛

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任了如子欲無言子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曾有默契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己也如曾子問一貫語便曰唯○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子貢便無這處

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

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

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達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其他卻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辛

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心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學也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卻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

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卻恁地說時是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于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是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若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盡便是上達境界通考殊氏可傳曰不怨天尤人為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問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蒙引不怨天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顯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裏下學即自修之實也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修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己自修則理在事非事亦非理外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為己而非有所欲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大註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直解到其天乎任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與葉公問孔子章大註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云○聖人下學便上達如何說循序漸進如程子說就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若孔子本意卻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

於上達不是方下學便一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學外耳○幾足以及此指其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存疑一事便有一理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此下學上達也不下學則無由上達此為循序漸進蒙引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久則自然知天立命此即是程子積累多後脫然有悟之說忒遠了亦忒緩聖人說甚切近語意亦緊急○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己知言我不怨天尤人下學而上達這等處都是學者常事初無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其誰知我知我者其天乎然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可見其與天為一處○這天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若作理說不是理無知何謂能知聖人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

公伯寮魯人子服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

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有罪既

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

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

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愬譏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

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

決於命而後泰然也宋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

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
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
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為天理
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
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
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
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
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
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典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
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
者之分亦不察矣○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合然景伯欲肆察者義之激也
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惑志于路遂同子
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
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
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
承令以出藏甲墮邱費者于路也公伯寮愬于路固將假
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于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
然于服景伯欲肆察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
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
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子於臧倉之沮魯
侯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
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
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新安陳氏曰
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廢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
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寮哉通考朱氏公遷曰
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

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不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也
○象引上二句且虛說不必因謝氏註便以寮之愬不行
為道之將行以寮之愬行為道之將廢若如此說如何再
說得公伯寮其如命何一句出亦不可依小註齊氏說公
伯寮之愬于路是假以沮孔子意蓋于路
若得行於魯便是得志便是道之將行了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

其次辟地象引三箇次字只

去亂國適治去如百里奚

其次辟色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雁而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問陳○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

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四者固非優劣

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
○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是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
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
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厚齋馮
氏曰築溺謂于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為之無然至是
乃言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任志也○吳氏曰世真地以地
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
言而終不忍辟於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

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顧麟士曰按郵陽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擊矣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富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畧有不

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擊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蒙引此孔子愛世之意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淺說君子之出處視乎世道之盛衰世道之盛衰驗於君子之出處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矣亦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

問其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

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

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關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

而不迫其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己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上聲下可反又去聲

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

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有殺心耳。蒙引有心哉擊磬乎此未有貶意。○蕢草器也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便是可用以盛物者且與孟子我知其不為黃也相協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

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

能適淺深之宜通義白雲許氏曰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裸

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

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

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

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

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去聲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源

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

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

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雙峯饒氏曰聖人之

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

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

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

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

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

之心荷蕢初聞其聲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

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

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問諒陰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堯

作亮陰孔氏釋為信默與下文三年不言語意重複未是禮記作諒間鄭氏讀為梁庵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室室而遂以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故集註以為未詳陰與間其義一也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諒間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嘗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楹故曰梁間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音泰宰也百

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

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

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

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愛矣問

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王少國疑之際得人如

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奸豈不大可憂邪雙峯饒

氏曰使冢宰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奸則必能易而置之

如其不能雖不總己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稱政則冢宰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堯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此句出禮運

故民易使

慶源輔氏曰禮運謂達於下也上

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峯德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附蒙引好禮該本末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存疑此禮字若作辨上下之禮則上好禮只是辨上下之分於感化處全無固不能致民易使若作一身動靜以至事為設施之禮則禮達分定民易使意不明白依愚見禮不過是日用常行之禮先儒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是其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則子之當事父此禮也弟之當事兄此禮也臣之當事君下之當事上亦此禮也上好禮必是自身去行這禮既足為觀感之地又立條教去率人見無禮於父兄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季

君上者則痛懲之見有禮於父兄君上者則崇獎之必如此方是好禮若然則禮教風行達於四境民皆知子當事父弟當事兄臣當事君下當事上而名分定矣由是而使民以有事其誰不樂從故曰則民易使也如此看似見分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

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若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

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

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下同然豈能必

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堯舜猶以安百姓

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朱子曰敬字聖

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靜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

論語大全卷十四 意問

季

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顧麟士曰方見實際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之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曰非謂脩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在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脩己以安人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己以安百姓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脩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程子曰

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為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必至矣

記禮運四靈以爲畜

評六反故飲食有由也何爲此禮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

去聲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卻

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

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

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

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僞達順

是怨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

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

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

安百姓矣雙峯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

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

新安陳氏曰夫子爲見子路勇躍輕視脩己以敬之言故

推極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

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

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

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

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

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通直朱氏公遷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奎

致中和只是一箇敬能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

之理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是字此字皆

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也存疑敬該動靜合內外

微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於萌動皆此敬也合

內外者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皆此敬也微上下者自一身

之脩以至於百姓之安皆此敬也中庸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就是脩己以敬道理脩己以敬而極

其至就是致中和道理致中和則見之政事以治人者皆

得其道而人皆被其澤矣故能安人安百姓蒙引曰人惟

能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脩己以敬所以

有安人安百姓之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

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蓋老氏之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奎

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踞音存也雙峯饒氏曰踴踞

踴踞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迹

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

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

音小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

異使勿踴踞然宋子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

使勿踴踞然

宋子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

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

使勿踴踞然

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喪當絕叩其箕路之脛則壞德
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氏舉曰聖人
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鄭氏曰幼壯孝
弟者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稱
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賊壞良可戒哉
附蒙引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則當遜弟及其
長而成人便當有以自立於世使人得有所稱述今也自
幼便驕惰壞了幼而不遜弟及其長也又只是碌碌庸人
而已長而無述焉如此則不如早死免得久留身世間為
風俗之蠹乃又老而不死徒足以敗常亂倫是賊而已
矣○顧麟士曰老而不死句是為賊句不可七字連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實王之言或人

論語大全卷十四意問 齋

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

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非

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聲之役觀長上聲少去聲

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南軒張氏

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職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

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慶源蕭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為先而又以謙等為戒○雲峰胡氏曰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論語 卷十四意問 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三魚堂讀本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音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又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史記世家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遠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無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常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者在彼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

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與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天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附存疑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俎豆○俎豆者舉一二以該其餘也○俎豆之事則嘗聞軍旅之事未之學者抑其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朱子曰若計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胡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

時答問之辭未達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慍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

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

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存疑君子亦有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小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

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易困卦云困亨貞又無所怨悔於此云困而不失其所亨

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

○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雙峯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於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一等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罹困厄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患豫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蒙引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曾子

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會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

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其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說見形句**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朱子曰聖人也是

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就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子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子貢多是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常自踐履人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會於片言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子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蒙引說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盡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顧麟士曰按鄒陽朱氏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子一以貫之是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

觀而盡識如字**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

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

德輪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問如天之於衆形匪

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自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

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中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下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

以此曾子復扶又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

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婁音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如莫我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公 五

知也夫及子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預焉則顏會以下諸子所學之

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以

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用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閒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

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爲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卽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于貢雖未能如曾子之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公 六

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雲峯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物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况曾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會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問柱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存疑萬物之理咸具於人之一心理雖有萬其實渾融爲一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也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照之久而子而孝君而仁臣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是只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貫也自聖人以下

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討窮究以明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而已安能有得於己故須有箇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躡躡強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體光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者復全於我萬殊一本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曾子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而後告之者正為此也若謂凡從事於學者皆不可不知一貫之道則聖人於七十子何不一告之而獨二子耶聖人未嘗不理會博學多識其實事事都理會如問禮問官之類可見但其中自有一貫道理他道理本在胸中事事物物雖皆理會但一看便破與學者絕異聖人是自上面源頭做下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理會做到徹時方得聖人一貫處是自下面末流做上去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七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

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

言此章蓋為去聲愠見發也

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己○禮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目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愠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

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

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不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纔絕糧便愠見○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

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八

之迹也恭己者聖人盛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

此而已

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日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節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閒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澗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峯

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存疑言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夫果何作為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而已原舜之所以無為者蓋聖人德盛而民化固不

待其有所作為也且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紹堯之後凡所當為者堯皆先為之矣得人以任衆職若已所當為者衆人又代為之矣故亦不待有所作為也○蒙引恭己正南面本不是說他無為而益以見其無為也語意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似○恭己以敬之見於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未必其他聖人皆擾擾然有為也○無為而非聖人矣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又未必其他聖人皆戚戚然長憂也○有憂則亦非聖人矣要皆舉其尤者言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九

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 猶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

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為州宋子曰篤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講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心下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前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

便不可存疑盡己之謂忠就言說則言如是心亦如是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也只是不欺意以實之謂信言焉必踐而不食其言是以實也故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與信當如此分單言忠則該信言思忠是也單言信則該忠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是也○篤厚也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蒙引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况於蠻貊乎○上一節據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乃教以下工夫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夫音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

禮記曲禮離坐離立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九

母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坐或並立我母往參之為三焉

言與我相參也衡軛

音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

欲頃刻離

去聲下同

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

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

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問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見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于祿同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淺深不侔子張之學進矣○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

忠信篤敬念不忘八字上惟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
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
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
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蒙引參前
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能如
此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豈可
以襲取而強為之哉○存疑曰立曰在與亦即兩事以示
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相似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雙峯饒氏曰書紳見他
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

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新安陳氏曰書上文
夫子所言於紳也○蒙引子張書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十一

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告盡
書諸紳書諸紳則身是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
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可見○程子曰學
子張之為有志者發於實心見於實事也

要鞭辟近裏著直畧己而已通考仁山金氏曰辟音闕如
行辟人之辟謂猶前聖者以

鞭欄約人使開向一邊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
近裏著己者

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力
行之

鞭辟近裏者已者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
反便渾上化

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
子

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
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

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
是近裏著己○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
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
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已是
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
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
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
旋磨擦去教盡即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
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
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
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
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
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特養而所
知愈明耳○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
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
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學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十一

者言不主於釋經也○存疑質美者明得盡言於博學篤
志切問近思忠信篤敬這等工夫一時俱盡到也明盡是
行了不但知而已明得盡這工夫極大不是小可故曰查
滓便渾化查滓痕迹也言知行勉強未到自然地位皆是
查滓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查滓渾化矣故曰與天地
同體○顧麟士曰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
務外
之失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

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新安陳氏曰舉此
一事可見其餘故夫子稱其

直事見形句家語家語困誓篇衛籛伯玉賢而靈公不用
彌子瑕不肖及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

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反古轉收也懷藏也

如於孫林父甫甯殖反常職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冠田獵之冠也三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卒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于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齊侯剽也言子叔剽無惡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楊氏曰史魚之直末盡君子之道若蘧引此事以為證

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

有不可得也 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兩軒張氏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末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蒙引聖人之稱二子云云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大抵衛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故夫子稱之而各言其賢然自旁人即聖言觀之亦可見二子之高下矣○做時文則於尸諫及不對而出兩事俱用在外○卷而懷之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言斂身而退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勸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者然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蒙引觀此章者其用不在於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而窮理看書都要如此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挾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

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奪也。○然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為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蒙引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兩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殺身以成仁者非不得其死求生以害仁者亦非考終命。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五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羽敏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能如此須

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

當行而已。○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所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韓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以生則拂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五

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願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與耶。○汪氏曰程子是困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這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這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仁兼人心事理言亦曰汎以仁道言子罕言仁是汎舉其大槩若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之安仁利仁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

此皆即其處事言而存心在其中此章又以仁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皆是指仁人而言宰我專指愛為仁故其蔽也愚夫子舉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不同以一人之身而兼有其德則姑就其一體而以仁者目之也以其人質有所似德有所成而稱之為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脩身者也

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嗟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曰大夫必娶事其賢者士必娶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

之○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

之資而已注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十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新安陳氏曰資助也○家引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朱子曰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

正也朱子曰卯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建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聚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木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上方有地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通考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

世亦猶月統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

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

今存戴德註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

也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克

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說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為定歲終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昏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今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

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存疑易治曆明時此春夏秋冬之時天時也書敬授人時此春耕夏耨秋收之時農時也行夏之時何時王者定歲首領正朔其時也有商人之時有周人之時商之時則以建丑為歲首周之時則以建子為歲首不行商周之時而行夏之時者其時春氣正應東方與時正令善也歲首而當春孟故曰時正天氣至是方發生故曰令善令猶政令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者之政令也○蒙引取其時之正者以其為春令之首月於時為正也令之善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饒氏之說不可曉○人生於寅物與人同生言人則物在其中矣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

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

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上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

也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通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勿軒能氏曰按記明堂位魯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敷前後有旒音流黃帝

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晏曰世本云黃

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

之色阮譔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

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鸞

冕九旒雉冕七旒緋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

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

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

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

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

稷五祀則緋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

大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

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日藻

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緋以為纁則衮之衣

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

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

五章也緋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

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禮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

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

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

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

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顏

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

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

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

分付與他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

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

都理會得了唯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

樂安所用哉○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詔辨給之人殆危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

詔蓋辨給在口卑詔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王者也

存疑於鄭聲則放之不使接於耳於佞人則遠之不使近

於左右所以然者鄭聲汨於德而淫於色淫則能奪人之

志佞人立心危險則能變亂○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

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

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

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朱子曰發

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作一

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雲峯胡氏曰

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

略至周而過修斟酌之不如從殷之為得其中冕自黃帝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
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
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去聲張子曰禮樂治下同之法也放鄭
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

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

相戒飭音勅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

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聲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

獨欲放鄭何也去聲夫子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

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諷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

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為戒

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

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策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昵聰明之君
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
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
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慶
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
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
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
絕之○雙峯饒氏曰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
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意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
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
矣程子曰前代之善者舉此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
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

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
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
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
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
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為治之害放
遠亦人之所難○和靖尹氏曰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
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惑人也○問伊川春秋
傳序引夫子答為邦之語惟顏子嘗問春秋大法何也宋
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
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
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
王之大法意亦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為樣耳○南軒張氏
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
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
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也以
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
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並行而無戢矣○
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
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
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學者
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蒙引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
道本領都有的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
告之三代之下王道所
以不復見者有以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
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程子曰人無
遠慮必有近

憂思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久說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是。○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蒙引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謀至於孫而後子可獲安，向使及子而止，非惟孫不獲祐，雖子亦曰殆哉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曰：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也。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存疑前子罕篇是有望於將來之意，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曰：未見者，猶冀見之也。至此是絕望了。故加已矣乎字。○蒙引加此三字，警人之意尤深。何謂警人？蓋既謂之未見，則是當時諸人俱未能如好色矣。問此能無警乎。○顧麟士曰：鄒陽朱氏曰：德以有德之人言。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與者

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

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

立於朝音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

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

為不仁。張氏存中曰：見公冶長篇。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又以為竊位。曰：爵位天

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己可得而私之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己。雙峯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位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識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蒙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文仲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終是抑他不得，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為大夫是後來也。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而怨

之。宋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福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蒙引責己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

招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

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何

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存疑如做一事初間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做故曰熟思審處之辭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言其事必敗雖已不能救之也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同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

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

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

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

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

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蒙引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

險僥倖則心術自虧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

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

如質幹然禮行此遜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

為本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讓讓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

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偽

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

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

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

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

問驗之自見

雙峯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

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為質而非禮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遜出而

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峯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僞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以信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易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曰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彜之內此義之所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之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孫所以為用而無不具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之本推而上之也○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蒙引義以為質是指初頭未行也○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禮行遜出了方則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於誠耳○顧麟士曰大全以剛決言義極妙不然亦如世圖融之解禮行孫出便不必說○存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事雖當行中間尚有許多曲折度數苟無禮以行之則徑情直行非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節是節其過文是文其不及使許多曲折度數皆具也如未仕者義可壯已仕者義當去然仕者必待禮至去者必待得命此禮也若仕者不待禮去者不待命此失之太急而過非禮也若禮至而不行命下而不去此失之太緩而不及亦非禮也禮以行之便無此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饒峯饒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存疑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此君子是有善者之稱饒氏說太深○蒙引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却粧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厚齋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迷孔子責之四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存疑此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饒氏蓋棺事定之說太深或問傳習錄謂不稱當讀去聲謂名不稱其實何如曰謂之無名亦可謂之名不稱其實亦可皆於文義無害舊說既通何必求說以立異哉○蒙引疾自疾也厚齋之說不必用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

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

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

己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

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似大巧朱子曰

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
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
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
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閒天理卓然矣○南軒
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
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也○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二章
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
而相足也○蒙引君子求諸己求其在己者也如病無能
焉之類是也○亦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已
知之類是也此章與古之學者為己章同意都是指其用
心之不同處○自此以上三章同是君子求其在我者之
意楊氏却轉折作三意說朱子以
為雖巧而有益於學者故取之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眾曰羣

然無阿比毗至之意故不黨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

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

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

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

待物乎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

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

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

理存亡只在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
持己處眾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
○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
於黨也○存疑凡人持己太嚴多恐人挽己而遺眾獨立
使人不可近此便是乖戾之心便是爭君子持己雖甚嚴
然視斯人無不可與與人無所不容未嘗違眾獨立使人
不可近故矜而不至於爭凡人一與人同便難與人異多
至隨聲雷同連拂理之事亦依隨去了君子雖與人同
然至道理過不得處決是不肯雷同故羣而不至於黨○
矜而不爭持己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己也
○此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與和同驕泰貞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
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者也以人廢之則
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
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
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人
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困宰予晝寢而
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貨為富不
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

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

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新安陳氏

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而極之雖聖

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必兼言

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

終身行之其恕乎絮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絮矩正是恕

○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

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

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

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慶源輔氏曰推己

及物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

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

又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

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此又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

尤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

○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

施所不欲者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

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

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是此類

此所謂恕以及人為主義曰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

之絮矩亦當以愛人之恕言之蒙引子貢多學而識乃

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貫矣○仁者本心之全德且於內

為無私心於外為當理其分數更至而大何舍仁而言恕

耶曰恕便是此道理恕仁之方也仁則未易至而恕則學

者可及也○顧麟士曰恕既為

一字則下八字解之辭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平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

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

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

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

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

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

毀得過嘗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

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毀譽之說曰毀者惡

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

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善惡稱之未有少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

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

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

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聽言人過而全

無黑白者但有無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

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

毀

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怒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蒙引或有譽者則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是則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此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淺說或見其天資之美而知其將來之有成或見其立志之篤而知其所就不可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毀勉齋親見朱子改討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蒙引聖人之無毀譽者出於公心自然而非因民心之公不可枉故不敢有毀譽也其為此言者特以見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吾雖毀譽亦不容我毀譽以此待民愈足以見聖人之至公而無我○達說聖人之無毀譽者固出於公心之自然而謂有得於三代而不敢者愈足以見其至公無我之心矣○存疑直

道而行是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顧麟士曰註三代之時時字內即有君子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實頂蓋以此民民字斷非曰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蒙引淺說謬○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

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朱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闕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南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饒峯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人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謙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乘平

聲夫音扶
與無同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

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去聲而言意必偶見蓋雖細

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馬借人乘之已

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

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

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

官班孟堅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

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

矣夫雖畧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

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揚乘乘黃蓋四

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

意○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

猶不挾己所有以自私○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

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可見○家

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益

以偷矣傷○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上解趙氏曰二事

時之甚也○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上解趙氏曰二事

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公

美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

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

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

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雖斷而輕決則
又失之○雲峯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
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
之仁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蒙引巧言他
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小不忍也○存疑此德是執德不
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人有所得守之於己德也巧言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
亂德然亦德之淺方能亂得若深安能亂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

矣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眾之好

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

其情或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

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眾人之好惡

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雙峯饒氏曰南

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仲子為廉孟子獨能

辨其不廉此其眾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

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眾惡必察處又曰眾好惡固當察

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眾好惡之得其當

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

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為眾人之衡鑑焉

存疑好惡出於眾似乎公矣然所惡之中或有特立而
為眾所惡者或有善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眾惡未必
皆當也故必察焉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或
其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是眾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
焉必察須兼此二意方是○註或蔽於私指眾好惡言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公

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苦郭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外無人

所以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

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

心非道弘人也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

室陳氏曰性指道心指人○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

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

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

回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

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

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

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

此必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
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通考勿軒熊氏曰道之全
體無所不包惟學故能廓而大之附淺說或體之於身則
道行於已而有光輝發越之盛或推之於人則道行於彼
而有盛大流行之勢或充之以至於位天地以滿夫斯道
之分量或廓之以至於育萬物以盡夫斯道之功用人皆道
之辨為也非人能弘道乎○蒙引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
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文王為人君止於仁與國人
交止於信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存疑道之分量
本大人微於氣稟物欲則失其道人能加知行之功道之
自近以至遠自小以至大推而至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
於我矣是擴而大之也○非道弘人一句帶說不可對言
○見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

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去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

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朱子

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著心隨事順理去做○遜

志是甲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

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否曰聖人也會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

豈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

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峯胡氏曰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焉道不憂貧餒奴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

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去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

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郵其末豈以自外至者

為憂樂音哉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

又恐人錯認此意以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

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

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

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凡言在其中蓋

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問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

在其中兩句似相反潛室陳氏曰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餒

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

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

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

等意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

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

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聖

句自是引證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
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
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
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
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
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附存疑此章意思還當
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也祿在其中是
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耕也
餒在其中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語類論語凡
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
矣○蒙引憂道是本其所以
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仁不能守
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新安陳
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
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附存
疑不曰行而曰守者守比行
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

泄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

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

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去聲下句放上聲

此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者恐其雖得必失耳
知之非難行之惟難此守所以貴乎篤也○問知及之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聖

仁不能守之固不可仁既能守之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
謂有氣習之偏何耶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
當臨泄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便生須是逐時
照管令縛縫不開才有縛縫便有氣習之偏此是聖賢點
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
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附存疑知及仁守則德
成於己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之時不能莊以泄之則衣
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學問之小
疵於道未備也○不莊以泄之是氣質或偏學問
未盡到處陳氏謂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說太深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
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動

之是指民說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愚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禮有禮存也

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

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朱子曰固有生

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慶源故夫子歷

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

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朱

曰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泄不莊動不以禮

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教情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

工夫下而新民工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

要莊泄動以禮底工夫如仰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

而於接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

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

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

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知及仁守為

學之事也莊泄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及平

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泄禮動不能為也為政

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聖

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泄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淺說動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為之閒未免有太過不及之差設施厝注之際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存疑禮者天理之節文只是天理之當然耳以理之當然者使民如蒐苗獮狩為靈臺沼之類是動之以禮也不以當然者使民如殷之作九成之宮而商人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春秋三築臺之類動之不以禮也未善言道理未至於盡善也是亦氣稟學問之小疵也○小註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以少長有序之事又是一說晉文公大蒐以示之禮正是如此動之不以禮之禮乃君子身上說與知仁莊一例大蒐以示之禮又是制少長之禮以教人乃齊之以禮之禮與此不同○此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也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可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聖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淺狹而未必

無一長可取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器使但不可任大事耳○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

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

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
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以小知之
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
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
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一槩論君
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
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人非庸常之小人○雲
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
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君子
之所以可大受者林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
量俱小故也○存疑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
子可以大受不可以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爲君子
矣小人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爲
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
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君子立
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
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迫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
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
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
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
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

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
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理害
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
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蒙孔上言仁
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
其所當勉○存疑甚於水火有兩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己
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人之
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一意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
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
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朱子曰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
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
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爲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爲不可
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爲之非奪之彼而先之也
何讓之存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
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
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
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爾軒張氏曰夫子嘗曰有能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
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
人爲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
其力也○爲仁在我雖師不暇遜此便是仁以爲己任○
慶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
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爲仁在己則何遜哉蓋非不遜
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峯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

當不起不殺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子不諒可乎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寬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峯饒氏曰貞者正

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存疑君子貞而不諒與君子和而不同一般皆是就相似中分別其不同處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雙峯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

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

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識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

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

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其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慶源輔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餼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之所當為者也豈可有一毫僥求觀幸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

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論其類之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惡矣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及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蒙引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存疑所以作教者立心說不作人復於善說者人固有下愚不移者如堯舜不能教其子周公不能教其兄弟是也若謂聖人有

教則人皆復於善。未免有窒礙處。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以不同。烏能相為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水火之相及。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附顧麟士曰不相為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者善於工言辭者設然其日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瞻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免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蒙引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見賢通反

師樂師瞽者

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瞽者鐘。其廢視而聽。專且。○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今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去聲之人。以詔之。○顧麟士曰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撮記之辭。不可又代口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悉井反察如此

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此諸弟子為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顧麟士曰言之處當畧斷。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八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音示。瞽音了。明目也。三百人。眡。瞭掌大師之縣。音玄。鐘聲之類。凡樂事相瞽。蓋聖人於此

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通考勿軒熊氏曰道字要重看。一事有一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二章。以為一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微上微下之道。讀者深攷而博求。庶有以得之。附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蒙引曰階曰席曰某在斯與師言之如此。即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非與師言之外。別有箇相師之道。○尹氏曰聖人處上為去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

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

侮鯨寡不虛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

矣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

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閒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

是矣。○胡氏曰：誓必有相，荀子所謂猶誓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誓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誓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也。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終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三魚堂讀本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

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通考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歎魯也，餘亦雜記夫子言行。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武陽縣之東北。○蒙引：季氏之伐顓臾，不過欲取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為兵端，然據冉有曰：固而近而費，似又無他端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通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

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左傳定

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邑。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

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冉育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於蔡冉育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魯以幣召之乃歸于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懼之難附蒙引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故以白之觀孔子意以為何如耳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問獨責求何也朱子在

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句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

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謂顧史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

百里之中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

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通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黃氏紹曰大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語其詳直計古制以為言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華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為新造之齊魯則於其間其能久乎社稷猶云公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

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左傳昭公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二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二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獨附庸之國尚為

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

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

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

如此非聖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

伐之則悖禮犯義矣

禮犯義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下同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

氏圖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是又為季氏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度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

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雙

峰饒氏曰得有真與諫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路須扶起之圖存疑有官守者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四

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能陳力則就其位不能則止而不就其位只此二端更無別端可走危而不持顛而不決是不能陳力乃就列而不止也則何取於人臣者哉故曰焉用彼相矣○蒙引持危扶顛只陳力之意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

柙戶甲反積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為鎧柙檻也積置也言在柙而

逸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

則季氏之惡已音紀不得不任其責也朱子曰虎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

事今在柙中走了積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以此圖存疑且爾言過矣是說其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

冉有曰今夫縵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音夫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

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

費而求乃謀伐縵與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圖蒙引為

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五

則在我有音侵之虞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舍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

曰謂貪其利○存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季氏之取縵與本是貪欲也今乃舍

說貪欲而為飾辭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

所疾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

氏之欲取顯與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

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反則不安矣均則不

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

覆之患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

子曰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雙峰饒氏

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

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

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則土地

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

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

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

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

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

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不貪和

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

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蒙引

我看來季氏之欲取顯與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

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

孟子大全卷十六 季氏

六

和實所宜憂也下文只是終此節之意但此節猶泛言及

提起今由與求也方又指伐顯與事說○存疑均無貧見

得不均則貧矣不均則臣盡有君之有可謂富矣曰貧者

君貧也君既貧而臣終亦不能享其富也○達說闡字貫

至下節○劉上玉曰此節既泛以所聞說則註

是時季氏據國六句預犯分崩離析不可入謀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

夫音

內治去聲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動

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

武則與脩文德反矣○蒙引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之類與內治脩不同○達說文德仁義教化信禮

是皆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併

責之遠人謂顯與或曰顯與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

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顯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

則蕭牆近顯與遠其為遠人可知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七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切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正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晉脫甲如公官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謹陽關以叛陽關蒙引百丘也謂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邦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于楯也

楯垂尹反兵器也正作盾

戈戟也蕭牆屏

丙也

問蕭牆朱子曰據鄭註云諸侯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八

之屏內富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馮氏曰言不均不和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

上季氏左傳哀公二十

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帥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存疑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不能脩文德矣邾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不能脩內治矣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日將以除季氏子孫之憂吾恐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蒙引不均不和只承分崩離析言於蕭牆之憂為切故不及脩文德意○或問小註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因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

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貨出奔之前其在季○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

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去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

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

形句於經傳去聲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豫章羅

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雙語無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九

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通考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冉求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以及人○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求也為季氏聚斂冉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顓臾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我之問喪焚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宰我言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之迂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踈於自治冉求之畫宰子之畫寢而甘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為愛之之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然後殺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逆理愈甚則其失

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

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峰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存疑侯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也齊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作中軍季氏旅泰山皆變禮也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常者則可久事拂其常者不可久自諸侯出云云○蒙引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復為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

其廉反

其口使不敢言也

慶源輔氏

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蒙引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此是上無失政

失字因上○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得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正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問之春秋也自大夫出信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扶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文

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

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案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 歷成襄昭定凡五

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

家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見前章集註家臣屢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

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峰饒氏曰此章大義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蘇氏曰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與兵非奉王命及詩命而擅與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為無僭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者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

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田桓三晉何以不

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反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桓

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秦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

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廢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

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

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

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慶源

轉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為二

章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樂鄆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

夫子故述之○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

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益所謂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耳 便習熟也便

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 適且安故云習熟也書註以為足

恭是也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

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雙峰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

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慎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

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

舉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 蒙引直與諒不同諒是撲實頭無柔邪的人直者是日是非日非 尹氏曰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矣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

於人皆有蕭陶漸清之益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與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

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

成己德者直者有過必言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二者友之則使人當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

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

人日起於驕情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

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畧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驕樂則侈肆

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烏故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

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三者如驕樂

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疏遠君子

子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孰是非下則守之正存之熱則內有以養其莊敬

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

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

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

不和矣佚遊則息人之善矣宴樂則譚親勝已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

以擴志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是

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

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

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峰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

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潔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

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為是為樂而荒淫耳○尹

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蒙引節節之也禮

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在直不容以

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存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

一一皆至理所寓也○存疑節禮樂兼內外說內主敬和外面儀文度數一毫不苟且也○蒙引樂道人之善者天

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之若自己出惡人見人之善則臭味不相同不

知不覺而妬之忌之。不惟自家不肯說起，亦不要聞他人之稱說矣。○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此侈肆是就他身上說。言動驕縱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與節禮樂相反也。○樂驕樂三句，大註雖皆着個則字，不可入在損矣句界。且在本文上三句內，大註只是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意。難把上章則聞其過諸則字同例。○語類問佚游則傲情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及於於好善，若是佚游則是放蕩開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善。○顧麟士曰：朱子下箇汲汲字以對佚游，最是眼目。凡友樂損益相反處，皆當如此料理。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治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隱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脈之外而為衛，行於脈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脈之外而為衛，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

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氣，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來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配義與道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軟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足持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也。

者故性剛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長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峰饒氏曰意者氣之靈覺者血之靈心是血氣之主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者天地之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心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出楊雄法言邵亦高也○蒙引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現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得貪得若義所當得者則何故特解作貪得○新安謂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朱子之說欲以理勝氣范氏之說欲以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無不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

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賦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

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程子曰畏

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

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知得便自不容不蒙引畏者嚴憚之意也非謂畏縮也○畏天命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賦子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三畏本平說然以下文照起方見重在天命君子惟知畏天命也故於大人聖人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畏天命也故狎大人侮聖言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為首但辭頭俱平至下文亦做三條說大文於狎大人上不曾有箇故字大註皆是發明之詞然則下節過狎大人如何日只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至於大人則狎之聖人之言則侮之如此而已○不必依小註以大人為天命之所存聖言為天命之所發只是說大人聖人皆天命之所當畏○存疑畏天命猶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

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

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南軒張氏曰畏天命

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

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

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

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

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

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為其勢位

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

○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

謂方策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厚齋馮氏曰此以上

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

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節本無知字意然以
小命也故集註於上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
可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不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
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
蒙引尹氏註不知重在知不知上乃謂小人不務修身誠
己故不畏與本文意小異故在圈外○君子所畏在此三
者然則死生非所畏也利害得失非所畏也
毀譽子奪非所畏也此非正意亦可推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

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朱子曰生知者堯

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
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
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
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閒如是之遠學
與不學之異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
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
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瞭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
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
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
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閒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
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
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

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
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
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情然真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
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困學雖在
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爾困而不學是
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
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
人性之本善故耳是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
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
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
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雙峰饒氏曰生
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
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
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憤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
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雲峰胡氏曰以生知為上
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遽
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
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蒙引困而學之有
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
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
徵而自然學○存疑三知雖等級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
朱子小註不在善人君子之後其說未是若未定之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不見聽無所壅音擁則聰無不聞色見

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忿則疑不著思難則忿必懲思

反

義則得不苟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

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

欲所壅蔽有為讓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

○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

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

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

專其一是一主一之義曰然○雲峰胡氏曰事思

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

至於從七恭容中去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察也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

各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

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

成孰便會無些子滲漏○又云念思難如一朝之念亡其

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

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

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却莫思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三

言與事對疑與念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

屬知念思難見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為思而不學

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

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

物莫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日用

常行之要是也○家引九思亦似說得完了處已待人應

事接物都在但能無終身顛沛造次之違則自明而誠矣

○存疑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

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這思

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視思明豈但目前所接之

物為所視哉天地萬物之理治亂興衰之故皆所視或以

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而視失其明矣思明者正欲

去蔽而求得其理也聽思聰豈但人言之接於耳者為聽

哉師友之相教告臣子之所陳論以至芻蕘狂夫之所獻

納凡入於耳者皆聽也或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三

而聽失其聰矣思聰者正欲去其壅而未得其理也○九

思各專其一當一件事則思一件事也然此尚是動時工

夫靜時工夫則未之及此南軒所以又有養之未發之前

持之方發之際之說○顧麟士曰通義史氏曰此章是專

指臨事之思而言彼章以思無益是兼指窮理之思而言

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

而反求諸

心者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探吐

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

蓋古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

念之不奸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

疑念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

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視與聽對色與貌對

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也本支見字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言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四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

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反又而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蓋

宋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所當為而已行其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

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蒙引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己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己○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其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與達道意重復了○存疑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是求其志

○齊景公有馬于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蓋

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陳氏曰富

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

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

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

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

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五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美

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殺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通考勿軒熊氏曰與觀羣怨召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大而民彝世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懣

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日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象引禮三千三百之禮

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象引學詩

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之訓亦然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美

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易常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與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以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為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問陳亢謂聖人遠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問伯魚聖人子陳亢意其有異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

使其有以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主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天資穎悟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曾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與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通考董氏彙曰論語言學文學詩學禮學道所學何先文者載道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則學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故學文則道在其中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啓伯魚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然理一也而學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弟子之職則教之行有餘力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庭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讀書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美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

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南軒張氏曰此正名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

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敵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未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妾不立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美

記之○案引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爲而言○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是此義

論語大全卷之十六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三魚堂讀本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言陪臣專政者三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三章言性餘皆為嚴切之辭為多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

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

既葬陽虎 囚季桓子 欲令平

聲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 葉氏少蘊曰虎與南子異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 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故瞰 苦濫反 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

來拜而見之也 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蒙引

請塗帶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 音朔 也失時謂

不及事幾 平聲 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 新安陳氏曰將

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 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

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

故直據理答之不復 扶又反 與辯若不諭其意者 慶源輔氏

嘗不欲仕曰吾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復與辯者不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

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日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

蒙引大註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此句不可分解如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是誠孔子之懷寶

迷邦而諷其無懷寶迷邦而速仕也下條亦然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是諷其往日之已過來日之不多而諷使速仕也

○孔子固未嘗如此而非不欲仕此句似當分不分

決說不得○不復與辯者不辯其未嘗如此而非不欲仕但

不仕於貨之意也○陽貨之問著在孔子身上來孔子

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日歲不我與則便曰吾

將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直 ○陽貨之欲見孔

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 慶源輔氏曰觀懷

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 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

意然意欲其助己耳 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

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

所誦與屈也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誦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誦○問陽貨取亡此不足責孔子亦取

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取亡來我亦以取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隨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詳順理恭在此無誦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效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非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

然後見聖人之全德

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去

誦身以信與伸道非知孔子者楊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誦乎曰

有日焉誦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誦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誦曰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

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

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

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說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答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詭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論語本全卷十七陽貨

始相遠耳

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自性而言則曰美惡自習而言則曰善惡集註當如此看○存疑此是聖人見人有善惡相去之遠皆誘之性不知其由於習故言此欲人慎於所習也○習不可說美者習於善惡者習於惡質美者習於惡則亦惡矣質惡者習於善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孔子是兼言孟子是

子是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赋子

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質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五

處如一勺之木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音亦指此而言也○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所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質而言兼字尤

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始此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唯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雲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

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離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輔氏饒氏推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六

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說約魏莊渠曰竊嘗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

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為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是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為所梗費了少分疏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取天性之義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為言性而發教人知所脩為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而可以無疑於夫子孟子言性異同之際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七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 ○程子曰人性本善

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

不移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也 所謂下愚

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

之至皆可漸子廉反 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

者絕之以不為朱子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

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

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

過人手格猛獸○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愚往往為戾氣所蔽綱而不可與入

於善 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

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

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善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善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

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八

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

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

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

不可移也○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

非天之降才爾殊如何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

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

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則

程子為密蓋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

自幼而岐嶷越根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

之善固是好必竟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引

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

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雙峯饒氏

曰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

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

性上智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智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

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

所能移矣。○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通考黃氏紹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以學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學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蒙引：程子云：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既知是如此，如何又說其質非必昏且愚？蓋程子雖以才言其實指，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一字蓋衍文，自暴自棄者，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一字蓋衍文。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也。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九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蒙引：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誠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

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朱子曰：君子學道是

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畝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顧麟士曰：學道不必專指禮樂，禮樂亦不必專指弦歌，然實相關會意可耳。○存疑：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以見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不是說邑人皆弦歌是，小人亦學道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十

正對故復扶又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朱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

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甯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地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慶源輔氏曰：治之用

禮樂如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樂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哉○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岩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雙峯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志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幾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化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家引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主

入之惑此註不可分貼大文故復是其言而自責其戲則分貼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叛與畔同○厚齋馮氏曰公山

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見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包須乘廐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顧麟士曰按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召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君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謂東魯○邢氏曰如

有用我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東周乎○象引

問吾其為東周乎魯為東周與抑孔子為東周曰畢竟是魯然與之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我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主

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朱子曰夫子云吾其為東周乎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與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便也要做些小事何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處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與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蘇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叛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

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幸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說出難以臆度○雲峯胡氏曰門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於夫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幸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

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

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問敏字於求仁工夫夫似不甚切朱子曰不敏則便有怠忽

幾怠忽便心存而問斷多便是不仁○任是堪倚靠是能為人擔當事也○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辟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適存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七

然是一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仁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備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

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音余慶源輔

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收斂不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不能已者○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為子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雙峯饒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七

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遍為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為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為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雲峯胡氏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溥遍矣 李氏曰此章與

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朱子曰六

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問不類以前諸篇○厚齋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數家引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

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而只就行五者處截。故與孔子異。旨邪。人自不察。奈之何哉。○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為仁。○心公平。貼五者。周遍貼於天下。小註分心公平。理周通不是。○存疑言能行是五者於天下。無適不然。則心存而理得。斯為仁矣。恭者等說。不是。○恭雖主容實。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即敬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束而不失其言是也。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人利物。五者皆心之所由存而理所由得也。蓋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殘。此心存也。理不外心。心存則理自得。○當恭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此在人體認不能盡言。○蒙引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不可分貼

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胥之流。音每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

也不入不入其黨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為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汙己也此固

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流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為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聖人道大

德弘所遇者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虎公山佛胥亦豈能浼於聖人哉。○存疑子路知不善之不可入而卒食輒之食以死其難則所以處其身者又自失之是蓋不知輒之不善由其氣勇心粗而學之不細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 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 言人之不善不能浼

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平問公山之召子路

周之意諭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胥之召又舉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宋子曰得之。○南軒張氏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慶源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曰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為子路輩言也。○蒙引如何為磨而不磷如何為涅而不緇大槩是言德之盛而人莫之浼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機。○顧麟士曰然是也言說得也是是有是言言我前日有是言亦是兩節意兩不曰曰字從言字生落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

匏瓠互音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子

日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况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通考仁山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瓠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胥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胥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為則聖人仕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強之又豈拘之哉凡此皆聖人有為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蒙引磨而不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為其無變通也即是上文子欲往之意若他能澆我則不可往矣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

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胥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程子曰佛胥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為也○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胥召而欲往者乃聖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胥恐其說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澆己之意○夫子於佛胥之召但謂其不能澆我而已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問佛胥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畧開齊有些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日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慶源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夫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詩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

有不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蒙引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山記曲禮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

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

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

物朱子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證父攘

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勇者剛之發剛者勇

之體朱子曰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慶源輔氏曰

者也○雙峯饒氏曰剛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舉妄動之意○

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慮

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

不知學乃愚○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

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

力行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

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

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

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

含蓄故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

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

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謂其理

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

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王於愛

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

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

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強是皆

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

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以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微矣

凡言必信行必果則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於人之利害

有不恤者矣賊謂傷害於物不可只作害事說害事不喚

做賊賊者害人之名○存疑其蔽也愚言有所蔽而愚不

是為愚所蔽餘做此○仁美德也好仁而不好學則理有

所蔽而仁所不當仁如入井救人者有之故其失也愚好

知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知其所不當知務極高遠無

所底止如莊列之徒者有之故其失也蕩好信而不好學

則理有所蔽而信其所不當信傷已害物無所不至如尾

生之行者有之故其失也賊好直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

而直其所不當直急切而無含容如證父攘羊者有之故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其失也絞○勇是作為○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

果敢剛是本體堅勁

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

又皆所以救其偏也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

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

偏正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

以自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通考

宋氏公遷曰夫子言勇而無禮則亂又言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是又可見理義血氣之幾在此非學以明之禮以

節之則理義之勇亦流而為血氣之勇也若下莊子之勇

而文之以禮樂則血氣又可使為理義之歸矣蒙引信直勇剛都就子路身上之所好者言曰仁曰智則統言天下大道理之名目故先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蒙引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宋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誦讀使詩與心相入自然有感發處蒙引此數句皆言學詩之有益以見詩之當學○詩有善有惡故可以興有美有刺故可以觀

可以觀

可以觀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考見得失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己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己然後四語皆一意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為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新安陳氏曰和以處眾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眾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眾之道矣蒙引惟其和而不流故可以羣惟其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惟其人倫之道無不備故過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又該載有許多名物故又可以資多識

可以怨

和而不流新安陳氏曰和以處眾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眾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眾之道矣蒙引惟其和而不流故可以羣惟其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惟其人倫之道無不備故過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又該載有許多名物故又可以資多識

可以怨

可以怨

可以怨

怨而不怒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蒙引可以羣以其和而不流也可以怨以其怨而不怒也獨感發志意考見得失二句是正貼與觀二字不可作以其說今人說書或都作推本說者固不是或都作正貼說者也不是

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二者

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

所宜盡心也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厚齋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

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疑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程子曰二南人倫

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與於詩不學詩無以言
故猶正牆面而立○宋子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
出門便已行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
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
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
會不得况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周南之詩
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
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
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
風也○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
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
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
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新安
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通考朱氏公
遷曰女為周南召南與小子何莫學夫詩誦詩三百皆明
窮經致用之道蒙引此為字專指誦詩正與孟子高叟
之為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顧麟士曰
女為矣乎丁寧之辭言當為之也○存疑正牆面而立正
面對牆而立也曰
正牆面倒用耳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平哉樂云樂云鐘鼓云平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帛幣和而發之以鐘鼓則

為樂發如英華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胡氏

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
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

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
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
為禮樂耳○甯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
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為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
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
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
不遠也○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
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
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
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
之全苟惟專務其本而不事於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
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猶言此
不得謂之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
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
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
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

要須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學者

且粗者以明之非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
禮為樂之本○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
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
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
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趙氏曰朱子以敬與
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
須其義始備○雙峯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
不仁如禮何章集註舉游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說

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侍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在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在而審反與平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如此外面

論語大卷十七 陽貨

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內在何以此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勉齋黃氏曰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峯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盜○王氏回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慈註讀作愿是也荀子正論

篇上端誠則下愿慈矣謂在上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慈也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

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勉齋

曰既以鄉為一鄉又以為鄙俗者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都鄙之稱都之為言美也鄙之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類與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為原也存疑一鄉皆稱愿人 夫子以其似便非真愿者若士君子稱其愿存何不可

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鳥故反 之詳見

孟子末篇朱子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反 鄉原也○鄉原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無甚見識其所

論語大卷十七 陽貨

謂原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彊可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大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也○勉齋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末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此得名都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

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

如前言往行，去以畜其德。○新安倪氏曰：此易大畜卦字。○其德，大象傳解引以論此甚切。

蓋此章所指正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二章賊字與易之說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二章賊字

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繞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蓄，則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

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如此，但兩箇德字，來歷亦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通旨朱氏公遷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心者，以其反對而言之，德之棄，此德字是即人心之德，而此德字是指有德之人而言之。此類最難辨，以其語勢相同而義畧不同也。如尊德樂義，斯可謂是即人心之德，而言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是指有德之人而言。推而觀之，可見。○蒙引：道眼，下路也。塗，是前頭路。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存疑可與事君之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為此事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蒙引：自其未得之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為鄙夫者如此，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荷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痔者，得車一乘。癰，瘰癧也。痔，疽之屬也。疽，疽和反。吮，痔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侯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為上噉，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齧任客反。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是深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齧痔，是柔惡弑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胡氏曰：許昌斬，居觀庸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三

於患失而已。○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痔者，得車一乘。癰，瘰癧也。痔，疽之屬也。疽，疽和反。吮，痔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侯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為上噉，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齧任客反。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是深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齧痔，是柔惡弑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胡氏曰：許昌斬，居觀庸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胡氏曰：許昌斬，居觀庸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新安倪氏曰：功名，功業聲名也。○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

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

也蹉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微幸乘間抵隙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癩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微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新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卽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厚齋馮氏曰孟子曰鄙夫竟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稟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厚齋馮氏曰孟子曰鄙夫竟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稟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仁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

慶源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

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

疾矣○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昔所謂疾今亦亡與無之傷俗之益衰也

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

者持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廉謂稜角陷與峭同厲忿戾則

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

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

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朱子曰廉是側邊廉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

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

而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伺

過於進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

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

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直則變而為詐是蓋世

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

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

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謂氣稟之

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稟之性亦有古今之異歟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正春時生得物如何迨春末生物便別後世生聖賢既與古不同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卽生暗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雙峯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爲惡不止於疾矣。○雲峯胡氏曰：氣質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智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爲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足氣質之偏，今併與言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徇，去古益遠，而復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與家引氣稟之論者，謂之疾，肆廉直是也。若夫蕩忿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此章大槩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語。○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質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廉直之流也。○狂矜，愚本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爲狂，以忿戾爲矜，以詐爲愚者，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爲狂，不得爲矜，不得爲愚，故曰或之是亡也。今之疾，亦非古矣。○存疑三疾中，蕩與肆，忿戾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與廉猶微有相因意。許與直全相反了。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友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雅正也

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

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爲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爲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虞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的事物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及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雙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峯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爲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爲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爲利口者所惑邪○汪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爲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心之生常爲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雲峯胡氏曰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爲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家引利口覆邦家不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亂雅樂說孟子曰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此却對得覆邦家雖亦是利口之害然又深一重了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

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

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

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

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句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可見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

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

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

天之理更不及己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己己即天矣

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

發見流行之實而強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

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道形而上者也

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發見於有形者

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發見而何

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

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物品物流行乾道變化方各正性

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此亦開示子

輔氏過於密察及成病敗愚不可以不辨

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亦無

人一動一靜註都在天何言哉四句外○子貢後來聞性

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終身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

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其他則未免疑問故

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

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宋

此語子貢問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

此吉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

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告之予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韜仲之問文公使更熟玩之竊謂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語默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也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學者徒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詳知識愈滯未能盡曉者何由而曉邪使能不徒求之言語而必察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人之語默無非教也○南軒張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覺軒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雙峯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聖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厚齋馮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此又示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

無疆者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末曰日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倪氏曰按以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舉感興末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先師於感興末章特發其義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萬物各生遂接玄天幽且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接仲尼欲無言而言即動靜無非教之意也又按徽庵程氏嘗提撮欲之一字而講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無言以會諸子而獨以無言期于貢何哉高子貢者自能忘言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夫人未可示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之以無言也○惟天資學力賢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示之以無言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謹附於此通直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四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言聖人之教與之相似者如此穆之一字即是天何言即是無聲無臭形容天道之妙皆有為而發也又曰在天之天天人相對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其所知者亦在天之天也

聞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

是乎書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

非疾以警教之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偏非有故未有却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南軒張氏

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引其日將命者出戶者見其當時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顧麟士曰將命者注疏大全存疑俱作孺悲邊人使之聞使將命者聞之也然蒙引達說俱作孺悲邊人使之聞即聞於孺悲孔子邊人是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暮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

柞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

周禮夏官司燹古喚及掌行火之用也變猶易也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

至此可止也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懼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夏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櫟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燹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

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

慶源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雨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

存疑三年不為禮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舊穀既沒一節言期年之可也○蒙引鑽燧以取火而四時之火隨時迭改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羸衰

音平音嗣水飲受以成布

漆布一般所期音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線取絹去聲緣去聲○朱子曰線今淺絳色小祥以線為緣一入為要平聲經音不除

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及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

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問傳父母之喪既殯

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一溢以
為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
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小功總麻不飲醴酒可以
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粥矣
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練服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
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天感反禫
而飲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
肉者先食乾肉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稻衣錦也聖人意謂子說期可已矣如今期年之後使女
就食稻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止至小祥可
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起至小祥此說未是幸
子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錦聖
人又何待問之○蒙引食夫稻謂飯也粥不與焉顧麟士
曰然既虞疏食則亦飯矣或不至精耳孟子膏粱梁訓美
穀則稻必亦粱之類非北地所嘗用也○溢二十兩也益
同苟子干溢之實是也記纂注溢一手所握也中月間一
也月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 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

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而再言

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厚齋馮氏曰天子之門子夏子張

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
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
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槩而安於食稻衣錦
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
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况斯世乎其後滕世子
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
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於冢宰
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
之力也蒙引故不為也為字指食稻衣錦言○食旨不
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稻衣錦相入也
為字承上女安則為之應下文女安則為之二為字意皆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同。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單

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新安陳氏

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日不安於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

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

本心也新安陳氏曰子發短喪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為安
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其反

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蒙引子之不仁也。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仁以性言。愛親以情言。所謂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者。朱子此註曰。由曰。故是如說。然只就愛親之薄說。他不仁不做推本說。似亦可。且愛親以情言。仁以性言。人性皆善。豈有不仁者。若曰由其仁故愛親之厚。却使得不知朱子何以如此解。且上條此夫子之言也。亦似不必下。蓋本文雖無曰字。兩箇女安則為之。且食旨不甘。亦誰認作宰子說耶。又前條取尹氏短喪之說。一段替宰我回護。此語亦可不集。而又置在圈內。似不可曉。且其曰。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此句尤不可曉。夫子上文既責之曰。汝安則為之云云矣。宰我何至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乎。聖人只是深探其本而斥之耳。愚此說則所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也。倘朱子再詳集註此等當削去。○愛親之薄。就安於食稻衣錦而喪不三年上說。○孔子三條話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以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孔子此三條始終只是要喚醒宰我。而使其得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己者。所以為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孝弟而已者亦此。○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月而畢。若駿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反。而及之爾。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

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朱子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失又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或問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問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與曲為之諱。而少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有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為之。為不與人為偽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矣。然不曰不肖者。跂而及之乎。

其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以為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為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及覆告之以女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測於中矣○震澤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為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之說尤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踈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而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賢乎已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魯齋王氏曰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烏曹作簿說文弈從

二十言疎兩手而執之圍碁謂之弈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

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啓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

○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峯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也聖人難矣哉所該甚廣蒙引難矣哉兼無以入德終有患害說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

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

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朱子曰子

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為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裡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

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

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引君子義以為尚，除去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訛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諫反。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聖

訛，謔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訛上，則無

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雙峯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存疑稱人之惡，亦是與人無相干，而好稱之，則是無仁厚之意。而可惡。若居言職，或操用人之柄，則不在此論。○窒，引果敢而窒，是自己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窒，就作事說。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訛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訛，居調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訛，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

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

惟仁者能惡人也。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

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訛上者，為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聖

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入之情。如批○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於微訛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退于路之勇者，稱惡訛上警于貢也。微訛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惟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雲峯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訛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訛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孫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蒙引：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觀註惟仁者能惡人可見。○惡微以為知，三句不可以為似知仁勇而非者，直如何貼仁字。近時學者之弊如此，處最大害，所謂驅率聖言以就已，意使子貢當此時，又加一惡矣。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

遠亦
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

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許六之則

無二者之患矣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

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蒞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之意莊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蒙引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之道使不至不遜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養猶待也。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

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問此

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眾必羣嘲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此又甚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冥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雙峯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

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終

論語大全卷十七 陽貨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上凡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孔子出處凡

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蓀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為避世之賢者師擊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父也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囚伴

羊音狂而受辱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

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剝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備考微子肉袒面縛事金仁山有辨不足信楊用脩丹鉛總錄亦曰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七弟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囚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

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仁也○

箕子名胥餘一作曷餘見尸子緯畧與邢曷俱引司馬彪莊子注而云他書所不載未見尸子耳紂名辛字受見調言長語或又言紂即受古字通用見釋編馮厚齋曰紂諡也後世定諡謂殘義損善曰紂○顧麟士曰按邢疏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之去聲 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為反之意故不拂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

子至誠惻怛何以見宋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三人行之去聲 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為反之意故不拂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

子至誠惻怛何以見宋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三人行之去聲 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為反之意故不拂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

子至誠惻怛何以見宋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伴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箕子天界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拂則或問之意亦在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三

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補氏曰愛之理分言有以全其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拂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悔是以謂之仁○雙峰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濟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

不拂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拂則似有所拂而實無所拂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拂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拂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拂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拂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拂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存疑夫子之言真千載是非之公案非聖人無此識見亦不敢如此判斷厥後孟子得此意於禹稷顏回則曰同道於夷惠伊尹則曰其趨一此孔氏家法也○彙引至誠惻怛至誠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四

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此仁字重在愛之理上然惟不拂乎愛之理則有以全其心之德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遯去父母之邦於度反
士師獄官齊齋王氏曰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
遂士縣士方士誨士皆掌獄詞者 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之之言而亡之矣問柳下惠三黜

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朱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讓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免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於下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矣如楚狂稱耕稼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勉齋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峰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

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泳嘗云蜚蜚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反形旬 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不可軌法索隱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備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裂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問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附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顧麟士曰紹聞編齊景然此言必非面語御孔子蓋自以告其公待孔子句絕

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

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

扶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

特以不用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

况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

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

必以為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

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

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

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

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

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

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閒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

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

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

昏溺終於亂亡宜矣蒙引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

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愚竊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

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堯與舜迭為賓主使景公以季氏

待孔子似未為過而乃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少殺矣故

大文豈此一段說話夫豈無謂而曰不係待之輕重哉孟

子曰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如何說不係待之

輕重且孔子行三字實通承上文豈止端承吾老矣一句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

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之史記世家定公

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

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餽買

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

司有司常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

懼曰孔子為政必霸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

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

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

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

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

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

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引易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

膳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

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

悲夫○雙峰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膳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蒙引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顧麟士曰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兼致膳然女樂畢竟是主且本章不及不扯為是○據彼婦歌說者遂謂懼羅護問故有此行然亦恐不遽算至此只依張南軒說可也 ○范氏曰此篇記

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九

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蒙引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為仁柳下惠以下為賢折衷亦難以折衷三仁三仁自是當了故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閒然矣孟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其此下便說孔子事故綴之於此非總上章也○顧麟士曰圈外范註極好此等本不但記孔子之

遇不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伴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伴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

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音現無道則

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雙峰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

接輿以比孔子而談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

子而趨去聲不同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慙懃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十

冰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蒙引接輿此輩人亦甚高除是孔子方可道他不是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

欲聞而辟之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聽問當

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吳氏曰接

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 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

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

論語大奎卷十八 微子

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

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耦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吐 刀反辟去聲稷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

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耦覆數救 種上 反 聲也

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 援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南軒張氏 曰謂當世

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為言其徒勞耳○慶

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

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

○雙峰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 善之人也○存疑滔滔水之流而不反也言人日趨於惡 不復反而為善國日趨於亂不復反而為治也天下皆是

言舉天下皆然也易變易也變惡而為善變亂而為治也

誰與易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為善變亂為治也○顧麟士

曰按白雲許氏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

子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譏子路

姓治人治天下國家皆如此分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無音武 與如字

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

論語大奎卷十八 微子

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桀溺 言天下衰亂

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

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

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

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

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

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之易亂為

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

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 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 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蒙引此皆反桀溺之言 然二人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顧麟士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蒙引曰除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 與同羣淺說曰鳥獸既不可與之同羣看來俱未妥只以 平說為是蓋聞譏辟世之說也紹聞編充桀溺之操同羣 鳥獸而後可者也得之○蒙引謂此節皆反桀溺之言者 鳥獸不可二句反辟世意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誰易意

且而與其二句。雖許白雲說。子路然談孔子。意實在於中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

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

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怵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賦通考：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蓆徒弔反，植音值。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丈人亦隱者，蓆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息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樟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曰癡。責其不

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之也，芸去聲。草也。○蒙引：丈人，石門荷蕢之流，不得其姓名。既止于路宿，見其二子，安得不知其姓名？邪？以後來滅跡，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名。○顧麟士曰：按集注，蓆竹器亦本集解，然舊韻會小補云：蓆芸草器，蓆本從草，不從竹，韻會為長。且下有植杖而芸語，必是起初掛蓆於杖，荷之而行，與子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蓆而芸也。蒙引乃謂蓆當是藎而杖頭之鋤，乃其芸

器尤為妄解。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反。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貌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蓋丈人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此亦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反。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貌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蓋丈人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此亦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器尤為妄解。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反。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貌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蓋丈人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此亦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天倫備於五者此所謂

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

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身之去就亦自有不

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

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

仕饜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存疑不仕無義一句

是總腦。下皆發此意。○義是君臣之義。註忘義徇利之義

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字是義字。非忘義以徇利

是餘意。○蒙引不仕無義。泛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

人說兩句似重而實不重。○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

但不知是因丈人不在。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來見人

而言之。邪皆不可知。若以為子路只述夫子之意如此。畢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竟是在何處。豈述在論語書邪。然終是可疑。故集註又

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顧麟士曰。據注疏。鄭解又云

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恐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

俱是不知而強為之說。○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

子二字。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

子言之也。未知是否。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

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

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

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

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

之手。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

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

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

人之接子路。雖倍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

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耶。夫長

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

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

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

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

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

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

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

義。則事便有可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

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

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

者也。○雙峰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

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

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

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

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

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為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

以賢。○音實。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賢富

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

高者絕物志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此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

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

義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而徇祿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

離去聲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

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蓀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隱則危邪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朱子曰無道而隱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惟矣沮溺荷蓀亦非中之士也○勉齊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峰饒

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雲峰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而倦倦接引之意在陳之數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生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齊盧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

夷逸朱張不見形旬反經傳去聲少連東夷人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存疑蒙引以去周為不辱愚以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去聲

聲下

柳下惠事見上季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汗君辱身也倫義理之次第也

慮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

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隘反期悲哀三年憂記雜下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則行**

之中慮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
大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

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
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峰饒氏曰降志
辱身行似卑污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
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
好了○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
辱身處亦不必依李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
在上章見得豈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
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
終不枉道行中慮也○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
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
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
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反以為飾 左傳哀公七年子
貢曰泰伯端委以

治周禮仲雍詞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 **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

乎道之權 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
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故言曰示其不
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
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
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蒙引以言乎虞
仲夷逸雖隱居放言而中清中權也夫隱居獨善則其身
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其身合乎道之權○顧麟士曰
不論朱張之行者或是脫簡那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
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
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
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
未免有可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
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
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
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
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
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
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峰饒
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蒙引夫此七人不降志不辱身
而隱居放言則所可在隱所不可在不隱矣降志辱身而
言中倫行中慮者則所可在不隱而所不可在不隱矣惟我
則異於是初無可亦無不可顧時義何如耳○或曰逸
民則皆隱矣如何如此分不可曰如柳下惠終無必隱
之心任意較多而夫子概以逸民稱之者以其終不遇於
世而顯行其道耳此亦是大疑難○無可無不可以心言
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不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不
在安得無可無不可○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
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此則自有可與不可在矣○謝氏
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遷世離去聲羣矣下聖人一等
此其最高與音余○雙峰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
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

諫伐而餓君臣之偷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
由中出有此立心。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在己。雖辱身
則有此行矣。

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

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
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遊世離羣出乾卦文言伯夷
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

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性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
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
清則有逕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
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
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
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

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
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

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丁亂之。南齊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
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深淺固

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
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
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俱而不
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
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為
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

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擬矣。通考朱
氏公遷曰：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讓。而夫子稱之有輕重
不同。蓋泰伯乃大王長子。確然當有國者。而見夷明決用
意忠厚。當其挾仲雍俱逃之時。仲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
兄所為耳。况其不去。
大王亦豈舍季歷乎。

○大師摯適齊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
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太食三侑
皆令奏鍾鼓注大食朝日與月
半以樂侑食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日
時也。宿勸也。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
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
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
有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蒙引不言初飯者。或太
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
者。然朱子又曰：白虎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
飯無了。然據事情。以初為亞。以三為四。似亦難必。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鼓徒
刀反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

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

島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

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黜然而黑頰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

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

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

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

語哉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

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為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乎○雙峰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味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

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未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擊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擊之去諸賢皆有可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通考仁山金氏曰施福本同○魯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

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

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

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無不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 ○胡氏曰

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

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

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雙峰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未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峰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

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附存疑。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不然。其用之。乃出於不得已之故耳。○魯初之事。教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隨季駒駒鳥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鄭玄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蓋一母四乳而

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及鳥生子曰乳獸

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附蒙引一母四乳乳育子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妨言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伯仲叔季四字俱雙想是如此似不宜就安在本文說總見周之盛時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人才之盛如此○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避而終以周盛

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

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權

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

如此三仁則無聞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

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

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爲高

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

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日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附蒙引按朱子於師摯八士魯公章或自云未必夫子之言或又引胡說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然終則曰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以稱贊而品列之而於柳下惠章下亦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還主孔子說意多其曰未必夫子之言亦未必耳然是意居多

論語大全卷之十八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雲間受業趙慎徽旂公較輯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勉齋黃氏曰此

篇所記不過五人日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大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深而行道之切矣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穎悟篤

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顏會顏會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

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朱子曰致命猶送這

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未稍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饒氏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難底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附存疑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愚意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處反亡讀

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眾德而子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見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焉能為有亡猶亦或作或較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

言不足為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

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有此大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

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共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非褊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糲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雙峰饒氏曰。執德弘者。氣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雖有之亦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蒙引。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一理也。方其間是理而未為我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己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弘。然後眾善益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為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而信道之不篤。則德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為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為無。○執德之不弘者。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篤者。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毅也。○此有無不可以道德有無言。然其所以不能為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存疑。信道不篤。只是未到漆雕開所謂信地位。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為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不

篤也。信道篤。不止於知。又有守者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大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言。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

有焉能為有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蒙引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為仁為義者。眾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句于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則方是把子夏話來破了。上二句虛說。賢勝於善。眾又勝不能略。有等第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裏。不可以嘉善。矜不能為釋。上句之意。義蓋尊與嘉不同。容與矜亦不同。○子曰無友不如己者。亦非是不可者拒之。此其言所以為迫狹。

也。泥去聲。○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五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

一曲之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朱子曰。

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

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

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

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勉齋黃

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如聖人之

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

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

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

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者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程

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

此可以為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閒

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亡

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温故否。曰

此章與温故知新意。却不同。温故知新。是温故之中而得

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温故。漸漸温習。如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

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

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

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曰。以為念於

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閒。須當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

○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

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

日新。守之篤。則能不進。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注

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

時言朱子有云。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

不長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

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

其庶幾乎。○雲峰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

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為學當日有所

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

新而且不失好學能如是乎。○蒙引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謂好學者皆是有進進不自已之意。日知其所無皆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存疑日每日也不是一。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

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朱子曰

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箴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指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蘇在直在其中意。日言行寡尤悔非所以于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

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通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日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程子曰博學。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

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徹上徹下底道理。宋。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效也。○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而盡。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又曰學不博則

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又曰學不博則

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

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

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仁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又曰近思者

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

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

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

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

○或問此章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登者何也曰程伯

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登之謂也心

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登則仁之用無不得矣

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

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

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

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

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

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九

九

無功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

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

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汎濫而不著己如何可至

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

因失之彼慶源輔氏曰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

博耳存疑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也○切

問切於己者問也此處要看得分曉當隨各人切己處問

方是如就他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切己若

將己力量未能到及非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不切己矣

遲問崇德倚懸辨惑此是切問也子路未能事人而問事

鬼神未知生而問死非切問也○近思是思其切近事也

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為近也言不可求之遠也亦非教人

不求之遠也求之近則遠可致求之遠則失其近將無所

歸矣故曰近思以類而推即此意也○博學則心有所繫

篤志則心不泛切問近思則心不馳於遠故曰心不外

馳所存自熟二者兼至方仁在其中若心不外馳而所存

未熟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

馳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

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云云○問

此方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也仁在其中便不消力行耶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十

十

曰工夫到此力行已過半矣一

蹴而到無難也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

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

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

學可不知所務哉新安陳氏曰此重愚按二說相須其義

始備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

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

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而前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附存疑學不外知行致其道者不惑於他岐而必以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正道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半途而廢也須兼此意小註謂不學小道此說不是小道不足謂之學蒙引謂學字虛說恐致道說不去亦非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之入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小人憚於

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

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

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存疑此當以過而不改來參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却又有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

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

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日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入見其然以為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通考勿軒熊氏曰聖門之學自莊敬入○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蒙引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身言即之也溫指見於面者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
諫不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

意交乎而後可以有為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

以為謗已是在我乎信未篤而民以為厲己諫君而君
下交乎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
下未交乎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己也
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
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
諫之矣○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
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
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圭

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
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乎又
安有以為厲謗者乎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
乎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
德而言為固有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為以實之信自
其彼此相與而言為交乎之信二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
語意各有所主耳○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
民○信謂上下交乎故曰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兼人我說
○存疑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
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不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產
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
然後盡善耳非為不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關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開關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

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朱子

夏之言謂大節既足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
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問伊川謂小德如
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
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
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
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
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關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
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
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
可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
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
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
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謹
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西

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
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
小久近之別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
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
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
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
律己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
○吳氏曰此
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
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與大
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
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蒙引子夏本意却未
分觀人律己
所以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責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

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雲峰胡氏曰集註推子游

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蒙引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終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是亦據子游意耳○此大學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只作正心誠意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論語太全卷十九子張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別必列反焉於度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厚齋馮氏曰區丘城也別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躐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

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上

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

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上聲而語御音之此三句又補足

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音扶始終本

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朱子曰非

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能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會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蒙引本註一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內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思小異此只是一

論語太全卷十九子張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

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

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峰胡氏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洒掃

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

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

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閒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踉蹌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七

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

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朱子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灑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

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語與灑掃應對對言洒掃應對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存疑貫通只一理貫通是彼此相通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不是一貫之費

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灑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峰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七

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通考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以理言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峰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于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通考吳氏程曰即此灑掃應對一節能下學上達斯造一節之極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非以聖人全體

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反雖殊而理則一

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

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門除會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
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會子北宮黝似子夏
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
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
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
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
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
是道中之一節自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
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貢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
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
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
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
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
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為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
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
後隨其次第等級而致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
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知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
深生熟之異而一概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聽之則學
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
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雙峰饒氏曰子
游以正心誠意為本洒掃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
以洒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
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未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
小學滾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
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
方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
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

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寔長識既開却教

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洒掃應對者
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洒掃應
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
為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
之○雲峰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
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
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
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
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饒氏謂
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寔長
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
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
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洒
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
饒氏此語切忌有悞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
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
子所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程子此
章發明聖賢間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
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
明子夏始卒之意○程氏復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教
後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
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氏紹
曰本末始終先後名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
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
先末終所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為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
為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為不
同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

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慶源輔氏曰仕所以

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己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己治人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

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三

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為己。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峰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諱而不正。

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諂。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諂者也。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徇己。蠢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為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今之從政者為斗筭之徒。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先言之。○存疑二句各有所指。仕而優則學。指已出仕者言。學而優則仕。指未出仕者言。優雖皆訓有餘力。然仕而優。說暇日則可學而優。難說暇日。○上優字乃有餘力之優。下優字乃優入聖域之優。○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三

及其餘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

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主乎哀。致者自

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

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

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

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

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子游

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

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耳○蒙引子游蓋亦傲於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略細微。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雙峰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

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程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蒙引子游曰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難能也然而殊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

也蓋師也辟再下便是巧言令色鮮矣仁可不謹哉

也蓋師也辟再下便是巧言令色鮮矣仁可不謹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

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范氏曰

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

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

也○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爲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爲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爲仁於人無切憫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

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親之人

心天理所發見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孟子語於此不用其

誠惡乎用其誠

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

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

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程氏曰吾聞諸夫子人於他事容有未能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者必也於親喪乎其哀痛慘怛蓋發於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而非有矯飾也是則親喪宜無不盡其心者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何如哉○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論語大全卷十九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處自行不得故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子張

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雙峰饒氏曰天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峰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脩內

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恤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子張

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嘗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存疑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

使之無迫使字內兼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恆心亦使也○民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由於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何至爭鬪而致訟哀矜者矜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勿喜者喜己之聰明能得其情也○顧麟士曰民散從來只解作不附其上觀次崖說乃知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兼民間也較全通義白雲許氏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之人而有飢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居亦同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

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不可一置

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南軒張氏曰紂

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眾水

歸之乎○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二句○厚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諡也後世定諡謂殘義損

善曰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更平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峰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

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

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蒙引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人皆仰之處為是此與孟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子文大同小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

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朱子曰文武之道

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

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

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

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

人之入。正指老聃。長弘。鄒子。師曩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

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峰饒

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

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

道。○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

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

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

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

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

集列聖之大成歟。問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

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

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隨所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无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 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

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

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

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官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

室家之好。牆甲室淺。朱子曰古人官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蒙引

者。為何。蓋凡室淺者。其牆自甲。官廣者。其牆自高。故首只

云官牆而下。兼及官室。牆甲室淺。字平。下文牆高而官廣

亦是如此。不可因此便輕重說。譬之官牆。言賜之道與夫

子之道。譬之於官牆。此下只說官牆。並無一句實指說喻

也。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也。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官廣

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

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

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幸

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道甲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

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者可謂切

矣夫丘陵固可踰泰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多與祇同適也不知

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量也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

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

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警之深矣顧麟士曰日月喻高不喻明則世引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立說者皆謬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吐雷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爲知一言不善爲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新安陳氏

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爲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爲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

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和也言其感應之

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如字考妣程子曰此

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不可及言聖德之本高

妙得邦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緩之動之聖人感之

之妙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蒙引天子

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直如天之不可以梯而升然何也

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云云夫以夫子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

何其可及耶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不是別一

存疑夫子之不可及註以化不可為訓之立立道行緩來

動和正是化不可為處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暢

於四支至發於事業皆是要亦不出乎教養立道緩動事

業之大人所可為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感應神速此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為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斯立

斯和四句生榮死哀只就這上見得非有外也○立如樹

初種根入地緩則培養深厚根深著地矣故曰緩立之固

○蒙引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

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化○子○謝氏曰觀子

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

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其高遠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

年右援枹而鼓枹鼓槌音浮本作浮漢書枹鼓之枹音枹

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枹若音枹者乃乘桴浮海之浮枹

也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

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

以思勉及也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

日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

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子從欲以治惟動不應

後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

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

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歟

○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

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感無不通也○勉齋

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

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緩之動之皆聖

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

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言其得邦家之效

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

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

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

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

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

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

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峰胡氏曰此章

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

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

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

氏曰子貢亦可為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

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

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問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

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

子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

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于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又以深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高遠學者宜熟玩而深思也存疑人見其變化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是變化莫窺其所以變化言其所以變化處人不可得而窺測也人見其變化大而化之之聖也莫窺其所以變化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故曰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不難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三魚堂讀本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道二章為政三章學為君子○黃氏四如曰泰伯

篇末堯曰首章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以帝位之辭咨嗟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宋子曰帝王相承其

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自以天人之際而已○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

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
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如擇乎中庸而不能
死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
死殺○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
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
中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以專明禪受之義
言咨爾舜一章以治道相傳之統言○程氏復心曰天祿
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蒙引堯曰咨嗟歎
聲也爾舜句書云咨十有二牧小異其曰咨禹者同咨十
有二牧記者之辭○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位屬之其
實舜未便即位○允執其中又是叮嚀之辭言爾今陟帝
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不可作
推本能執中故知其曆數在爾躬也若不能允執其中而
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永終而曆數之在躬者亦不為爾
矣有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

形句

於虞書大禹謨

比此加詳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
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
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
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
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
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當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
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是隨
他所聞所說得不同然知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
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
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

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雲峰胡氏曰天下之大
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
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
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
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
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
舜之受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
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
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蒙
引舜亦以命禹此說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句集註只云
禹謨比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講反於本文亦
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處所
謂加詳者此亦是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

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

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

戎事乘輪牲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敘用日出

牲用騂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

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

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

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宋子曰簡閱也

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惡不敢赦謂榮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己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雙峰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子通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

形旬 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蓋本於此雙峰饒子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為天下通述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予施之也蒙引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言周大賞賚于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與書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說得實了難說是周有大賚于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反不可用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

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問雖有周親註紂之至親雖多他眾叛親離那裏有至親宋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有眾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己為本故曰高湯罪己其與也勃焉存疑武王之初伐紂而誓師也其言曰紂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以人事斷其有必克之理也其既伐紂而得天下而告諸侯也其言曰百姓有過是已處之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在予一人不在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百姓此亦以天下為己責與湯同一心也○蒙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二句人都想不得聖人之意思蓋武王殺然以天下為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於善也不然只恁責己何為○說約紹聞編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同故注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也量去聲也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于二伯黍重十二

鈔兩之為兩二十四鈔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鈔四鈔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于穀秬黍中者于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寸
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
可知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以存疑紂為不道官府所用
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
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華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
紂為不道欲敗度縱收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墜多矣則
取而研審之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
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
中也。○權量謹法度審廢官脩則衰者扶弊者改害者除
利者興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矣政行還說在外乃其效也
○蒙引政行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
謹權量云云就
是四方之政行。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日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

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禮記武王克殷反

黃帝之後於前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
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
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
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
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
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脩廢官亦
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繼絕只是一
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

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
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與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耳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

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
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峰饒氏曰周有大賚以
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
實。○說約紹聞編曰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
知慎終追遠
固教之本也。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日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雲峰胡氏

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
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新安陳
氏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
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

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
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

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朱

曰此篇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此篇多關
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

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蓋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之及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蘊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雙峰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

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

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

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

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亦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小大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與通考宋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一也顧麟士曰惠勞欲泰威五字本不甚美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故美也亦是不美中之美意○欲仁得仁沈虹野云凡以不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皆是沈疇峰云言仁覆之念不至兼利萬物其欲不止要見君子求仁之心有若貪得無厭者然然愚意亦不雜教養也○蒙引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小註以治己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此欲仁而得仁語勢與我欲仁斯仁至不同彼是隨求而隨得之意此只是欲仁字重○無

家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能敬則所應
按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
何驕之有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

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

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吾官反忍弗能

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也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

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

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其

為人項王暗啞為故反叱胃力反叱竹駕反漢書作意

烏梓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

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囁于反悅言也漢書作灼音

同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刑
說缺也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宋子曰猶之均
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
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濫縮
斬情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其
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
之間吝惜不敢自尊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却不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之情之所已甚則惡

之至者也此一尊一屏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雙峰饒

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若不先告戒

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

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

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為甚

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

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
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
○顧麟士曰殺與視成刻期慎與本從政者不可少亦以
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當與而不與故見為惡也
日猶之與人則是已當與矣故云合上則見得其道則雖
不當有者而亦美不得其道則雖當有者而亦惡信為宜
尊且屏也○存疑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畧相似然不戒
視成是出於無心慢令致期是出於有心此其不同處○
顧麟士曰出納者出於此而納於彼亦正言與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

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趙氏曰孔子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

雲峰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惠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吝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利必趨何以為君子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則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雲峰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引知命非特泛泛然知之而已是臨利害之際而一惟命之安乃為知命○或以不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為君子之君子亦不同○顧麟士曰此章主腦在知字不在君子字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雲峰胡氏曰集註十字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雲峰胡氏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情○尹氏

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南軒張氏曰此所論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微倖而苟求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

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本而後學可其在己者知言知其任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

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己○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雲峰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

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贊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

謂不怨天不尤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蒙引孟子知言都就詖淫邪道一邊此則虛說○存疑知言者亦不是泛泛知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詖辭知其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雲間受業趙鳳翔魚蒙編次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

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人駟亦作邠

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索隱

云王邵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

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

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

孟子大全序說

明亦宜有之也○西山真氏曰七篇之書其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則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類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愿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詩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黜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報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

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蒙引綱目孟軻至魏分註。又為受業孔子之孫子思蓋兩存以備攷定耳。○此段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如此輕他。

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

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

孟子大全序說

子者哉游齊事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

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

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

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

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

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

又未知孰是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二年壬寅魏

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報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報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地元年閔即湣字伐燕一事史記以為齊湣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為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為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閔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閔王為是孟子謂為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云通考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為齊使使燕王

孟子大全序說

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勝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命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二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

諸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蒙引道既通此句亦只可淺說若正經說到道處又非司馬遷見識所能到

新安陳氏謂伐燕事以淖齒證之閔王為是此不知何謂也淖齒是楚人楚人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閔王殺之後為王孫賈所誅其見於史記者如是此只足以證閔王為燕所敗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何足以證伐燕之必為閔王事

倚兩

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

反

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

從子容反衛與橫同○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

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

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

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字退之諡文公唐鄆州人○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

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

孟子大全序說

四

為非一筆文字矣○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

曰字以為非孔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

著通書五峰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

意○家引清嘗記一書載朱子之言謂孟子一書決是孟

子所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

貫串看他甚麼樣文氣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

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故曾南豐謂書二典

亦與堯人作以公孫丑萬章平日所問難於孟子者

觀之似未能寫出孟子之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

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荀子名况戰國時趙人

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

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

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

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

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孟氏之後有董仲舒如何不傳與其所持所造視猶優韓

子曰視韓子則醇正過之矣若以配堯舜及孔軻如何得

今以先儒所論董子者錄於後便見董子之為董子矣程

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

越諸子遠矣朱子曰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

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問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日也是鶻

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

立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不識性善模樣

荀揚是誠有不精不詳處但不知韓子之見是指何處

為不精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苟與楊大醇而小疵程

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

孟子大全序說

五

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

道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

有矣惡去聲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

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

師化之法禮義之道者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

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楊子脩身篇人

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

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朱子曰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

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朱子曰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

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蒙引孟子醇乎醇者也。謂其擇之精語之詳也。擇之精以窮究言語之詳以議論言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大醇以其皆知崇正道黜邪說也。小疵即。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擇焉不精語言不詳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

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伯孔子沒獨

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

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

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

孟子大全序說

六

學也。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讀貫處說。否朱子曰韓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蒙引程子註曰孔子言參也魯云云程子此言不是正解韓子之言朱子以其可相發明故附云。恐韓子見不到此大槩說學而已觀其徧觀盡識字面可見也其曰必自孟子始者猶曰顏子發聖人之蘊者耳。正論觀聖道必自曾子之大學始所謂初學入德之門者此言只是主孟子言耳亦行遠自邇登高自甲之意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

反苦郭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

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

皆服左衽而言侏音離矣。張存中曰後漢南蠻傳云衣裳

不分明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聲此也

之聲也。新安陳氏曰自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

孟子大全序說

七

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

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

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朱子曰若以

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

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

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程子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

孟子只說一箇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

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

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

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

氣養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懦柔弱

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

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

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

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

氣甚害事新安陳氏曰英氣甚害事蓋責備賢者之辭

蒙引問孟子英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

寬大氣象較從容故卑者亦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

可及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曰即之也溫聽其

言也厲蓋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飲醇醪令人

不覺自醉譬之春風著物自然能使發生也如此而猶有

不入不行處則命也若孟子則不如孔子多矣如顏子便

既是如此則其所以感人者亦未得如孔子矣如顏子便

孟子太全序說

八

九

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

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

顏子儘是弟孟子儘是雄辨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

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

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

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

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

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

聖也其理一也蒙引蓋以顏

子為大賢亞聖而孟子次之

楊子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

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

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

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

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

便道性善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

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為者則語亦失之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

孟子太全序說

九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竟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慶源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

同明白詳盡

孟子大全卷之二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三魚堂讀本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席承恂漢翼 參閱 王前席漢廷 禮徵用中 較訂 宸徵直方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學二章言與民同樂三四五六章皆言仁政七

章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 於耕反 也都大梁 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

孟子大全卷之一

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 僭稱王諡曰惠 通考趙氏德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晉獻公以魏封

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氏至僭立為王諡法愛人好與日惠汲冢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

○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

號通於天下矣 史記惠王三十五年 新安倪氏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三

五年 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

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此禮故所居之

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得越境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蒙引綱目周

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惠王之三十七年也史記惠王三十五年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按綱目於會徐州以相王之年始書
魏惠王一年則此所謂惠王三十五年者是自始為侯即
位時計得此年數不是為王之三十五年也為王只一年
而費○孟子嘗言說大人則貌之以其在我自有一段高
似他底正經本子在至如問對之閒他都有一段出他頭
上底正經議論在梁王問他便有仁義來換了他齊王
問桓文之事他便有王道來換了他蓋其所據者正才又
非常所以迎刃而解○存疑曰見梁惠王舊或謂答其禮
或謂欲行道要孟子本意是欲行其道而
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則有可見之義爾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通考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附顧
子古人尚年以叟老為相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西

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真氏曰當時王道不勝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
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附律禁之類所談尚廣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仁者

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混淪說愛
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
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
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
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
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
谷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
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者是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
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事
之宜方是謂那事為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

問人所以為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
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
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
土無不在也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
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
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
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
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
所當而各有條理焉○疊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
隨事發現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
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真得孔孟之要旨○諸葛
氏曰語之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言愛之
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雲峰胡
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
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為仁是以仁之
用言通考吳氏程曰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

仁孟子仁義是洗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
異○東陽許氏曰心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
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為用其理
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閒物
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蒙引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
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
其君則自然有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破他○愛之理
對心之德則為用若對心之制事之宜則仍又為體○謝
說未然而所謂論註先言愛者是有子孝弟為仁之本章蓋
有子之言主愛上說所以註先言愛又不干孔子以隨事
發見者言况仁遠乎哉顏淵問仁註只言心之德而全不
及愛之理又何先愛之理之有若孟子並舉仁義是以體
用言而仁義又各自有體用則先體後用者立言解義法
當然也縱孟子無仁人心之言亦當如此解○諸葛氏亦未是讀者詳之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

如此解○諸葛氏亦未是讀者詳之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如此解○諸葛氏亦未是讀者詳之

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與做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四

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

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

定戰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者六軍也固十里成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在車上者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為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

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鳥鹵也沈謂淵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術大道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或馬四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通考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國當地方三百一十四里有奇為方百里者十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故刑法志云與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假說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陽許氏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千卿祿大樂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六十六里有奇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提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五

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詹氏道傳曰善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燕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項氏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五長外大率皆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制下殺上也饜足也言制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分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諸侯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

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廢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說利欲之非正固不可求况求利又自有其害乎○存疑萬乘之國至不奪不廢皆是說國危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廢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定定是取之於臣民所謂損下益上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一定定是取之君與民所謂攘奪其君剋其民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蒙引路史國名記云國家之稱抑又不一孟子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邑皆曰國周官朝大夫且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六

稱每國是國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全於臣節制以禦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道言之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為諸侯矣所謂內諸侯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但此處朱子大註分明謂天子之公卿蓋本萬章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說大抵是要家字端的未可輕疑妄議○按大學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則已先孟子言之矣豈彼百乘不謂大夫耶○顧麟士曰紹聞編南軒曰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讓上之所有弗已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

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朱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慶源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雲峰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有仁義之利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七

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之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利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蒙引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先行仁義又自有其利乎○蒙引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箇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慶源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諛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慶源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己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賢軒蔡氏曰學者細玩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雲峰胡氏曰。子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是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太史公曰。新安陳氏曰。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也。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誘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未嘗

孟子太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利而未嘗不利也。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龜山楊氏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亦有利。而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心才說著。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本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雲峰胡氏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

孟子太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遇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遇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諒貫章旨者。○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附顧麟士曰。按詩注。曲池曰沼。○楊龜山云。泉

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蒙引賢者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提撥。○兩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亦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雙峰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惡。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音棘應音憂鶴詩作翯。○音角反於音鳥物音刃。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十

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音棘應音憂鶴詩作翯。○音角反於音鳥物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

篇經量度待浴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氣候察災祥時觀游飾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圍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

不願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圍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城在位四十六年遷都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即堯田獵之圃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圍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

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城。養禽獸。囿中有沼也。鹿也。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勿濁也。孟子言

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

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十一

樂也。雙峰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通考東陽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而人可知。○蒙引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亟之命。蓋詩人言經始勿亟。是與下句庶民子來相叫應。言文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亦自急也。以見其得民樂之意耳。壬辰會試講借樂處。咸和之政。素孚於治。岐之日勿亟之令。又布於經始之時。是以戒民勿亟為借樂矣。信然。則當時儻不戒以勿亟。民有不子來乎。若泛論勿亟。亦是愛民處。則何不可。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不日成之成之亟也。又追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歡忻踴躍。亦自爾其急也。所以不日成之

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也。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蓋如此。○饒氏謂文王畢竟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意亦好。不然文王之視民如傷。忍苦役之以供吾樂耶。○於歎美辭。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鹿鹿同。皆是民樂文王之所有。不可謂文王自歎美。○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不是包謂其臺曰靈臺以下。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七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大傳民怨其虐故因

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

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

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欲君之亡究其本則白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

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雙峰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為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為同樂獨樂事實○新安陳氏曰南軒過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卹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具情詳見後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己興亡乃其效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移粟民粟耳○蒙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未段集註明日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設若河內河東俱凶則惠王又將何以處之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七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

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鈜之用大抵鐃進鐃退鐃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鐃大鈴也鈜鈜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鐃如鈴執而鳴之

蒙引鼓字非虛指戰字而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是鼓之於是復鼓之者一例○後世戰陳皆以金退

蓋自戰國已然也直猶但也如詩匪直也人之直言此以警鄰國不

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

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

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五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遺民以辟災就賤存疑戰以勝敵爲上走之遠

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爾故下二節

遂言王道蒙引此且未追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

而切告之○這都不似聖人辭氣雖說得恁活活折得來痛快終是於誠意動人主上欠幾分愚謂若於誠意動人

主意思十分重則應時開自無此許多闢關變化講論先儒謂孟子未免有戰國氣習此所以做人必要到聖人地位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

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

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窰烏瓜反下之

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

粥余六反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司徒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

新季材以時入之服耜服車之材也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韌也今萬民時斲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五

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

府頌其餘於萬民○雲峰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

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註物爲之厲每

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

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獮祭魚然後漁人入

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爲治去聲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擗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亟而不可無者今皆有

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

道之始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

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

博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畝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

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

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蒙引依文王之

方七十里章註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則

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

有狩豈必皆至冬乃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乎曰田以講

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

與作與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穀專指

稻不兼黍稷麥菽也黍稷麥菽不必皆春耕夏耘秋收也

一說正不可如此拘春耕夏耘秋收亦大槩舉其大畧云

耳論理當兼說方是○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

是入所鑿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為

林○斧斤當有別賈誼治安策曰至於籠解之所非斤則

斧也但考之韻書俱無二義當再詳之意者有大小之別

○厲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也○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

心自不能舍是而他適此亦應前而加多之意○元許衡

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云古今立國大要在得天下

心得其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

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可不勞而理也所謂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

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多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

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趙氏曰古者一

百畝公田十畝入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入

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

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五十始衰非帛

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

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備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

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天鳥老反胎懷孕者天始生者七十非肉不飽未

七十者不得食也問純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

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

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

必曰五十七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

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

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

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制五

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與此不同或殷或周之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百畝之田

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氏

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

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六尺為步百步為畝一夫一婦受

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

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

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

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隣其廣六尺其長六

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步當今四十一

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庠序皆學名也申重直用也丁寧反覆之

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

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

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

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通考

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以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衣帛食肉但

言七十不言舉重以見形何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

猶秦言黔其廉首也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

盡法制品節之詳雙峰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

十水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

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極裁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

是王道之成也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

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變故已備見聖人

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所謂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為王道之大成也○新

安陳氏曰極裁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

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附

蒙引豚豕豕也豕相承言豕豕也然考諸韻書並無此明

訓只云豕也惟正韻豚豕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蓋

麋鹿之大者豚豕之小者曰麋又曰鹿曰豚又曰豕兼舉

耳○狗有三守狗獵狗豨狗豨此是指豨狗也○上文不違

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受田

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弗奪其時與上句雞豚

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庠序

指鄉學非謂國學也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

弊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蓋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在所教

耶或者只見集註云既富而又教以孝弟即以此為憑謂

本文謹庠序之教全虛設所教者只是孝弟而已若果只

是孝弟亦不用申字了集註特以其所重者而省文言之

耳○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

道也。○存疑必七十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老者末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內含教民意。○裁成輔相之道。即所以左右其民。輔氏以輔相當。養說左右其民當教說不是。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威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

天下之民至焉。焉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率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起也。救也。貨他代反。

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

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

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七刀。刃者之殺人也。

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所。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

如此。可謂實矣。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又曰。孔

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

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知有周而生民

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矣。此孟

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

周。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

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

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新安陳氏曰。天命

之改。未。驗。之。向。心。而。君。可以。無。民。矣。○新安陳氏曰。天命

則當守。天。改。之。經。文。而。王。之。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可

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可

破此義。○蒙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豈有餓莩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是人之死者。我也。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非歲也。今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云云。○當時惠王若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是承上文之教也。梁惠王固孟

子之言而有所感復問曰行小惠不若行于政宜罪己而
不宜罪歲也天子斯言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
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
教夫子幸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
頂反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挺刃政殺
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厚斂力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

以食人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
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圖象引獸相食一節
極言人君以于民之

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作備一
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伊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

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
為去聲

俑從去聲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

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

太似人矣趙氏曰木人設機而
能踊跳故名曰俑故孔子惡去聲其不仁而

言其必無後也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
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為名

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

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

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孟子言此作俑者

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通考東
陽許氏

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
末流必大不可以不謹孟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

民圖象引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謂天
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

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新安曰作俑者殺人

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愚謂孔子之意未知其果在

是與否然以愚論之始者之為芻靈猶為不仁蓋此有芻

為者矣然則始為芻靈者其無○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
後乎孔子蓋特過備而發耳

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

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音父母之於子為去
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山

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
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

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乎○新安陳氏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徇欲而不卹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過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擴天理也○蒙引按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今孟子但直斥其虐政之殺人者而終無一言教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况王政之詳已前告之矣上章所云云是也今惠王既安承教則宜急改此等所為矣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與一利不如除一害蓋除害則無利也孰謂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耶○顧麟士曰上章始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而欲使悟其失故其言直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此必二反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

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

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十七年秦取魏少

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去聲

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齊戰元後魏又數音獻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

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

八與集註七邑比猶為去聲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

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蒙引不可謂死者為太子申亦不可謂凡死於戰者是皆從之然孫疏云寡人心甚愧恥之則下句另作一項亦似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蒙引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况以堂堂千里之梁○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通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存疑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則瑣瑣復讐皆不足言矣把惠王所圖底都末了是

何等規模何等議論○顧麟士曰注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蒙引不可謂死者為太子申亦不可謂凡死於戰者是皆從之然孫疏云寡人心甚愧恥之則下句另作一項亦似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蒙引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况以堂堂千里之梁○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通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存疑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則瑣瑣復讐皆不足言矣把惠王所圖底都末了是

何等規模何等議論○顧麟士曰注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

何等規模何等議論○顧麟士曰注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

何等規模何等議論○顧麟士曰注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

何等規模何等議論○顧麟士曰注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

何等規模何等議論○顧麟士曰注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新安陳氏曰省刑則不戕民生薄賦則則民得養生所

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

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朱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

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幸歎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三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修為之哉○有疑者刑罰只當其罪便是不是人罪當死都省了薄稅斂只是惟正之供○出事先上之道即入事父兄之道也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孝弟之道不分者為是○蒙引○仁政又止此二者此特其大者○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輔氏以深耕易耨為薄斂所致孝弟忠信為省刑所致不是○尊君親上屬本文可使制挺句出

事長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指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貼可或曰不分為是孟子曰仁義忠信忠信可上貼仁義也則亦可上貼孝弟孝弟獨不用忠信乎答曰事兄亦可謂之孝平事父亦可謂之弟平事長上亦可謂孝弟乎然則不容不分矣若以忠信全貼孝弟則孝當屬父兄弟當屬長上如何得單言仁義可以忠信貼之若孝弟則亦不用忠信字矣雖曰誠於孝弟亦只歸在孝弟內矣但孝弟可分貼父兄忠信不可分貼長上長尊而上卑也○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謂吾民樂於效死也非謂不用斷殺也若不用斷殺則亦不用制挺矣蓋此是以吾得民心而言其實不用戰故有下文之言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彼謂敵國也蒙引彼奪其民時云云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而意亦方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通作奔疾鄂才性二反穿地陷獸也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

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

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蒙引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云云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

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謂淺說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

也○孔氏曰孔氏名文仲字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

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南

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

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所施為皆有

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

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

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

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

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懣者之所為耳

忿懣者之所為則其心薰灼焚燒愈熾愈熾不至於大敗

極壞而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

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

者嚴矣○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憊憊

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

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

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

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槌而撻

孟子見梁襄王

孟子之言不我誑也○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親王二年壬寅

也即去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復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

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新安倪氏曰

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

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

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新安陳氏曰德存於中容貌

辭氣乃德之符驗可見於外

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

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問孟子以梁襄

見所畏而讓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

宋子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

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

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讓邪曰良之六五以中而正而言有

而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

此何邪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

為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

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存疑定者列國息爭于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國之民各屬其主。各盡地而守。孰能越其君而與我也。天下莫不與言天下之人。莫不越其君而與我。其君不能禁也。故曰沛然孰能禦之。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

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爾業引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亦觀其時何如在戰國決然如此湯武若不遇桀紂終身只是諸侯故周公不有天下是以孟子以五六月之旱苗得雨為喻而上章言百里可王亦必以彼奪其民時者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三

為言斷斷乎其然矣。○存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意思於王知夫苗以下見得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

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之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

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

頸也蓋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

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

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

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

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

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晉武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三

合之劉石亂而分王江東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慶源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我仁愛之中又

就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

天下之具也○新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

天理之惻隱也此亦過人欲存天理也爾業引此節重在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

曉之如此○誠如是誠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

引領而望之矣二句望與歸不同扶携來歸也引領而望且說他得民心之向慕○或要把其如是孰能禦之與下文誠如是也至沛然孰能禦之相並對者亦非也蓋其如是孰能禦之就指苗之浡然興言下文曰誠如是則與其如是語意不同矣况下句又更出一民字如何盡同得若論其大意則固兩柱相對也以苗之浡興於久旱之雲雨

喻民之樂歸於不嗜殺人者○顧麟士曰通章皆作自述語奇亦七篇之別體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

音疆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通考趙氏德曰周顯王二十七年齊桓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法善問周達曰宣○東陽許氏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說則上音關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必益反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皆下巨良反

霸諸侯者

此所志在此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壹

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

新安倪氏曰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舒為然

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

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

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說遇而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臣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通考王氏若虛曰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為盛有功者莫大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於此勃然而興更為明主支一木於大厦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頽波潰決之餘內合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墮謂非桓文之功不可也故聖人畧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詐力是先仁義為後如救邢封衛養亂為功如伐衛致楚陰謀取勝挾天子而令諸侯擣諸侯以伐諸侯如是等類非其罪與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然聖人春秋之作為萬世扶綱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之者是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仁之至義之盡也○蒙引王謂王天下之道至重對上文桓文之事說○大註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蒙引德字輕看不必云齊王以王道本於德也只是人君之德當如何乃可王○存疑保民即德也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壹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音斛 觶音速與平聲 觶許及反合上聲 觶

胡齧下沒反集註音核 煥字有二音宜審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

血以塗其釁郊反 乞逆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

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言卿試度我能保民乎哉本意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誨

不敢質言而謙之曰若寡人者豈亦可以保民耶言恐不能保民而王也故孟子下文屢屢於不為不能之辨○釁本釁都今日釁鐘則是因鐘之釁而釁之使釁者不復釁也作活字看釁鐘之釁如子有亂臣十人之亂字意釁郊之釁與陳字同釁鐘之釁謂填釁也○顧麟士曰若無罪作若人之無罪或只大槩說俱可○以羊易之淺說曰吾以羊易之亦作王誨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

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

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

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是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心○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蒙引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觶觶一句遂堅執著不忍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是心足以王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為有此心在擴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以羊易之亦無許大見識然當時若計較者則不感易矣惟其無計較所以見其為一時惻隱之真心所發見而有符於仁術也此正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誨

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者也○此事在孟子開導齊宣王則云然耳若在聖人自能遠庖廚縱使見之亦不至以其觶觶而改用羊也蓋宣王之易羊者仁也聖人之不易羊者義也此時正用義之時所謂食以時用以禮者若易牛之事只可於無心中一行耳如每見每易則於道悖甚矣故曰孟子主於開導齊王則云然○存疑齊王當時雖云不能保民然心非木石見民疾苦定必有惻怛之心非但見牛而已止是為物蔽隨發隨止不能擴充此心耳然孟子不言民而言牛者姑就齊王見牛一事反覆開導之所謂用其所明而通其所蔽也○既曰是心足以王便罷又說百姓皆以王為愛又說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又說牛羊何擇何也此是孟子機關見識欲轉撥齊王處差欲使轉輾深思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也以羊易牛之故姓未見羊而巳然直告之則他不醒都無意味了故用百姓皆以王為愛一語去起發他使他反覆深思而自悟無奈齊王不聰隨孟子甚樣起發都不醒悟他初間只說齊

國雖編小吾何愛一牛後又說吾非愛其財而易之以差却自誣伏了都無合殺故孟子從而啓之他方欣然頓醒而前日之心復萌使非孟子多方起發他亦不能也○齊引齊國雖編小吾何愛一牛亦不消如此說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了又何消解對蓋孟子意思直是欲王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今齊王畧不見有察識之意只管答得冷澹來所以孟子又說法以開之難之曰王無異云云○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顧麟士曰蔡林說俱精然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編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殼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美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

如是也雙峰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又是要忍得了○雲峰胡氏曰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殺棘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如君子不謂之義○新安陳氏曰論語之小不忍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

彼列 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說此難去慶源輔氏欲王反求而得其

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宣王既

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

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

實而王猶不能然也○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

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

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利欲

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而不自覺而不能

克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

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擴充自小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美

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二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蒙引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之謂我愛也○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問當時王若能反求而得其本心則將如何為辭日合當云見牛未見羊也於今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即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便快○淺說以小易大連有可疑彼惡知王之心為不忍其無罪就死乎

曰無傷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言殺牛

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

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

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窮充擴得去

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

以為仁之術也朱子曰齊王見牛斃棘而不忍之心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

仁心發現處術猶方便也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

看有箇巧的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

乎中又見斃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所以不見者而易之

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

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

矣此乃所謂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

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

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朱子曰君子

也食以時用以禮不身斃不暴殄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

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

正合愛物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

忍以無罪殺之哉慶源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

見聞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廚乃所以

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廣其為仁

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

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

孟子大全卷之十一 梁惠王上



美

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繫鐘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

皆是人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

此正用術之圖樣此即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

之術淺說仁者人之本心術者仁之巧法無仁則心仁

無術則仁滯自昔君子之為仁未嘗不有其術焉蓋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而

祭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將何以處之是以

君子遠庖廚則雖用之以禮而亦不至見死聞聲以稿吾

之心蓋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吾王之以羊易

牛其所以處正與君子暗合故曰是乃仁術也存疑孟子

啓齊王言雖百姓皆以王為愛然亦無害此乃仁術也然

牛羊皆無罪如何以羊易牛為仁術蓋見牛未見羊也然

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

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繫二者得

以兩全而無害所以為仁術也蒙引此仁字就發用上

說其本體具於心者用不得術也預養其心即廣其為

仁之術也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

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蓋有不勝計者矣君子之

於禽獸也至遠庖廚也此因見牛未見羊及之孟子開導

齊王本意不重在此庖廚庖取烹煎之義周禮有庖人

聲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一不忍食其肉耶

孟子大全卷之十一 梁惠王上



美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

南軒張氏曰宣王問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難行之及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

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思之說以曉切之○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蒙引夫子言之專指仁術一條○存疑此心不從外得者若是從外得底物一過就無了今有感觸而前日之心復動可見此心原是吾固有底不從外得也未知反本而推之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本對末言親親是本愛物是末因其愛物而知此心不從外得反諸其本自親親而推以仁民愛物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

去聲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下同

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

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

物難雙峰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

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

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畧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若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緊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

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
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存疑齊王不知是心足
以王道理孟子告之意思盡在老吾老一條蓋所謂是心
足以王者在於擴而充之非謂止愛一牛便足致王也老
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舉斯心加諸彼善推其所為即
擴充之說也然不合下直與說却有見與薪察秋毫之喻
不為與不能之說者言王恩及禽獸則於百姓固所優為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此事又差異了故孟
子拿住這一件去辨難攻詰他蒙引用恩與推恩何別曰
單言親親亦為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物亦用恩也推恩則
有次第難易二
字不必依饒氏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
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
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
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
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
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
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

運於掌言易去聲下同也詩大雅思齊莊皆反之篇刑法也寡妻

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

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

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
矣故復扶又反推本而再問之新安陳氏曰未二句再問難

照應收拾和靖尹氏曰善推其所為學者最要推也因

一事則推之大有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南軒張

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

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

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為至親至切而行

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
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此皆自然之序
而人所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
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
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悴矣雙峰饒氏曰

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
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
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
家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
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
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
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
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雲峰胡氏曰須
要着集註一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
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
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此言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
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
爲理一而非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
是爲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
其察識此心於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淺說夫王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淺說夫王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之不王固由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已必也
先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
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
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無一而不
被吾老老之恩舉天下之幼亦無一而不被吾幼幼之恩
其恩之及於天下也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具此仁舉此
心而加以之寡妻則寡妻以正舉此心而加以之兄弟則
兄弟以和舉此心而加以之老幼則老幼以安夫自寡妻
而以及兄弟而以及老幼者不外乎一則心之推也夫自
幼以及老以及人之老幼者不外乎一則心之推也夫自
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者不外乎一則心之推也夫自
歸化感德者屬心足以保四海之大而有之矣苟或忍心
害理慈然無情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眾叛親離雖
妻子可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
所以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惟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
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
不能善推者夫豈無其故哉○存疑推恩意思在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
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句來照看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
故承之曰詩云刑于寡妻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
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二句是結其意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三句是引古大以證之以上答此心之
所以合於玉意思已盡了又把他的功不至百姓處重詰之
直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當屬
上文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保爲不用恩句方語脈相貫謂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欲保百姓推在於用恩而其序則自近
以及遠自易以及難耳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
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在後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條
是也○蒙引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
老幼是推恩天下可運於掌只保四海然又必曰推恩足
以保四海者故字承舉斯心說來而與下面不推恩無以
保妻子反對說○大註運於掌言易也蓋即上文莫之能
禦也及足以之意○引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揭一心字出
以意前是心字是心也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
人之老幼者亦此也如此則天下可運於掌是心足以王
矣此之謂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有欲不作放言只作
保民言者愚謂一則礙推恩二字已有保民在內了二則
又礙足以二字○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皆是
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大過人是保四海之功業
言所以能保四海者惟能推恩而已古之人指二帝三王
言○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爲
○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面反其本而推之之
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
字也推字亦不同此易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之度待
洛反

權稱去聲垂直垂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

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之而

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

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

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

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新安陳氏曰指

而功不至於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一只是朱子曰物易見心無形

所以心為甚又曰愛物宜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

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

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結

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却本心慶源

輔氏曰此皆宣王之心偏頗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

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察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

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

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存疑王請度之者為齊王愛物

不至於百姓之故此則承之而言禽獸與百姓孰為當重

孰為當輕請比度之一定是百姓重既百姓重王乃恩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其故何哉是豈以三事為快耶然

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稼之牛者於此亦可

以度矣此又是一重度了要看看集註愛民之心所以輕且

短者之所以二字此三者既言其所以比上文度字豈

不又是一重○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文尺然實當作

活字看或曰如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為

活字○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輕重長短不在

心亦不在物在物之應物上差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

則是應物也難道物有輕重長短又難道心有輕重長短

○果何以見心之當度尤甚於物處曰試論今有一匹布

不用丈尺以二丈為一丈只是這一匹布上失了若人若

於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於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則

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其

差視以二丈為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乎○朱

子註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

長短難此是心為甚一說了又曰度物差了一只是事心

與單言一事之度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

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

有甚於殺敵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恐王不知所以稱量之要故舉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為快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敵鯨之牛者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雲峰胡氏曰上一節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梁

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節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蒙引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者與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與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歟意謂此比殺鯨之牛何如○存疑上註所謂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

者獨在於是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

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慶源輔氏曰辟土地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

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殺鯨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

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

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梁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

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問桓文霸圖事若

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蒙引必闢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闢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俱我所莅而四夷於我乎撫矣莅中國而撫四夷此句又

要字而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

與

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
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
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

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反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

魏韓宋中山也通考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蓋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

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形句下

文國也今王發政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蓋亦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反其本矣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

總與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

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

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爾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位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伎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欲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求所欲則欲也為而為之也計復求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淺說今王誠能發愛民之善政施愛民之仁心澤被乎一邦聲聞乎四國○衆引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云云所謂朝秦楚楚中國就在其中矣○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然則盡心力於與兵構怨以求王天下抑末矣本字當如此照看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昏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

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胡

登反許與僻同焉於度反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

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

能然矣罔猶羅網歎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恆產常生之業則下文

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恆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雲峰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善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章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說見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形句下文。蒙引此反其本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反為之本也。如孝弟為仁之本一般都只是仁中事。

贍時念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章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說見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形句下文。蒙引此反其本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反為之本也。如孝弟為仁之本一般都只是仁中事。

形句下文。蒙引此反其本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反為之本也。如孝弟為仁之本一般都只是仁中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八口之家次

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

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

制民之產告之。蒙引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謹庠序之

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不是教養平說故釋之曰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末段獨提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不兼收

不負戴一意何也。曰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則禮義與矣况老者衣帛食肉便是少者知所以養之故老者得安於衣帛食肉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聖賢語話自活落

然亦不至有晦漏或舉重以見輕或提此以談彼不如後人文字纏着格字做。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顧麟士曰：此節雖趙注云為齊

梁各陳不嫌其重。然前對小惠為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為王者之正道。○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

亦各有頭項也。

亦各有頭項也。

亦各有頭項也。

亦各有頭項也。

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

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

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

曰孟子如對鴻臚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

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

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

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

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

歟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耳故細釋其性之端以示之使

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

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

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開之不可不

嚴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

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太先王有

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

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

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

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

道也○蒙引此一章當疊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善

以至天下可運於掌言舉斯心加諸彼通是易得意思至
於百畝田五畝宅然而不王者未之有則所謂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者豈不信哉○人之所以能參天地贊化育者
亦只是一箇心而已此一箇心在人所為何如其所畜原
無限其出之固無窮已時亦無有窮極處也今人雖各
有是心而猶未真知其日用間無一毫不不是此心之主宰
運用也但人有用得盡者有用得不盡者有用得正者有
用得近者如堯舜孔孟一心用之于滿天下無處不用
匪又直用至千萬世猶不竭此最善用其心者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終

雲間受業趙鳳翔魚象慎徽旂公編輯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善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三魚堂讀本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告齊君十一章鄒一章滕三章魯一章一二章皆言當與民同樂三章言交隣之道四五章言仁政七章論親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十章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十二章交隣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暴見於之見音現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孟子特地來見也他

日見於王有因得見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如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故因樊遲發之○齊國其庶幾乎言可王也非謂只是能治其國有以前只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為疑者非是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

之言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其實說時不要人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却在甚字內孟子只謂今樂也是這鐘鼓管籥古樂也是這鐘鼓管籥也以為樂古樂也以為樂今之樂何異於古樂哉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山金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如字上樂字音洛為是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而古樂不重在此○依註上樂如字下樂音洛不必依金氏蓋上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如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亦不必有採擊字而自含採擊意在○存疑獨樂不若與人是與人之樂甚獨樂未甚也與少樂不若與眾是與眾之樂甚與少之樂未甚也與人與眾樂如何為好樂甚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必為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淺說與人樂樂且說與人鼓樂以為樂未說到推心以行仁政處與眾樂樂亦然乃引起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新安陳氏曰管籥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籥也通考趙氏德曰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音樂○籥音藥**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頞**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三

也人憂戚則蹙其頞極窮也羽旄旌屬通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

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

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業引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互文耳○舉天地間萬物之有聲者皆謂之聲至於音似屬人所作以節度乎聲者○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隨之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雙

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業引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中間都著不然二字貼說○惟恐其有疾病見其能鼓樂而喜也○存疑曰庶幾曰何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業引本文此字兼鼓樂田獵而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政蓋田獵亦好樂之類也故樂以好樂○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四

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

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

之樂音洛下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

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

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軒

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遠詆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

理可謂善 啓君者 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

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

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

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

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

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

勺讀作酌以上並樂名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

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

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通考趙氏

德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咸

池言德無不施也英華茂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

招紹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

本而已采子曰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

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辨孔子孟

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以和為主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五

之 圖百又傳 直惡反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囿者蕃音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反以

講武事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不足以備器用則若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

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村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

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者

皆田獵之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除害也獮殺也狩以殺

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騫音務於

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待落反開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

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音余○而軒張

廣其圃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圃

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圃耳以芻雉得往知其

也傳謂古書慶源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

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

其然否也附蒙引南軒以為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

所及民以為文王之圃耳愚謂此說似長集註曰其亦三

分天下有二之後也與然則固亦致其疑矣○存疑文王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六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 蕘音饒

稷斂曰穡 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

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國外百里為郊

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新安陳氏曰前篇罔民與

此為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死固一也設禁阱民者入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過人欲橫天理而已罔存疑阱是所以掩取禽獸者坎地作阱以物為餌置之阱上欺禽獸無知誘之入阱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七

陷而取之。園囿禁嚴。小民無知。見利易動。麋鹿出沒。見而生心。竊取之。迄為人所得。而抵以法。猶以麋鹿為餌。以囿為阱也。蒙引曰。愚民見麋鹿而逐之。豈知其國之有禁。且如此之嚴。愚竊謂未然。夫國之有禁。昭示臣民。民豈不知。特謂民之無知見利而犯法。有似於不知耳。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

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

當葛反○慶源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

而無較

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

自不能已

程子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仁者欲人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

禮尤不敢廢

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安己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朱子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

湯事見

形句反

後篇文王事見

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

詩緝入章肆不殄厥愠亦

不隕厥問柞子洛反械音域拔蒲具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駮從對反矣維其嗷呼貴反矣駮突也嗷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八

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眾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惟其嗷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通考趙氏德曰綿詩二章言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之事入章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朱子傳云言大王雖不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是皆指大王而言言集註引詩似不合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又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入章為文王事蓋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見昆夷之言又

日唐虞以上有獯鬻獯戎居於北邊夏道衰公劉變於西戎已于西戎邑于幽其後二百餘戎狄攻大王大王走于岐山後至六

國遂為句奴

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同云越王句踐等姓與吳王夫差姬姓同之悉發精兵擊之敗之夫音扶椒今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

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古外反稽山名在山陰南七里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成者乎也求平於吳也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開行宿微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以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詎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幸赦越罷兵歸○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大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潘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執大而執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雲峰胡氏曰本文大事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九

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通考趙氏德曰國語圖譜吳自泰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會稽以奉禹祀至句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魯哀公二十年冬十一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大夫孫雄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蒙引如梁惠王則東敗西喪歲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恥之情在齊宣王則與鄰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大集都是忍小忿而已○寬洪故能含容人不能測但故能矜人之惡而不較○智兼明理崇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存疑詩大雅綿入章肆不矜厥暵亦不厭厥問本謂太王事註謂文王事見詩大雅者其不矜厥暵則在大王之時至見夷駘矣維其喙矣則在太王之後而

文王之始也蒙引曰非以肆不矜厥暵亦不厭厥問二句為文王事昆夷事實蓋以昆夷事在太雅之綿而因可見文王事之略而已此說是也○蒙引按綿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為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為以大事小矣但太王事昆夷在事無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為鬻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為昆夷所擾是兩項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

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

敷救反

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十

模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朱子曰得之○仁者與夫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慙而厚卹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致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德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早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制共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

也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
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
晉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姑姓之國在
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
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歆羨
文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此文王之大勇
也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出
附蒙引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
人乃擅敢與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
邦大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雙峰饒氏曰

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
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
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人
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通考趙
氏德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

於四方也有罪考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
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慶源輔氏曰

異武王於天下也豈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
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
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
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禮記說天降下民立
我為之君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
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
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而
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有一人橫行倡
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為己之恥而討之矣此武王之勇也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顧麟士曰前講立我為之
君師我能助上帝兩我字俱照下倒裝法也蒙引或
曰一人衡行於天下謂紂也如此則集註當有明訓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

拯音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
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

救民以安天下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
為也○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
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
附顧麟士曰按總註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
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舊亦看作兩截語今
由湯文太王句踐之究竟觀之理亦一也交鄰文字只
是交接之義不必與交友同義勿太認真為佳○紹開編
云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有
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是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實相
通也亦與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
思見合

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

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龜山楊氏曰人君固不

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雙峰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雲峰胡氏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孟子大全卷之十一 梁惠王下 五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

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

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慶源輔氏

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雲峰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

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今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蒙引

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不相符合○孟子對曰有此有字正答齊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為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及答公孫丑不素餐今之意集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盡屬在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顧麟士曰紹聞編云孟子對曰有者以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存疑集註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解在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不是解有字○蒙引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為當有

孟子大全卷之十一 梁惠王下 六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卹民皆非理也慶源輔氏曰下不得

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卹民蒙引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嘗得此法如曰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顧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或用上句陰助下句或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愛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

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

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

國故典以告之○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

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

大兆民雖多其惟忻愉怡痒痲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

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上不可得也

則民豈無感之之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

而皆為致之則民見君有官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為君

之樂矣貧窮無告民之憂也憂民之憂而勿以施之則民

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為君之憂矣夫樂民之

樂是樂不以己而以民固為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

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

天下乎憂民之憂是憂不以己而以民固為憂以天下至

於民亦憂其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所共

憂也豈非憂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望風仰德

而莫不尊親矣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七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

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通考趙氏德曰轉附

氏程曰轉當如字上聲後章及

公孫下滕文上轉溝壑並同

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顧麟士曰引景晏事大段是在

同民也○蒙引至於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與發補

不足則所謂欲觀轉附朝儻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

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

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

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皆

無有無事而空行者當無字看而又春秋循行去聲郊野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七

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

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

民也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職

也是何也正以見其非無事者言一為巡諸侯所守而行

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者○日巡狩也日

述職也便見是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辭○省耕省斂天子

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

此法都是先王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

春耕之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也若

足而資補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或有或無或穀一歲之用或不穀一歲之用皆在此時若不察知其有無預處以周助之則民將有狼狽失所者矣故察民之不給而周助之○省斂內亦有蠲租如今踏災傷相似亦是助不給○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為樂也二句疊言詠歌之體也○蒙引遊者遊行巡視也豫蓋如田獵之類二字須當有分別為是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胥譏民乃作惡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賄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陳伐楚衛侯令視純從辭曰君以軍行被往擊鼓師出先有事被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充

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鞀謂之擊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御行旅從五百糧謂糗也又丘救反 糗者備乾人為旅臣無事焉 糗謂糗也又丘救反 糗者備乾

賄賄側目貌胥相也譏謗也賤通考吳氏程日吐得反怨惡鳥路反也

言民不勝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

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形旬反下文諸侯謂附庸

之國縣邑之長上聲○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

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若言附淺說君行則師從師行則糧食有供給之費而民飢者不得食有夫征之擾而民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側目聚為譏謗之言民皆作惡深懷忿怨之心然豈惟為民之憂而已以其上逆天子之命下虐無事之民飲食之侈靡若流水之無窮或流或連或荒或亡亦為其所屬諸侯之憂也○存疑師行則夫征之擾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實出之○蒙引饒氏曰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如此則只是人君食糧矣愚嘗笑而駁之曰恐糗糒之屬非常時食前方丈之諸侯所能甘矣○胥譏非交相怨謗也謂相與怨謗也○若流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不同從流下乃實事也○若流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辛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時掌反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

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雙峰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附蒙引順水而下固謂

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獸之從亦是逐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附淺說先王

述職有省耕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存疑惟君所行猶史云帝王顧所行何如爾意言先王之法今時之

弊這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不干別人事。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若不行先王之法則為今時矣。一古一今皆不在人而在乎君。可見當自勉也。告滕文公問喪禮曰是在世子亦是此意。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與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

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

為事禮記樂記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注官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屬金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為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官如臣次君者也角屬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官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記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木聚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通考趙氏德曰官土音絃用八十一絲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絲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羽木音三分商去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景公所作角徵樂招舞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

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

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南軒張氏曰孟子

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雲峰胡氏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己之樂樂己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過人欲擴天理也又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舜之招遺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招景公樂亦名招可見圖蒙引大戒於國謂布告境內以圖回治政也如今政令凡一切勞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陳納無隱之類蓋人君但有志於圖回政治便須有一番告命以彰境內之耳目也○出舍於郊自責以省民也蓋以示不敢安居深宮之意且於省民之不給為便也省民者省民之耕斂也故出郊但不知出舍之時為春為秋耳此則不必求者也○存疑晏子陳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以告景公而致景公之悅是臣有以悅君也景公悅晏子之言而大戒出舍興發是君有以悅臣也故曰君臣相悅○蒙引蓋徵招角招是也此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時此樂蓋猶在也故孟子舉以實之○其曰韶者舜樂也當時韶在齊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當朱子時無可據了故兼言徵招角招之詩或只是角韶之詩或只是徵招之詩耳○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

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
招二者以角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也景公一場作樂必
不止作二音之樂而已或者當孟子時只有此二音之樂
在其他仁失不可知故特舉其見存者耶○每一音之樂
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
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招角招者又是个大
角徵也蓋五
音旋相為宮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音諸侯之處

漢時遺址音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巡守

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慶源輔氏曰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

明堂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

之也蒙引天子巡狩隨方之鎮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

趙氏何以知其為泰山明堂也曰以其在齊境內也○漢

時遺址尚在集註此句亦足以證齊王因孟子之

言而不果毀也○漢時遺址尚在不是趙氏說了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

去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

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
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

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前之西為總章
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
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
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
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
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
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
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
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
許氏曰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
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他行王政蓋行王政
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蒙引明堂者通明
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
者在是○朱子曰古者祭天地於闕丘掃地而行事器用
陶匏牲用饋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
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

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
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
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嘏矣富

人哀此熒獨與平聲擊音奴錄切頑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州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

唐屬岐州岐州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州之

經 171-704

舊國通考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

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

畝而同養去聲公田是九分扶問反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

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

忠厚之至也闕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

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之稅也澤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謂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周文王治岐關市

周門關市屬皆有隸守山林川澤悉有屬禁何也潛室陳

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

乃王道孳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新安陳氏曰

世祿善善長也孳惡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郵其

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妻子父母之養則九宜憐

郵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寄可也焚困悴秦

新貌新安陳氏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

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

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樽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

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

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通考趙氏德曰五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王

制以孤獨為序禮道以矜寡孤獨為序豈非所養之

常憐有寡多有二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通先矜

寡以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

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鰥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

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寡寡果也果然單獨也鰥顧也

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存疑股人

七十而助看來文王治岐之時尚當遵股制所謂耕者九

一想每夫受田七十畝註謂百畝豈偶然而不及思耶顧

麟士曰按徹田為糧則公劉時已有此制矣似不必拘且

集註百畝亦本漢注○蒙引鏡注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

處正可絕流而漁故以為漁梁也正韻石絕水為梁梁所

以節水○潛室曰文王因民所利云云此說不如前篇雲

峰所謂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屬禁者禁民之不

以時取也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與門關市屬皆有隸守

山林川澤悉有屬禁者自不相妨也潛室工於立說而疏

於明理矣雲峰之說最痛快明徹况所謂隸守屬禁者正

合前篇王道之始事○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至罪人不孳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

郵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

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

留意耳故曰尤宜憐郵必以為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

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也○只此數句見得

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人都區處得當了大學曰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

也此之謂也○趙氏德所論鰥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不

必盡從惟鰥字為有義以孤為顧以獨為鹿皆所不可知

○顧麟士曰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

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候橐音拓
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

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
積當作子賜反穀

孟子木全卷之十一

梁惠王下

王

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

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

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

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

有

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
蒙引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以貯之者也餼乾糧也詩傳與此不同曰餼食糧糗也又分作二字看大抵或合看或分看總是乾糧也
橐囊皆袋也不用竹木器出行輕便也
公劉遷郟通於西戎故也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鉞大斧小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色與民

同亦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
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

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

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

孟子木全卷之十一

梁惠王下

王

之難也

循也滸

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

之心以及民也

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日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日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
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己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

正辭辨家引爰及姜女蓋同時啣西水滸而至於岐下也。不可因上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為初只大王獨來。○
究公劉之好貨止於乃積乃倉乃稟餼糧而已他無所謂。○
好貨也。究太王之好色亦止於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而已。○
他無所謂好色也。然則亦所謂其爭也。君子雖然乃積乃倉乃民之貨非公劉之貨也。爰及姜女乃天理人情之當。○
然大王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亦何好色之有。孟子之權辭耳。○
存疑公劉好貨大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個。○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意思來引導其君爾。

充其善心擴天而格其非心遏人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與夫音好勇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表

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音析於幾音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音而實密其事似易音而實難音慶源輔音似疏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

極知言之要何能辨音析其精微如此哉。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

阿世之言而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己復禮之端即謂天

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慶源輔氏曰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具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共於好色好貨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也即齊王自以為為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絕世之相反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幸

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雲峰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峰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在天理也。○象引是非以理言得失以效言是者歸於天理而為有道之主非者歸於人欲而為無道之君得者歸於王而可以保天下失者歸於亡而不足以保妻子。○端者言下克己復禮之工夫自此始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象引比其反也則凍餓其妻子非是自楚反彼乃凍餓其妻子蓋

反之日乃知彼之凍餓其妻子也○
則如之何托以妻子者當何如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

去上也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聲也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

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慶源輔氏曰顧

孟子木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夔峰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

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象引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交喪而風俗之惡薄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

墮許規反其職乃安其身象引趙註君臣上下注謂并王與士師言愚謂須兼友之受托者

言蓋受人之託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事也必無墮其職然後不為友人所棄而身安矣蓋上二事皆是設言

以發之不是只重在士師一節也○各勤其職乃為不墮其職也不墮其職然後友不為友所棄士不為君所黜人

君亦得安於民上而保其社稷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魯水反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

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

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彼謂喬木昨日所

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存疑在商則伊陟象賢在周則召穆公虎皆世臣也○象引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宮府及臺榭之所皆必植之名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亦故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邦亦安得有此○昔者所進進字不是

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也若是皆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

孟子木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亡去亦何怪得王之不及知○昔者昨日也凡語及于百年之遠樂謂之昔者而此乃釋為昨日何與曰此對下文

今日言也孟子曰昔者有王命對明日出甲於東郭氏則昔者之為昨日其來尚矣他日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來

幾日矣曰昔者註曰昔者前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

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存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言

存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言

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視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乎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禮之常其尊親其親

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

甲者踰尊非尊尊疏者踰戚非親親非禮之常故不可不

謹也采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

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能得已至是至禮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存疑如不得已須看得明白先看不得已三字有若落然後看如字則明白矣如有個人已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要用他我不能主張不得不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亟向前日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蓋這人本是要用的初若己不欲用他因他人要用我不得已而用他如此其遲慢留難也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又審至再至三至四遲遲慢慢留難難有似於己不欲不用意左右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至於國人皆曰賢似可矣

猶不可而必自察此便是至再至三至四遲慢留難意思故曰即如不得已意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處蓋進賢不謹之於始至有不賢將求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如此則非禮之常矣此所以當如不得已也故曰不可不慎與蒙引曰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更著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爾此是懲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蒙引尊尊親親之常也小註以為用世臣是尊尊親親者非也○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常理矣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祭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祭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允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新安陳氏曰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

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一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爲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卽爲國家之世臣矣。○家引大註曰：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此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爲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

命結上文天討結此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軒張氏曰

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之公心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卽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新安陳氏曰：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數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明折獄政刑之道，曾子之言，卹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哀矜勿喜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之意也。國人殺之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謂也。若子路無宿諾而片言可以折獄者，卽所

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乎。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孚之，審慎以行之，惻隱以施之，有子路之德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天討之義，庶幾無愧乎。○附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蒙引大註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爲天命有德耶，日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若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兼去之殺之，上文因說進賢却形出一個退的來說，此條只說可殺者亦就藏得一個不可殺的在裏許。蓋國人有可殺或察之見不可殺，則不殺矣。○左右皆曰可殺，此條不可依南軒新安帶連上文進退人才言，不可而甚者則殺之，如舜之於四凶，非也。蓋不可而去之者，正是所進之人才，詢察其不可進而退之者，亦何至有可殺之罪耶。若四凶自是積惡犯罪，非是因入薦進之際，知其不可而殺之也。集註明白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分明果斷了。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去曰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

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得輕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用，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矣。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顧麟士曰：按前說退不賢亦是足進賢意，故只云命討兩節。新安云三節便使人搖惑，不是。○存疑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母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向
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國象引齊宣王素以辟土地朝秦楚在國無日夷

為心實有滅東周而自帝之意故發此問耶孟子之言其所以警齊王自省君德之意又有出於其意外者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

復扶又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

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新安陳氏曰紂罪浮

於桀故下文單說紂○宋子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紂尼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周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于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以心度之

然則果何以辨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慶源輔氏曰賊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殄闕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眾叛親離不復君之此賊仁賊義眾惡皆備之證據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舉王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為臣者之大戒

○新安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殘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太露處○蒙引殘破也故曰傷敗○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為能為天下守此仁義也今也仁義乃自彼而壞則是喪其所以為君者矣○孟子是以誅字換了

弑字一夫字
換了君字

○王勉建安人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

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

也善峰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言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王

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

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

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官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

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圖蒙引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謂大木勝巨室之

任也。不謂工師勝任。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大仁義。今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趙岐誤註集註因之。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

孟字太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堯

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雙峰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在賢則何翅云多也。自齊王有國家者言。則萬鎰所值幾何。孟子此語為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舊說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教之。猶賢人自有治國家之法。不待人君教之。故曰云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此雖說得教字穩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晦了。蓋此教字是命字之義。言玉則教玉人琢之。而國家則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愛玉哉。顧麟士曰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為甚。麼緣故。乃如此怪歎之辭。

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嘗患賢者不能從其所

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

此耳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己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存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玉意思甚明白。新安不用不專用之說。固非。饒氏任賢不如任匠之說。亦未甚貼。淺說任賢不如任匠。便是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

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

孟字太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罕

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惴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將攻子之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顧麟士曰風俗通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壽九十餘卒然皇甫謐又云奭文王庶子康王時考終百有餘歲

經 171-712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旬反序說何氏曰萬

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存疑五旬而舉之亦是燕國自亂非齊真能勝之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聖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春秋傳至武王

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閒不容髮一日之

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

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

止之哉宋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

悅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閒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

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附蒙引畢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天命未絕商而夫子以為至德者蓋在他人則必舉大事矣不然亦以有二者自有矣而文王乃復以之而事商焉是亦可取不取可為不為而為至德也若使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雖文王亦安得而止之哉故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

救於他人矣通考趙氏德曰腹方口圓曰壺篋以竹為之長二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二寸上有蓋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新安陳氏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聖

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齊之也附

蒙引此後一條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心悅則天意得而燕庶其可取矣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

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蓋已窺見其有將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之意矣然

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益深如火益

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也非如也如也即集註若更為

暴虐之若字若作如之如則上文當有話現上文避水

火也皆未有如字而必於此方用如字何也故斷作若字

用以上條看之固未見得民悅齊亦未見得民不悅齊故此條勸以行仁政猶或可取也及齊不行仁政而更為暴虐致煩諸侯之兵孟子乃轉教以置君而去蓋是時已失燕人之心矣無復可為者矣二章之旨所以為不相悖

或曰然則孟子是教齊王行仁政以收燕之人心然後從而取之與曰何傷上文分明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使齊王能得燕民之悅則孟子亦主張他取燕矣况孟子常教時君行仁政而王此亦何傷哉或謂此處是教齊王如何樣行仁政以慰其盡樂相迎之意耶或謂是要着他反旄倪止重器而別立君非也此時未擬到此節蓋殺其父兄云云是取之以後事此則方是圖謀要取之耳尚未曾殺其父兄云云也此處只是教他反燕政以慰民望即如沛公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苛法則善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寬五稽反 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形

反則止通考趙氏德曰爾雅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

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淺說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在於救

民矣由是東面而征云云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云云故書又有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矣何如哉○蒙引只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可也必曰西夷北狄何與舉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霓虹也單言則對言則分趙氏德曰雄謂之虹雌謂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之霓愚每疑霓安得有雌雄及考正韻霓字註曰霓屈虹也方知虹是長虹所謂蜺蜺者霓只是雲端之白者故謂之屈虹也又趙氏德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謂雲為天氣蜺蜺之詩傳曰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何為霓為地氣○書之言至矣為后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湯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昔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下篇亦然○顧麟士曰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日何獨後于其所往後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此節斷當於雲霓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己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達說謂後我二句總証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 迫反

拯救也係累繫音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去聲燕

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

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

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而畏人也備存疑畏猶忌也齊之強天下固畏之第無繫人得執以為辭天下之兵從此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旌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辱之老小也猶尚也

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雙峰饒氏曰當時只是子曾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

誅子曾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

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

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

策如此區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當天卜之為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圖蒙引既動天下之兵可而為之計則須是置君而去若只施仁政亦無及蓋晚矣若初開倍地而行仁政則燕民戴之諸侯亦無繫可乘○旌與耄同九十日耄○存疑王速出令條○范氏曰孟子事是為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辭○范氏曰孟子事

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

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

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

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

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

何則可也鬪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鬪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

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圖蒙引鬪本謂鬪之

開闕也不著鬪字解不來○顧麟士曰莫之莫為之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

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

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 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蒙引：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熟，○存疑。有司莫以告者，不告君，發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殘，下上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卹民。故君

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聖

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存疑。上文兼罪君有司。君行仁政，則專責其君者，要之治亂皆在於君。臣下有不得專焉。故曰：此非唯心之所得為也。專責其君治其本也。○親其上，就平時言。死其長，就危難言。○淺說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為去聲。民也。豐年則斂

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

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

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

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其上，死其長

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上之愛民，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知罪，民而不知反己，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誅亡言焉。得反之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回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果

無已見形何反。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禮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衆謂師衆大夫率師，敗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死，寧死而不可棄君

也。故效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

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

不可僥倖而苟免。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我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慶源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大，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雲峰胡氏曰：不

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大，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雲峰胡氏曰：不

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
○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
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
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蒙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
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謂
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
○愚嘗疑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
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歟蓋以小事大文
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僥倖且
夕之無事而特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特以所缺者箴
之○南軒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
立國○身強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遷當事他
當以劉子產為法○顧麟士曰與民守之與守內有一君
字效死則但言若自效死以守國也即後效死勿去效死
二字而民弗去方是指民亦死守說集註甚明○與民守
之大槩說效死而民弗去作兩層說○蒙引效死而民弗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完

去此處還未是說到破國處正是要立國也然國君死社稷必不得已亦須死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通考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齊取其地而城之故

文公以其偪筆力反與通同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

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幽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說見下章

通考趙氏德曰則自后稷生於邠邠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幽詩

篤公劉即遷幽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邠遷岐詩所言是也沮漆在幽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破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澗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縣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詩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大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啻奔戎狄公劉居幽大王邑岐文王邑郢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稷至武七遷之圖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幸

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

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

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

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

不可徼幸與僥倖同於其所難必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

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

為大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

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

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

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

可繼之實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天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
附蒙引：大王之為善，避狄遷都，以存其宗社，保其人民，不忍殘民以與敵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後。此是太王之為善處。孟子令文公強為善者，意蓋亦欲其如此。○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似是亦就還國圖存上說。○苟為善至為可繼也。泛說君如彼何哉？乃是指滕文公說。○存疑：苟為善至為可繼，是泛說道理。置大王在其內。○滕當時雖是遷無所之，然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亦是逼於強國而去，無已無亦出於此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聖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南軒張氏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

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大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開闢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可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存疑：常說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是大王與民別之言。蒙引獨謂是率民而去之言，似有理。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又曰：我將去之，便是有君也。○蒙引：仁人也不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謂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數語而感得民之樂從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故註云：若無大王之德，則民或不從而遷，至於仁正以平昔言也。
君請擇者，亦觀乎素所施，何如耳。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聖

或曰：世守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
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
去聲

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局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通。

考趙氏德曰：襄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

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

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問集註

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通考吳氏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字

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如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七

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謂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

上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

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問孟子對滕文公之二

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疑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初成次第此三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覲他故日漸成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後喪母踰也言其

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必得見審問不見之故

於樂克之言此乃臆度之說不知下文自有明證何用此臆說

為臆說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七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

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

雙峰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

正裝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

大夫祭禮雙峰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通考東陽許氏曰儀禮

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膾膾正

香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刊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膾膾正脊脰脊橫脊

短膏正膏代膏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
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膚九實於一
也膊幣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挺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
膚革肉也離肺者挫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刺肺者切肺也
舉肺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
即離肺祭肺即刺肺也凡牲用古胖腊合升立右胖故曰
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若士天子之大夫用
索牛士用少牢淺說前以士後以大夫且虛說下文三
鼎五鼎乃其實也○存疑謂棺棹衣衾之美也蓋以三鼎
五鼎禮有定分不得謂棺棹衣衾人人之所得自盡而
有厚薄乃所謂踰也謂棺棹衣衾人人之所得自盡者如
中古棺七寸棹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是也○蒙引祭不
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也古禮可考○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
五鼎與此非問辭乃因問而答也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墓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
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 沮慈呂

反尼女乙反
焉於處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
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
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
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聲關時運之盛

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山楊氏曰孟子之遇

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曰在孟子
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
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
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
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
以此發之○雙峰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
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己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
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
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為主一說是天命係
乎我是以我為主二者相為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
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
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墓

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
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愬臧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歎孟子
何為不豫之語皆為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
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
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蒙引吾
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

孟子大全卷之二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三魚堂讀本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答問之辭餘皆

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

夷吾相 去聲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

辭以問也 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蒙引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以今之道德一時而觀孟子猶未甚見孟子之高處惟自當時言之則滿天下是治功利之學者君非此不求於下臣非此不以獻於上士非此則全不見數於人內而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外而朋友之所以相傳授付囑者無非是功利獨有孟子一人汲汲焉皇皇焉力以堯舜之道孔子之教為說必欲一掃功利之蕪穢以還先王之大道此是何等用心何等氣力真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也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 扶又反知有聖賢之事 原

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

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楚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會並音增○通考吳氏程

曰唐韻雖有二音而於勃音註怒色拂音註淺色故孫氏單音勃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

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會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

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也使其見 形旬反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

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

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

仲之事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

何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

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非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雙峰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附存疑天子大管仲之功孟子則卑之卑之者律以聖賢之法大之者取其救時之功○蒙引或人初擬會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之權衡殆亦審矣第猶未知會西耳此人見謙優於公孫丑若丑必不以子路為優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於管仲○蒙引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有為之才若達却為國以禮道理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縷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會子服之非謙辭也然會子惟其知畏子路此會子之所以為會子也會子最服善如以能問於不能章其追慕顏子如此又知畏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服人邪其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以用心於內處不相合耳所敬畏者在此則其所不足者固當在彼○楊氏曰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以範我馳驅比子路以聖門見矩作為也下獲以此子路僅可治千乘之賦而九合一匡有所不逮也以詭遇比管仲之行伯術以獲禽比管仲之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此意讀者了了分明不待辨說而輔氏乃云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饒氏亦云然皆不可曉是抱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抱亦太鑿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通考董氏彙曰公孫丑問管晏孟子以會西之言推尊聖門高弟淳于髡

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尊王賤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興亡之大事一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蒙引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晏子以其君顯處何如曰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履踐誦貴之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疆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蓋有所謂彼善於此者歟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自其失矣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蒙引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禮記文王世于文王九十

終而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

相去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東湯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蒙引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百年而後勳不可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

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不致就文王一身說○然後大行兼武王周公說集註云然後教化大行此大行只就周公一邊說與本文大同小異在

武王為教化大行在周公為教化大行

周公為教化大行

孟子太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五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高音隔又音歷爾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

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

也變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蒙引當猶敵也以其不可當也

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蒙引當猶敵也以其不可當也

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問周自

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強大矣何文王猶方百里起也耶曰是時太王季雖盛商運雖衰微然王制猶未改

故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季又非挾君無己而併吞鄰國以自封殖者其所謂強大者只是國勢內實而有可

畏不易敵之勢耳文王由方百里起之言固自無可疑顧

麟士曰五人惟鬲異姓○蒙引是以難也此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

一句在了○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日天下歸殷云云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

知音智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顧麟士曰孫疏釋名云鎡基大鋤也○蒙引雖有知慧不如乘勢以作事言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以種田言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淺說吾謂以齊王猶反手

者亦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

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

音祈

不過千里

通考詹氏道傳曰王

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亦井田之制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

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居民稠密

也雙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

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舉引地不收關矣言地已闢而不待再辟矣凡改者皆是更圖之辭如改卜改筮改日

之類○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言以此之勢行仁而王易也與下條仇者易為食渴者易為欲相對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

孟子大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七

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

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存疑此時而施仁政不待深仁厚

食而人適於口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音也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

置步遷日郵漢西域傳因駟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

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雙峯饒氏曰德之流

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非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鉉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皆指其德而言大段謂此須兼時勢故難易別耳但如此

則似看德較輕故引孔子語又周旋說德亦自好以起下

仁政得時勢則反手可必之意仁政即德○淺說且孔子

有日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盡其誠於此而動於彼

不待疾之而自速也此有感而彼即應不待行之而自至

也夫德行之速本不假於時勢之易况加以當今

之時齊國萬乘之勢則德行之速也又當何如耶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

勢易而德行遠也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時則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

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

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據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

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

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孟

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

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

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諱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

晏不言而專及管歟存疑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

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指夏后殷周之盛條說易王之勢也

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為然此時包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幾遠

曰雖由至異矣作一句只王字微讀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

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

其心乎雙峰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

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蒙。引。公。孫。丑。以。管。仲。晏。子。期。孟。子。既。為。孟。子。所。斥。於。此。又。渾。舉。伯。王。為。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任。大。責。重。亦。有。分。別。如。為。泉。州。府。知。府。則。此。一。府。之。事。皆。其。四。職。任。也。若。府。事。之。治。不。治。民。之。安。不。安。則。皆。其。責。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九

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

之謂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難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開。事。○。雙。峰。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一。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雲。峰。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東。陽。許。氏。曰。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

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有疑懼乃動心之日心因疑懼而

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附錄黃氏洵饒曰孔子道明自

然德立孟子道明然後德立無所疑是道明無所懼是德

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

章大意而直貫乎其中蒙引此一章當分五節看東

陽許氏之說一自夫子加齊之鄉相至又如曾子之守

約也大槩言孟子能不動心未詳其所以不動心處只畧

露其端一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則言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者俱從養氣一邊說一自

敢問夫子惡乎長至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乃詳孟子之

心所以不動處兼知言養氣二者言也一自宰我子貢善

為說辭至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則皆是願學孔子之意以

言外味之又見得孟子雖不敢自以為聖然知言養氣學

已到聖處蓋已寓繼孔子之意矣一自伯夷伊尹於孔子

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則皆盛言孔子之聖卓冠於百王以

見孟子之所以願學者也○孟子一生受用只是精義集

義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大學所謂

格致論語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堯舜所謂惟精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十

者也集義者大學所謂誠意正心脩身論語所謂約禮孟

子所謂存心養性堯舜所謂惟一者也由此而正則為齊

家治國平天下矣○存疑王者事業一部大學書盡之矣

孟子四十不動心是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之時其於

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都爛熟在胸中了使得時行道特

舉而措之耳何動心之有觀其一見齊梁之君開口便談

王道陳文公問為國就舉三代井田學校之法以告之而

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這等規模霸王事業

當甚事○蒙引雲峰云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

後云此說似是而非蓋孔子不惑亦兼道明德立非專

是明也正與不動心相類豈可如此強分別蓋認不惑字

不真故也○存疑註恐懼疑惑就是動心處含恐懼疑惑

動心之目是矣。又云：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又說得騎牆。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賁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坂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

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

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宋子曰：孟子是

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粗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耐難萬變而不動也。○甬軒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

孟子太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十一

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慶親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寸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蒙引：朱子下一借字，好差。孟賁以功，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為孟賁類也。故曰借。○淺說：蓋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也。○存疑：不動心甚難。孟子曰：不難者姑借此以抑告子，抑告子者欲見得己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處，此與仲弓問子桑伯子意思一般。陳氏姑借告子以淺說之，說初無意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

潤下文點舍會孟皆是有主

但有構粗之分。附蓋北宮黝之不動心以必勝為主，孟施舍之不動心以無懼為主，孟子之不動心以守約為主。○說心無所主則事物之紛然而至，率然而為者皆得入其中，而搖之故必各隨其見之所到而固執之。此心有一定之主，則利害不能為之惑，死生不能為之驚，任吾身之所接，而此心皆安然無所震攝矣。○存疑：北宮黝之養勇是北宮黝之不動心，有道德也。孟施舍之養勇是孟施舍之不動心，有道也。曾子之大勇，曾子之不動心，有道德也。北宮黝之道以必勝為主，孟施舍之道以無懼為主，曾子之道以理直為主，即北宮黝孟施舍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此孟子答問之意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孟子太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十一

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撻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

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

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

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慶

補氏曰：集註云：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推其心以必勝人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雙峰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

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顧麟士曰：不膚撓言，膚不至被刺而屈撓也。不目逃言，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也。便見必勝意，不當如存疑。謂自思以一毫下方皆見其必勝，且存疑又云：不膚撓目逃，是不怕痛不怕死之意。則依舊是無懼，非必勝矣。俱不可從。○蒙引要之：此等人若遇真主，亦自當垂首喪氣。安能得無畏懼？不見李密之見秦王世民乎？况以道德為威者哉？蓋萬古不動心者，只有孔孟一道。如北宮黝、孟施舍，雖能以血氣強之於一時，然無道義以為主，張定力，則豈能終無所動哉？我以氣凌人，人亦得以氣勝我。我以力加人，人亦得以力制我。惟道義之重，自能使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外此無他術也。○禍為賤服，猶有寬大之衣，如何為賤者之服，蓋以其貼身衣少，又不以時翰濯整摺，自然虛軟而寬博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

孟姓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

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

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朱子曰：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

此舍識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曰：此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可見間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倚尹公之他之類。○慶源輔氏曰：注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眾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黝舍本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

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粗說。○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存疑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正夫子所與行三軍者。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慶源輔氏曰：黝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問子夏篤信聖人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以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孟子又把北宮黝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不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信了。故二子之與曾子

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

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

得其要也。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北宮黝便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

勝但論其守之執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雙峰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

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存疑舍比於動為得其要者。動務敵人舍專守己在人者不可必在己者有可操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其心主於必勝而不動人亦以力勝之未免為之動矣舍專於守己而無懼戰勝無懼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為之動此舍比動所以為得其要也蓋務敵人心或有時而動務守己者心無時而動也。○蒙引或曰上既云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便是舍賢於黝矣乃又曰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何與曰舍似曾子黝似子夏此只是言二子之所以為勇者其不同有如此未說到優劣也。○優劣亦不足深辨守己二字亦輕看大抵是漸次說上去如殺人以疑與刃有以異乎獨樂樂與人樂樂與之類孟子立言之法大槩如此。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

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

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

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至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眾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黝舍然後說歸曾子來。○朱子曰孟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蒙引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者非怕褐寬博也怕理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輕視千萬人也視吾理之勝不見千萬人之為眾也。○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要以此下段之自反而縮蓋浩然之勇以無懼為主為褐寬博者所備終是理不直而有所懼也。○吾不慚焉猶云吾得不怕他不受於褐寬博者不知此義也能無懼而已矣者亦不知此義也正可以相形觀。○淺說天下之物皆無足畏

惟理最可畏天下之物皆無所恃惟理最可恃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多說話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也然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

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會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為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也變峰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會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通考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然後曰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會子告子襄一段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脈包括管攝處後面以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知不知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個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於此條注云又不如會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始露出一理字勸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所以得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同與之與平聲 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下亂反以已

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

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

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四十○朱子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

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

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

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

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

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

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個心

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

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目相似存疑孟子言北宮黝

孟施舍會子不動心之有道則孟子與告子之不動心固

可以意會矣而丑未達故孟子復告之○不得於言者口

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

事之理是也不得於言由心中義理不明也正宜反求其

理於心審思明辨使義理精明而達之於言可也告子以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也。思謂告子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了也。故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必有所不安者。不動心豈有兩種道理耶。如北宮黝孟施舍各有所主。而暫能不動。然上非其主。恐皆不免於靜中之動。嗚呼。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

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

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謂不得於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

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

朱子曰。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十九

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

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

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慶源輔氏曰。心有知

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

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缺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出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已銘云。志以為帥。氣為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附纂若論其極。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

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

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潛

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志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二十

之言也。應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不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爾纂黃氏洵饒曰。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

○蒙引。氣體之充也。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之充也。○至字與次字對。猶云第一件也。○夫志氣之

也。至無暴其氣。全是被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為不可了。故不復論。

註謂急於本而緩其末。夫於外而遂遺其內。內外本末交相培養。兩本末字皆同。兩內外字則惟內同而外不同。失於外之外。指言內外。交相培養之外指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衛反顛躓音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

一則志亦反爲之動。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程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注辟。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宋子曰爲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

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即反爲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會動。只忽然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過於卒然不慮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聞鸞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如何。行得五里。却硬要行百里。皆是暴其氣。學者須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灑了上面也。○問程氏遺書云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云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問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問養氣次大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未爲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著。方始德不孤。○雙峰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卽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卽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有九所。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問養氣次大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未爲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著。方始德不孤。○雙峰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卽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卽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有九所。

以志為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亦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
二節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
志所以養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
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於此○黃氏紹
日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
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專之理義
者理之宜合乎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乎宜者未有不中
天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
不及道也○蒙引孟子言氣次焉次者即次之謂也依丑
之問意則是認次字為後字義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志一動氣則志固不可以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以
暴○氣動志不止於顯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
能動志所以說致養其氣自顯趨而言則當謹慎步履之
間不使至於顯趨是為不暴其氣也○氣一則動志人多
要主不好者言善以顯趨者趨者之反動其心為證是未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也○孟子舉其易見者以曉公孫丑云耳且如聖人之論如
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只是從不好邊說然要之己所
欲者則以施於人亦此理也又如下文知言只說誠辭知
其所蔽等語都是自不好者一邊說然言之病者既知其所
以然則言之不病者亦知其所以然必矣豈可謂恕只是
推不好者於人知言只是知那不好者之言哉近時學者
讀書論理有此等執泥不可不說破氣之所在不善則
為之不安靜此固可見氣之不可暴氣之所在善則心
便為之寧靜此亦可見氣之不可暴也志豈動氣亦然○
問持志與無累其氣孰重曰論理持其志為重論孟子此
節之意則無累其氣為重蓋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
氣俱是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言云豈可以勿求於
夫賦者趨者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志音也若持志工夫
到則亦不至有蹶躓及妄奔趨○雙峰註
行中和鬱步中采濟行是車行步是徒步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德平

公孫丑復扶又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

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

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

得失之所以然也朱子曰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

得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

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

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

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

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

以義為外○雲峰胡氏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

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

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比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

知言為知人之端人德之事孟子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

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孟子

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

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

氣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

用才性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

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

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乏而不充乎體○雙峰饒氏曰孟

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

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集

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

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

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附錄黃氏洵曰：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盛大是體流行。是用體之充者。言之復。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注文疑或恐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視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一個知言即是知者不惑。○雲峰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附錄黃氏洵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問知氣之說。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此蜂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

張本於前後言己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則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容安排而不可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未。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附錄黃氏洵曰：冥然無覺。不能知言。悍然不顧。不能養氣。○冥然無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附錄引丑曰：告子之不動心。如此而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能然者。能不動心也。非謂其所以異也。○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浩然。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顧麟士曰：此節以不動心為綱。知言養氣為目。若顧子而失母。即非。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言。

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異懦。都

經 171-733

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蒙引浩然之氣。本難言也。聊試言之。其為氣也。云云。○說說欲微言其妙。則恐其入於晦。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涉於粗。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

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

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蒙引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以為舉體以該用者。非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惟其自反而縮。章上文釋之以直之

直字。即是上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

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新安陳氏曰。充塞彌滿乎天地

子曰。浩然之氣。難語。須要識得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

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

字。點句。朱子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

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

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

流便在那個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

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個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

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

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

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

低。不可以語此。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

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

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

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為氣也。氣之謂。附纂黃氏洵饒曰

天理無有不善。而正氣中正。浩然。但其流行參差不齊。故

人所稟有清濁之異。能去其昏濁。則本然者自浩然矣。○

語類問。浩然之氣。曰。這個孟子本說得來。粗只看他一章

本意。是說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個粗豪之氣。他做

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個粗豪之氣。但非世俗

所謂粗豪者耳。○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

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

云。浩然是無虧欠處。○蒙引朱子曰。才說浩然。便自有廣

大剛果意思。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

以語此。此一句。愚竊疑焉。恐是說富貴貧賤。威武之類。皆

低。若說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則在那居天下之

實。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上來所謂浩然。而盛

大流行者。豈有加於此。此固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中庸之勇。惟聖者能

之也。如何乃猶以為低而不足。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

分別。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個氣。若不會養得。剛底

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

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

虧欠時。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個氣。無欠缺。所

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問

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個氣。若不會養得。剛底

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

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

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附纂黃氏洵饒曰

欲然不足之意

說到這處。似令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雙峰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怒。而安天地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來。他底却與天地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雲峰胡氏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日用不言可知。○蒙引至大初無限量。天下之廣居。吾居也。天下之正位。吾立也。天下之大道。吾行也。天下之大經。可經綸也。天下之大本。可立也。天地之化育。可與之胞合。無間也。此氣之行。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舟居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何大如之。○銖視軒冕。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右之左之。無不有之。賁有遇之。無所用其勇。王公遇之。無所用其勢。儀秦遇之。無所用其辯。良平遇之。無所用其智。天理周流。而無間。天德自強。而不息。何剛如之。○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得。雖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塞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凡天地間無一事。不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豈不塞乎天地。○蒙引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

則不能浩然矣。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本文曰。以直養而註曰。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猶文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程傳曰。敬立而內。直養形而外。自方皆是。先儒剖析精微。蓋養氣工夫。只在直上。不在養上。○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所謂善養之。以復其初者也。○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矣。浩然字本都該了。因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故又為之狀其體段如此。○此處不可說效。下文配義與道。方是說效。○存疑既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又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者。明必得所養。然後復其浩然也。雖曰。必得所養。然此處方欲明其為浩然處。初未重在所養。故至下文是集義所生二條。方言所養之事。○以直養而無害。此意本上文自反而縮。來下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意思在其中的了。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功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颯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一滾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一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雙峰饒氏曰。合而有功。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為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功。○雲峰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

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

不足以有為矣新安陳氏曰疑懼疑懼四字仍應前注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懼也○程子曰浩

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幸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面只說集義○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三

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兩箇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段配義與道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將為廢然之餒矣或畧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雙峯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通考涂氏潛生曰仁包四者故一言而有餘義非一端故累言而不足以仁配義以義配理所

重在仁與理體用之謂也以義配道以義配德以義配命以義配理所重在義裁制之謂也語類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道義之行愈覺惻果更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問配義與道曰此為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他○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淺說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而至大至剛之一言足以盡浩然之體段而塞天地即至大至剛者之復其初而配道義則養成之功效而益足以見其為剛且大也○蒙引不是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之後方能配義與道此本是一時事上節只言浩氣下節以氣對道義而言○存疑配義與道是就直養無害說來故註曰人能養成此氣○道義非二也在物為道所以處是物為義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道也為父而慈為子而孝為君而仁為臣而敬義也朱子以道為統體蒙引為即天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三

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非是一物有一物之道萬物有萬物之道此道不可以體統言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則是矣○蒙引配義與道正是說他善養浩然之氣則自然不動心故集註曰養氣則有以配善養浩然之氣則自然不動心故集註曰養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然其實不是今日善養浩然之氣明日方能不動心○大註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有為字貼在餒字下○氣既浩然了又能配義與道使其行勇決而無疑懼此猶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樂則生矣至手舞足蹈皆樂之深也○言人能養成此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正所謂養成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輩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

襲莒音莒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冬齊侯襲莒

輕遣政反通考趙氏惠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齊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即華周紀梁死命

時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

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

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宋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

義只是事上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

之氣而今只將自己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

象○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

漸集養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

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

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己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

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

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

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義襲是於

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容

氣耳不久則消矣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

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朱

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

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怍纔

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新安陳氏曰集義則浩

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便可見義在內

非由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以義為

外矣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形句告子上篇問配義與道是氣

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

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告子

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

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

只就心上理會因集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見告子

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

心却是告子外義○雙峯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

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

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

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二飯字之分

無是飯也是無氣則道義飯行有不慊則飯是無道義則

氣或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

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

同無是飯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

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雲峯胡

氏曰集義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有所作為以害

之集註訓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

飯飯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

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氏又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一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充○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曰即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如何不得於義便心不慊豈非以義與心根脈相連耶蓋仁義禮智者心內物也此義字又該仁義禮智信單言者也○存疑是集義所生是發生之生是氣候到自然生不由人力安排得此豈旦夕可能所以說箇集義集義工夫不是小可須是無量工夫只管聚集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而萬以至於無一欠缺遺漏方是所以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有事而正之不得而忘或助長皆非集義也助長却又助長而取也故曰集義工夫甚大蒙引曰此數句總是要說集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句裏面也有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集養如何生浩然之氣。蓋集義則自反常直而心無愧作人所以怕事而氣餒。只緣自家心中有愧爾。心苟無愧則氣自壯。隨他甚樣大事都不怕。這便是浩然處。故曰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處都是出於自然。不待勉強。到集義後。自然有此。故曰非義襲而取。義襲而取。是一件事。偶合於義。便緣此欲做。剛強不屈的模樣。說道我能擔當事。隨他死生禍福皆不怕。不知此須集義工夫。到無一毫愧作於心。方能有此。氣他雖是一件事。合義其餘不合義者多矣。心中原有慊所謂雖揭寬博。吾不備焉者有之。如何得有此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是發明非義襲而取意。義襲而取。是行尚有不慊於心也。故餒。○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見集義所生者。行慊於心也。行有不慊於心。何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

氣必集義而後生。非義襲而可取也。○蒙引或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帶下句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說非是。蓋上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內無有箇心在。故註云。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無所愧作。即慊於心也。非義襲而取之。則正與集義所生相反。說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所以發其意也。此三句皆見得義內處。註云。然則義豈在外哉。亦通管上三句。詞雖不。管意亦自管到。○顧麟士曰。饒氏道義餒氣餒之說。亦舉世通行之說。且其理實然。無可疑也。但因蒙引而玩兩條注。一曰。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一日。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則雖前節依舊餒在人。不在道義矣。氣體之充。是飽滿之意。則餒是飢虛之意。道義必不受此名色。○朱音且尊集註。餘雖大全尚可抹却。無論其他矣。○氣體之充也。即氣不充。亦體之餒也。故連後節亦不可曰氣餒。只是體餒耳。而體必係之人。故餒皆在人。不在道義與氣也。○其體有所不充。言無以充於其體也。譬如人不會喫飯。相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 揠烏 八反 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
是極 近世或并下
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頤與

之有事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

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

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公羊傳傳事去求

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苦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

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

孟子太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養而已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朱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怠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主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更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

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一向都欲以義為主故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

事物之來自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久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傍行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日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恁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勦舍之勇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畧涉獵說得去便了○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掘苗為喻閔苗之

孟子太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不長。猶憂氣之未充也。掘苗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雙峰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是說以直養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一段○朱子曰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掘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

經 171-739

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乍長乍消易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力索之類皆是助長○雲峯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

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

矣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義勿正而不妄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掘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通考東陽許氏曰掘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蒙引言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久之當自然有效設或入之不見效則恐是集義之功猶有所未至故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只管益集其義切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也○所嫌於助長者蓋以天理十分為率若養到五分天理者尚有五分人欲在養到九分天理者尚有一分人欲在終是於事未盡善集義到盡

頭處則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何節不立何功不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浩然如之○問助長者模樣何如曰堅白未足而欲自試於磨涅自負可不至於磷縮者是也○助長多見於臨事之際蓋由平日不能養其氣也饒氏亦有此說○忘與助長皆生於正之不得先正而後或忘或助○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著工夫不要於氣上著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著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著工夫到底○必有事焉雲峯分念念合義與事事合義不是只當以事言念則隨之參之前後大小皆然蓋言集義則持志自在其中蓋義者制事之宜無事則應守著心難以喚做義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可見○節度猶言法則也不是節次度數○朱註勿忘勿助長詞雖兩平意則歸重下句也○養氣工夫以一言該之曰集義以二言該之曰直養而無害以四言該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實一而已有事固是集義勿正勿忘勿助長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皆不出一集字之外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為氣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為害也至於助氣之長者正如掘苗者也則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矣重在助長之害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亦不可以集註無是二者云云為正解本文○或疑註謂然不芸則失養而已掘則反以害之為專說苗以証本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亦只是說苗不然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豈天下治苗者皆助長乎亦借說耳此二句註亦是借說養氣者故下即承之曰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豈有上二句說苗下二句接說養氣○必有事焉一條亦只是申詳集義所生一條意耳○孟子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掘苗者也先氣而後苗直說也集註曰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掘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所作為者也先苗而後氣倒懸也一理也互相發也○是集義所生者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大抵

語意都從敢問夫子惡乎長上說來故往往碍著告子集
義所生一條本文則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而註
云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說非徒無益於
氣而又反害於氣蓋其乍長乍消易盈易涸其長而盈也
則發於粗暴而不能自制其消而涸也則轉為退去而不
能自持助長之害何如哉○顧麟士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養氣之始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註其
或未充四字可見大段四下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為一頭
而正忘助相因也○存疑問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模樣如
何曰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前做若能養起
來尚能生浩然之氣尚可向前去做事故曰未害也助長
者自以為剛強要向前去做事一經挫折索然沮喪一敗
塗地再不能培養使氣復充向前去做事矣故曰而又害
之也假如二人皆諫官一人是忘其所有事一人是助長
忘所有事者只是氣餒怕事不敢去犯顏諫諍然氣之本
體自在若養起來尚可去犯顏諫諍助長者自以為剛勇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敢去犯顏諫諍待君父一怒起來著他者實同語他就怕
了俯伏乞憐認罪之不暇此則剛勇之氣都銷盡了恁生
培養此氣更不能復
生矣此是反害乎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諛皮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跛甲義反也淫放

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

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

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

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朱

曰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
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諛
是偏跛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從皮皆是一邊
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蔽則陷陷深人之
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
辭放蕩而過說得週週濛濛總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
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
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
說不去了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子本說
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
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皆
是通辭○問楊墨似詖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存其序自如此○此一章專以
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
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是詖淫邪
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
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
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
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
知之此之所謂獨說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
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
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雙峯饒氏曰詖淫邪遁雖
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詖淫屬陽邪遁屬陰蓋詖尚有一邊
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詖之深遁是邪之極
如楊墨初以為我兼愛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
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
矣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

智是好底。該注邪透。意必回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回我起於意。該注邪透起於該。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該注邪透是病。該注邪透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證。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雲峰胡氏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特上交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其失者而知之也。○新安倪氏曰。集註既釋蔽陷離窮四者。而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聖

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心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亦其深得集註之意者歟。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問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開揚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朱子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慶源輔氏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畧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雙峯饒氏曰。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雲峯胡氏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該注邪透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新安陳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解上告子程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程子

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音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

下人曲直。○新安陳氏曰。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若猶未免雜於

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問程子之說。莫直是。喻心

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雙峯饒氏曰。知言當如何用。功程子心

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來。道便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告

子以義為外。所以只取必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把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為濫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是之謂遁辭。○新安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

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聖

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三節。蒙引。設有許多樣。設蔽亦有許多樣。設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設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泛然知其有蔽而已。○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云。謂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說。淫邪。遁之病而已。且害於政。而所設施之開大綱。皆不是了。大綱既不是。則本根壞。而枝葉隨於是。眾目俱差。了。政事亦不必十分分先後。故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不得似生心害政之先後矣。或生於心。而害於政。或生於心。而害於事。本無先後。害則一時俱害。此亦立言一時之不同耳。○或問何謂知言。章先說害於其政。好辨章。先說害於其事。曰。此亦無說。必求其說。則鑿矣。蓋告子與楊墨等是邪說。等是說。淫邪。遁也。非楊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墨之害。先事而後政。告子之害。先政而後事也。○蓋所謂知言則只是到知其蔽陷離窮而已。然蔽陷離窮不止為言辭之害。又為政事之害。故兼及之。然朱子大註於下文却總之曰。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則又似皆為知言之事。豈以說淫邪。遁之辭。實生於心。既生於心。必害於政。與事。那曰。未必然也。如此說。則是說淫邪。遁之辭。實於政事矣。以為辭之害。政事不如說心害政事。蓋心之病。一路發於言。一路發於政事。言病則政事亦病。孟子知言之極。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者。何以知之。亦不過是因辭之說。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即就此而併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之必然耳。豈不亦是知言之事乎。如此說。則理意豁然矣。故孟子嘗曰。聽其言也。人焉廋哉。孔子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聖賢之知人。最憑言語。故孟子不曰。知道。不曰。知人。不曰。知人。只說。知言。然則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生於心。而害於政事者。非以其言而何哉。○饒氏曰。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

以只說知言。愚謂說知道。不如說知言之深。知道只是泛說。知道理而已。知言則即人之言。而探見其心術之隱處。蓋尤難也。能如是。則知道又不足言矣。○知言最是不易。故前註云。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解得亦十分重。○生之端。微發之迹。著誠云。發於其心。生於其政。則便不通好辨章。曰。作於其心。作起也。其端亦微。○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說。大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平正對偏。說而言。正則不偏。平則不跛。通達則不窮。而道矣。言有說。淫邪。遁之四病。反之者。獨言平正通達。何也。曰。平正原其始。通達要其終。而淫邪之反者。在其中矣。○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道以理之本體言。理以道之散殊者言。心通於道。猶云。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惑也。○知言。只就知說。淫邪。遁。亦猶孔子言。恕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蓋不欲勿施。則所欲者。必以施於人矣。○顧麟士曰。虛齋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云。政字不必是有位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大綱。如有子言小事。大事。殆未必然。章首明言。加齊卿相。伯王不異。故非布衣事耳。○或問。聖人復起。二句。只承生於其心。四句。何以知之。曰。此亦無據。但以好辨章觀之。自是一流語。想當然也。○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頭。不動心。處。方見本質。

學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說如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人。說

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

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

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

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

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

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朱子曰

得之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

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養生豈非德行乎附錄

引善為說辭大槩只是善辨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

重善為說辭則是有言者不必有德善言德行不期於

有言也有德者必有言也○丑於舟牛問于顏淵不日有

德行而曰善言德行者承上文善為說辭言見得三子不

但善為說辭而已其所說辭又皆得於躬行心得之餘者

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

已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

發明一聖字附錄黃氏洵德曰欲使學者務本務本就

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

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

聲夫聖之夫音扶

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

拒之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

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

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峰饒氏曰不厭不倦則粘

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

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

句或問釋論之附錄黃氏洵德曰子思之言主於行子

貢之言主於知此乃入德之事以進學而言彼乃成德之

事以行道而言附錄引昔者子貢問於孔子至仁且智夫

子既聖矣愚每讀此一段以為孟子既是不敢當既聖則

只宜引到聖則我不能或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亦可

今乃又引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既聖矣却又自家推說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為不可

曉一說是明孔子雖既聖而猶不自聖以見己之尤不敢

也當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皆為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

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下同也公孫丑

復扶又

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

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問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

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

以為具體而微耳附錄引孔門四科猶乾道之四德四德

之元統亨利貞四科之德行亦統乎政事言語文學何也
有德者必有言故冉牛閔子顏淵皆善言德行又顏子王
佐之才政事之長何如博我以文則嘗既竭吾才其文學
又可知冉牛閔子雖無事實可據然舉一亦可以三隅反
矣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氏曰問如集

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

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湯聘

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

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齊齋王氏

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雲峰胡氏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通考東陽許氏曰幸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為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蒙引不同道言與己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何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伯夷無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伴說蓋論亂則退則治而進必然矣易文言乾初九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九只是憂違易嘗有樂行之事其並舉言者正是此例○問伯夷何以見其治則進曰如文王作興曰曷歸乎來曰非也此所謂來就養非求仕也○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那不入亂那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亦然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存疑孟

學孔子則孔子優於伯夷伊尹已自可見公孫丑此問亦多矣為他無見解故有此問爾○蒙引不知是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上說抑以事功上說若止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上說自生民未有孔子則自生民以來聖人不止都是伯夷伊尹之倫耳伏義神農繼天立極之聖皆是時乘六龍以御天先天弗違後天奉天時者其處孔子之地獨不能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乎况舜嘗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此亦時止而止也及唐堯之薦於是納于百揆質于四門以至於受禪為天子若固有之是豈當孔子之時不能為孔子之事而謂自生民未有如夫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乎惟以事功言則羣聖之功止於一時而孔子之功垂及萬世蓋孔子之功所以集羣聖之大成一

世用之一世之治也。十世用之。十世之治也。百世千世以
至萬世用之。則百千萬世之治也。皆其功也。如此說則誠
有羣聖所未有者。此程子事功之說。所以最為有功也。然
此等事功。亦非堯舜不能為。夫子獨能為之。乃其所處之
時不同故耳。使堯舜若當孔子之時。道既不得行於當時。
則亦必將集先聖之大成。以垂法萬世無疑矣。若使孔子
得為堯舜。亦無此事功矣。而謂夫子之聖實有盛於堯舜
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此句似只承上節。止止久
速之各當其可。而言然以下。文取問其所以異。數段証之。
則又是以事功言。大抵孔子只是一個孔子。自古聖人則
自義皇堯舜。以至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屬。皆古聖人也。以
孔子之時。中言之。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數聖人所未有。
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義皇堯舜等。羣聖人所未有。蓋孔
子一身。其時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事功之
盛。又集堯舜禹湯羣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為盡。

孟子本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聖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

潮音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問伯夷伊尹之行

一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
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齋王
氏曰此亦是自反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

不縮所以不為也
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上

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根本節目
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
吾何以觀之哉。淺說丑又問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
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豈無一二之同歟○蒙引德之盛
則近悅遠來所謂仕者皆欲立於
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汗音姓
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

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子曰汗是汗下不平
處或是當時方言當屬
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
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汗下矣高明與汗下正相

孟子本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聖

反高明則必不至汗下矣反覆極
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

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

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問夫子賢於堯舜有論宰
我此言之失者南軒張氏

曰殊不知孟子引宰我此言為甚曰遺書謂語聖則不異
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峰云成一時之勳業有
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
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
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
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

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韓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字子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楚直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

孟子本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知而見政聞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

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顯，蒙引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說。其言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在當日者，既與其人俱往矣。而禮樂之遺於後者，尚未與之俱忘，固可即此而推之。○存疑問樂知德，德須兼功說，蓋樂以崇德，象功也。

以詔武來看最明。○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馭臣馭民，皆帝王之設施，以為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色之辨，賓祭昏喪之儀，皆帝王之制作，以飾治者也。禮與政皆出一心之經畫，其飾治者如此，則其為治者可知矣。故觀汗尊杯飲之習，上古朴畧之政，可知矣。觀邊豆簠簋之美，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此以帝王言之，若在人，其見之身者，雍容禮度之可觀，則設施之合天理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王者言，這禮是夏禮殷禮，吾能言之禮。○顧麟士曰：按紹開編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孟子本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下同。鳳凰羽蟲之長，埴蟻封也。行潦道上

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萃，衆也。中之

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汎說從古以來之聖人。然

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

未發，指養氣與知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色，栢也。雙峰儀

子要學聖人，故於子游子夏子張冉牛閔子顏淵皆曰：姑舍是。伯夷伊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解孟子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章大指所

在又須看教前後血脈貫通而後可○雲峰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涂氏潛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邇而求之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附淺說有若之言曰豈惟民有民之類哉夫物則亦有然者麒麟之於走獸同一走之類鳳凰之於飛鳥同一飛之類泰山之於丘垤同一山之類河海之於行潦同一水之類聖人之於民形同性同亦同一人類也但聖人能踐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羣類之中而實高出乎羣類之上雖處乎羣萃之內而實特起乎羣萃之表然自生民以來之聖人語其事功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其出類拔萃中之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尤者乎今觀三子稱孔子之言則見孔子之聖尤甚於羣聖又豈伯夷伊尹之所得而班乎○蒙引有若本意只是就民類言其曰麒麟之於走獸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特用以比况耳故下即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首一言之意也而下又繼之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只承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說不必兼麟鳳山海須觀其意之所主蓋既露出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則不必復粘泥著麟鳳山海矣彼皆客辭客意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二句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也○存疑出乎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乎其倫類就拔出許多

矣人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

自己身上事都做將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直聰明作元后是直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直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雙峰饒氏曰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仁曰此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紂以救民為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為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通考楊氏與曰三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為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霸者始強而終弱也蒙引王字或讀如字或讀去聲未知孰是按此章言王霸之辨只宜讀如字謂以力假仁者是霸也以德行仁者是王也○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曰德即仁而日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存疑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

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驗反 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

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慶源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

己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己以偽感人以偽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

容於有異也 ○鄒氏曰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

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

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

明者也問王霸之別宋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

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

長於譬喻也○慶源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

字最為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

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脩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

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視董

子美玉砥柱之喻荀子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

駁諸說皆為優矣○新安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

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附蔡黃氏

洵饒曰以善服人以善養人重在服養二字此章重在力

德二字○蒙引以力服人者一條又是解上節之意言霸

其為以德服人者矣故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即以德服人之說也王之不待大也可見矣○以力

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

亦小異當辨○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故詩傳云無思

不服心服也蓋本孟子與中庸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思

不同○存疑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下突說出箇以

力服人以德服人蓋以力假仁中已含箇以力服人意以

德行仁中已含箇以德服人意○以德服人是懷箇心要

人此其不是懷箇心要去服人以善服人是懷箇心要去服

以舉事益濟矣問有力若不假仁亦能濟事否曰一時

亦被他做去只是不光明俊偉亦竟無成爾自古英雄舉

事皆必有所憑藉奸如曹瞞猶挾天子以令諸侯若強秦

暴項恣為不道亦卒抵於滅亡矣此可驗也問無力亦假

得仁否曰夫假仁者其心術人誰不知只為他力強無奈

何屈服之爾若無力而假仁人誰肯服所以說霸必有大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國如漢昭烈本帝室之胄豈是不仁卒不能興復漢室此

則兵力寡小不足有為之明驗也真仁且爾况假仁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居下也惡去聲

好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聲其得之道

不能免也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

比卦象傳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

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

新安倪氏曰

禮記表記云

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

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

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

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或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

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

而任事雙峰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就其間使能

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

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

孟

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樂也附存疑預收

賢能正為脩政明刑用也○德是人之所具士則指其人

德字兼下文賢能猶孔子曰才難兼才德也○蒙引五命

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此德字兼賢才也○註兩足

以字好看是未見於脩政立事然既有其人則已足以脩

政立事正君善俗亦然且正君善俗亦不是空坐無為者

政刑二字盡之矣○賢能依大全當作兩樣人饒氏說以

能為賢者之能也居是位則有是職然者則併合說亦未

為孟子本意但其謂如此說則賢是箇無能底人亦是蓋

賢者未必無能但以人君所以處之者所重在德故置之

尊位以正君善俗有德固可兼夫才有才者未必有德如

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綱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微直列反

詩幽風鴉處脂反鴉吁駟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

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綱繆音牙經綿補葺七入反也牖戶巢之

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

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

孟

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李

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

也雲峰胡氏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

也附存疑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證上節之意○蒙引以迨

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土綱繆牖戶比明其政刑

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畏之○其實鳥雖善

為巢下民無知者將莫如之何耶以意逆志可也○大抵綱

繆根固則能免於兒輩射擊崩頽之患而已○鳥之巢在

民居之上故曰下民○知道只是知道還他不要說是治

國平天下之道蓋率性之道亦道也治國平天下之道亦

道也但不宜先說下文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道斯在

矣知道云者其知此而已知道是通套字雲峰之說雅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福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雙峰饒氏曰般樂則不服明其政刑怠放則不服貴

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蒙引正謂般旋也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情也傲恣慢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怠傲以靜言般樂怠傲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姦諛是崇是用矣自與本文相反對不必如饒氏所分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樂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李

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華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

書作道音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

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懼仁此因職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懼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遏人欲擴天理也蒙引詩曰無念爾祖律條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云率履詩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

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求而自得矣言猶念也凡人所有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不日未念而日永言亦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命天命詩作天理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誠猶可避至於放僻邪侈以陷于罪姦盜詐僞以失其身者是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舉天地之間皆爲牢獄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雙峰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

讓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存疑尊賢是隆之以禮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比賢有閒爾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李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禮記王

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議而不征通考趙氏惠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周禮地官司徒司市

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廛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布以量度成買價同而徵償音育以質劑音古阜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要遷矣以質音古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贗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敘除大市日昃異同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蓋逐末者多則廛以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貨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存疑廛市宅也本是死字今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多少以貨言○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

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存疑廛市宅也本是死字今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多少以貨言○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

形句反 前篇 雙峰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究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

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

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周禮地官司徒載師

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買易物詩云抱布買絲買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通考趙氏惠曰今戰國時一廛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

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

王之法也氓民也

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日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餓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未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樓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顧麟士曰布本訓泉即錢今作布樓之征非古也然亦通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

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

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與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雙峰饒氏曰更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人君誠能云

赤子為仇讎雙峰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

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况鄰國乎○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

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朱子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

繞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若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甑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雙峰饒氏曰人心慈愛惻但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至此之謂○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

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存疑此章首兩節當做一章大旨看重在擴充上看程子總註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句可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下皆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皆是申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節是結上文起下文之意○淺說仁者人之心推者心之法孟子此章之意不過如此○蒙引天地無心而成化此何以云以生物為心邪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生物而已則其所主宰者在此此便有心之道畢竟天地之心不得似人心之靈活何也動物則有知覺故其為心也活靜物便不如此矣此動靜之分也草木亦是靜類不能運動或曰水動物也何以亦無心曰水對山則為動其實亦靜也其流行澎湃衝激號鬧者勢之所激也其潮汐者氣之嘘吸所使也草亦隨風而動耳○春夏主生秋冬主成同歸於生物也○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說性是說情曰是亦情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兼四端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不忍人忍字是反字饒氏謂人心慈愛惻但才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者非是不忍人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

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體隨感而應

仁之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雙峰饒氏曰斯猶即

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卽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

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西山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

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

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

運以此心。而有餘矣。○蒙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

蔽也。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爲他隔。着流

不出來矣。故人皆有所不忍。而又須達於其所忍也。達之

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蓋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人皆有此心。此

心。如云。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如云。賢者能

勿喪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卽接之。云。此心。如云。賢者能

人皆有之。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隔。着先王一段了。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李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沐音黜。內讀爲納。要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

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

於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

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

滿腔苦江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

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

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莽莽

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

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

纔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如

齊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

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爲心。則亦四體百骸

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卽是。無有欠缺也。此說

極是。通考。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

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

之心。滿腔子是

都無空缺處。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李

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

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朱子曰。

孺子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

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

處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

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

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

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

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

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之名。○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知

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

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關蒙引非惡其聲而然也是惡被不救人之名真氏謂不仁之名愚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是乍見時光景未說至救處亦當辨也只用不仁之名說然既怵惕惻隱則隨而救之矣○腔子是指身不是指心滿身都是這生生之心所在也凡知痛癢處都是仁腔子是活套字不指察子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吐雷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

孟子太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李

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

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問上聲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而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恹恹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宋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格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開斷了○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

謂也性之德為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為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則惡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莆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關蒙引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而所謂羞惡辭讓是非者皆待是心之動而始有也故既有惻隱之心則自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蒙引是非是活字是其所以非其所非也

孟子太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李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統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統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又曰此六字橫渠語端緒音也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緒何由而見於外○莆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為緒也如繅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

而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結

見形旬於外也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向見蔡季通

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

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

○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

第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南西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

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元亨利貞自有

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

自有次第○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

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

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

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

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

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

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

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

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主

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

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

於外○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

目言孟子時異端蠱惑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苟但曰渾

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

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

之味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

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

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噉爾之事感則

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

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

理便應而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開眾理渾然各各分明

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

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

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

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主

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

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雙峰饒氏曰孟子論性

唯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通考朱子曰性是靜情是動心

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

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是心統情○陳氏懼齋曰情者性之動也實

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為情即孟子

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當訓實字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而充之者是置其身於不善

之地而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行仁政者是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而充之者是置其身於不善

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其肯甘心於自賊乎不甘自賊則當擴而充之矣誠使凡有四端於我者云云○顧麟士曰自謂不能亦指君而言蓋此章亦為當時諸侯發也○劉上玉曰不能即下能充不能充意但且渾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向知皆兩字緊要

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

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朱子曰人之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問推廣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木相似惟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般子滿只是空穀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則不必說擴矣○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

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雙峰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問四端眾人皆有若擴充似非眾人所能曰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眾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為耳○張氏彭老曰朱子云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始動乃是情可為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智愚之異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擴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廣天理纒動人欲便萌於是納交等心生循是而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雲峰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然語類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勢不斷○蒙引擴推廣之意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也○蒙引而達之於其所為也○蒙引中庸所謂致曲○若火始然泉始達所以日新又新有不能自己如此者蓋因其有而為力也若非本性所有安得一擴充之而遂沛然燦然之

不可樂○事父母亦須用四端無四端則不孝矣何以事
父母○存疑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上是方知去推
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面知擴說來蓋既知
去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
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若火始然若泉始達言善端
之發物物充長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也彷彿生則惡可
已意曰蒙引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仁無所不愛義無
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恩謂充之與致中和一
般禮樂刑政皆在所充之內○蒙引天註知皆即此而充
滿其本然之量一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言
又云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知皆即此推廣而充其
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言二此字所
指不同○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
○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二章
皆為當時○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
諸使發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
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予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充滿於其後○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
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雲峰胡氏曰性
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其盡心而知之無不盡也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

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
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
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去聲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

端不言信如實是惻隱實是羞惡信便在其中○土於四
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
尤王於夏未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潛室陳氏曰五行
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信在四端之中○雲
峰胡氏曰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
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而
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
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
不可以南如中開五土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
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水火金木各專生長
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
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
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
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
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
忍人之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貫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
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
若眾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隨泯真自
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
天理之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內交之類即
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徇人欲而
已此章亦在於過人欲擴天理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
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
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

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引成名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曰土矣又何謂無成名○不可以土為四行中之太極也蓋五行皆器也太極其理之全體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

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新安陳氏曰此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蒙引此術字不只是藝術而已○惻隱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去

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匠者利人之死習之不美也術之不善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

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處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

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

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

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

是得之最先宋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為證元者生意之始為亨利貞之長

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

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

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慶源輔氏曰五性皆

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去

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蒙引得之最先已有尊爵之義兼統四者亦為尊爵之義○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尊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以用工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故上文云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下文云不仁不智○存疑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

故不智不智則情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
不明而不為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又不智矣不智
則情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善之足貴而自
流於汙賤之歸矣○昧於擇術便是不智不仁不智了方
為人役○存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德不足以服人彼
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為之役矣故曰人役也
○弓矢人如何恥為弓矢攻於小藝以供民用是不能大
有為以服役人故自羞恥不能自強以
服役人但為人役而恥之亦猶是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

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存疑如恥之莫如為仁為仁如何前章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七

貴德而尊士云則為之仁也

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諸

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雙峰饒氏曰此上三十四章皆是為

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己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饒人役之役○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

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
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
也○存疑既曰如恥之莫如為仁又曰仁者如射云是
示以為仁由己之意使自勉也○蒙引仁者如射一句之
下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猶有為譬若
云九句以下皆就掘井而有為者必底於成之意亦在
外言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

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

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今

百世之師矣

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

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慶源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則亦不能然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深贊子路欲學老師之以脩身補過也○蒙引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非是說喜聞過一專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脩故有善可稱而令名無窮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說蓋以善言有益於身心有利於國家聞之而不受則止於千里之外矣此善言之所以當拜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

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程子曰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問善與人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己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善○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之言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己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雙峰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爲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己之所爲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引舍己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即是樂取諸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樂取諸人以爲善以爲不知善之在人固是舍己從人以爲善之在己何以言之曰舍己從人者其心只要當可而已不以善爲己有也若有以善爲己有之心則自病其己之未善而欲文飾以爲心而不能舍己必矣○二句只是一事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存疑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不但爲己私做在人底亦私也○或曰聖人亦有未善何也曰聖人之心不自滿假進善無窮已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分人之善有勝乎己便舍而從之直欲求到至善地位蓋是聖人自見得未善非若凡人之不善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史記五帝紀舜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兗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存疑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是說他平生爲人都此是如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取諸

人以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執大於此。○蒙引：取諸人以爲善，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

此之閒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閒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己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爲善也。○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閒。末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徇欲背理，諱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全

過節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無私耳。○新安陳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卽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蒙引：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人已分彼此。子路聞人告以過而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閒也。禹聞善言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閒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朱子統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殊也，朱子之說理一也。聖賢之言時有足前人之所未備者，此類是也。○淺說：知舜之與人爲善，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也亦從

可知矣。○顧麟士曰：此章兩大字，有大焉之大，說取人莫大乎之大，說成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

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

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

亦不屑就也。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去

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全

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

冷趙氏說文二已語助辭。朱子曰：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爲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

○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存疑言不但非其君不事，其朝亦不立也，不但非其友不友，亦不與言也，又不但惡人之朝不立，惡人不與之言，鄉人之冠不正，亦少失禮耳。要未必惡也。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又不但鄉人少失禮，不與立，至於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於初無少失禮矣，亦不受一節深一節。○蒙引：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辭命雖善而其人未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推惡惡之心云：浼焉，此無實事而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耳。是故諸侯云云，此却是實事，只就諸侯說，衆人亦可解其不受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
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
於處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

通考趙氏惠曰春
秋傳註柳下惠氏

展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
邑名諡曰惠展無駭之後

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

也厄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全

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

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朱子曰
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
是枉道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
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其
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說則下文
不同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污
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雙峰饒
氏曰他人不羞汗君不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
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則必至於流而柳下
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也
○淺說柳下惠不羞汗君而亦事之不卑小官而亦為之
其進而事汗君為小官也亦不自隱在己之賢而必以其

道惟必以其道則必至於遺逸厄窮矣雖遺逸而不怨雖
厄窮而不憂焉可見其和而不流有非惡人之所能染矣
故其自言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其無
禮如此爾亦安能浼我哉惟其不能我浼故常由由然與
之並處而不自失焉雖其欲去之際或援而止之則亦止
也○存疑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和也進不隱賢至
厄窮不憫和而介也故其和為聖人之和○蒙引遺佚是
去位也厄窮是困也厄窮是遺佚後事○由由然惠由由
然也與之偕之字指爾為爾者言不必拘袒裼裸裎○顧
麟士曰按趙注曰塗泥炭墨
也蒙引曰炭火也趙注是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格也

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全

朱子曰
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
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
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
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
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
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未流如此如
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
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問不恭是處已
是待人日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
是一偏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儒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
清愈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
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
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弊矣○雲

峰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呂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動作切切只是不及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如此解屑字方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多有欠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耳存疑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謂伯夷視當世無一人可與其弊則狹隘柳下惠視當世之人皆不足與較其弊則不恭惟其隘與不恭故君子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蒙引謂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恐未是蓋伯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柳下惠

孟子木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

附蒙引都邑之圖

蒙引	都邑	圖之
民廛	民廛	民廛
民廛	公宮	民廛
民廛	後市	民廛

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是為商者其所居之屋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為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

孟子木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桑麻無常業罰之也故先王之法其逐末者多但賦其廛而已矣戰國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得從前有宅不毛民無常業之罰謂市宅之民是宅不毛無常業者併使出夫里布則重稅矣民焉得不病哉○蒙引謂廛無夫里之布之屋與廛而不征之屋當有分別為廛而不征下則曰天下之商廛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又謂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廛宜不為市而亦非在野者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為廛依愚見二廛字皆同均為在市之宅何也蓋民有四士農工商民則其總稱也此章曰士曰商曰旅曰農又曰民豈農商之外又有個民耶鄉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廛豈有分耶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者是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事廛與貨並征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那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那併取不是都是隨口說出其曰商曰民又初不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顧麟士曰孫疏案周官制地之法

一。鄉以教爲主。其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爲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爲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爲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愚按孫奭引六鄉六遂語無謂。集註此處只說氓民也。願受一厘處却云氓者野人之稱。亦從周官六遂之解也。則不應在市宅者。反遠而稱野人。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終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九